

# 目 录

- 近世百大洋行志 ..... 黄光域(1)
- 归田杂咏(并引) ..... 张集馨(61)
- 太平军攻怀庆实录 ..... 田桂林(79)
- 戊戌己亥见闻录 ..... 陈庆年(101)
- 辛丙秘苑 ..... 袁寒云(139)
- 朱执信重要佚文 ..... 黄毅整理(173)
- 天津爱国布商标综览 ..... 蒋原襄(188)
- 李鼎铭思想资料 ..... 林哲整理(224)
- 《戊戌纪略》序跋及题辞 ..... 姚伟整理(242)
- 史料研讯 ·
- 《陈逆公博獄中日记》质疑 ..... 韶 华(244)
- 袁世凯丁巳赴登州 ..... 张黎辉(246)
- 图片 1.光緒画像
- 2.天津爱国布商标六幀

# 近世百大洋行志

黄光域

**编者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对于旧中国外商机构历史的兴趣日益浓厚。有关论文及专著不断发表。但基础资料的系统介绍，尚不多见。黄光域研究外国在华人物机构有年，他根据1861—1948年间沪、港、津诸埠出版的数十种中外文行名簿录及《商埠志》(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等书，参考孙毓棠、汪敬虞、聂宝璋、姚贤镐、张仲礼各家论著资料所撰《百大洋行志》，总纂成篇，正可以弥补这一方面的不足。该志共记述英、美、德、法、日、俄、奥、意、丹、挪、波、印及瑞士、瑞典等十余国在华商行百十三家。取材宏富，内容充实，多所发明。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及现实的中外经济合作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为便于读者检索，所收各行一律按首字笔画顺序排列。文中人名行名不得已而自译者皆冠以星号，地名从俗。

编撰者囿于识见，考订失察，选举或乖，均所难免。敬祈方家不吝赐正。

## 士美洋行 (Smith & Co., L.H.)

烟台挪威贸易商行。1895年(或作1894年)士美(L.H. Smith)发起开办。经营进出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代理俄、法、英儿家银行、轮船、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1940年代尚见于记载，经理\*卡佩伦(J.M. Cappelen)。童维民尝充是行高级华职员。

## 万泰洋行 (Inniss & Riddle; Inniss & Riddle (China), Ltd.)

上海英商洋行。1904年（或作1905年）英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会员·英尼斯（John J. Inniss）与·里德尔（W. G. L. Riddle）合伙开办，西名“*Inniss & Riddle*”。初设于四川路，嗣迁广东路营业。承办电气及机械工程，兼相关咨询业务；经营机器及一般进口贸易。1920年改组，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更西名为“*Inniss & Riddle (China), Ltd.*”。资本三万英镑，先后在新康路及圆明园路营业。香港德辅道中及天津、汉口诸埠设分号或代理处。添营土建工程。进口英、美、法及其它国家电机、电镀厂设备、电钟、电话材料、电灯材料、抽水机、炭精刷、矿山机械、筑路机械、木工机械、起重传送机械、烟草、烟丝、卷烟、五金、玻璃、自行车、摩托车及工业化学品，代理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数十家。1940年代中一度迁总号于香港。194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总经理夏尔伟（A. H. Harvey），往来银行为“汇丰”及“浙江实业”。叶逢春尝充是行买办。

### 三井洋行（*Mitsui & Co., Mitsui & Co., Ltd.*）

日本综合贸易行。1876年创办，称三井物产会社，本社东京。旋即来华开业，租船向上海输入煤炭等。嗣先后于天津、上海、香港、营口设分支店所，经营总进出口贸易及航运业。1893年改组为合名会社。分支机构遍及世界。增加在华工农业投资。1906年对外贸易额达一亿七千万日元，占日本全国外贸总额五分之一。1909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称三井物产株式会社，资本二千万日元，其后增为一亿日元。经营总进出口贸易及航运、造船、木材加工、运输、码头堆栈、工程承包各业。代理日本欧美轮船、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数十家。1944年尚见于记载，其时核定资本为三亿余日元，实收二亿四千七百余万日元。中国设支店或营业所者有上海、天津、香港、营口、大连、青岛、济南、北京、张家口、广州、汉口、南京、沈阳、厦门、福州、烟台、台

北、高雄及芜湖、蚌埠、镇江、无锡、苏州、杭州、扬州、九江、南昌、太原、石门、保定、德县、顺德、邯郸、山海关、沧县、大同、厚和、包头、“新京”、哈尔滨、锦县、鞍山、齐齐哈尔、牡丹江、安东、徐州、开封、新乡、归德、龙口、海州、宿县、济宁、周村、汕头等数十埠。董事长向井忠晴，代表董事及常务董事石田礼助、太田静男、住井辰男、古川虎二郎、伊藤与三郎、大塚俊雄。往来银行为“汇丰”、“三井”、“横滨正金”及“满洲中央”、“满洲兴业”等。

### 三菱洋行 (Mitsubishi Co.; Mitsubishi Trading Co.; Ltd.)

日本综合贸易行。1873年岩崎弥太郎等创办，称三菱商会。1875年改称邮便汽船三菱会社。旋即来华开业，经营横滨至上海航线。1886年更名三菱社，1894年改合资会社，资本一千五百万日元，本社东京，大阪、神户、门司、长崎及上海、汉口、香港诸埠先后设支店或代理处。华行经营航运、工矿投资、保险及进出口贸易。1918年营业部改组为三菱商事株式会社，分支机构遍及世界各主要城市。中国设支店或营业处者先后有上海、汉口、香港、大连、广州、台北、天津、北京、济南、青岛、高雄、哈尔滨、“新京”、沈阳及南京、苏州、无锡、镇江、芜湖、蚌埠、常州、南通、泰县、九江、张家口、大同、厚和、太原、石门、开封、彰德、新乡、邯郸、保定、海州、徐州、烟台、汕头、厦门等数十埠。经营总进出口贸易及制造加工、航运、运输、经纪、工程承包各业。代理三菱系统及其它日本厂商公司数家至十数家。1944年尚见于记载，其时核定资本为一亿七千五百万日元，收足。董事长田中完三，常务柳濑笃三郎、服部一郎、上野福三郎、大久保繁雄。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朝鲜”、“三菱”、“台湾”及“满洲中央”、“满洲兴业”等。

**大仓洋行** (Okura & Co.; Okura & Co., Ltd.; Okura & Co. <Trading>, Ltd.)

日本贸易商行。1873年大仓喜八郎创办，称大仓组商会。1893年改组为合伙行号，称合名会社大仓组。旋即来华开业，投资工矿业。1904年在汉口设支店，经营进出口贸易，承办汉口日租界建设事。1911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称株式会社大仓组，核定资本一千万日元，实收八百万日元，大仓喜八郎为社长。嗣“大仓矿业”、“大仓土木”等分立，本店改称大仓商事株式会社，本社东京。台北、上海、汉口、天津、大连、青岛及大阪、神户、名古屋、横须贺、门司、伦敦、纽约、悉尼、巴黎等埠设支店或营业所。华行进口机器、化学药品、建材、海产品、食品、五金、木材、石油、橡胶、皮革及日本杂货；出口猪鬃、茶叶、矿砂、桐油、油类、面粉、蛋、蛋制品、禽毛、兽皮、谷类、石材等，销往日本及欧美。兼营码头仓栈及保险代理业。1943年改组为大仓产业株式会社，1944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台湾”、“朝鲜”及“住友”。

**大来洋行** (Dollar Co., The Robert)

美国贸易及航运公司。1906年大来 (Robert Dollar) 个人开办，本部旧金山。上海、天津、北京、青岛、汉口、南京、香港、广州、济南、海州、宜昌、重庆及烟台诸埠先后设分号或代理处。沪行设进口、木材、航行三部及白莲泾码头。开业之初即备有三艘七千吨级轮船，往来于旧金山及上海、香港间，进口西北太平洋沿岸及菲律宾木材来华，兼及铁路设备、杂货进口贸易。代理美国几家轮船公司，配合经营有仓栈、码头。194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资本为一百万美元，东方总经理欧立华 (W. Stoy Elliott) 代总经理乔恩生。往来银行为“麦加利”、“大通”及“汇丰”。

山打洋行；利康洋行；瑞丰洋行 (Sander & Co.; Sander, Wieler & Co.)

香港德商贸易行。1864年山打 (F.Sander) 创办于卑梨街，西名 “Sander & Co.”，经营综合贸易及佣金代理业。代理奥国轮船公司等航运企业在华业务多年。1898年与威喇洋行 (Wieler & Co.) 合并，更西名为 “Sander, Wieler & Co.”，华名或称 “山打威喇”。1900年设上海分号，华名别称 “利康”，嗣添天津分号，华名 “瑞丰”。至1908年已有上海、天津、青岛、广州及汉堡五分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度清理歇业。1920年代初恢复，天津及上海分号相继停办，增开哈尔滨分号。进口德、荷、意、美皮件、化学品、电缆、引擎、水泵、地毯、搪瓷器、汽油、柴油、润滑油、小五金、蒸馏器及杂货；出口钨砂、铋砂、矿梯、桐油、锰砂、烟草及其它中国产物。代理德、荷、奥几家厂商公司。1943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先后为“汇丰”及“德华”等。

义记洋行 (Holliday, Wise & Co.; Holliday & Co., Ltd., Cecil)

英国贸易商行。1832年威士 (Robert Wise) 船长与何罗爹 (John Holliday) 合伙开办，西名 “Holliday, Wise & Co.”，本部曼彻斯特，南非开普敦及菲律宾马尼拉设分号。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取消，1835年是行即来华开业，经营杂货贸易。初设分号于广州，嗣被逐，先后迁澳门及香港营业，华名 “何罗爹威士”。1843年上海开埠后即在福州路江西路口建分号，始启用义记洋行之名。经营匹头及杂货贸易，兼营佣金代理业务。1867年前将广州分号裁撤，添汉口及福州两分号，经营茶叶贸易。1882年汉口及福州分号关闭，专致于伦敦分号及上海分号的经营。1905年后沪行先后在四川路及江西路营业，拥有一设备良好的机器部。威士及何罗爹之嫡系子孙怀逸思 (John Wise)

及何利德(Cecil Holliday)等先后主其事。1913年前何利德(Cecil Holliday) 在上海发起开办一有限公司, 西名“Holliday & Co., Ltd., Cecil”, 华名亦称“义记”。先后在江西路及九江路营业。经营综合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 代理英国几家保险及其它厂商公司。1910年代末曼彻斯特“义记”上海分号渐无所闻, 而新成立之“义记”1930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义利洋行 (Neil & Co., James; Neil & Co., Ltd., James)**

上海英商食品行。1907年(或作1906年)义氏(James Neil)个人开办。生产经销苏格兰面包、饼干、巧克力及一般糖果糕点, 兼营茶室及餐馆。1920年代中接办英商福利有限公司面包房, 业务益渐扩大。进口加拿大、澳大利亚及英国所产糖果糕点制作原料, 出口自制产品, 销往香港及海峡殖民地。1940年前后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 在香港注册。其时制造厂设于愚园路。南京路、愚园路、东百老汇路、法界善钟路及贝当路、设零售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本占领当局实行“军管理”, 战后湮没无闻。往来银行为“汇丰”。

**飞纳洋行 (Finocchiaro & Co., G.)**

上海意商贸易行。1903年飞纳(G. Finocchiaro)主持开办。初设于北四川路, 嗣迁法界公馆马路营业。进口经销意、比、法、英、葡诸国大理石、花岗石、大理石花岗石雕饰、石膏制品、马赛克、假花等, 承包室内装饰及纪念碑、纪念像雕刻安装业务。嗣于榆林路设大理石厂。1930年代中由职员米纳罗洛(C. Minarolo)个人接办, 华洋行名依旧, 其时资本为规银一万五千两。1943年尚见于记载, 往来银行为“华义”。

**天祥洋行 (Adamson, Bell & Co.; Dodwell, Carlill & Co.;**

Dodwell & Co., Ltd.)

上海外滩英商贸易行。1858年\*亚当森 (J. Adamson) 及\*贝尔 (F. H. Bell) 就天长洋行 (Adamson & Co., W. R.) 改组开办，西名“Adamson, Bell & Co.”，福州设分号。经营进出口贸易，兼保险代理业务。1891年出倒，由\*多德韦尔 (George B. Dodwell) 及\*卡利尔 (A. J. H. Carlill) 合伙接办，更西名为“Dodwell, Carlill & Co.”，总号伦敦，上海、香港、汉口、福州、广州诸埠设分号。1899年改组为私有有限责任公司，启用“Dodwell & Co., Ltd.”新西名，先后添设天津、重庆及横滨、神户、东京、科伦坡、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塔科马、西雅图、维多利亚、温哥华、安特卫普等分号。华行出口茶叶、猪鬃、樟脑、桂皮、生姜、香油、桐油、爆竹、席垫、藤器、铜器、瓷器、竹料、绣花葛制品及杂货；进口欧美、印度及澳洲木材、引擎、机器、汽车、电梯、冰箱、五金、化学品、匹头、毛线、砂糖、面粉、办公用品、酒类、食品、成药、麻袋、麻绳及纸烟等。代理欧美轮船、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数十家。1947年在华注册，资本为五十万英镑，沪行经理\*林德 (B. P. Lind)，往来银行为“汇丰”及“麦加利”。唐仲良、陈松原、陈兆庆及梁少阶、邹开兴、秦履云等尝充是行总买办（华总经理）或部门买办（华经理）。

天裕洋行 (Campbell & Co., Alex; Campbell & Co., Ltd., Alex.)

上海英商贸易行。1890年（或作1880年）\*坎贝尔 (A. Campbell) 个人开办。汉口及九江设分号。经营茶、丝出口贸易。1925年改组为私有有限公司，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资本规银十五万两。所出口之茶叶，行销非、欧、美、澳各洲。1940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麦加利”及“有利”。郑星



洲、郑润泉尝充是行买办。

#### 天盛洋行 (Kasachkoff, E.)

哈尔滨道里俄商贸易行。1916年格柴处夫 (E. Kasachkoff) 个人开办。天津、上海、沈阳、大连设分号。进口英国呢绒毛料，经营呢绒、男女服饰用品、毛皮及皮货批发零售业务，承做各式男女时装。1930年代中转以天津英界中街分号为营业中心。1940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经理\*巴布什金 (V. S. Babushkin)。

#### 开健洋行 (Huygen, G. E.)

广州沙面法界荷商贸易行。1914年原香港兴盛洋行广州分号经理开健 (G. E. Huygen) 发起开办。香港、汕头及上海先后设分店。进口德、荷、日、英、法、美诸国机器、成药、染料、工农业用化学品、医学材料、医用化学品、亚麻布、绣花纱线、仪器、文具、香料、香精、匹头、五金工具、纸类、五金及杂货；出口席垫、藤料、竹料、禽毛、桂皮、瓷器、乌木器、象牙器、桐油、矿砂、桂皮油、茴香油、鱼网、鱼竿等，销往英、荷、德、美、瑞典、瑞士、挪威、捷克、波兰、西班牙、意大利及法国。代理欧美保险、轮船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数十家。1943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德华”、“麦加利”、“中国”及台湾”。

#### 太古洋行 (Butterfield & Swire)

上海英商贸易行。1867年施怀雅 (J. S. Swire) 与\*巴特菲尔德 (R. S. Butterfield) 合伙创办。经营匹头进口及茶叶出口贸易，代理蓝烟囱轮船公司业务。1870年设香港分号。1872年以三十六万英镑之资开办太古轮船公司，参与航运竞争，终于成为操纵中国沿海、长江及珠江航运的最大企业。此外，经营有拖驳公司、船厂、糖房、油漆厂及众多码头、堆栈；代理若干保险、轮船及

其它公司。至1930年代中，先后设分号或代理处者有广州、天津、汉口、厦门、福州、营口、宁波、宜昌、九江、重庆、镇江、南京、安东、大连、烟台、长沙、沙市、汕头、青岛、哈尔滨、沈阳、南宁、海口、北海、龙口、岳州及神户、横滨等二十余埠。194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董事小施怀雅 (G.W. Swire) 等驻伦敦。

### 太平洋行 (Gilman & Co.; Gilman & Co., Ltd.)

香港英商贸易行。1841年 (或作1842年) 机利文 (R.J. Gilman) 发起开办。上海、福州、广州、汉口及日本横滨先后设分号。经营进出口贸易，兼佣金代理业务。至世纪末，分号仅余福州一处。1916年前后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福州及广州设分号。进口欧美澳卧车、轮胎、汽车零件、甜酒、烈酒、无花果糖浆、可可、巧克力、鞋油、擦光料、火腿、熏肉、无线电机、药品、化学品、机器工具、冰箱及体育用品等；出口杂货及其它中国产物。代理欧美航运、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数十家。194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 丰泰洋行 (Frazar & Co.; Frazar & Co., Ltd.)

上海美商洋行。1858年\*弗拉扎兄弟 (Everett Frazar及Douglas Frazar) 合伙创办。日本长崎设分号。经营航运及代办贸易业。1860年代初美国首批石油运华，即由“丰泰”承办。嗣接管森和洋行 (Wetmore, Cryder & Co.) 在远东的全部业务，添设香港、横滨、神户诸分号。此时伙东为弗拉扎 (E. Frazar)，华地玛 (W.S. Wetmore) 及\*林斯利 (John Lindsley)。1887年马克米 (J.H. Mcmichael) 来沪主持行务，渐次购进全部股权，成为独资业主。1905年 (或作1907年) 易孟士 (Walter S. Emens) 入伙，洋行复为合伙商号。经营综合贸易，出口中国产物，代理几

家欧美轮船及保险公司。1924年前后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192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王克明、郁葆善、陆圣夷、冯永康、于寿椿等尝充是行买办。

#### 日信洋行 (Japan Cotton Trading Co., Ltd.)

日本棉业贸易公司，日文原称日本棉花株式会社。1892年（或作1891年及1893年）开办，本社大阪。初办资本一百万日元。1902年来华开业，首在上海设厂，纱锭一万。1908年核定资本增为二百万日元，实收一百二十五万日元。除经营纺织业外，进口印、美、日诸国棉花、棉纱、棉布、人造丝纱、人造丝织物、呢绒、黄麻、麻袋、米谷、杂货及汽车、汽车零件等；出口棉花、棉布、生丝、植物油、杂谷及杂货，销往日本。1930年代中核定资本累增至五千万日元，实收二千六百万日元。嗣因营业不佳核定资本减为一千二百七十五万日元，实收六百八十八万余日元。上海、汉口、青岛、大连、天津、沈阳、“新京”、哈尔滨、济南、北京、张家口、广州、香港及东京、横滨、京城、河内、西贡、曼谷、仰光、孟买诸埠设支店，营业所、办事处遍及中国及世界主要城镇。汉口、汉阳、济南及印度等地设有多座工厂。1940年前后本店更名为“日绵实业株式会社”，“日信”华名依旧。1944年尚见于记载。社长南乡三郎。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及“满洲兴业”等。

#### 公兴洋行 (Viccajee & Co., F.; Viccajee & Co., Ltd., F.)

上海英国印度商贸易行。1901年（或作1902年）\*维卡吉(F. Viccajee)个人开办。初设于南京路，嗣先后迁福州路及江西路营业。经营杂货贸易及佣金代理业。1921年改组，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资本为规银七万两。汉口及天津一度设分号。进口欧、美、澳各国纸、文具、葡萄酒、食品及杂货。

代理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数十家。1930年代中年营业额约为规银八十万元。1940年代中迁广东路营业，添丝绸出口业务。194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时有资本国币五千万。小维卡吉 (Rutton Viecajec) 任常务董事，华商周亚伦充董事。往来银行为“麦加利”、“汇丰”及“有利”。

**公利洋行** (Connell, M.J.; Connell Brothers Co.; Connell Brothers Co., Ltd.)

美国贸易商行。1898年公利 (M.J. Connell)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本部西雅图。1900年按华盛顿州法律注册。1903年东来，设上海、香港及马尼拉、横滨诸分号。嗣改组为兄弟公司，更西名为 (Connell Brothers Co.)。经营食品及一般进出口贸易，代理相关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数十家。1931年改组为私有有限公司，在内华达州注册，总号旧金山，上海、香港、天津及马尼拉、新加坡、纽约、温哥华、多伦多、孟买、曼谷诸埠设分号。华行进口美国食品、面粉、谷类、罐头、药品、化学品、染料、皮革、钢铁五金及杂货；出口桐油、植物油、纤维品、豆饼、籽仁及其它中国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中美工商业协进会会员，于香港、马来亚及菲律宾等地设子公司。194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时沪行资本为国币一亿二千万元，总经理贺德铭 (B. A. Hartman)。往来银行为“汇丰”、“花旗”及“大通”。潘季英尝充是行买办。

**公茂洋行**

详见老公茂洋行。

**仁记洋行；劫行；乾记** (Gibb, Livingston & Co.; Gibb, Livingston & Co., Ltd.)

英商贸易行。1835年（或作1836年）原东印度公司商人劫氏（吉布，Thomas Augustus Gibb）等创办于广州。1840年代初香港及上海开埠后即扩展至两埠，嗣相继设福州、汉口、九江等分号。公司华名，广州及香港称“劫”，上海、汉口、九江称“仁记”，福州称“乾记”。1870年代重心渐移至沪上，终至以上海为总号，经营丝、茶出口及杂货进口贸易，代理欧美轮船、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数十家。1920年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香港及福州设分号。进口染料、橡胶、煤炭、木材、面粉、原棉、纸类、木浆、硫化元、化学品、麻袋、毛线、纺织品及杂货；出口茶、丝、丝织品及其它中国产物，佣金代理业务如旧。194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及“麦加利”。徐荫三、周仲若、徐德培、殷鹏毅及张厚斋等尝充是行买办或华经理。

**仁记洋行**(Livingston & Co., J.; Forbes & Co., William; Forbes & Co., Ltd., William)

天津英商贸易行。1864年原香港劫行（上海称“仁记洋行”，Gibb, Livingston & Co.）广州分号协理\*利文斯顿(J. Livingston)发起开办。嗣得原香港巴厘洋行(Birley & Co.)广州分号职员佛必赐(William Forbes)响应，合伙经营，西名“Livingston & Co., J.”。1891年前由佛氏(William Forbes)出面与他人合伙接办，更西名为“Forbes & Co., William”，行址在英界中街。秦皇岛、北京、沈阳、哈尔滨、满洲里先后设分号，伦敦及纽约设办事处。经营综合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出口羊毛、驼毛、鹅绒、原棉、草帽绳、猪鬃、头发等，销往英、法、德诸国。代理欧美保险，轮船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数十家。1930年代初北京分号别立，由合伙人海宁(A. C. A. Henning)出面接办，更西名为“Henning & Co., A. C.”，华名仍称“仁记”。未几本店改组为有

限责任公司，启用“*Forbes & Co., Ltd., William*”新西名。1940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为津门最老的洋行之一。往来银行为“麦加利”及“花旗”。

**仁德洋行** (*McMullan, James; McMullan & Co., James; McMullan & Co., Ltd., James*)

烟台大马路英商贸易行。1893年原内地会教士马修真 (*James McMullan*)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花边、绣货、茧绸加工及相关进出口贸易，兼佣金代理业务。1903年改组，更西名为“*McMullan & Co., James*”，其时资本约为银五、六万两。1910年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启用新西名，马氏任董事长。添领饰及发网等加工制作业务。1916年马氏去世，马修真夫人包揽一切。1922年扩展至上海，嗣增青岛及济南分号。设茧绸、发网、花边、印刷及进出口五部，各司其职。进口欧美机械材料、羊毛、匹头、汽车、自行车及纸、墨水等；出口花边、绣货、发网、茧绸、生丝、丝头、草帽纒等。代理欧美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十数家。往来银行为“汇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遭日军查封，总经理马茂兰 (*D. F. R. McMullan*) 死于非命。王诏书、刘迈千、赵致远、许志亭、袁润甫、曲泳兰、郝永昌、庄以临、杨述智、姜培勋、刘培厚、栾礼亭等尝充是行部门主任或高级华职员。

**乌利文洋行** (*Ullmann & Co., J.; Laroche & Cie, P.*)

法国钟表首饰行。1860年乌利文 (*J. Ullmann*) 家开办，本店巴黎，瑞士设制造厂。1891年前来华开业，先后于上海、香港、北京、天津、汉口诸埠设分号。进口经销瑞士及法国钟表、珠宝首饰、水晶、水晶器皿、大理石钟、刻花玻璃、银器、电镀器皿、光学制品、香料、香水及保险柜等，兼相关修造加工业务。代理瑞士几家钟表厂商。1940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其间业主屡有变

易，除上海1930年代后期因署经理\*拉罗什 (R. A. Laroche) 入伙而更西名为“Laroche & Cie, P.”外，其余各分号华洋行名依旧。往来银行为“中法工商”及“东方汇理”。

#### 长利洋行 (Bisset & Co., J.P.)

上海四川路英商牙行。1869年\*比塞特 (J. R. Bisset) 创办。经营地产、房地产代理，股票、证券经纪及放款、抵押诸业务。兼营保险代理业。一度迁福州路及黄浦滩路营业。1940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张槐三、林逸寿等尝充是行买办或总买办。

#### 文仪洋行 (Office Appliance Co.; Office Appliance Co., Ltd.)

上海英商办公用品公司。1910年开办。1930年前后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公众性有限公司，核定资本规银六十八万两，实收五十万两。香港、天津及马尼拉先后设分号。进口美英所产打字机、计算器、办公用品及办公设备；生产经销钢质办公设备，兼相关维修业务。代理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数十家。嗣资本累增至规银八十万两。1940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常务董事\*威杜普 (P. S. Widdup)，往来银行为“花旗”及“麦加利”。

#### 孔士洋行 (Kunst & Albers)

德国进出口贸易商行。1864年汉堡商人\*阿尔贝斯 (G. Albers) 与孔士 (G. Kunst) 合伙创办于海参崴，分支机构遍及东西伯利亚及我国东北诸埠，为远东最大商号之一。所营商品小如别针，大至电厂成套设备，兼营土建工程承包及航运、保险等业务。代理或代表德国及其它欧美厂商公司十数家至数十家。1914年成立汉堡总号。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十月革命后西伯利亚方面商务中止，中

国方面得以加强。东北以哈尔滨为主行，沈阳、大黑河、绥芬河辅之；内地则以沪行为主行，辅之以南京、汉口、太原、广州、香港、天津诸分号。稍后海参崴、海兰泡、伯力、庙街及尼科尔斯克诸埠业务渐次恢复。且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经营多家工厂。1944年尚见于记载，其时业主为小阿尔贝斯(Dr. A. Albers)，及\*达坦(G. Ven Dattan)。往来银行先后有“汇丰”及“麦加利”等。

### 双龙洋行(Ismer & Co., C.)

上海南京路德商钟表首饰行。1886年\*伊斯默(C. Ismer)等人开办。本世纪初改组为私有合伙商号。经营钟表制造业，进口经销德、英、瑞士、美国普通钟表、天文钟、电钟、眼镜、光学制品、珠宝首饰、银器及自来水笔等，代理英美及瑞士几家厂商公司。其后合伙人屡易，华洋行名依旧。1940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伙东\*特雷彭豪尔(C. Treppenhauer)及\*哈勒(Paul Halle)主其事。往来银行为“和嘯”及“上海商业储蓄”。孙定奎尝充是行买办。

### 平和洋行(Birt & Co., W.; Liddell Bros. & Co.; Liddell Bros. & Co., Ltd.)

上海英商贸易行。1870年(或作1863年)前和记洋行(Dow & Co.)职员\*伯特(W. Birt)发起创办于河南路，西名“Birt & Co., W.”。经营丝业及毛皮出口贸易，兼保险及其它佣金代理业务，所属机器打包厂承接棉花打包业务。1890年由立达尔兄弟(C. Oswald Liddell及John Liddell)接办，更西名为“Liddell Bros. & Co.”，迁四川路营业。1898年在天津开业，1903年于汉口设分号。经营代办贸易业，承办羊毛、生皮、一般产物经纪及检验业务。1919年改组，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



司，启用“Liddell Bros. & Co., Ltd.”新西名。核定资本规银三百万两。先后迁至北京路及黄浦滩路营业。天津、汉口及沈阳、哈尔滨、长春、重庆设分号或代理处。经营代办贸易业，出口山羊皮、鹿皮、羊毛、驼毛、原棉、猪鬃、羽毛、肠衣、蛋白、皮货、苧麻、地毯、胶合板及其它中国产物；进口防火器材、机器、五金、皮件、呢绒、黄麻织物、塑料、药品、化学品、胶合板等。代表麦德濮兰厂等几家欧美公司。在天津及汉口设有机器打包厂，在哈尔滨设有胶合板厂，此外，经营有若干堆栈及酒精厂、机器厂等。1940年代后期迁总号于香港。上海、汉口、天津、重庆及哈尔滨设分号。1948年资本为三十四万五千七百五十英镑。小立达尔(J. H. Liddell)任常务董事。往来银行为“汇丰”。朱葆三尝充是行买办。

**正广和洋行 (Caldbeck, Macgregor & Co., Caldbeck, Macgregor & Co., Ltd.)**

英国酒业公司。1864年创办，总号伦敦。上海、香港、天津、北京、威海卫、福州、汉口、烟台、广州、旅顺、胶州、澳门、营口、大连、沈阳、台湾及格拉斯哥、新加坡、槟榔、吉隆坡、怡保诸埠先后设分号或代理处。1892年在沪建“泌乐水厂”(The Aquarius Co.)，专门生产餐用矿泉水、汽水及纯净蒸馏水。嗣转以上海福州路为总号。1929年改组为公众性有限公司，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核定资本规银三百万两，实收二百二十万两。进口经销欧洲及英国名酒、餐用矿泉水等。代理英、法、意、德、荷酒业厂商公司十数家，产品包括香槟、白兰地、威士忌、杜松子酒、苦艾酒、雪利酒、葡萄酒、甜露酒及啤酒等。194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港行华名别称“广和”或“广和洋酒行”。

**鸟羽洋行 (Toba Yoko; Toba Yoko, Ltd.)**

大连近江町日商贸易行。1905年鸟羽家开办。沈阳、长春、哈尔滨及大阪诸埠先后设分号。经营钢铁、机器、五金工具、电工测量仪表等。1938年东北各分号独立，改组为股分有限公司，均称株式会社鸟羽洋行。增设天津联号，北京、青岛、济南设支店或营业所。大连总本店资本为一百万日元。1944年尚见于记载。

**礼和洋行 (Carlowitz, Harkort & Co.; Carlowitz & Co.)**

德国贸易商行。1845年后任德国驻广州领事甲罗威 (R. von Carlowitz) 与来比锡商人\*哈尔科特 (B. Harkort) 合伙创办于广州，西名 “Carlowitz, Harkort & Co.”。1855年哈氏退伙，由甲罗威独力接办，更西名为 “Carlowitz & Co.”，其后数十年虽伙东屡易，行名依旧。1866年辟香港分号，1877年上海分号成立。嗣随业务发展，沪行先后改为远东总号及总号。至1930年代，先后设分号者有汉口、天津、青岛、北京、济南、大连、哈尔滨、沈阳、太原、重庆、长沙、南京等十余埠。经营综合贸易，承包营造工程，代理欧美轮船、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数十家。进口德国及欧美五金、呢绒匹头、纱线、机器、光学制品、染料、电器、照相材料、药品、杂货；出口猪鬃、桐油及其它中国产物，销往欧、美、澳、非。1944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麦加利”、“德华”及“浙江实业”。是行华名，广州及香港早期先后称“架庐滑”、“加路滑”、“加路威士”及“加刺威治”等，实皆创办人甲罗威之别称。

**立兴洋行 (Racine, Ackermann & Cie; Racine & Cie; Racine & Cie, S. A.)**

上海法商贸易行。1893年立兴 (G. Racine) 及\*阿克芒 (G.

Ackermann) 合伙开办, 西名“Racine, Ackermann & Cie”。初设于九江路, 嗣先后迁法界洋泾浜及爱多亚路营业。天津及汉口设分号。经营进出口贸易, 兼营煤炭及航运、保险代理业务, 一度为东方轮船公司(Compagnie Asiatique de Navigation) 总经理。1910年代末更西名为“Racine & Cie”。1923年改组为私有有限公司, 启用“Racine & Cie, S. A.”新西名, 迁北京路营业。核定资本规银六十万两, 收足。进口法、比、英、德、意及法属印度支那药品、纸烟、纸、精油、五金、化学品、玻璃、水泥、食品、匹头、人造丝、毛线、毛条及染料、工业原料、机器、卡车等; 出口杂货。代理欧美轮船、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数十家。1938年尚见于记载, 常务董事\*多纳(J. Donne)。往来银行为“东方汇理”、“华比”、“汇丰”及“麦加利”。谢衡隄、余子成、黄可方、吴锡卿、虞秉荣及沈静轩等尝充是行买办。

**永兴洋行**(Olivier et Cie; Olivier & Co.; Compagnie Olivier; Olivier-Chine, S. A.)

法国贸易商行。1847年开办, 西名“Olivier et Cie”, 本部巴黎。1869年来华开业, 先后于上海、宁波、汉口、天津诸埠设分号。经营进出口贸易, 在汉口及上海开办有猪鬃、籽仁加工及机器打包等工厂。1918年更西名为“Compagnie Olivier”。1920年代初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 启用“Olivier-Chine, S. A.”新西名, 资本为规银五十万两, 相继添青岛及香港分号。英、美、加、意及摩洛哥等地设亲缘公司。进口欧美爪哇等地纸、五金、西药、砂糖、玻璃、卷烟纸、呢绒、毛线、化学品、染料、精油、缝纫机、电动机、仪表、管材及杂货; 出口草帽、湖丝、府绸、蛋类、蜡、花生、鱼肚、滑石粉、桐油、菜子油、丝头、纱头、肠衣、牛羊皮、皮货、猪鬃、头发、茶叶、发网、五倍子、籽仁、麝香及其它中国产物, 销往欧美。代理亲缘及其它欧美厂商公司数家

至数十家。1940年代末调整资本为一百五十万美元，驻华总经理·萨多卡(A. Sadoc)。往来银行为“汇丰”、“东方汇理”、“中法工商”及“花旗”、“中国”。杨少莲、沈静轩、程崧卿、吴伟臣、汤祺裳等尝充是行买办。

**协和洋行** (Anderson & Co., Robert; Anderson & Co., Ltd., Robert)

上海英商贸易行。1870年\*安德森 (Robert Anderson) 个人开办。汉口、福州、九江设分号。经营茶叶出口及佣金代理业务。1916年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核定资本初为三万英镑，嗣减为六千英镑，收足。先后添香港、台北及伦敦、纽约诸分号。出口茶叶，销往德、美、英等国及非洲，兼营五金、五金工具、油漆、木材等进口业务。代理英美几家厂商公司。194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

**老公茂洋行；公茂洋行** (Ilbert, A.; Ilbert & Co.; Ilbert & Co., Ltd.; Ilbert & Co. <1931>, Ltd.)

上海英商贸易行。1867年前\*伊尔伯特 (Arthur Ilbert) 个人创办于圆明园路，初以姓字称，华名“公茂”。1872年前迁南京路营业，更西名为“Ilbert & Co.”。1875年成为合伙行号，嗣定名“老公茂”。为第一家以期货方式与华商贸易的洋行，也是第一家在华从事棉纺织业的英国商号。经营范围极其广泛。伙东中多人担任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副总董及总董职。1911年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更西名为“Ilbert & Co., Ltd.”，先后在江西路、黄浦滩路及广东路营业。南市外马路设栈房。全权经理杨树浦老公茂纱厂及闸北华纯织造厂。安徒生(F. Anderson)、庇亚士(Edward C. Pearce)尝主其事，严锦春充买办。1931年再度改组，启用“Ilbert & Co. <1931>, Ltd.”新西名。进口英、美、加拿大及

安南呢绒匹头、羊毛、白铁、白铅、紫铜、五金、机器、面粉、大米、爱克斯光机、透热医疗设备、厨具、柴油机、家庭用品、复印机、建材、橡胶制品、石棉制品及杂货；出口绣货、花边、葛布、北京珠宝首饰、草帽、藤器、棉纱、棉布、丝、绸缎、长筒袜及其它中国产物。代理或代表欧美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数十家。1940年代中一度设总号于香港皇后大道中。1948年资本为规银四十万两（或作纹银四百万两），司蒂文生(K. C. Stephenson)主其事，华经理李贻绅。往来银行为“汇丰”及“有利”。

### 老沙逊洋行

详见沙逊洋行。

### 老晋隆洋行

详见晋隆洋行。

**地亚士洋行** (Diers, Ferd.; Diers & Co., Ferdinand; Müller & Co., J.W.; Schultz & Co., H.M.)

上海德商贸易行。1862年地亚士(Ferdinand Diers)个人创办于河南路，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综合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为最早向中国输入军火的商号之一。1872年前出盘，由\*米勒(J.W. Müller)受盘接办，更西名为“Müller & Co., J.W.”，华名依旧。嗣由\*舒尔茨(H.M. Schultz)接办，更西名为“Schultz & Co., H.M.”。天津及汉堡设分号，青岛、南京设营业所。1898年天津分号收并老牌洋行“信远”(Cordes & Co., A.)，其进出口部仍以“信远”名义营业。“地亚士”经营广泛，其营业品种，小如发针、棉纱、颜料，大至枪炮、战舰、工厂成套设备。且多年充中国政府采办承包商，曾负责供应江南造船厂大部分机器，以及钢厂、造币厂、纺织厂等成套设备。承建有锯木厂、油坊、兵工厂、

发电厂及自来水厂。一度包办华北德军伙食供应。1917年中国政府对德奥宣战后即无所闻。

**吉时洋行**(Getz Bros. & Co.; Getz Bros. & Co., Ltd.)

美国贸易公司。1871年吉时兄弟(Louis Getz及M.E. Getz)合伙开办,本部旧金山。1900年(或作1905年)来华开业,先后于上海、香港、天津、广州、哈尔滨、沈阳设分号或代理处,为来华先驱美商之一。进口经销食品、奶粉、纸类、五金、五金工具、建材、染料、化学品、药品、机器、纺织品、皮件及杂货;出口猪羊肠衣、毛毯及其它中国产物。1915年前按加州法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1930年代中核定资本为五十万美元,实收十万美元。其时设分号之处尚有东京、横滨、神户、马尼拉、新加坡、孟买、西贡诸埠。1940年代中为中美工商业协进会会员,新辟加尔各答、巴达维亚、曼谷、墨西哥城、开普敦、约翰内斯堡诸分号。总公司资本为一百万美元。在华营业半个世纪,各年代理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数十家不等。往来银行为“汇丰”、“花旗”及“大通”。曹昌猷尝充是行买办。

**吉利洋行**(Grill Warenhaus, Max; Grill, Max)

青岛德商百货店。1902年马吉利(Max Grill)个人开办,西名原称“Grill Warenhaus, Max”。1914年日军占领胶州后渐无所闻。1920年代初复见于广西路,西名“Grill, Max”。嗣先后设分号于上海及济南,且一度以上海为主店。1930年代进口经销德、捷、美、法、意、菲诸国玻璃、陶瓷器、家庭用品、摩托车、自行车、五金工具、皮鞋、呢绒匹头、厨房用具、无线电机、花种、菜种、酒类、雪茄及玩具、服饰等新颖小商品。代理捷克拔佳皮鞋公司等几家欧西厂商。1943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德华”及“交通”。

**吉美洋行(Dmitrovsky, Samuel; Dmitrovsky Bros., Inc.)**

天津波兰犹太商贸易行。1918年吉美(S. Dmitrovsky)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初设于法界古拔路,嗣迁英界海大道营业。上海、哈尔滨、满洲里、海拉尔、沈阳、张家口、顺德府(邢台)、蒙古地区及纽约先后设分号。经营皮货及毛皮、兽皮出口贸易。1930年代中改组为兄弟有限公司,更西名为“Dmitrovsky Bros., Inc.”,吉美任总裁,小吉美(T. Dmitrovsky)为副总裁。1944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花旗”等。

**百禄洋行(Bohler Bros. & Co., Ltd.; Gebr. Boehler & Co., A. G.)**

奥地利钢铁工业公司。1870年百禄(Boehler)兄弟发起创办,本部维也纳,为私有有限公司,分支机构遍及世界。1907年来华开业,先后在上海、沈阳、哈尔滨及南京诸埠设分号。进口经销自产工具钢、铸钢、钢钻、钢丝绳、空气动力机械、磁铁、锉刀、烟刀、刃具、钢丝及其它优质钢等。白列克史(C. Blix)首任驻华经理。1943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花旗”、“汇丰”及“德华”。张经贯尝充是行买办及华经理。

**会德丰洋行(Wheelock & Meller; Wheelock & Co.; Wheelock & Co., Ltd.)**

上海法界法兰西外滩英商洋行。1860年\*会洛克(T. R. Wheelock)与\*梅勒(H. Meller)合伙开办,西名“Wheelock & Meller”。嗣梅氏退伙,由会洛克个人接办,更西名为“Wheelock & Co.”。经营拍卖及经纪业。1863年创办上海驳船公司(Shanghai Cargo Boat Co),经营小轮拖驳业务。1932年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核定资本规银一千万两,实收二百一十五万两。经营航运、煤炭及一般经纪业,兼营金融、仓栈、房地

产及保险代理业务，先后经理上海拖驳公司、黄浦拖驳公司、英商茂泰有限公司、英商亨茂有限公司及中国拆船公司等几家企业。194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董事长马登(G. E. Marden)。往来银行为“汇丰”。

### 华记洋行

详见囉士洋行。

**华昌洋行**(Greaves & Co.; Geddes & Co.; Geddes & Co., Ltd.; Geddes Trading & Dairy Farm Co., Ltd.)

上海英商贸易行。1892年开办，西名“Greaves & Co.”。汉口设分号。经营进出口贸易、轮船航运及保险代理业务。为上海华昌造冰厂经理。1906年前改组，由驻汉伙东\*格迪斯(Charles E. Geddes)接办，更西名为“Geddes & Co.”。汉口为本店，上海改分店，九江设代理处。1913年前沪行别组为有限责任公司，启用“Geddes & Co., Ltd.”西名，专营进出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1917年前后汉口本店停办。1927年由董事\*萨姆森(E. Samson)等发起改组，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更西名为“Geddes Trading & Dairy Farm Co., Ltd.”，华名依旧。核定资本规银五十万两。天津马厂道设分号，汉口及香港设代理处。进口批发澳、美、英、加、新诸国食品及奶制品；出口茶叶、野味及冻制品；兼营煤栈、冷库及制冰业。代理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数十家。1940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经理\*亨特(Geo. Hunter)，往来银行为“汇丰”及“麦加利”。

### 兴成洋行

详见福州“禅臣洋行”。



**兴盛洋行**(Hannibal & Co., W. A.; Hannibal & Co., Ltd., W. A.)

香港雪厂街英商贸易行。1914年\*汉尼巴尔(W. A. Hannibal)个人开办。广州沙面英界设分号，纽约及伦敦设代理处。1919年前后代签有效人\*罗伯逊(John Robetson)入伙，成为合伙商号。嗣先后迁德辅道中及车打道营业。进口威士忌酒及杂货；出口藤杖、藤料、焰火、蜜汁薑、帆布鞋、生皮、棉袜、禽毛、竹片及海藻等，销往伦敦及欧美。代理几家英国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1935年前后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日军占领时期撤退，战后恢复。194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兴隆洋行**(Gipperich & Burchardi; Gipperich & Co., E.)

天津英界海大道德商贸易行。1890年\*吉佩里希(E. Gipperich)与\*布尔查迪(Fr. A. Burchardi)合伙开办，西名“Gipperich & Burchardi”。上海设分号。1906年前布氏退伙，由吉氏个人接办，更西名为“Gipperich & Co., E.”，华名依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度歇业，1922年恢复，由华商高少洲主其事。进口欧美、澳洲、日本所产小麦、面粉、肥皂、化妆品、旧报纸、纸张、棉线、白蜡、匹头及罐头、炼乳、燕麦片、自行车零部件、咸鲱鱼、沙丁鱼罐头、金属板、锁、小刀、葡萄干、皮革、油布等；出口羊毛、头发、蛋品、猪鬃、皮货、生皮、胡麻、花生、黄麻、火麻、菜子及其它中国产物、销往德、英、美、奥、荷、瑞士及澳洲。代理欧美保险及其它厂商数家至十数家。嗣于北京前内棋盘街设分号。194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花旗”、“大通”、“麦加利”、“德华”、“汇丰”及“中国”、“交通”等。

**好时洋行**(Hotz, s' Jacob & Co.; Holland China Trading Co.; Holland China Handels Compagnie; Holland China Handels

Compagnie, N. V.; Holland China Trading Co., Ltd.)

荷兰贸易商行。好时(Hotz)等合伙开办，西名“Hotz, s' Jacob & Co.”，本部鹿特丹，上海福州路设分号。1902年改组，更西名为“Holland China Handels Compagnie” (Holland China Trading Co.)。上海、天津、香港、广州、汉口先后设分号。1930年代初按照荷兰法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在华各分号相对独立，西名分别标以所在地名（例如上海分号为“Holland China Trading Co. (Shanghai), Ltd.”等），沪、穗分号华名仍称“好时”，津号别称“恒丰”。进口欧洲人造丝、匹头、化学品、纸、淀粉、橡胶、食糖、杂货及南亚产物；出口桐油、猪鬃、花生、杏仁、肠衣、蛋品、火麻、核桃及其它土产，销往欧、美、澳、新及荷属东印度群岛。代理几家欧美保险、轮船及其它公司厂商。1948年总公司资本为一百万荷兰盾，沪行为十万荷兰盾。往来银行先后有“和嘯”、“麦加利”、“德华”及“花旗”。

### 劫行

详见香港“仁记洋行”。

远来洋行(Bush, James E.; Bush Brothers)

营口英商贸易行。1861年旅日英商\*布什兄弟(Henry E. Bush及James E. Bush)创办，为营口第一家洋行，亦为关东英商之先驱。初营佣金代理业，嗣添匹头贸易。代理欧美日本金融、保险、轮船、铁路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数十家。老布什兄弟退休返英后，由小布什(H. A. Bush)及其弟(H. P. Bush)接办。1912年尚见于记载。洋行尝投资开办大豆加工厂及矿山事业。

壳件洋行(Lewis & Co.; Lewis & Hopkins; Hopkins, Dunn & Co., Hopkins, Dunn & Co., Ltd.)

上海英商洋行。1870年怡和洋行职员\*刘易斯 (George Lewis) 发起开办，西名“Lewis & Co”。嗣\*霍普金斯(Hopkins)入伙，更西名为“Lewis & Hopkins”。1878年刘氏退休，\*邓恩(Dunn)入伙，启用“Hopkins, Dunn & Co.”新西名。1891年由\*克拉克(Brodie A. Clarke) 接办，华洋行名依旧，在法界洋泾浜营业。经营水陆运输、煤、油、五金、地产、证券、股票及其它经纪业，兼拍卖及佣金代理业务，全权经理壳件转运及拖轮有限公司。1913年前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更西名为“Hopkins, Dunn & Co., Ltd.”，克氏任董事。嗣在香港注册，先后迁爱多亚路、江西路、四川路及福州路营业。浦东张家浜同春福栈为公司产业。1930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叶鑫斋尝充是行买办。

#### 麦边洋行(McBain, George)

上海黄浦滩英商贸易行。1879年麦边(G. McBain)个人开办。经营杂货贸易、航运、公司代理及经理诸业务。镇江、九江、芜湖设代理处。本世纪初老麦边退休后改组为家族私有无限合伙商号，添设进口部。1920年代设北京及天津分号。代理英、荷等国厂商公司数家至数十家。1932年进口部分立，是为麦边进口公司。1940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及“麦加利”。章泉源、陈步璜、张少兰等尝充是行买办。

#### 克昌洋行(Kermani, R.S.; Kermani & Co., R.S)

上海波斯商(或作印商)贸易行。1914年(或作1905年)旅印波斯商人克氏(R.S. Kermani)个人开办，初以姓字为行名，1920年代初更西名为“Kermani & Co., R.S.”。先后在四川路，汉口路及法界公馆马路营业。出口生丝、绸缎、茧绸、茶叶、豆类、猪鬃，禽毛、电木器皿、薄荷脑、樟脑、五金工具、电筒、电珠、籽仁、伞料等，销往印度、非洲、波斯及欧洲，进口麻袋、

黄麻、虫胶片、橡胶、石棉、原棉、旧报纸、印刷机、电木粉、日光灯管、冰箱及波斯干果、坚果等。代理加尔各答、德黑兰及纽约几家公司。1948年资本为三万印度卢比。其时总号在德黑兰，上海、台北及孟买设分号。往来银行为“有利”、“麦加利”、“和嘯”、“荷国安达”、“汇丰”及“花旗”。王福卿、朱彦卿、朱晋励等尝充是行买办或高级华职员。

### 别发洋行(Kelly & Walsh, Ltd.)

上海英商书店及出版社。1870年开办，前身为\*凯利(J. M. Kelly)经营的书店及\*沃尔什(F. G. Walsh)经营的印字馆。嗣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公众性有限公司。本世纪先后在黄浦滩及南京路营业。香港、汉口及新加坡、横滨设分号，上海及香港设印字房。核定资本墨洋七十五万元，1930年代中实收四十五万元。经营西文书籍印刷出版及文具制造业。兼营报刊代理及烟业贸易。进口经销英美欧陆书刊、文具、纸张、印刷材料及杂货；出口书籍及文具，销往欧美。194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时资本为一百二十万港元，顾露弗(A. E. Glover)及施露(J. H. Scarle)主其事，华职员傅汝霖。往来银行为“汇丰”。

### 利康洋行

详见山打洋行

### 利噉洋行(Sennet Freres; Levy, M.)

法国珠宝首饰行。1890年塞内兄弟(Ms. Sennet及Mx. Sennet)合伙开办，本部巴黎。1901年前来华开业，上海、香港、汉口、哈尔滨、旅顺、北京、天津及海参崴诸埠先后设分号。进口经销珠宝首饰、钟表、花式货品、香水及影片等，兼营古玩出口、宝石加工及钟表修造业务。1920年前由原北京分号经理利噉(Marx

Levy) 等出面接办, 华洋行名依旧, 间或使用“Levy, M.”西名。194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其时资本为国币一千万元, 沪行经理\*埃尔居塔(H.G. Elguther), 华经理金元麟。往来银行为“大通”、“中法工商”及“花旗”。上海利喊机汽车行一度为洋行产业。

**亨达利洋行**(Vrard, L.; Vrard & Co., Ltd; Hope Bros. & Co., Ltd.)

上海德商钟表首饰行。1864年原有威洋行职员\*弗拉德(L. Vrard)个人开办, 即以姓字为行名。初设于江西路, 嗣迁南京路营业。经营钟表及钟表修造业务, 兼营百货。天津及汉口先后设分号。1901年前由职员\*西伦(H. Sillem)及\*赖德里希(F. Lairdich)合伙接办, 华洋行名依旧。1906年前改组, 更西名为“Hope Bros. & Co., Ltd.”。经营珠宝首饰、钟表眼镜、珍珠, 加工制作金银首饰及器皿。1914年出倒, 由华商受盘接办, 天津、北京及杭州设分号。194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胡锦涛、毛文荣先后主其事。

**沙逊洋行; 老沙逊洋行**(Sassoon, Sons & Co., David; Sassoon & Co., Ltd., David)

英国贸易商行。1832年旅印巴格达犹太商人沙逊(David Sassoon)创办于孟买, 西名“Sassoon, Sons & Co., David”。旋即来华开业, 经营鸦片及棉花贸易。1845年前仅有广州、香港、上海三分号, 1860年代即已扩展至福州、天津、汉口、宁波、营口、烟台及横滨、长崎诸埠。为适应业务的迅速发展, 1864年与“怡和”等洋行发起创办远东第一大银行“汇丰”。1872年新沙逊洋行成立, 始有“老沙逊”之称。至世纪末, 其地位渐为“新沙

迹”取代。1906年前改组，更西名为“Sassoon & Co., Ltd., David”，总号设于伦敦，香港、上海、汉口及曼彻斯特、孟买、加尔各答、卡拉奇、波斯湾设分号。经营进出口贸易，兼股票、地产及航运、保险代理业务。1920年代后经营日渐不振。到1946年，其在华业务，除经租房屋外，几乎全部停歇。往来银行为“汇丰”及“麦加利”。陈荫棠、周咏青、宋彩、郑子梅、袁祖怀、吴申伯等尝充是行买办。洋行华名，早期多有称“沙宣”、“沙孙”者。

**茂生洋行**(American Trading Co; American Trading Co., Inc.; American Trading Co. of the Far East, Inc.)

美国工贸公司。1877年创办，本部纽约市，分支机构遍及世界。1879年末来华开业，设上海分号。嗣天津、营口、旅顺、北京、汉口、哈尔滨诸埠相继设分号或代理处。经营工厂材料、铁路材料、钢铁产品、机器、五金、染料、化学品、药材、橡胶制品、调带、锡砂及杂货进出口贸易，承包相关工程业务，代理欧美日本保险、轮船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数十家。1924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按缅因州法律注册，核定资本五百万美元，其后增至一千二百五十万美元。旧金山、哈瓦那、鹿特丹、悉尼、东京设子公司或控股公司，华行一度为远东子公司，启用“American Trading Co. of the Far East, Inc.”新西名。194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沈燮臣、袁履登、王朝聘、李晋懋、肖景记、徐之英、华锦章等尝充是行买办或华经理。

**茂新洋行**(Spunt & Rosenfeld; Spunt & Co., J.; Spunt & Co., J., Federal Inc., U.S.A.)

上海四川路法商贸易行。1905年(或作1908年)原拔维晏洋行(Bavier & Co., E.)职员\*斯蓬特(J. Spunt)与棉业经纪人\*罗森菲

尔德(A. B. Rosenfeld)合伙开办, 西名“Spunt & Rosenfeld”。天津设分号。1910年代中罗氏退伙, 由斯氏与他人合伙接办, 更西名为“Spunt & Co., J.”, 先后添济南、汉口及孟买、纽约诸分号。嗣迁江西路营业。进口美、印、埃及原棉, 出口原棉、棉纱及棉布。代理美、印、埃几家公司。1930年代中迁福州路营业。1941年前后在美国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 启用“Spunt & Co., J., Federal Inc., U. S. A.”新西名, 总裁为名律师娄敦(N. E. Lurton), 原买办郑剑如为副总裁。194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记为中美合办商号。往来银行为“汇丰”、“有利”、“大通”、“花旗”、“浙江兴业”及“浙江实业”。

**拈孖治洋行**(Nemazee, H. M. K.; Nemazee, H. M. H.; Nemazee & Co., H. M. H.)

波斯贸易商行。拈孖治(H. M. K. Nemazee)家族创办, 总号设拉子, 印度及远东各地设分号或代理处。1855年来华开业, 首设分号于香港, 即以姓字为行名。进口鸦片、匹头及杂货, 出口茶、丝及其它中国产物。1889年老拈孖治退休, 由其侄小拈孖治(H. M. H. Nemazee)接办, 亦以姓字为行名。1895年(或作1896年)辟上海分号, 启用“Nemazee & Co., H. M. H.”西名。1919年前有船两艘, 九万吨, 经营省港一线航运业务。嗣改为私有合伙商号, 迁总号于上海、香港、波斯、印度设分号。进口波斯及印度地毯、干果、杂货; 出口茶叶、茧绸、绸缎、生丝及其它中国产物, 销往波斯、印度、南非及欧洲。兼营地产及佣金代理业务。1948年有资本国币二千二百万元, 经理\*陶蒂(M. H. Touty), 往来银行为“汇丰”。

**明晶洋行**(Lazarus, N.)

上海及香港英商眼镜行。1906年前\*拉扎勒斯(N. Lazarus)个

人开办。经营验光配镜业务。嗣由英国验光师学会会员\*托拜厄斯(Henry Tobias)接办，华洋行名依旧。1920年代改组为私有合伙行号，添营光学仪器，代理几家欧美厂商公司。其后迁总号于伦敦，上海、香港、汉口设分号。1940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麦加利”。西名别称“Lazarus & Co., N.”及“Lazarus Opticians”。

**和记洋行** (Syme & Co., F.D.; Boyd & Co.; Boyd & Co., Ltd.)

厦门英商贸易行。1846年新梅(F.D.Syme)发起开办，西名“Syme & Co., F.D.”。经营茶丝贸易，兼保险代理业务。1867年前由\*博伊德(T.D.Boyd)承顶接办，更西名为“Boyd & Co.”，打狗及台湾府设分号。嗣虽数易伙东，华洋行名依旧。1930年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更西名为“Boyd & Co., Ltd.”，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核定资本墨洋一百万元，收足。总号设于上海，厦门、香港、福州设分号。进口欧美木材、橡胶、机器、匹头、五金、五金工具、汽车、石膏制品、旧报纸、鲜果等、出口桐油、爆竹、茶叶、水仙花及其它中国产物，销往荷、美及其它西方国家。代理欧美保险、轮船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数十家。1943年尚见于记载，董事田百祥、丁玉树、经理傅志贤。往来银行为“汇丰”、“有利”及“中兴”。与始建于1862年的上海祥生船厂(Boyd & Co.)实无关系。

**和记洋行**(Wilson, Cornabé & Co.; Cornabé, Eckford & Co.; Cornabé, Eckford & Co., Ltd.)

烟台英商贸易行。1864年原厦门和记洋行(Syme & Co., F.D.)职员，后任瑞挪联盟驻烟台副领事威雅森(James Wilson)及顾孛璧(W.A.Cornabé)合伙创办，西名“Wilson, Cornabé & Co.”，



为烟台最老的洋行之一。初营北货南销及保险代理业务，嗣添备轮船，兼航运及航运代理业。1870年代中威氏退伙，原职员叶格福(A. M. Eckford)加入，更西名为“Cornabé, Eckford & Co.”。经营草帽缦出口大获成功，成为山东草帽缦、丝绸及其它土产出口大户，同时进口煤、面粉、染料及棉纱等。代理欧美日本银行、轮船、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十数家至数十家。独资或与它行合资开办有和记驳运公司、烟台轮公司及一家机器缦丝厂。本世纪初以来，威海卫、旅顺、青岛、大连、天津、哈尔滨、沈阳、龙口及海参崴诸埠相继设分号或亲缘公司。1930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的近洋行**(Deacon & Co., Deacon & Co., Ltd.)

广州沙面英商贸易行。1850年代的近家族(Albert Deacon及James B. Deacon)合伙开办，澳门设分号。以经营茶叶出口贸易著称。本世纪初渐改营杂货贸易，兼航运、保险及佣金代理业务。代理欧美轮船、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十数家。1915年前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1940年前后设香港分号。常务董事\*史密斯(H. S. Smith)。在华营业九十余年，华名别称“地近”、“的见”、“的件”、“的覩”。

**阜昌洋行**(Molchanoff, Perchatnoff & Co.; Molchanoff Properties, J. M. and N. M.)

汉口俄商茶业公司。1874年\*马尔昌诺夫(N. M. Molchanoff)及\*佩恰特诺夫(S. A. Perchatnoff)合伙开办，西名“Molchanoff, Perchatnoff & Co.”。九江、福州、天津及莫斯科、科伦坡设分号或代理处。自办砖茶厂，经营茶叶及杂货进出口贸易，兼营佣金代理业务。本世纪初所属砖茶厂雇工达两千人之多。1930年前后改组，更西名为“Molchanoff Properties, J. M. and N. M.”。1940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唐瑞枝尝充是行买办。

**庚兴洋行**(Tata, D.C.; Tata & Co.; Tata, Sons & Co.; Tata & Co., Ltd., R.D.; Tata & Co., Ltd., B.D.)

英国印度贸易商行。1850年代初蹄打(D.C.Tata)发起开办,西名“Tata, D.C.”。本部孟买,香港及上海设分号。经营鸦片及花纱布贸易。1872年后添巴黎、神户分号。1906年与孟买一家同姓公司“Tata & Sons”合并,启用“Tata, Sons & Co.”新西名,业务日渐扩大,开始投资于工矿业。增设图蒂科林、仰光、纽约、大阪诸分号,伦敦设办事处,代理行遍及世界各大贸易中心。1921年前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更西名为“Tata & Co., Ltd., R.D.”,小蹄打(R.D.Tata)任董事长,买办董仲生。经营进出口贸易,代理“崇信”、“统益”等纱厂。1931年沪行改组,在香港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原沪行经理\*塔特(B.D.Tata)出任常务董事,启用“Tata & Co., Ltd., B.D.”新西名。1943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

**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 Jardine, Matheson & Co., Ltd.)

英商贸易行。1832年7月1日大鸦片商渣颠(Dr. William Jardine)及马地臣(James William Matheson)与法商\*马尼亚克(Hollingwerth Magniac)合伙创办于广州,西名“Jardine, Matheson & Co.”。为当时最大的鸦片走私商行之一。1842年迁总号于香港,所在地因以称渣甸仓。广州、上海、福州、汉口、九江、天津、青岛、汕头、长沙、重庆、宜昌、营口、哈尔滨、南京、芜湖、台北、北京、镇江、沙市、岳州、厦门、大连及横滨、神户、纽约诸埠设分号。本世纪初在香港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更西名为“Jardine, Matheson & Co., Ltd.”,资本为一千零二万港元,收足。设机器、五金、茶叶、抽花、匹头、白丝、丝头出口及汽船、轮船、纱厂、丝厂、地产、保险、打包、冷气、

物产、船票诸部，经营总进出口贸易及航运、造船、码头、仓栈、铁路、保险、航空、工业、公用事业及投资贷押等诸多业务。先后开办有上海纺丝局、怡和轮船公司、怡和丝厂、怡和丝头厂、怡和木行、怡和打包厂、怡和冷气堆栈、怡和各纱厂有限公司、怡和机器有限公司、怡和啤酒公司及公和祥码头股份有限公司等产业。1864年汇丰银行的创办，“怡和”为发起者之一。多年代理欧美厂商公司十数家至数十家不等。号称“洋行之王”。194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约翰盖西克(John H. Keswick)任董事长。杨坊、林钦、唐景星、唐茂枝、唐杰臣、唐荣俊、唐纪常、祝大椿、潘志莹、方守成、李廷芳、刘越群、王维尧、潘澄波、潘志铨、陆维镛、祝兰舫、朱吟江等尝充“怡和”沪行买办。是行华名，香港及华南诸埠一度称“渣颠”及“义和”。

#### 宝记洋行(Paseday & Co.)

厦门西商贸易行。1850年后任德国及荷兰驻厦门领事巴仕楠(Charles J. Paseday)创办。经营进出口贸易，兼营煤炭及航运、保险代理业。嗣由荷兰兼瑞挪联盟驻厦门领事及副领事丕罗(A. Piehl)及韩巴乐(B. Hempel)等合伙接办，华洋行名依旧。1910年代中代理业鼎盛，除代理德、荷、英、美、日、法、意诸国轮船及保险公司外，伦敦英瑞牛奶公司及上海祥泰木行公司等厦业务亦由其代理，总数近三十家。1925年前出倒，由代签有效人马天士(C. Martens)受盘接办，更西名为“Martens, C.”，“宝记”渐无所闻。

#### 宝顺洋行；颠地洋行(Dent, Beale & Co.; Dent & Co.; Dent & Co., Alfred)

英国贸易商行。1830年代颠地(Lancelot Dent)创办于广州，为中国最老的洋行之一。1843年在上海开业。西名“Dent, Beale

& Co.”。经营鸦片贸易，兼营航运及保险代理业。1857年伙东比尔(T. C. Beale)去世，更西名为“Dent & Co.”。香港总号及广州分号华名“颠地”，上海及福州称“宝顺”，厦门别称“水陵”。嗣宁波、淡水、镇江、九江、汉口、天津及长崎、神奈川、横滨、函馆先后设分号。1867年宣告破产。1871年5月原职员\*艾尔弗雷德颠地(Alfred Dent)成立“新宝顺”(Dent & Co., Alfred)。未儿小颠地(John Dent)在上海分号外滩原址恢复“宝顺”业务，势力远非昔比。其后两行合并，华名仍称“宝顺”，西名则袭用“Dent & Co., Alfred”，艾尔弗雷德主其事。改营杂货贸易，代理几家英商保险公司。1917年后渐无所闻。1930年代中一度复出，在仁记路营业，行主\*莱斯利颠地(Leslie A. Dent)驻伦敦，驻沪经理\*霍布斯(F. G. Hobbs)。鲍人琯、鲍鹏、徐玉亨、徐荣村、曾德圃、徐润、徐渭南、郑济东、盛恒山、杨辉山等尝充是行早期买办。

**宝隆洋行**(East Asiatic Co., Ltd.; Aktieselskabet det Ostasiatiske Kompagni)

丹麦贸易商行。1897年开办。在丹麦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总号哥本哈根。上海、汉口、青岛、大连、哈尔滨、天津、广州、烟台、沈阳、香港、威海卫、海参崴及新加坡、曼谷、旧金山、伦敦、瓦尔帕莱索、纽约、圣托马斯、约翰内斯堡、德班、泗水、西雅图、开普敦、吉隆坡、仰光、加尔各答、马德拉斯诸埠先后设分号或代理处。经营航运、地产业及进出口贸易。开辟有哥本哈根至波罗的海、东亚及世界各地的定期航班，代理多家欧美轮船公司。1930年代中有资本二百五十万英镑，准备金一百万英镑。华行进口欧美、海峡殖民地、暹罗、缅甸、法属印度支那所产钢铁、木材、大米、制造品及食品杂货；出口芝麻、蚕豆、桐油、锡、杂谷、豆油、豆饼等，销往欧美。194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往来银行为“汇丰”及“麦加利”。

**哈同洋行**(Hardoon, S.A.; Hardoon & Co., S.A.; Hardoon & Co., Ltd., S.A.)

上海南京路英商洋行。1901年新沙逊洋行经理、英籍犹太人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个人开办。经营地产及进出口贸易,兼经租。1931年哈同去世后一度湮没无闻。嗣由乔治哈同(David George Hardoon)接办,西名或作“Hardoon & Co.”。1943年行内高级华职员有瞿鸿仁、张学忠、沈立诚、叶嘉义、彭椿年及龚伯才等。1946年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更西名为“Hardoon & Co., Ltd., S.A.”,别称哈同有限公司。经租地产、房地产及仓库,拥有地产四百六十七亩,西式大楼两幢,办公大楼三幢,中式房屋七十四幢。兼营总进出口贸易。194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华顾问徐润泉。

**顺丰洋行**(Okooloff & Tokmakoff, Tokmakoff, Molotkoff & Co.; Litvinoff & Co., S.W.)

汉口俄商洋行。1863年\*奥库洛夫(E. Okooloff)及\*托克马科夫(J. F. Tokmakoff)合伙创办,西名“Okooloff & Tokmakoff”,为汉口先驱西商之一。嗣奥氏退出,由托氏与他人合伙接办,更西名为“Tokmakoff, Molotkoff & Co.”。经营茶叶出口贸易。所属汉口、九江、福州各茶厂,初以手工制砖茶,1873年始建机制砖茶厂,其后添营片茶加工厂。所产茶叶直运西伯利亚。1901年前莫斯科、喀山、天津、福州、九江、科伦坡设分号或代理处。1906年前\*利特文诺夫(S. W. Litvinoff)出主行务,启用“Litvinoff & Co., S.W.”新西名,上海设代理处。旋自办电厂。1920年代利氏去世后渐无所闻。

**顺泰洋行** (Carr-Ramsey, T.; Carr-Ramsey & Son; Carr-Ramsey & Son, Ltd.)

汕头英商贸易行。1905年\*卡尔拉姆齐 (T. Carr-Ramsey) 个人开办, 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杂货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代理欧美轮船、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十数家。1931年前改组为父子合伙商号。1936年前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嗣迁总号于香港, 汕头改分号。进口英国油漆及杂货; 出口火麻、鸭毛及其它中国产物, 销往荷属东印度群岛及欧美。194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台湾”、“麦加利”及“中国”。

**美敦洋行** (Eisler, Reeves & Murphy, Federal Inc., U.S.A.)

上海美商船货检验公证及工程行。1916年美国造船师及轮机工程师学会会员爱思乐 (W. I. Eisler) 个人创办, 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船舶、轮机、货物检验公证业务, 代理或代表美国商船测勘公司及美国船舶院运营处。1920年代初英人李抚世 (C. Reeves)、美国造船师及轮机工程师学会会员\*墨菲 (D. W. Murphy) 相继入伙, 启用现名。嗣按美国在华商务注册章程注册, 添营船舶建造工程咨询业务。承办美、日、意、德诸国船级社及相关机构船、货、轮机检验公证业务, 代理欧美、日本、苏联几家保险公司。1930年代中资本为规银一万五千两, 汉口设分号。1940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朱君琪、杨浩然尝充是行高级华职员。

**美最时洋行** (Melchers & Co.)

德国工贸公司。1806年创办, 西名原称 “Focke & Melchers”, 本部不来梅。1813年改组, 由老吻者士 (A. F. C. Melchers) 主其事, 更西名为 “Melchers & Co., C.”。1864年老吻者士之长房次孙吻者士 (Hermann Melchers) 抵香港。1866年与\*安德烈 (Adolf André) 合伙创办香港子公司, 西名 “Melchers & Co.”, 华名

“吻者士”或“乜者士”。1877年设上海分号，嗣汉口、广州、天津、汕头、镇江、宜昌诸埠相继开业，“美最时”在远东商界声名渐著。本世纪初其在沪、汉、津三埠产业所值即达二十万英镑以上，洋员逾百，华员逾千。经营进出口贸易及航运、报关、转运、装卸、保险代理诸业务。开办有码头、堆栈、工厂。为私有无限合伙企业。1910年代先后添青岛、济南、北京、沈阳、哈尔滨诸分号及纽约子公司，芜湖、南京、长沙、常德等地委托代理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华行一度停业。1920年代初恢复。进口欧美卧车、卡车、自行车、照像材料、化学品、药剂、香料、化妆品、轮胎、橡胶制品、染料、钟表、光学制品、石油、精油、五金、机器、呢绒匹头、通风制冷设备、工业原料及杂货；出口蛋制品、生皮、皮货、花生、豆类、籽仁、烟草、禽毛、苧麻、猪鬃、五倍子、大黄、油脂、陶瓷器、头发、羊毛、矿砂、棉花、桐油、香油及中国其它土产，销往欧美及南非、埃及。代理德、荷、英、美、丹、捷、瑞士诸国轮船、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数十家。1944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麦加利”、“德华”、“大通”及“中国”。

**泰来洋行** (Telge & Co., Telge, Nolting & Co., Telge & Co., R., Telge & Schroeter)

上海德商贸易行。1858年原鲁麟洋行 (Pustau & Co., Wm.) 驻日本神奈川职员泰来 (B. Telge) 个人创办，西名“Telge & Co.”。1867年前\*诺尔廷 (G. Nolting) 入伙，更西名为“Telge, Nolting & Co.”。1882年前由泰来之侄小泰来 (Rudolph Telge) 接办，更西名为“Telge & Co., R.”。经营进出口贸易，承包中国政府军需品、机器、铁路材料等采办业务。1899年\*施勒特尔 (H. Schroeter) 入伙，启用“Telge & Schroeter”新西名，其后虽屡易伙东，华洋行名依旧。1913年前设汉口分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

度停业。1920年代初恢复。进口机器、化学品、钢铁、人造丝绸、纸、汽车及杂货，出口中国产物，代理德国及其它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数十家。兼理相关工程及包工事务。1943年尚见于记载，业主\*贝格（Rudol Berg）。往来银行为“德华”。吴洁卿尝充是行买办。

**泰和洋行**（Reiss & Co., Holyoak, Massey & Co., Ltd.; Reiss, Massey & Co., Ltd.; Reiss, Bradley & Co., Ltd.）

英国贸易商行。1845年礼时（Reiss）创办于广州。上海、香港、福州及日本横滨先后设分号，西名“Reiss & Co.”。经营丝茶贸易。1872年前改以香港为总号，上海诸埠为分号。1910年代汉口、天津、烟台、广州相继开业。经营打包厂及码头仓栈。为保丰洋行（Anglo-Chinese Engineers' Association, Ltd.）联号。1923年伙东\*霍利约克（P. Hobson Holyoak）与沪行职员\*梅西（P. W. Massey）发起改组，更西名为“Holyoak, Massey & Co., Ltd.”，上海、广州、烟台设分号。1926年再度改组，更西名为“Reiss, Massey & Co., Ltd.”，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核定资本一百万港元，实收四十万港元。梅氏任常务董事。1936年前后第三次改组，收并汕头德记洋行，启用“Reiss, Bradley & Co., Ltd.”新西名。汕头分号华名仍称“德记”。进口英、德、印、埃、加等国匹头、原棉、纸张、工程用品、黄麻、麻厂材料、机器、建筑钢、木材、食品、罐头、打字机、加法机、保险柜、五金工具、滚筒布、染料、亚麻、绣花线、毛纱、羊毛、办公设备及杂货；出口生丝、丝头、绣货、手帕、揩嘴布、猪鬃及其它中国产物，销往英、澳、新及德国、南非、巴达维亚诸地。代理欧美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数十家。1948年资本为五万英镑，沪行经理纳熹（Denys Reiss）。往来银行为“汇丰”。许春荣、劳敬修、顾佑朝、王泉荪等尝充沪行买办或华经理。



**都约翰洋行(Duff, J.L.; Duff & Co., J.L.)**

九江老马渡西商洋行。1901年前都约翰(J.L. Duff)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牯岭设分号。1913年前启用“Duff & Co., J. L.”新西名。经营食品及杂货贸易，承办运输及总佣金代理业务。开办有牯岭牛奶场及牯岭备办公司，生产牯岭牌食品。1940年代尚见于记载。

**晋隆洋行；老晋隆洋行(Mustard & Co.; Mustard & Co., Inc.; Mustard & Co., Ltd.)**

上海美商贸易行。1862年(或作1870年)\*马斯塔德(R.W. Mustard)个人创办。嗣与\*贝内特(C.C. Bennett)合伙，行名“晋隆”(Mustard & Co.)。1900年马氏去世，由贝内特与小马斯塔德(L.W. Mustard)接办。1903年按照美国法律注册为有限公司。天津、香港、汉口、广州、哈尔滨、沈阳诸埠先后设分号。经营总进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西名“Mustard & Co., Inc.”，华名“晋隆”及“老晋隆”混称。1925年改组，按照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英商公司，启用“Mustard & Co., Ltd.”新西名，华名“老晋隆”。进口欧美办公用品、五金工具、制冷设备、电器、药品、杀虫剂、香水、食品、化妆品及杂货，代理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数十家。1940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

**盎斯洋行(Anz & Co.; Anz & Co., O.H.)**

烟台德商贸易行。1880年后任比利时驻烟台领事昂师(O. Anz)家开办。青岛、大连、威海卫先后设分号，为私有合伙商行。经营进出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代理欧美、日本轮船、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数十家。1943年尚见于记载。

**笔喇洋行(Pila & Co., Ulysse; Pila & Co.; Pila & Cie,**

S. A. )

上海法商贸易行。1878年笔喇 (Ulysse Pila) 创办, 西名 “Pila & Co., Ulysse”。经营丝业贸易。1913年前由小笔喇 (George Pila) 接办, 从博物院路迁九江路营业, 更西名为 “Pila & Co.”。1920年代中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 启用 “Pila & Cie, S. A.” 新西名, 总号里昂, 上海及西贡设分号。出口丝头、纱头、柞丝、生丝, 销往欧洲, 兼营杂货进口贸易。1940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沪行经理\*迪罗歇 (R. Durocher)。往来银行为“东方汇理”及“华比”。陈秉荪尝充是行高级华职员。

### 爹核洋行

详见臺惟洋行。

### 高林洋行 (Collins & Co.; Collins & Co., Ltd.)

天津英商贸易行。1870年代初高林氏 (Collins) 发起开办, 为华北打包业之先驱。1882年改组为合伙商号, 嗣于伦敦设办事处。1889年添上海分号。除从事羊毛清整及打包业务外, 经营广泛的进出口贸易。1919年前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 在香港注册。出口羊毛、棉花、纤维品、生皮、毛皮、坚果、猪鬃、籽仁、蛋品及其它中国产物; 进口英美匹头及机器。兼营佣金代理业务, 充塘沽地租公司全权经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歇业, 战后恢复。1947年尚见于记载, 往来银行为“麦加利”。

### 祥兴洋行 (Craig, Marshall & Co.; Calder-Marshall & Co.; Calder-Marshall & Co., Ltd.)

上海英商贸易行。1905年马锡尔 (R. Calder-Marshall) 与伦敦商人\*克雷格 (J. T. Craig) 合伙开办, 西名 “Craig, Marshall & Co.”。经营进出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嗣克氏退伙, 由马

锡尔独力接办，更西名为“Calder-Marshall & Co.”。1913年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按照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核定资本规银十五万两，马氏任总理。进口英国纺织机械、钢金、铁路材料、铁路设备、矿山机械、石棉制品、钢丝绳、羊毛、呢绒等；出口丝绸及亚麻布制品。代理欧美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数十家。194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买办王贤章。往来银行为“汇丰”。

**祥茂洋行**(Cromie & Burkill,; Burkill & Sons, A. R.; Burkill & Sons, Ltd., A. R.)

上海英商贸易行。1870年（或作1880年及1858年）\*克罗迈（Cromie）与\*伯基尔（A. R. Burkill）合伙创办，西名“Cromie & Burkill”。经营生丝及丝头出口贸易。1896年克氏去世，由伯氏父子接办，更西名为“Burkill & Sons, A. R.”。1898年伯氏退休，业务全部由小伯基尔兄弟（A. W. Burkill及C. R. Burkill）主管。经营总进出口贸易，承办公共丝检业务。进入二十世纪，代理业务日益扩大，特设保险房、地产部、橡皮部，代理轮船及保险业务，经理地产、房地产、橡膠种植园及其它企业。一度于汉口英界华昌街设分号。1935年改组为私有有限公司，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进口欧美、澳洲、东南亚化学品、药品、小麦、大米、纸、呢绒、布匹、橡膠、机器及杂货；出口丝头、棉布、茶叶、苧麻、禽毛、肠衣、桐油、猪鬃及其它中国产物，销往欧美及非洲。代理及总经理欧美公司厂商数家至十数家。1940年代中迁总号于香港，上海改分号。其时有资本三十万港元。194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总经理梅洛（W. Mellor），往来银行为“汇丰”。陈耀焜、陈炳谦尝充是行买办。

**祥泰洋行** (Rathbone, Birley & Co.; Rathbone, Worthington & Co.; Birley, Worthington & Co.; Turnbull, Howie &

Co.; Scott, Harding & Co.; Scott, Harding & Co., Ltd.)

英国贸易商行。1843年（或作1842年）\*拉思伯恩(S.G. Rathbone)等合伙创办于广州，西名“Rathbone, Birley & Co.”，经营丝茶出口贸易。1845年设上海分号，西名“Rathbone, Worthington & Co.”。1850年代初南北分离，沪庄更西名为“Birley, Worthington & Co.”，汉口及九江一度设分号。1871年增设火险部。1880年由伙东\*特恩布尔(W.A. Turnbull)及而浑(W. Howie)等接办，启用“Turnbull, Howie & Co.”新西名。1898年从九江路迁北京路，由伙东\*斯科特(J.L. Scott)及\*哈丁(J.W. Harding)等接办，始更西名为“Scott, Harding & Co.”，添伦敦分号。经营匹头及杂货进出口贸易，增工程机器部。1922年改组，更西名为“Scott, Harding & Co., Ltd.”，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进口电料、玻璃、机器、马达、水泵、皮革制品、纺织厂材料、油厂设备、锅炉、疏浚机械、五金及杂货等，承办相关工程业务，代理欧美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数十家，兼营房地产经租业务。194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香港设代表处。其时资本为国币九千余万元。董事有唐炳源、\*丹尼森(N. Denison)、钟相青、尤寅照等。往来银行为“汇丰”及“上海商业储蓄”。

**兼松洋行** (Kanematsu, F.; Kanematsu & Co., Ltd., F.; Kanematsu Shoten, K.K.)

日本贸易商行，日文原名“兼松商店”。1889年8月兼松房次郎个人创办，本店神户，悉尼及东京设支店。1901年前来华开业，首设支店于上海法界公馆马路，经营总进出口贸易，嗣渐无所闻。1918年兼松氏引退，本店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定资本五百万日元，收足。东京、大阪、名古屋、天津、青岛、济南、沈阳、“新京”、哈尔滨、上海及西贡、河内、仰光先后设支店，

高雄、安东、北京、大连、石门、张家口、彰德、保定、太原、徐州、唐山、南京、杭州、无锡、苏州、南通、汉口、牡丹江、佳木斯、包头、厚和、大同、新乡、德县等地设营业所。华行进口经销羊毛、牛脂、棉花、小麦、洋酒、机械工具、化工品、海产物、饮料食品、毛纱、毛织物、棉纱、棉布、丝绸、人造丝绸、纤维制品、电器、石油制品、度量衡器及杂货；出口羊毛、猪鬃、禽毛、毛皮、皮革、小麦、面粉、桐油、植物油、茶叶、玉米、杂谷、油类、生丝、清凉饮料、蛋、蛋制品、皮革制品、丝绸制品等。上海设茶叶加工厂。1944年尚见于记载。其时核定资本累增至七百万日元，分十四万股，收足。专务林庄太郎及御前纲一，常务松木兼一及谷口三树三郎。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

### 乾记洋行

详见香港“仁记洋行”。

**赉赐洋行** (Möller, Nils; Möller & Sons, Nils; Möller Bros.; Möller & Co.; Möller & Co. <Shanghai>, Ltd.; Möller & Co. <Hongkong>, Ltd.)

上海英商洋行。1859年赉赐 (Nils Möller)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拍卖、经纪及总代理业。嗣改组为父子公司，更西名为“Möller & Sons, Nils”。改营航运业，兼运输及总佣金代理业务。本世纪初赉赐退休，由其子马勒 (Eric Möller) 兄弟接办，更西名为“Möller Bros.”，添营贸易业。1913年前启用“Möller & Co.”新西名。1918年前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设香港分号，沪、港两地公司西名均标以地名。盛时拥有轮船七艘。1920年代中复为私有合伙行号，恢复原西名，代理挪、丹、法多家公司。1937年前再次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更西名为“Möllers', Ltd.”，在香港注册，旋更华名为“马勒洋行”。1940年代

后期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麦加利”。所属企业有“马勒机器造船厂有限公司”(Möller's Shipbuilding & Engineering Works, Ltd.) 等。

**隆茂洋行** (MacKenzie Bros. & Co.; MacKenzie & Co.; MacKenzie & Co., Ltd.)

上海英商贸易行。1846年前麦肯吉 (K. R. MacKenzie) 兄弟开办，西名“MacKenzie Bros. & Co.”。1861年前改组为家族合伙商号，更西名为“MacKenzie & Co.”，在四川路营业。经营船具、百货、拍卖及佣金代理业务。嗣添营进出口贸易。1888年设天津分号，开办大型机器打包厂，从事羊毛、棉花、毛皮、皮革、黄麻等商品的清整打包业务。1905年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嗣迁广东路营业，先后添重庆、汉口、伦敦分号及宜昌代理处。浦东设水压打包厂、电镀厂、冷库堆栈及码头。一度自备轮船数艘经营航运。进口五金、呢绒及杂货；出口猪鬃、皮货、羊毛、原棉、黄麻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伪接收，战后交还。194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时有资本七百七十万港元，往来银行为“汇丰”。程桂亭、王兰如、陈松源、范平等尝充是行买办或华经理。

**维昌洋行** (Ekman Foreign Agencies, Ltd.)

上海江西路瑞典贸易商行。1914年（或作1909年及1910年）开办，系有限责任公司。核定资本五十万瑞典克朗，收足。母公司1802年始创于哥德堡，西名“Ekman & Co.”。兆丰路设栈房，河南路设机械处。汉口、天津、济南、青岛及香港诸埠先后设代理处或分号。进口瑞典纸、纸浆、滚珠轴承、轴台、滑轮、皮带、电话材料、离心泵、电机、汽轮机、水轮机、电缆、电线、柴油引擎、造纸用呢、铜丝、纸厂材料、机器钢、电器等；出口中国

产物。代理瑞典轮船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十数家。194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福哪门(W.von Normann)、\*布林格特(R.Bringert)及\*特勒德宗(Ivan P.Troedson)先后任经理。往来银行为“汇丰”及“浙江实业”。王杰臣、钱肇基、吕润藻等尝充是行华经理或买办。

### **鲁意师摩洋行 (Moore, L.; Moore & Co., L.; Moore & Co., Ltd., L.)**

上海江西路英商洋行。1872年前鲁意师摩(Louis Moore)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经纪及佣金代理业。1891年前更西名为“Moore & Co., L.”，添拍卖业务。1906年前由职员柯柏(E.Q.Cooper)等接办，陆续添营房地产、地产房地产经纪、火损精算、财产估价、会计、古瓷器代办诸业务。1910年代中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启用“Moore & Co., Ltd., L.”新西名，柯柏任常务董事。嗣于天津英界宝士徒道设分号，渐以拍卖及公证为主业。1930年代先后迁北京路及博物院路营业。1940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 **鲁麟洋行 (Reuter, Bröckelmann & Co.)**

德国贸易商行。1878年\*罗伊特氏(Reuter)及\*布勒克尔曼氏(Bröckelmann)合伙创办于广州。阅二年设香港分号。1885年在上海开业，1896年增天津分号。嗣渐转以上海为总号。经营总进出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1910年代后陆续添北京、广州、青岛、济南诸分号。进口德、英、法、比、美、加、澳及新加坡纸、玻璃、文具、呢绒、毛线、五金、鲜果、面粉、食品、机器、电器、建材、化学品、铁器、橡胶片、香水、石蜡、毛纱、棉纱、布匹、照像机、自行车部件及杂货；出口纱头、生丝、茶叶、皮货、草帽、黄铜器、棉制品、葛制品、肠衣、猪鬃、古玩、蛋制

品、瓷器、锡器、藤器、漆器、绣货、发网、滑石粉、啤酒、北京工艺美术品、籽仁、皮、兽脂及其它中国土产，销往欧、美、澳、非各地。代理欧美保险、轮船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1944年尚见于记载，总经理\*海因 (R. Heyn)。往来银行为“汇丰”、“和嘯”、“大通”、“荷国安达”、“上海商业储蓄”及“德华”。黄敏生、刘企峰、范文荣、瞿文勋及钟玉亭等尝充是行买办。

**噶厘洋行** (Harvie, W.M.; Harvie & Milne; Harvie & Cooke; Harvie, Cooke & Co.; Harvie, Cooke & Co., Ltd.)

上海英商贸易行。1880年 (或作1883年及1870年) 哈噶厘 (William M. Harvie)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1901年前由哈维 (James Harvie) 及\*米尔恩 (J. McL. Milne) 合伙接办，更西名为“Harvie & Milne”，行址在福州路。1906年前米氏退出，由哈维与\*库克 (H.S. Cooke) 合伙，更西名为“Harvie & Cooke”。1913年前再度改组，赫登 (Leslie W. Hutton) 入伙，启用“Harvie, Cooke & Co.”新西名，曼彻斯特设办事处。嗣先后迁汉口路及四川路营业。潘景垣、张翰章、李晋懋及卢贤荪先后充买办。1931年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更西名为“Harvie, Cooke & Co., Ltd.”。核定资本规银五十万两，实收二十六万两。伦敦设分号。进口纺织品、纱线、人造丝绸、五金、五金器具、建材、香水、肥皂、化妆品、化学品、工业材料、钢丝绳、船舶用品、体育用品、印度土产、制刷纤维、保险箱、家具陈设、地板材料、卫生器具、洗衣设备、白铁皮、石棉制品、刀具、精油、亚麻布、大理石及橡胶等；出口绣货、花边、地毯及其它中国产物。代理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十数家。法界天主堂街别设保险部，称“噶厘保险行”，王藻华、梁朝升主其事，经营欧美保险公司水火保险代理业务。1940年代中设香港事务所于皇后大道中。1947年12月在华



注册，资本为二百万港元。常务董事\*贝尔 (R.D.Bell)，华经理 (买办) 陈志梅，往来银行为“汇丰”。

### 禅臣洋行 (Siemssen & Co.)

德国贸易商行。1846年旅华德商禅臣 (G.T.Siemssen) 在英法某些公司支持下创办于汉堡。1847年禅氏抵广州，翌年在广州开业。经营综合贸易。1855年扩展至香港，\*尼森 (W.Nissen) 成为合伙人。遂以香港为总号，越年建上海分号，为第一家建立香港—上海—广州间正式轮运的商行。未几福州开业。1865年迁总号于汉堡。嗣陆续添汉口、天津、青岛、北京、济南诸分号，增设专门机器部及电器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华行一度清理停业。1920年代初恢复，改以上海为总号，汉堡为母号，香港、广州、汉口、天津、北京、济南、青岛、沈阳、大连、太原、长春、昆明、新疆及库伦先后设分号，纽约设办事处。1930年代中复迁总号于汉堡。进口德、美、英、捷、荷属东印度、法属印度支那化学品、药物、颜料、油漆、铁路材料、呢绒匹头、钢铁、五金、电厂设备、机器、化工设备、皮带、仪表、汽车、化妆品、食糖、大米及杂货；出口皮货、生皮、猪鬃、头发、花生、蛋品、矿砂、羊毛、棉花、地毯、席垫、绣货、瓷器及其它中国产物，销往欧美。代理欧美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百余家。兼理相关工程及土建承包业务。1944年尚见于记载，合伙人兼沪行经理\*隆德 (E.Lund)。往来银行为“汇丰”及“中国”等。曹子俊、曹子勃尝充是行买办。

### 禅臣洋行；兴成洋行 (Siemssen & Co.; Siemssen & Krohn)

福州德商贸易行。1886年 (或作1887年) 瑞挪联盟驻福州副领事及后任德国署福州领事谢弥沈 (G.Siemssen) 创办，西名初作“Siemssen & Co.”，嗣改“Siemssen & Krohn”，华名“禅臣”。

为私有合伙商号。经营茶叶出口贸易，兼总佣金代理业务。开办有锯木厂及羽绒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度停业。1920年代初恢复，迁总号于上海，华名“兴成”，先后在九江路及博物院路营业。福州设分号，仍称“禅臣”。出口茶叶、肠衣、帽子、烟草，销往欧美。兼营一般进出口贸易。代理几家欧美轮船、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1943年尚见于记载，伙东为谢氏后裔Fred. W. Siemssen及G. Theo. Siemssen等。往来银行为“德华”。孙梅卿尝充是行高级华职员。

#### 裕兴洋行 (Rohde & Co.)

德国贸易商行。1890年\*罗德 (Martin Rohde) 创办，本部汉堡。翌年来华开业，设分号于上海，先后在泗泾路、北京路、香港路、圆明园路及九江路营业。1920年代添汉口分号。进口机器、皮革及杂货；出口毛皮、兽皮、猪鬃、羊毛及其它中国产物，兼理营造业务。沪行经理缪森 (Otto Meuser) 本世纪初一度出任工部局副总董，1930年代中为商行合伙人，驻汉堡。华行1943年尚见于记载，合伙人兼经理\*施特赖布 (U. Streib)。往来银行为“荷国安达”、“东方汇理”，“和嘯”及“浙江实业”。

#### 裕泰洋行 (Dallas, Barnes; Dallas & Co.)

上海英商贸易行。1853年 (或作1852年) \*达拉斯 (Barnes Dallas) 个人创办。经营进出口贸易，承办中国政府代购业务。1897年达氏去世，由幼子小达拉斯 (Richrd Dallas) 接办。添营广泛的佣金代理业务。开办静安寺路“老裕泰”马房。1920年代中迁总号于北京，由达氏子孙合伙经营。天津及张家口设分号。进口英国机器、铁路材料、电器、纸、油漆、清漆、羊毛、及化学品等，兼顾商、工、金融、保险代理及中国政府代购业务。1940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

### 瑞丰洋行

详见山打洋行。

### 瑞生洋行 (Buchheister & Bidwell; Buchheister & Co.; Buchheister & Co., Ltd.)

德国贸易商行。1871年卜加士达 (J.J. Buchheister) 与比德韦尔 (H.S. Bidwell) 合伙创办，本部汉堡。旋即来华开业，设驻华总号于上海广东路，西名“Buchheister & Bidwell”。比德韦尔退伙后更西名为“Buchheister & Co.”。1889年设天津分号，嗣添汉口分号。一度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进口机器、武器、弹药及杂货，承包中国政府采购业务。1904年于上海开办瑞生机器陈列所 (Shanghai Machine Co.)，专办零售，兼理相关工程技术业务。1910年代中相继添北京、沈阳、重庆诸分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度停业，未几恢复，改以津号为主行。代理英、德、比、澳厂商公司数家至十数家。1940年代初尚见于记载，业主兼总经理史谛法 (C. Stepharius)。

### 瑞丰洋行 (Grilk, G.J.; Le Roux, Grilk & Co.)

上海荷商贸易行。1916年前原德商利康洋行职员轧力克 (G. J. Grilk)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初设于博物院路，嗣先后迁北京路、汉口路、九江路、闵行路及新康路营业。经营进出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尝代理爪哇望赉保险公司、万隆奎宁厂等。1920年代中一度与海通洋行沪行代签有效人合伙，启用“Le Roux, Grilk & Co.”西名，不数年散伙，恢复原名。1940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姜莲生尝充是行买办。与新瑞丰洋行关系至密。

### 新沙逊洋行 (Sassoon & Co., E.D.; Sassoon & Co., Ltd.,

E. D.)

英国贸易商行。1872年沙逊洋行创办人老沙逊之次子伊利亚斯沙逊 (Ellias D. Sassoon) 发起开办，本部孟买，香港、上海、天津、营口诸埠设分号。经营鸦片贸易。1877年涉足房地产业。1880年代扩展至加尔各答、卡拉奇、伦敦、曼彻斯特及曼谷等地，兴办实业。华行除添营棉纱、棉布、麻袋等进口贸易外，逐渐转向房地产投资及金融事业。1920年（或作1921年）改组，在孟买按印度公司法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实收资本一千万印度卢比。其后华行业务迅速发展。经营总进出口贸易及金融、地产、运输、轻重工业、公用事业等。直属公司、附属公司及关系公司达五十余家之多。194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新沙逊”、“汇丰”及“麦加利”。沈二园、沈吉成（席缙延）、沈增荣、马小眉、邢鼎丞、吴申伯、吴仲熊等尝充是行买办。

#### 新昌洋行 (Gebrueder Roese; Roese Brothers)

汕头升平路德商贸易行。1907年（或作1909年）\*勒泽 (Roese) 兄弟合伙创办。进口匹头、电机、柴油机、五金工具、化学品、药材及杂货；出口禽毛、抽纱品、绣货及其它中国产物。代理德国轮船及其它公司厂商十数家。1943年尚见于记载，其间合伙人虽屡经变易，华洋行名依旧。往来银行为“麦加利”等。

#### 新康洋行 (Ezra & Co., Isaac; Ezra & Co., Edward)

上海九江路英籍犹太商贸易行。1882年\*爱资拉 (Isaac Ezra) 个人开办，西名“Ezra & Co., Isaac”。经营鸦片贸易。1906年前由后任工部局董事爱士拉 (Edward I. Ezra) 接办，旋更西名为“Ezra & Co., Edward”。未几英中盟约停止英属各地向中国输入鸦片，“新康”转而经营抵押放款、房地产、保险代理及杂货贸易业，其时拥资约两千万元之谱。1918年前后尝出资收买《大

陆报》(China Press)。1920年爱氏去世后，由其遗孀及几个未成丁的孩子继承。实权操之于其舅兄沙发兄弟(A. Sopher及T. Sopher)之手。1940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

### 新旗昌洋行

详见香港“旗昌洋行”。

**慎昌洋行** (Andersen, Meyer & Co., Andersen, Meyer & Co., Ltd.)

上海西商洋行。1905年夏秋原宝隆洋行职员安德生(I. Andersen)、马易尔(V. Meyer)及裴德生(A. Petersen)合伙筹办，翌年初正式开业，为丹麦商号。初仅有一间写字房，经营杂货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1915年改组，按纽约州法律注册为美商私有有限公司。核定资本三十五万美元。北京、天津、香港、汉口、哈尔滨、沈阳、青岛、济南、烟台、长沙、广州、重庆诸埠及伦敦、纽约先后设分号。1921年核定资本猛增至五百万美元。经营进出口贸易，承办包揽建筑、水电及设备安装、机械修理等工程业务。代理欧美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十数家至百数十家。总号设营业部、进口部、出口部、机力仪器部、药品部、建筑工程部、卫生器材部、货栈及杨树浦机厂等下属单位，各司其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撤退至美国，以纽约为总号。战后返华注册，资本为一百万美元。194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总经理谢尔凯(C. V. Schelke)，副总经理鲍文(C. A. Bower)，往来银行为“汇丰”、“花旗”、“麦加利”、“上海商业储蓄”及“浙江实业”。郁均侯、孙雨阶、吴筱谷及顾兰荪等尝充是行买办或华经理。

**闾闾洋行** (Jacks & Co., William; Jacks & Co., Ltd., William)

英国五金钢铁公司。1886年格拉斯哥商人\*杰克斯 (William Jacks) 个人开办，本部伦敦及格拉斯哥。1908年来华开业，设分号于上海汉口路，以前公共租界工部局工程处职员\*闾克 (Albert T.J.Pike) 任经理，嗣先后迁九江路、香港路、博物院路、四川路营业。斐伦路、吴淞路及兆丰路设栈房。进口英国及欧美建材、五金、锌、锡、电机、机械工具、石棉制品及橡胶等，独家代理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数十家。1930年代后期改组，在英格兰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总号伦敦，上海及伯明翰、格拉斯哥、利物浦、米德尔斯布勒、孟买、加尔各答、卡拉奇、拉合尔、马德拉斯、仰光、新加坡诸埠设分号或子公司。194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麦加利”及“汇丰”。周督三尝充沪行买办及协理。

**源和洋行** (Gande & Price; Gande & Co., J.W.; Gande, Price & Co., Ltd.; Gande, Price, Ltd.)

上海英商贸易行。1892年 (或作1888年前)\*盛德 (J.W.Gande) 与\*普赖斯 (H.Price) 合伙开办。香港设分号。1896年拆伙。盛氏留沪独力经营，更西名为“Gande & Co., J.W.”。普氏留港，其行西名为“Price & Co., H.”。各自为业，互通声气。进口批发零售葡萄酒、烈酒、淡色浓啤酒、黑啤酒、矿泉水及雪茄等，为麦根路“源和皮酒厂”总代理。1907年出倒，由香港正广和洋行职员\*怀特 (F.W.White) 受盘接办，业务迅速发展，所属造瓶部备有容纳五十万瓶的库房，日运出量达六千瓶。嗣复由盛氏收回与香港华商合股续办，更西名为“Gande, Price & Co., Ltd.”。香港设分号，天津、沈阳、威海卫设代理处。1921年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启用“Gande, Price, Ltd.”新西名。核定资本墨洋三十万元，1930年代中实收二十五万元。进口经销西洋酒，各年代理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数十家不等。太

平洋战争爆发后迁总号于香港德辅道中。1947年资本为法币六亿七千万元，常务董事盛特(W. J. Gande)。往来银行为“汇丰”及“花旗”。

**福来德洋行 (Fuhrmeister, Klose & Co.; Fuhrmeister & Co.)**

上海四川路德商贸易行。1902年汉堡商人福来德 (Fr. Fuhrmeister) 与\*克洛泽 (W. Klose) 合伙创办，西名“Fuhrmeister, Klose & Co.”。汉堡及汉口设分号。1907年改组，更西名为“Fuhrmeister & Co.”，寓沪合伙人为\*哈特曼 (Albert Hartmann)。嗣先后迁仁记路、江西路及博物院路营业。出口猪鬃、牛皮、蛋品、纱头、丝头、肠衣、草帽、芝麻、植物油、蚕豆、豌豆及兽皮、大黄、矿砂、兽脂、烟草、羊毛等，销往欧洲及非洲。代理英商祥泰木行公司及荷、德、加几家保险公司。1930年代增设天津分号。1944年尚见于记载，其间虽屡易伙东，华洋行名依旧。往来银行为“汇丰”、“麦加利”、“德华”、“和嘯”及“花旗”。

**福利洋行 (Hall, Edward; Hall & Holtz; Hall & Holtz Co-operative Co.; Hall & Holtz, Ltd.)**

上海英商洋行。1843年 (或作1848年) \*霍尔 (Edward Hall)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百货店，兼船具业。1854年与\*霍尔茨 (Andrew Holtz) 合伙，更西名为“Hall & Holtz”，先后在福州路及南京路四川路口营业，添营面包及服装制作加工等业务。1883年1月改组为公司，定西名为“Hall & Holtz Co-operative Co.”。1886年2月28日 (或作1892年) 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公众性有限公司，西名“Hall & Holtz, Ltd.”。1893年宣布自动破产。未几重建。天津、汉口及伦敦设分号。1898年11月26日及1904年2月11日上海店堂两次毁于大火。公司

为沪上百货零售店中之佼佼者。经营男女服饰用品、呢绒绸布、女帽头饰、五金工具、服装加工、设备装修、家具、室内装饰、酒食杂货等，承包海军及商船供应业务。苏州河滨工场设饼干厂、面包房及木器间，北浙江路设栈房，本世纪初常年雇工二百五十人左右。1930年代中核定资本墨洋五十六万元，实收五十二万余元。194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在华营业逾百年。经理福斯德(M. Fergan?)及诺克斯(E. Noakes)，华经理张龄增。往来银行为“汇丰”。陈灿庭尝充是行买办。

### 福家洋行 (Volkart Brothers)

瑞士贸易商行。1851年福家兄弟 (Solomon Volkart及T.G. Volkart) 合伙创办，本部温特图尔。孟买、科伦坡、科钦、卡拉奇、伦敦、特利切里、图蒂科林、加勒、马德拉斯、加尔各答、纽约、大阪及不来梅诸埠先后设分号。1901年来华开业，在上海四川路设代理行，经营进出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华名初称“惠大”，嗣定名“福家”。1920年代增设天津代理行。进口美、印、埃、缅、印度支那、非洲、爪哇及澳大利亚原棉、食糖、大米及纺织机械、钢丝布、羊毛、毛制品等；出口原棉、纱头、布匹、棉纱，销往欧、美、荷属东印度群岛及澳洲。代理或代表欧美日本厂商公司数家至数十家。194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经理王德康 (R. von der Cronc)，襄理朋士 (W. Benz)。往来银行为“汇丰”及“花旗”。

### 臺惟洋行；爹核洋行 (David & Co., S.J.; David & Co., Ltd., S.J.)

英国印度贸易商行。臺惟 (Sir Sassoon David) 家族合伙创办，本部孟买。1878年来华开业，设香港分号，华名“爹核”。1884年添上海分号，华名“臺惟”。经营印度棉纱及鸦片等进口贸



易。嗣先后增神户及伦敦分号。1910年代中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中心渐转移至上海，先后在九江路及江西路营业，东西华德路设栈房，香港及伦敦设分号。除一般贸易外，主要经营地产及房地产业。代理“保泰”、“联东”等几家英商保险公司。1940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及“麦加利”。

### 旗昌洋行 (Russell & Co.)

美商贸易行。1818年刺素 (Samuel Russell) 创办于广州，俗称“老旗昌”。1924年启用现名。经营鸦片及杂货贸易，兼营丝、茶出口业务，为中国最早的洋行之一。鸦片战争后，逐渐转以港行为中心，广州、上海、福州、汉口、天津、九江、镇江、宁波、台北诸埠先后设分号。业务范围迅速扩大，除进出口贸易外，相继开办有旗昌轮船公司 (Shanghai S.N.Co.)、旗昌丝厂 (Kee Chong Silk Filature) 及\*旗昌机器焙茶厂等企业，一度成为十九世纪美商在华最大的工贸集团。其后因营业不振，于1891年清理结束，由\*休恩 (R.Shewan) 及\*托姆斯 (C.A.Tomes) 合伙接办，更西名为“Shewan, Tomes & Co.”，是为新旗昌洋行。伍崇曜、吴健彰曾附股于“旗昌”，林耀堂、何廉玉、陈裕昌、顾丰盛、顾喜池、顾寿桥、刘树滋、郑济东、吴秋舫、杨经德等尝充是行买办。

### 旗昌洋行；新旗昌洋行 (Shewan, Tomes & Co.)

香港英商贸易行。1891年旅港英美侨商\*休恩 (R.Shewan) 及\*托姆斯 (C.A.Tomes) 就美商旗昌洋行 (Russell & Co.) 改组开办，更西名，袭其华名旧称。广州、上海、天津及纽约、伦敦、神户先后设分号，厦门、福州、汉口、台湾及马尼拉诸埠设代理处。进口英、德、美各国五金、玻璃、电料、无线电机、电线、化学品、皮革、甘油炸药、象牙器、铝制品、机器、引擎、

食品、建材、电器及杂货；出口中国产物，销往英属各地。代理欧美轮船、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数十家。为香港缆公司、青洲英坭公司、中国均益货仓按揭有限公司、中华电灯公司等多家企业全权经理。194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小休恩 (I.W.Shewan) 为董事。洋行华名，上海、天津诸埠别称“新旗昌”。

**旗昌洋行** (Knight & Co.; Bandinel & Co.; Farmer & Co., F.D.)

营口西商贸易行。1867年前美国驻营口副领事弗德 (Francis P.Knight) 发起开办，西名“Knight & Co.”。1877年前后由美国驻营口署领事及荷兰驻营口领事，英商班迪诺 (J.J.Frederick Bandinel) 承顶接办，更西名为“Bandinel & Co.”。经营进出口贸易兼佣金代理业务，代理欧美日本轮船、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十数家。1907年由本行职员，荷兰驻营口领事法马 (F.D.Farmer) 受盘接办，启用“Farmer & Co., F.D.”新西名。天津、龙口、登州及大连先后设分号。其后一直由法马家族经营，代理欧美日本公司厂商多至数十家。1940年代尚见于记载。

**德记洋行** (Tait & Co.; Tait & Co., Ltd.)

厦门英商贸易行。1845年后任西班牙、法国、葡萄牙及荷兰领事德滴 (James Tait) 个人开办。经营综合贸易，兼航运及保险代理业务。1872年前德滴去世，由原职员华质美 (J.C.Wardlaw) 及巴地臣 (John Paterson) 等合伙接办。淡水、打狗及横滨、神户先后设分号或代理行。本世纪初添天津及北京分号。1920年代中大陆诸行渐无所闻，而台北分号益见兴盛。旋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进口茶叶箱、钢带、五金、橡胶、工业化学品、肥料、茶叶加工机具、船用引擎、工程材料、铁丝索、电缆、木材及杂货，代理欧美日本轮船、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十数家。

194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时有资本十二万港元。董事\*迈耶斯(N.F.Meyers)及\*伯杰(F.H.Berger)，往来银行为“台湾”。

**德记洋行** (Bradley & Co.; Bradley & Co., Ltd.; Reiss, Bradley & Co., Ltd.)

汕头西商贸易行。1860年后任美国驻汕头领事巴力烈(C.W. Bradley, Jr.)与原厦门德记洋行(Tait & Co.)职员，后任荷兰驻汕头副领事，英人李质逊(T.W.Richardson)合伙创办，为汕头最老的洋行之一。经营总进口贸易，兼航运及保险代理业务。1868年巴氏退休后，李氏出主行务，始为英商。1880年代发起创办汕轮船公司(Shan Steamship Co.)，自营厦门、台湾、香港、琼州、北海及海防诸口航运业务。嗣先后添香港、上海及伦敦分号。1912年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核定资本为五十万港元。总号香港，汕头、上海及伦敦设分号。1930年代中核定资本增至一百五十万港元，实收一百一十七万港元。进口英国羊毛、呢绒、亚麻布、棉线、丝线、纺织品、五金及挪威纸等；出口绣货、抽纱品及杂货，销往英、美、南非及澳洲。代理欧美保险、轮船、金融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十数家。往来银行为“汇丰”。未几并入香港泰和洋行，成为“泰和”之汕头分号，更西名为“Reiss, Bradley & Co., Ltd”，华名依旧。1940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 顺地洋行

· 详见宝顺洋行。

**瀛华洋行** (Nippon Emporium; Eikwa & Co.; Eikwa & Co., Ltd.; Eikwa Yoko)

日本贸易商行。1895年土井伊八创办，本店大阪，上海南京

路设支店，西名“Nippon Emporium”。经营进出口贸易及厂商代理业务。1903年（或作1905年）改以上海为本店，更西名为“Ei-kwa & Co.”，先后迁北苏州路、江西路、泗泾路及福州路营业。汉口、青岛、济南、天津及大阪、横滨、东京、神户先后设支店，南京、芜湖、九江、南通、石家庄、彰德、北京、蚌埠、镇江、南昌、沙市、宜昌、保定、临清、开封、磁县、广州诸埠设营业所。进口日本、印度大米、小麦、五金工具、铁丝、铁钉、麻袋、靛浆、棉花、棉纱、油脂、制皂原料、建材、电器、铁丝网布及杂货；出口棉花、废棉、油脂、制油原料、杂谷、肥料、饲料、麻类、皮革、禽毛、植物油、桐油、猪鬃、蛋、蛋制品、茧、蚕丝及中药材，兼营经纪、佣金代理及投资、融资等业务，开办有瀛华蛋厂、瀛华绢丝部等工商企业。1939年前后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1944年有资本二百万元，社长土井伊八，专务栗木寅治。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

**囉士洋行；华记洋行**（Ross & Co., Alex.; Ross & Co. (China), Ltd., Alex.）

香港德辅道中英商贸易行。1898年囉士（Alex. Ross）发起开办，西名“Ross & Co., Alex.”。1902年在上海开业，华名别称“华记”。经营进出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嗣添汕头及利物浦分号。1920年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更西名为“Ross & Co. (China), Ltd., Alex.”，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核定资本二十五万港元。先后迁都爹厘街、雪厂街及车打道营业。上海设分号，汕头设代理处。进口欧、美、澳及马来亚、爪哇纺织品、棉纱、毛纱、人造丝纱、轿车、摩托车、卡车、轮船引擎、五金、面粉、皮革、橡胶等；出口纱头、草帽坯、棉布、绣花葛制品、茶叶、矿梯、蛋品及其它中国产物，销往欧、美、澳、非各地。代理曼彻斯特母号及其它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十数家。1940年代

未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及“麦加利”。

## 近代史资料总82号要目预告

- 台人舆论····· 谢兴尧供稿
- 日军在武汉战役期间实行的毒气战····· 李力
- 翁松禅家书····· 黄玉淑等整理
- 天津租界史料····· 毕杰整理
- 近代来华新教差会综录····· 黄光域
- 海门教案始末····· 李性忠整理
- 蒙古事件····· 王栋译
- 天津贺家口等五村佃农哀告书····· 刘富春等整理
- 北洋火柴公司早期发展资料  
 ······ 天津市档案馆编研处整理
- 五原誓师后军事纪实····· 沈家五整理
- 百战归田录····· 刘玉春

## 归田杂咏（并引）

张集馨

**说明：**张集馨（1800—1878年），字桂吾，号椒云，别号时晴斋主人，江苏仪征人。张氏一生，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浮沉宦海四十余年，曾任职翰林院庶吉士，后外放晋、闽、豫、甘、陕、直、赣等省，历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和署理巡抚等职。张氏一生是晚清封建士大夫阶层中的一个典型人物，其所著《椒云年谱》对晚清官场鬼蜮揭露甚多，表明了张氏的愤懑。该书在张氏生前并未公诸于世，后以抄本形式辗转流传，1981年经杜春和、张秀清整理出版，并改名为《道咸宦海见闻录》，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广泛重视。该书为人们研究晚清社会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史料。

张氏一生著述甚多，目前所见的《椒云年谱》仅是其中一种。张氏后人零落，其著作散佚很多，如《张集馨日记》里所提到的《时晴斋诗赋全集》至今未被发现。

目前发现的《归田杂咏》一书即是张氏著述的一种。该书毛边线装，长28厘米，阔16.5厘米，封面题“时晴斋主人归田杂咏并引”，竖行楷书，内中红格，眉上有批。

《归田杂咏》的引言部分，主要记述张氏自道光九年（1829）至咸丰六年（1856）年间的“历官遭遇”，而于咸丰元年（1851）至咸丰五年（1855）年的“颠沛情形”记载尤为详细，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咸丰元年（1851）至咸丰三年（1853）年间有关张集馨调补河南布政使及因甘肃番案获谴革职，后补授河南按察使、湖北按察使和直隶布政使并督办直省军务的记载，则为《椒云年谱》一书所缺。

《归田杂咏》里的廿四首七言绝句，是张集馨自咸丰丙辰六年二月（1856年3月）由金陵向荣的江南大营因“腿疾乞假回乡”至咸丰六年八月（1856年9月）时所作，其内容反映了张氏这一时期优游林下和

视宦海为畏途的复杂心境，它为我们进一步分析研究张氏写作《椒云年谱》一书的动机提供了新的史料。

有关张集馨及其著作的研究工作，目前在国内外都是一个薄弱环节，尚未引起更多研究者的注意。笔者多年来留心收集有关张氏的资料，近得张氏后人张沛庆先生之助，由笔者对张集馨的《归田杂咏》(稿本)进行整理、标点和注释，并得张沛庆先生阅后，予以发表，特向张沛庆先生致谢意。

周新国。

忆自束发受书(六岁入塾)，壮龄通籍(三十岁成进士)，木天染翰，玉尺量才。江汉声雄，助文章之英采；洛瀍源远，绍理学之薪传(甲午、乙未两典乡试<sup>①</sup>，一湖北，一河南)。方豸绣之将迁(道光丙申五月廿日保送御史，记名)，旋龙纶之下贵(廿四日特旨补授朔平府，不由京察，蒙恩特放，异数也)。一麾出守，愧魏尚于云中；三月分巡，仰晦翁于海上(汀漳龙道驻漳州府，朱文公曾为郡守，余莅任始三月即奉讳南归)，聚鲸鲵而跋浪，鼓荡沧溟(英夷内犯厦门失守，漳郡毗连，人心震动)，拥貔虎以登程，森严壁垒(时漳郡沿海各属皆防堵)。会犬羊之驯扰，颁金币以怀柔(给洋四千一百万<sup>②</sup>，逆夷乃就抚)。余乃素旆登程，墨车旋里<sup>③</sup>。

棲迟蓬华，展謁松楸(各乡祖茔随雪，崖叔概加修治，禁止樵牧)，访昔年象勺之朋，寻旧日钓游之地。三载揽平山之胜，春暖莺花(三年中，多在平山堂下与沈怡原、吴陶伯、厉茶心、魏晋卿诸人，日相聚晤)；一舟联浮玉之盟，秋催蠹叶(九月与包

① 甲午、乙未两典乡试，即指道光十四年(1834年)典试湖北和道光十五年典试河南。详见《椒云年谱》。

② 给洋四千一百万元，为二千一百万元之误。

③ 指张集馨丁继考张涌言忧一事。据《时晴斋主人年谱》载：张集馨“嘉庆廿四年出继四叔张涌言(即张式尧)为嗣，遵本生考赠公命也。另据《椒云年谱》载：道光廿二年三月“接继考讣音，即日申报，……六月六日到仪征。”

激浦、陈云乃、厉茶心遍游隔江诸山)。六朝烟雨尽入诗囊，万顷波涛都归吟枕(宿焦山松寥阁三夕，窗外即临大江)。

催鸣驺而就道，梦别江南，策羸马以骖征，尘飞冀北。重登鳌禁，幸接龙光，再缩麟符，欣瞻雁塔(雁塔在长安西门外)。从此晋云秦月，常劳轮铁之驰驱；蜀水陇山，都见千旌之莅止。羌戎丑虏，自恃蜂屯，边塞穷黎，日居虎穴(西番以劫杀为生业，定例黄河以北不许插帐。杨忠武<sup>①</sup>诛伐甚严，番族敛迹，后驾馭不得其法，番势日强，居民涂炭。林文忠<sup>②</sup>署任督篆，察知雍沙勾结生番及果洛克入内地抢劫，决意严办以靖边圉。后因去任遂不及办。琦文勤<sup>③</sup>到任后，知雍沙番族极为诡诈，以阅兵为名，夜袭其帐，诛戮无遗类矣)。豺狼当道，节使方伸挾伐之威；虺蝎为心，贪夫遂肆涛张之幻(青海大臣哈勒吉那奏参琦文勤枉杀，御史张廷瑞、陈坛等交章弹劾，内外同击。奉旨派都统萨迎阿顺道入关，讯明此案。萨迎阿之子书绅自雇通事，与刑部司官梁煦、奎麟等，用刑逼勒原审通事，令翻供，将雍沙番族作为良善，陷琦于死。又捏奏余有吓供情节，定罪新疆。奉旨将全案交部复讯，甘肃士民哗然，赴都察院衙门联名呈诉。奉旨飭查)。竟成冤海，石岂能填，自坏长城，错将谁铸？用一网打尽之计(文员自总督、藩、臬以及府县皆被重咎，武职参、游、守备亦同治罪)，慰众人欲杀之心(时劾琦相<sup>④</sup>者甚多，必欲置之死地，案结戍吉林。未杀各番，交不近番地州县严加约束，不许滋事)。而余亦手判曾行，头衔同黜(藩司不理刑名，凡奏案皆系两司列衔，如有错误为主稿者是问。此案剿捕雍沙，系总督专主，藩司本未与闻及。及馀匪解省，又系署臬司朱其镇带同署守首府步际

① 即杨遇春，字时斋，四川崇庆州人。武举，官至陕甘总督，晋一等侯。谥忠武。

② 即林则徐，时为署陕甘总督。

③ 即琦善。

④ 指琦善。



桐等在臬司衙门审讯，如何讯问，藩司并未得知。承审州县用十字架亦系在臬司衙门，藩司仅于审定后赴臬署过堂，番子言语不通，惟凭通事禀报臬司。定稿后送署判行会详而已。及到刑部，将萨迎阿捏饰各情，交甘肃查明，并无其事。质对各员，藩司并未主稿，而用十字架亦不知情，及入奏乃谓：任听属员滥用非刑，致令失入），沈沦圜室（余已调任豫藩，逮问至部，自元年八月至次年四月，凡九阅月），谪戍轮台（原办新疆系属流罪，今改军台，乃系徒罪，而故入人流罪者竟置之不问）。仰狱吏之尊严，周绛侯能无变色，受老兵之呵叱，李将军亦复寒心。（近来狱吏虽不敢有侮词，而官傲吏贪，需索无已，出狱赴戍，营卒刁难。）弥勒同龕，藉慈云之庇护（出部寓阜城门外慈慧寺中）；维摩说法，极花雨之缤纷。（仪邑铭初大师在京龙泉寺挂单，屡至部中视余，闻余出部，特来送行，并请诵经以自忏。）幼子欢迎，渐知苦楚；老妻泣别，但有丁宁，付家事于老奴（余家务皆张林、张禄照应），问行程于旧侣（西宁道文桂约期同行）。

遂辞燕邸，直出居庸。果然叠嶂层峦，天成险隘，想见飞狐倒马，地设雄关，男子英姿，尚桑蓬而射志，书生豪兴，亦剑佩以从军。何况海峤天涯，星轺久历，任是冰山雪窦，铁骨能撑。（张家口天气极冷。）马首是瞻，吹炎风而不散。（时在六月。）骡纲忽振，惊旅梦之初苏。（地不通车道，惟乘驮轿，险峻难行。）如韩愈之过衡阳，不逢湘子；似坡翁之渡琼海，但载朝云。（余携一妾同往）白草黄沙，深谷聚牛羊之窟；胡笳羌管，悲风吹雕鹗之秋。皓首虞卿，穷愁自遣，青衫络秀，形影相依。当此时也，不仅仕宦之念，已付死灰，即归田之言，已成画饼矣。

未几而玉虎威恬，金鸡赦下。陈梁园之臬，绾畿甸之符。（二年十一月在戍拜河南臬司，甫十一月即奉旨擢直藩。）方讲武于吹台（吹台在河南省城东郊，时寇氛甚恶，余令团练一千五百人，分列五门，奏保在籍丁忧知府张光第等管带，又令马守备逢春同

候补蒯令铸炮，复筹买粮以备积聚），复督师于洛水（奉旨带兵在直豫交界地方防堵，总督纳尔经额令驻临洛关），赤眉黄巾之寇，将北向而狼奔，里山白马之军，并南来而豕突（贼破归德，直扑汴梁，大雨如注，城上仅开一炮，歼贼数十人，贼惊退，遂趋兰仪，大掠朱仙镇）；羽书电迅，警报星飞，官有死心，民无周志（五月十八日，直隶长垣开州，叠章请兵，贼到兰仪，与长垣仅隔一水。）势如垒卵，敢袖手以旁观，悔恐噬脐，遂挺身赴敌。（即日报明纳相<sup>①</sup>提兵分起前进，并奏请添派马队。）师宜有节，千夫皆免胄而趋，令在无哗，一旅且衔枚而进。（时兵不满千，不敢以兵少为词，希图不进）。画大河以定界（五月廿八日至长垣察看地势，平衍无险可扼，乃驰往庙工把守黄河），豕守王罍（大名镇董占元恇怯不前，余决计守河较有把握），择背水以连营，阵依韩信（调兵续至分布陈桥、兰仪、将军庙各口），陈桥宵战，擒五十余之俘囚（六月初八日夜战陈桥，经提标参将乌尔精厄会同彰德府戴鸾翔带兵击沉一船、获一船，除落水淹毙不计外，生擒伪军帅莫应扬等五十七名，并伪印、旗帜就近解交汴梁讯供，由纳相奏奉明谕），兰邑梭巡，获百廿人之间谍（前后共获奸细李道升等百廿余名，交随员张镛、李鼎二令申明，其尚须查核者，解交兰仪县讯办，其确系奸细又曾经抗拒官兵者，即交参将穆隆阿下北同知孙翰卿等监视正法，并咨明臬司存案。后桂良捏参，乃谓：未交一战，未获一贼），厉兵秣马，而士渐雄强，执锐披坚，而军知纪律。（兵在防所，朝夕训练八卦阵法，止齐步伐，极合规矩，枪炮声势联络，河督长臻、星使王庆云皆见之。）

大吏<sup>②</sup>奏回省会（九月十八桂良以省城兵单，奏请调回省），

① 即纳尔经额，字近堂，莫费氏，满洲正白旗人，嘉庆八年翻译进士，官至直隶总督、文渊阁大学士。

② 指桂良，时为直隶总督。

诏书命往深州(九月廿一日,军机字寄命往深州南岸会剿,即分报胜帅、桂良),探知贼逼津沽,遂乃兵驰静海(因贼已去深州,请旨何往,奉硃谕:相机进剿,兼可横击。余遂于十月十七日抵天津之静海),八百里檄文踵至,昼夜遄行(十月十九日奏令回省,两次八百里令即趲行,并飭弁来提奉谕准),三千人带甲同归,泥涂交困(接文后,十月二十一日由静海折回时,秋霖甚苦,道路泥泞,兵勇执械奔驰,往来匝月,军饷重车,日行不过数十里之间),省门咫尺,忽令车回(前此调回甚急,忽于十月廿六日行至板桥,距省四十里,忽接桂良专差来文,倒填廿三日期,令即全数折回,不准进省,将、备、兵弁不知何故),淀水溱洄,最宜舟济。(廿七日到省,廿八日雇船,廿九日分队起程,十一月初四日即抵独流,桂良业已奏参抗违到营,奉旨交部严议;又奏参置兵无用之地,不开一战,不擒一贼,奉旨发往新疆,不准逗留)两姑而大难为妇,爱丑憎妍,只手而竟能遮天,翻云覆雨。(六月间,贼入深州,桂良误闻至定州,急咨胜帅<sup>①</sup>至保定守城,及胜至省,并无贼踪,已窜至天津杨柳青矣。胜劾桂良误咨至令耽延追贼,桂良衔之次骨。此次大帅调余赴营,又值桂良先调回省,胜咨失当,桂良又恐其参劾,遂先发制人,又不敢结怨于胜,故迁怒于余者,此也。)含沙射影,古井生波,吹毛索瘢,春丛零叶。(余既有廷寄,又奉硃谕,且桂良调省印札俱有时日可凭,乃据一面,遂遭重谴。然业经奉旨,不敢深为辩论,隐忍而已)三褫示罚对壮士其何颜,万里投荒直终身之不齿。(后队兵勇闻余获咎,弃械潜逃,经德贝子<sup>②</sup>开遵始肯整队回营。)幸而兵精器锐,士饱马腾,甲仗霜明,牙旗日耀,一战而敌胆先寒,再进而军心益壮。(十一月初六日胜帅令于独流之善提洼出队,派参将穆隆阿銮仪卫冠军,使双禧管带马队后应,贼大

① 即胜保。

② 即德勒克色勒,时在胜保营帮办军务。

败，挫死伤无算，我军仅亡六人。) 铲牙挫角，空山之虎豹霏威；抗朽摧枯，蛮海之鸱鸢敛翼；捷章宵达，温诏朝颁。(奏奉谕旨：暂免发遣。) 感雨露之深仁，自新有路，愧菰蒲之下质，图报难期。

日督队以交锋，竟失机而败绩。坏云压阵兮山颓，毒雾腾空兮日黑。(贼临阵而善用火弹喷筒，我兵每致败。) 散如鸟兽，万余人弃甲倒戈，决若江河，顷刻间追魂摄魄。(三年十一月廿三日事也。是日风势甚逆，自巳至申，贼伏未出，日将落，磁州牧恩符、同知衙方鸿恩忽调神威炮队，意在贪功，贼大夥突出，副都统达洪阿先奔，全军大溃，阵亡文武各员共三十余人。) 祖鞭先着留虎口之余生，佛劫难逃应马坡之恶讖。(余与副都统佟鉴、天津县谢子澄同在阵前，贼压我军，其势凶恶，余三人上马随败兵退，佟、谢坠马数次为贼害。) 高燃狼燧佯示疑兵，遥听鸦声逆知青遁。(贼将窜必先放火，独流四面皆水，贼恐春融后受困。) 甯大城而阻潦，匿舒镇以棲枝。(贼过大城，前队伪帅落水，僧王<sup>①</sup>从后追杀，贼急不得脱遂入舒镇。) 地逼妖氛，几遭毒手(胜帅令扎营在九村，与贼新庄相距二里。四年正月念七日，贼三更来袭我营，令开枪炮，络绎不绝，贼受创始去，旋劫副都统双成营，抢去马三百余匹，满兵死者一百余人，双成仅以身免)。阵前强敌，幸斩偏渠。(二月初一日，令攻新庄，斩伪旅帅、师帅各一名，奏奉明谕。) 寒雪成泥困之沮洳(舒镇地极洼下，春气发动，泥深数尺，贼见我兵于泥淖中扎营，遂不得逞)，孽萌潜刈火其角菱(九村东数村暗与贼通，导引接济种种不法，胜帅令派兵弁前往烧毁并擒通贼一人，贼失其所恃)。窥积粟于敖仓，幸脱身于车峡。(贼由舒镇窜至阜城城东，积聚甚多，一贼得之益张。)

① 即僧格林沁。

频传邮牒，警悉众之来援，叠奉严纶，命选锋而迎击。（二月十三日抵阜城，即据金乡。寇县稟报有贼，自丰县渡河，号称十万，所过城邑尽被杀戮其惨。胜帅奉旨分兵迎剿，乃派将军善禄带马步三千人先往，善禄避贼不前，贼遂长驱而进。胜帅于廿五日统兵前进，至三月初六日抵临清，贼已于初五日攻陷南门，州牧寄、藩司琴兄投井未死，城幸未破，崇恩<sup>①</sup>由北门出。）轻裘缓带，将军之雅度从容；磨盾浙矛，幕士之孤忠激烈。（善禄<sup>②</sup>文案，举人张承之被贼擒去，不屈死。）急亿万众倒悬之难，虽马革而犹豪；拥数千人自卫之师，究虎牙之太怯。（善禄以贼多兵少，故迟迟而行。）无怪乎不顾而唾，甘心受巾帼之羞。（胜帅至临清，知善禄怯，怒而不理。）转战而前，犄角有须眉之气。（胜帅到临清，先与贼战而胜，甫年卅四耳。）风驰雨骤，犹特螳车，电烁雷轰，始摧鹿寨（相持数日不见得手，十二日攻破北邨贼寨，城以北遂无贼营）。倘北门之管钥早启严扃，而大将之旌旄直冲竖壁。（城北既无贼营，余商于崇恩，何不稟请大帅于城北扎营，令开北门，以通出入，似是活路。崇恩以善禄老滑，断不移营近贼，遂中止而不行。）何至城崩地陷，死亡枕藉，尽官民而同声一哭哉。（寄兄在州深得民心，民恃以无恐城外居民将眷属送入城中，无房可赁，搭棚棲止，城陷死者几及十万人，寄兄亦全家殉难，呜呼！怆矣！）

既而红庙宵惊（德贝子扎营于运河北岸红庙。十八日夜，大队之贼渡河，意在北犯。放卡兵见贼势浩大，伏于桥下，贼将至桥，呐喊开枪。贼疑中伏，反奔甚急。途中所扛火药又为火绳自然〔燃〕，贼又疑中伏，自相践踏，被胁者乘间逃脱几二万人。贼自此始无北犯意。人谓：寄兄英灵杀贼理或然欤），黄旗昼卷（贼旗皆是黄色），提兵紧蹶，整队穷追，雪锏霜锋，参旗并钺，鸦

① 崇恩，字仰之，号雨龄，满洲正红旗人。时为直隶布政使，后官至山东巡抚。

② 善禄，图伯特氏，蒙古正白旗人。官至绥远将军。

军奋跃，虎旅飞腾(胜营旗色尚黑)，漏网之鱼，将扬鬣于大壑；脱槛之兽，欲掉尾于深山。方将获丑而擒渠，且与追奔而逐北，走旷而已无停趾，出柙而敢有斗心。岂料夜讙鸟鸣，嘻嘻咄咄，怪惊熊见，赫赫炎炎，赤蛇吐万丈之芒，朱雀跃三更之焰，如烈焰之烧赤壁，光闪虹霓，似火牛之破燕城，声喧山谷。櫓枪西指荧惑宵明，转瞬而玉帐成灰；回首而银刀斫阵，余亦随大将而同奔，掩旗旌而迅走。(三月廿九日追贼至清水镇，距州城四十里，胜帅逼贼扎营，濠墙鹿寨一概未备，但于空旷处支立帐房，又未派队。三更时，侍卫穆辂营中火起，旋及大营，见红巾贼无数，直入营中。胜帅于梦中惊起传队，而步队兵勇皆弃营潜逃，幸马队二千人尚在，遂带以攻贼。贼恐援至，亦不恋战，仍回本城。胜帅只存赐刀、关防，余人亦丧失马匹、衣服甚多。)深沟高岸，匹马鬣驰；僻路歧途，后车星散。(官兵由正道奔驰者，途中为上匪戕杀。余沿堤北走，几为同知张瀚马匹冲倒，仆从各路纷去，行李车亦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黑夜中见火花四起，满耳杀声，竟不辨南北方向，亦不辨贼从何处来。)月冷江寒，舳舻失水。(余至临清，意将北渡，而舟为贼毁，未毁者寂无一人。)

睹凄凉之短竖，不觉沾巾(仆人李福独随奔驰，心胆俱碎，泣不可仰)，笑落拓之词臣，几忘素履。(黑夜乱军中，不知何处为善地，及天明至枣园镇，幸遇素熟之盐商李寿元，为之向导，遂得东行，复回大营。)犹幸轻乱而尚能克敌，败兵而转作胜兵。贼已气骄，一败而肝脑涂地，我当创巨三军，犹叱咤生风，脱兔狂奔，埋头曳尾。(贼于四月初一日出仗大败，决计南奔，曾逆缙于清水。)苍鹰怒击，厉爪轮睛。(贼昼夜不得食，每至村饮饭未熟，而官军已至辄弃之而狂奔。)耨锄棘矜，商农咸思杀贼。(贼窜入村庄，悉为村居民人所戮，靡有孑遗，死于兵者十之三，死于民者十之八。)壶浆箪食，妇孺亦解迎师。(官军至邨，兵食

皆有百姓供给，概不取值。奈不肖官弁兵勇，从而抢劫，以至有如梳如篦之谣。）犬彘不食其馀，熏蒸鲍臭（沿途贼尸臭不可近）；鸟鸢共啄其肉，狼藉鳞腠。真片甲之不回，俱临河而走死。（追至丰县尚馀三五千人，见其直扑黄河，随流漂没。）叙功行赏，奏凯班师。得宽远戍之重愆，仍令典兵而树绩。（五月奏出，奉旨免其发遣，仍令留营。）君之恩也，臣之幸也。

振旅言归，驱车共返，橐鞬未释，鞞鼓旋闻，青冀往来，山川遍识，城池深固，剿抚兼难。（四月二十七日，回至连镇。五月初二日，贼首李开芳由连镇分股逸出，即日随同拔营，追至高唐，贼遂戕官据城，抵死守御，百计攻之不克。）我以仰攻，彼以俯击，昼则鼠伏，夜则鸱张。（李贼并不出战，每夜肆扰，余等分班守墙，天明始休。）掘地无灵，难渡蚁珠之九曲。（贼于城外，掘沟三道，伏贼于内，四面掘之，不得近城。）轰天振响，莫摧雉堞之千寻。（铸万斤大炮，日夜轰击，城竟不塌。）缚虎之勇无能，坠马之伤顿重，历亭休息，闭户养痾。（九月十九日在高唐督阵坠马，受伤甚重，奏明就近赴省医治。）冬日温和，临窗作画，（是冬，天气甚和，斗室无事，作画消遣。）直疑身居里闾，不知世有干戈。迨岁序之重新，乃军情之如故。（五年正月十六日回至高唐，相持如故。）渠魁已戮，玉石俱焚。（连镇粮尽援绝，于正月十九日被官军攻破，生擒逆首，林凤翔等解京凌迟，馀诛之。）将帅是更，旌旗变色。（胜帅逮问，僧王代其军。）凤梧作颂，鳧藻腾欢。（僧王以和接人，将士甚喜。）荆璞潜藏（余亦欲离营，苦无机会，僧王到高唐，裁汰随员，余冀放归，是以不敢屡见），齐竽不黜（胜营文员分别遣回，惟余独留），才辞兵柄（余所带河南练勇，已奉裁撤），又理河防（李开芳由高唐窜至冯官屯，官军四面筑濠园，引运河之水，逆流倒灌，奉委襄办，谋虽拙而功竟以此成），归命投诚，缚元凶于阙下（李逆于四月十六日出降，即日派员解京问明凌迟），扬威耀武，斩众

叛干军中。北路肃清，天颜愉悦。奏绩者咸书竹帛，从戎者亦列冠裳(余蒙恩赏五品顶戴)，不图灰烬馀年，重瞻天日，何幸支离病叟，尚返乡园。(叠遭患难，屡经奇险，几疑此生不能还京)

妻孥共喜其康强，臧获亦承其色笑；盘飧精洁，虽笋蒲而何异肥甘？屋宇光明，(京中新屋造成，余此次初见。)即暝晦而仍然轩曙。米盐琐碎，不累经营。(家事一概不问，室人以余辛苦归来，亦不以此相扰。)花木清幽，时劳灌溉，(花局按月送花，足供清玩)付功名于儿辈，传衣钵之替人。(暇即课兰儿<sup>①</sup>读。)欧帖唐诗，开其颖悟，(许滇生前辈代购真宗榻九成宫醴泉铭一本，令兰儿抚临，塾师不明笔法，久之无效。余到京后，每日观其下笔讲究，大见长进。又选唐诗，每晚讲授，三月来已熟四百馀首，归入书房功课。)经书诂史，示以膏腴，(新塾师林远邨太史令作经书各论，余亦令其暇阅易知录，以广见闻。)有客到门，剪烛而时烹茗。按期访寺(京中庙会，各有日期。)，携钱而自购名葩(庙市多花)，水墨烟云，共参画诀。(室人喜二米文董诸家水墨画法，常共论皴染之法。)珠玑欬吐都署诗牌(近见杂书中有清雅议论，每摘书之，暇日展观，令人神往)，斗叶近于俗情，日长而无妨破睡。(余不善叶子戏，长夏偶一为之。)观剧大非韵事，偷闲亦足以怡情。(听戏数次。)故吏门生偶邀小饮，高僧老道闲与谈元，饱食樱桃，曾逢首(覆)夏(余四月杪到京)；骈罗蟹菊，又到重阳。窗白炉新为寒宵而准备，蔬香饭软藉老境以支吾。此亦足见京国之长春，家居之仙境也，岂期荐牍飞来，待参军幕纶音特降，飭赴戎帷。(九月廿二日晚邸报知向帅<sup>②</sup>奏调赴营)举室心惊，老夫气慑，重呼去仆，(到京后仆已散，至此又须招集)，再理行旆。晓月卢沟，难禁笑我，严风大道，惯作劳人。(十一月初六日出京。)

① 即张集馨之子，名兆兰，字毓九，道光廿三年邵夫人生。

② 即向荣。



访古历之旧亭，问寒泉于跑突（路过济南，小住四日），虔参岱帝，温凉之玉真奇。（岱庙在泰安府城内，玉圭上锐下方，约长三尺，上青下黑，作山水形，抚之黑处微温。）遍陟崇阶，秦汉之松渐少。（道光六年见殿前古松甚多，今已枯朽斩伐。）过漂母却金之渡（在淮安府），憩贞姑露宿之祠。（在邵伯镇，庙宇整齐，云系陶文毅<sup>①</sup>公时修葺。）舟过芜城，何处问二分明月！（扬州城外，树木屋宇悉为贼毁无遗。）家居粉社，其间馀一抹斜阳。白沙翠竹之江邨，空鸣鹤鹤；柳陌菱塘之野渚，不卖鲈鱼。藻绩园亭，但只见颓垣断宇；荒寒池馆，何妨作泌水衡门。（吾家天安桥宅为贼焚劫殆尽，遂移居北郊牛王巷庄。）三千里远客归来，萱堂肃拜；十二载故乡别后，棣舍欣逢。雪鬓阿兄犹能健步，青年弱妹都已成人。小作团乐，又劳跋涉。（家居仅一月。）言辞真郡，径达金陵，虎踞龙蟠，沈埋巢窟，丁帘甲榭，零落胭脂。想乌烟之人家，多生荆棘；叹白门之风景，无复楼台。罨画江山，尚剩长干一塔；幕烟钟鼓，可怜宁国千松。（宁国松声为八景之一，今已伐去。）二月中旬，甘瓜田芜（孝陵卫向种西瓜）。四郊多垒，细柳营开（孝陵卫前后俱扎营），晋谒铃轅，一笑而同心谊重，连朝酹坐。（在营连日宴饮。）六年而握手情长（余与军门<sup>②</sup>相别六年），才愧孙吴，难资筹笔（委充翼长）；交非管鲍，亦许分金。（为余筹及薪水。）奈步履之阑珊（余坠马受伤总未痊愈，至今不良于行），况容颜之变改，如斯衰病，安有机谋？钟阜层云，漫留游屐。（向帅大营在钟山之巔，帅留余当翼长，余以病躯恐其殆误，乞假归里。）

秣陵春雨，好送归桡（二月十三日由大营起身）。饱圆蒲江上之帆（到江口换船渡江），家山渐近；走红杏村边之路，乡村如

① 即陶澍，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进士，官至两江总督。道光九年卒，谥文毅。

② 指向荣。

迎。茅舍非遥，笄輿独返。(幕友姜春铭留在大营。)共白云而入岫，如倦鸟之还巢。湾环踏雁齿之桥，仍循旧径，(村外桥路多湾曲)，葱郁见牛毛之树，即是吾庐。(今年正月种树千株，树木甚小。)游子归家，白发之慈亲应喜；衰翁入室，红妆之弟妇修仪(三弟<sup>①</sup>新婚)。结方外之因缘，难寻莲社；修净中之慧业，不设蒲团。每思戎马干戈，屈指而都成孽果；若论霓旌羽葆，回头而尽是坛花。证无上之菩提，距离苦海；现当前之般若，嗚傲名山。莫须有三字奇冤，常使英雄短气；归去来一篇传作，真归明哲知机。了春梦而无痕，托秋风以起兴，药炉诗卷，自成名士清标；布袜青鞋，甘作阿婆乞相。

时则草脚初苏，花胎乍放，梨妆粉白，柳刷金黄。灼灼天桃，著红绡而迎笑，娟娟稚竹，簪翠袖以低愁。叠嶂螺青，烟浓似水，平湖鸭绿，浪滑于脂。寒生初曙之天，轻颺颺暖；阴结层霄之雾，泼火烘晴，满地芦芽，催河豚而欲上一溪絮影，值海燕之初来。贮春色于筠篮，摘茶节近；踏香泥于芳径，挑菜人归。渔笛高吹，惊翘肩之白鹭，牧鞭遥指，跨房角之乌犍。小卯东皋，笠云白聚，艰辛南亩，锄月黄昏。渐逢鲟鲙，光阴已催刈麦；未了蚕桑，功课又促分秧。年年鸧鹅鸣时，渠降晴天之雨；处处鸧鹅声里，鼓喧赤日之雷。而余者徒倚柴门，扶持竹杖，寄情庄老，溯迹渔樵，乐水乐山，落落有松石间意，不巾不栉，飘飘似神仙中人。载酒听鹧，戴叔能欲砭俗耳；种梅饲鹤，林和靖别具诗心。香吹荷菱之风，不须摇扇，戏看鸳鸯之浴，恰好凭栏。主鸥国之新盟，招鲈乡之隐伴。时开北牖，坐苔发以吟秋；偶遇东篱，数花须而寄傲。红烧腊火，网雉兔以充庖；碧晃渔灯，钓鲙鱠而入饌。现出琼瑶世界，剪水为花；幻成冰玉楼台；捲棉作汞。历四时于掌上，罗万象于胸中，画五岳而卧游，补十

① 即张集声，道光十七年生，同治八年卒。

年之未读。屏刀弓之部曲，不与周旋；进台笠之村氓，许通笑语。吟惠连之春草，奉荀令之板舆。三径未荒，遍栽杞菊，十双自给，具有桑麻。虽四体之不勤，幸初心之未负。所怅神魂远越，晚年深乔梓之思；况曾患难同依，永夜结糟糠之梦。

## 归田杂咏七绝二十四首

一

吩咐东风好护持，新栽花木待繁滋。  
囊鞬释后犁锄把，月夕霜晨只赋诗。

二

对门屏障借铜山<sup>①</sup>，雨洗烟开露髻鬟。  
市远路歧无客到，郊扉双扇昼常关。

三

潏洄春水满菱塘，新种垂杨十数行。  
更拟多栽红菌萑，好随鸥鹭领荷香。

四

乞得芙蓉遍岸栽，鲤鱼风起万花开。  
东偏筑个茅亭子，引得幽芬入牖来。

五

管领烟霞契夙盟，宜劳荷芰日巡行。  
龟鱼无数依蒲藻，也识衰翁杖履声。

① 铜山，在仪征县（今仪征市）西北。

六

年头春雨洒山庄，腊尾浓云压亩黄。  
预兆丰年秋稻熟，家家鼓笛赛神忙。

七

麦黄蚕老序南讹，流水潺湲碧似莎。  
午睡未醒人意倦，好风吹送插秧歌。

八

渔山樵水足生涯，门外应无热客车。  
不是素心休见访，道人清梦入梅花。

九

蓬庐新筑户珑玲，砌草垣莎拂案青。  
一杵磬声清课毕，洗心常读梵王经。

十

南檐北牖遍栽花，闲倚春风渐日斜。  
饱食酣眠无个事，俗尘飞不到山家。

十一

携童扶杖到东村，不觉经过阿妹<sup>①</sup>门。  
煮茗絮谈归去后，一丸冷月淡黄昏。

十二

羨煞诸翁有四孙，佳儿佳妇奉晨昏。

<sup>①</sup> 似指张集馨七妹。《时晴斋主人年谱》载：嘉庆廿三年适同邑文生季公光熊。

笑他松老耽枯寂，夜拍牙牌昼闭门。

十 三

灰尽余生久忘家，妻孥咫尺各天涯。  
何期得享林泉福，也似青门学种瓜。

十 四

文章勋业卅年中，过眼云烟一笑空。  
赢得头颅全似雪，不如归卧亩南东。

十 五

受恩敢说隐沦高，衰朽徒教豢养叨。  
清白传家耕读好，芸香一瓣付儿曹。

十 六

清俸买来书万卷，读之能愈子孙愚。  
老夫亦藉开灵性，可惜堂堂岁月徂。

十 七

返乌舐犊共情殷，邗江<sup>①</sup>燕山两地分。  
乡梦不知何处好，绊人原不在朝云。

十 八

自分兵机愧穰苴，更难点铁作金夫。  
好官久已思量熟，陈迹何劳踏磨驴。

① 邗江，清属扬州府甘泉县（今为扬州市邗江县）。

十九

脱却朝衫换短笻，故山猿鹤喜相逢。  
乡邻莫讶衣冠古，我是人间识字农。

二十

有子如能读父书，骊珠在握不愁余。  
关心最是黔娄妇，斋诵真言数载馀。

二十一

鱼入江湖鹤入霄，别离罗刹友侪乔。  
从今幸得初衣赋，闲访梅花过石桥。

二十二

本根醇薄视存心，越瘠秦肥迥古今。  
往事不须多责备，绿杨阴里听鸣禽。

二十三

死生贵贱见交情，薄俗谁坚水石盟。  
何必榜门书示客，翟公恩怨太分明。

二十四

五年患难备艰辛，留得清癯自在身。  
色相已空无垢净，晶莹心地吉祥春。

自道光三十年即拟谢病归里，乃人事羈牵迁延不果，遂叠遭患难，颠蹶五年，艰苦备尝，须发尽白，而步履复不良于行。今年春由金陵大营得告旋里，舟中无事，追叙生平游历，以小序一

篇并七绝廿四首聊以寄意，不足言著作也。

咸丰丙辰二月二十一日时晴斋主人自识

前序但言历官遭遇并五年颠沛情形，而生平政绩概未详载，以序系为归田而作，并非自作小传也。中间详叙军务及被难始末，所以见归田之难耳。又识。

---

### 征集严复资料启事

为纪念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诞生140周年并发掘近代史资料，本刊拟广泛辑录严复的遗文、信函和手迹手稿，特请协助，示知贵馆收藏此类资料的情况，以便进一步联系发表问题，稿酬当从优付给。

本刊创办以来，承各界大力支持。此次仍望协助，至所感盼。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

---

## 太平军攻怀庆实录

田 桂 林

说明：二三十年代，河南省通志馆为了修纂《河南省志》，曾向省属各县广泛征集各种地方文献。在沁阳县（原名河内县，为清代怀庆府附郭县）抄送的资料中，有《粤匪犯怀实录》和《守怀日志》各一篇。两篇均以日记的形式，记述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攻围怀庆期间，城中官绅顽抗经过。前篇署“候选教谕督守西城田桂林小山氏手订”，后篇署“怀庆教授光州叶知几原本，祥符县王桂芸麓氏增删”。似为两本各不相干的私家著述。但一加对勘，就可发现其内容（包括误记处）和文字颇多雷同（惟人名、地名多有同音异写处），看来是同一底稿。查《日志》五月十一日条，有“予接睢州儒学马君来信，言南贼于五月初四日由蒙城入亳州”，是说怀庆五月十一日才获知以上讯息，这是当时的记载。《实录》则于五月四日条记“闻贼自蒙城入亳州”，这是事后的叙述。加一“闻”字有语病，而却由此透露这是以《日志》为底本，再加上作者个人经历和见闻，而后写成的。从《实录》篇末文字看，记述到同治九年，可知完篇时间已在怀庆战役十七年以后，《日志》则记叙到太平军撤离、胜保等进城就停止了（后附有《怀庆解围后示诸公八首》诗，所记全为怀庆围城时事，无甚新内容，且文字缺漏很多，故此次整理时舍去），看来是怀庆解围后即据当时日记或其他有关见闻“手订”而成，成书时间较《实录》为早。

《日志》作者叶知几和《实录》作者田桂林，都是躬与其事的官绅。不同之处是，叶知几系一在任的府学教授，围城期间，只在官场间随班活动；身为候选教谕的田桂林，则为本地士绅，负责“督守西城”，不仅所知较多，所见较切，而且对当时府城官员、军伍的腐败畏葸也少所隐讳，多数条目，记述远较《日志》详备。故今舍《日志》而采《实录》，并节取《日志》之记述内容不见于《实录》或与《实录》有异者，用



六宋字附载于同日记事之下，借以充实有关内容。

《日志》作者叶知几，号望庐，原名蔚林，光州人，1852年任怀庆府学教授，太平军攻围怀庆时，随同怀庆府县活动。增删者王桂，字小山，号芸麓，祥符县人。《实录》作者田桂林失考。两篇文字原稿现均无存，亦难以查知抄本来源，从内容看，两篇虽均以日记形式记述，但部分条目有一日而并记后数日，甚至总结两个月情事者，说明并非全系作者当时逐日所记，而是事后整理者。

本文由王喜荣、史军整理。

## 粤匪犯怀实录序

此咸丰癸丑（1853年）怀郡被围时，余友小山公日记也。名曰“实录”，据事直书之词也。据事直书而褒讥自见，用以抑邪而扶正，冀共存此危城焉。是书为粤匪犯怀而作，实为吾侪守怀而作也。读公之书，不可见公之心乎？故当其始，贼势方张，官心惶惑，有思托故而逃者，谓府、县余、裘二公。公大书之以彰其罪；及其后，资粮告罄，民心解散，有欲溃围而去者，谓六月十六日私具传单事。公特书之以斥其非。彰其罪而人知怀惭，诈者可使为忠也；斥其非而人思自赎，怯者可使为勇也。公之设心如斯，其取效亦竟如斯。凡屡书而不一书者，类皆如斯。用能合众志以成城，而危城岿然以存。则虽谓是役也，赖有托将军、胜阁学、恩部堂、善提镇、西、德两都统诸臣之力，要惟赖公实录一书为之维持于其间可也。古称功德与言为三不朽，今观公之所以立言，即公之所以立功与德。呜呼！小山真可为不朽矣。

通家愚弟申肯堂拜撰

咸丰三年岁次癸丑。

正月二十二日 天雨红灰，映照窗纸似血，气象大是不祥。

三月初七日 大雪，甚寒，手足如木。是日，闻湖北武昌

失守，又闻南京失守。斯时，怀兵已出征五次，阵亡甚多，所余兵弁不满二百；兼之粮漕紧急，逐日比追（此处眉批：狼烟四起，需餉孔殷，故比粮甚急）。百姓惶恐，似有委城而去之势，幸有绅耆劝谕，人心始固。

三月初七日 辛亥。大雪五寸许，寒甚。是日，祭先农，不能诣坛行礼，奉神主于南门内庙中致祭。始闻南京失守信，同官失色。先是，湖北武昌失守，信阳防堵。大宪檄河内①县制造枪炮、刀矛、铳锅；又檄北镇左右营制造火药，俱解军营应用。怀庆府余公炳焘②、河内县裘公宝镛③公商预备守城器其。即制二百斤及一百五六十斤重马蹄大枪九十杆，九节、七节不等大小炮百余尊，手枪三百余杆，短刀长矛数百具，锻造火药盈库，并以营伍兵仗及民间家藏器械，临时大得其力。

河北民风强劲，而河内之人又以总镇④所驻，习见操练击刺之法，拳勇既娴，胆气又壮。城内凡六十四铺，守城分为六十四段，铺各一段。人相熟，心相齐。临时有兵器者，各执所贯用之物；无兵器者，官授以兵；能放枪炮者，派放枪炮；能放手枪者，派放手枪。又分城内为四正、四隅：东、西、南、北四门为四正，西北隅高台寺、东南隅和风楼、东北隅禹王台、西南隅角楼为四隅。每正每隅合左右炮台，皆架马蹄大枪、九节七节大炮各十余尊。官弁、绅士、兵丁，分布各门楼、隅楼，职有定所，号令严肃。府尊余公捐资募义勇二百名，分置各处，以资策应。县令裘公亦派班役百五十名，厚给工食，差遣巡防，计虑周密。中城府城隍庙设立支应局，储备蜡烛、灯油、绳索、器械、木料、木板、席片、工匠工食银钱，派员经理，随时支放。北城关帝庙设立平糶局，搜买米麦杂粮，派员经理，以为屯守，随时减价粜于贫民，约定升合，不许多余。

四月二十八日 闻贼自扬州窜出，破滁州，抵临淮，势甚猖獗。

五月初四日 闻贼自蒙城入亳州、归德各县⑤。初七日，归德失守，贼以次入宁陵、睢州、杞县、陈留，焚掠过甚。省城官眷纷纷逃避。

五月十一日 予接睢州儒学马君来信言：南贼于五月初四日由蒙城入亳州，归德属各州县茫然失措，将来不知作何结果。是时，河北尚不知觉，方拟差探闻，旋闻归德府于五月初七日失守，贼由宁陵、睢州、杞县、陈留而西，所过焚掠。省城官眷纷纷逃避。

① 河内：怀庆府附郭县，今河南沁阳。

② 炳焘：即余炳焘，字吟春，浙江会稽人。时为怀庆府知府。

③ 裘宝镛：字韶甫，直隶河间人，时为河内知县。

④ 总镇：河北镇总兵。

⑤ 归德：归德府治在商邱县，所属有柘城、宁陵、睢州各州县。

五月十三日 贼抵汴梁<sup>①</sup>，省城戒严。十四日，至曹门、宋门外观望，却退，分为两股，一股往东南绕道围许州南下<sup>②</sup>，一股往西南，掠朱仙镇，由中牟、郑州境入荥阳、汜水、巩县，至洛河，抢船渡河。百姓闻风恐惧，负老携幼，抛妻弃子，逃走无数。绅耆赴署探问，县公正在比粮，仍言决无贼匪，俱是逃民，不必惊恐，如谣言者治罪。

五月十六日 温县有警报至，左营游府<sup>③</sup>穆公讳希〔奇〕贤者，带兵赴温堵御。

十八日 传言有贼渡河。

十九日 贼聚黄河滩柳林中。风声甚急。

二十日 有携眷自省城来怀者，托为赁房，言河南被贼情形特详。

二十二日 午后，哄言贼已到温邑，我邑侯裘公即刻停征，令人守城。绅民商议，将城分为四正、四隅——东门、西门、南门、北门为四正，西北隅高台寺、东南隅和风楼、东北隅禹王台、西南隅角楼为四隅。（此处眉批：西门南北两炮台，宜多安大炮，以护城门。城上宜多炮台，每五垛立炮台一座，宽二尺，长短与马腿炮等。两边栽木桩两根，长出炮台尺许，后栽木桩一根，长出炮台二三寸许。将炮药装好，放在台上。用绳捆好炮腰，将绳系在两边桩上，用人拉紧，炮尾抵到后边桩上，以桩抵住炮底，不可使瞄〔瞄〕炮者碍眼。每炮台宜用炮三尊，可以轮流轰打，自可保护城池。）汛地虽是派开，然城墙许多有砖皮，内无土，隍城垛且多残缺，纵有前任左营游府陈公讳平川者留有极精致极坚固手枪、抬炮、马腿炮、九节炮、七节炮，城中人习见操练，多能施放，惜城上无地安置，甚为可惧。因急急于无城隍处栽杆、棚板，安置手枪、抬炮；于有城隍处安置马腿、九节、七节大炮。安置妥当，即于是日试放九节大炮，遂振塌城垛三

① 汴梁：开封。

② 此处误记，系到巩、汜后未渡河的太平军余部转而南下。

③ 左营游府，河北镇标左营游击。

个、城隍丈余。因城不坚固，不敢再放，只可施放抬枪、马腿等炮。斯时，城中人逃走大半，止有数千人在城。每垛派定四个人，二个人守垛，看放枪炮；二个人巡街。若遇古庙、古寺或铺户、家户留有异言异服者，即刻拖出送官究治。倘遇别处城上【有】警，止准巡街二人抢险救护，守垛人不准擅离汛地，如违，以军法治罪。每垛下存砖石一堆、石灰二瓮，倘贼侵城，用石击头，用灰眯眼。每垛夜间挂明灯二只，城门外放亮火一堆，以防贼晚间抢城。各街巷家户门口挂明灯一只，以备巡街人辨认人之面貌生熟，稽查匪类，恐城中藏匿奸细故也。

二十二日 午后，哄言贼已渡河，怀庆即时筑闭城门，授兵备铺署长，三城防守。是夜，城上梆锣齐鸣，递传令箭，传呼通宵，灯光御天。城内各家门首点灯看守。

二十三日 城上布置齐整，枪刀旗帜如林。又将五龙口闸板提开，广济、利仁等河河水齐下，将城围住，人心始定。先是有贼头充官，备有文书，采买官磺，在县署住有多日，于是日缒城而走，署中人罔觉。

二十三日 辰刻，予登城四望，见城上旗帜林立，枪炮安置齐全。每一城垛站立五六人，城垛缺处则树桩夹厚木板或门扇，实以砖石。城垣窄处用长木架板作栈道，便于巡逻往来。下瞰城濠，有五龙口水汨汨而至，时见增长。

二十四日 早晨，防堵温县左营游府穆公蓬头赤足，逃回城中，言【贼】众难敌。又有府西王曲村拿获长发奸细一个，解到城中，立即正法。府宪余公本甚胆怯，其时只穿布衣布鞋，如农夫形状，忽见如此光景，遂泻肚不止，不敢上城。又停数日，众官与之壮胆，方才到高台寺略坐数次。是夜四鼓，邑侯裘公带领四五骑到西门局，令速开城门，出城探贼。众守城绅士云：“父台非探贼之人，如要探贼，此处自有好手，父台决不可出城；且父台为一县之主，如果出城，城中倘有不虞，乡城必定两失，父台何以塞责？”遂暗地通知东、南、北三门，不可令县公出城。因到南门又被阻拦，遂即回署。久闻县公家眷避兵九道堰，署中止有县公一人，因被人拦阻，不能出去，方才筹画守城规格，无复有

出城之意矣。

二十五日 早晨，听事吏执帖来请，随即到署，在二堂相会。公卒云：“蔡门上何在？”书役答曰：“极早带四头骡投北而去”。公云：“河内尽是好百姓，被蔡门上一人闹坏，赶紧差六班追出去，捉伊回来，如抗差不回，格杀无论。本县作主，无须惧怕”。不多时，捉回骡两头，皮箱四个，每箱内有官宝十锭。即唤库吏过平，四箱共银两千。公怒云：“门上何得有许多此物，必是刻取吾民之项。此项亦无归处，每一城门送去五百。诸位偏劳，变换成钱，与守城辛苦人买点心用。此是大众之物，仍归大众，与吾无干，不必再来道谢”。西门局将银卖出，每人该分钱一千二百七十二文。于是欢声满城，均言好官也，被门上累矣。正在欢喜，卒有警报到，言贼匪大队全到温县，大肆焚掠，西关受害尤惨，官民逃散，合县尽成赤地。守城人闻之，遂赶急各归汛地，整理枪炮，严加防守。枵腹从军两月有余，全无懈心，皆此一千二百七十二文之力也。有如此百姓，官顾不好做耶。

二十五日 闻贼初渡河，伏于河滩柳林中，人数无多。温县张公<sup>①</sup>招集乡勇万余，拟会同防河营汛兵弁往剿。有迟之者，遂不果进。是夜，贼众大队尽数渡河。

二十六日 有马贼五个，第一个蓝顶花翎，到北门口，喊叫速开城门，言有紧急文书，且有机密事面陈。城上答云：“城门早屯，不擅开，先将文书系上，如有要言面说，坐荆筐中，系到城上，亦无不可。”彼即肆口大骂。城上有识者云：“此贼也！”开炮轰打。贼即抱头鼠窜而去。旋有温县逃官张公登西门城上，哭诉城池不保，全家失陷，奈何，奈何。守城人遂肆口辱骂言：“汝将贼引到郡城，有何颜在此说话，赶紧缚起抛出城外”。予言：“怀郡城池如此，能不能保，尚不敢必，况是温县城墙不如院墙，无兵无将，何以能守？不可乱言”。此言一出，恶声始息。是日，官在府〔城〕隍庙设立支应局，储备蚘〔蜡〕烛、灯油、绳索、器

<sup>①</sup> 温县张公：即温县知县张清瀛。

械、木料、木板、银钱等物，派员经理，支放守城使用。又在大关帝庙设立平糶局，派员搜寻民户米麦杂粮，屯到局中，随时减价糶与贫民，约定升斗，不许多余。本年早有乱信，有心人见城多残缺，池又不深，恐难保守，因将陈粮预先运到僻静远乡；新麦尚未得收，贼匪已到城门，已屯城中小麦虽有一千六百一斗之价，然有价无物，无处能买。烙饼三四钱重，十二文一个；猪肉六百文钱一斤，至六月中旬，猪肉亦绝。斯时，霍乱瘟疫甚多，病死者多在城根寄埋，臭气难闻，惟酒可避。白酒一两，价钱三十文，不过三成酒七成水。米面尚无法取，安能再用此物？所以病人愈染愈多，死者无数，棺材全无，许多藁葬。伤心惨日，莫此为甚。此后，城中实在缺粮，遂以树叶、草根、鱼草诸类皆作充饥之物，而守城之心未尝少懈。

二十六日 河内县差家丁赴温哨探回称：是日早晨，温县失守。温本上城，垣墉颓败，贼突入，兵勇溃散，官民逃避，贼遂大肆焚杀，两关受害尤惨。

二十七日 贼匪屯聚温县张乡村，夺取骡马，掳掠男女，各处探望。是日，两营声言发兵一百，其实止七十人，在东关柳园扎营。城上官兵止有数十人，俱是少鞋没袜，且多偷盗，铅丸火药不惟无用，尚得严加防范。此因随三位镇台，一位右营都司，数十汛地将官出征五次，官皆阵亡，官兵阵亡者更是无算。从此人皆胆裂，非饥饿无聊绝不肯吃粮为兵；且粮饷无措，每季每名关钱不过一千七八百文，不足糊口，所以充兵者皆花子也。世事如此，不堪涉想。

二十八日 贼复入温县城内杀掠一空。

二十九日 贼首大头羊窜入温县陈家沟。此贼甚有勇力，两腋能挟两尊大炮飞身上城，到处破城全仗此贼为首。幸陈家沟有陈仲辛〔姓〕、季辛〔姓〕昆仲者，矛杆称为绝技，用杆将大头羊就马上拧下，将头割去，头可盈筐。贼人大怒，领大队到赵堡街，杀人不止千数，放火焚烧，延及河内宝丰一带村庄，无兵救

护。幸陈仲辛〔姓〕等逃脱。

六月初一日 城内许多绝粮，缒城而逃者无数，不能禁止。此日贼匪虽未到城下，然窜至河内远乡观望道路者甚多。传闻山西兵在拦车口一带守御，北乡人给言山下并无贼匪，诱其带队来探，适与贼匪相遇，杀伤山西兵大半。从此，山西兵能受免兵之号，决不敢下山。此时，贼知围城之水由五龙口而来，遂到五龙口上好闸板，剜开沁堤，将水导去。城上虽知，无法能禁，听之而已。

六月初一日 怀城同官诣各神庙行香毕，齐集文应局议事。府尊余公叹息而言曰：“告急文书已六次飞上，讫无回音，奈何！”又言：“山西有信发兵，明日即到。”因筹画安营处所，供应经费，在座莫不焦灼。然山西兵住拦车口，到底未至怀城。

初二日 乙亥，小暑。以贼烽火近，城守倍加严备。

初三日 巳刻，贼至城下，贼匪之来也，头戴竹笠，足履草鞋，身穿大褂，手执蕉扇，不见兵器，优游而至。和风楼上有识者曰：“此贼也！”开炮打之。贼遂东西分开，将城围如铁筒，枪炮齐发，炮子如拳如卵，如雨冰雹，鸣溜满天。守城人头蒙湿被，施放枪炮，毫无畏惧。初三日至初五日，贼侵城甚紧，城上最是得势，轰毙贼匪无数。贼呼城上为妖猫，城上呼贼为鼠贼。贼知不利，于初六日解围，远则住于各乡村，近则藏于四关房屋内，将墙上凿成炮眼，针对城上轰打，有时将贼炮子碰回，且打毙其人者，所以贼匪恨入骨髓。贼知城中无粮，手托蒸馍、肥肉呼城上人云：“与其饿死城内，不如来此饮酒食肉，快乐终日。”城上人竟能忍饥不食，将蒸馍烙饼抛出城外，令贼观看。是夜，有贼首座轿车到沁堤上，被禹王台上守城人开炮打毙之。贼众愤，攻北门。北门楼上连放大炮，又轰毙贼匪八十余人。自此，贼不敢登沁堤，亦不敢窥伺北门。是役也，东关柳园有七十名官兵扎营，贼到时尚敢交战一个多时，被贼伤害四十六名，逃出二十四名，亦可谓豪杰之士也。

初三日 巳刻贼至府城外。于城内和风楼遥望，东南树林中隐约错杂露出五色

旗帜，招遥指挥，马步众贼排队前行，接连数里，蜂拥蚁附，直扑府城，经城东南隅外行走。和风楼开放大炮击贼，贼不顾，惟摇旗率众径入东关市民房舍盘踞。少顷，连放大炮攻城，其声焦而亮，殆铜炮也。炮子之大，如卵如拳，自东城飞至西城，作鹁溜声。城内行人巡檐以避之。……

初四日 阴雨。贼除围城之外，或二三人一行，或四五人一行，探看四边情形，恐有官兵来袭。城上防堵谨严，枪炮齐施，贼无隙可乘，不得施其狡计。

初四日 阴雨。昨日，贼初来约不过千余人，皆入东关。昏夜陆续来者，人不能见，未知多寡。至是，分据四关，并水北关。然率多藏匿人家屋中，是以莫测其数。昼而出者，或二三人一行，或四五人一行。夜则击鼓巡更，闻落落之声，又似非众多者。此或贼初至之时狡计也。而城上防御谨严，闻声见影，即枪炮齐施，贼亦无隙可乘。明河内令袁公应泰凿山引沁水灌田，立闸于五龙口，去府城五十里，灌田之水并可由渠旁引注城濠以护卫。五月间闻警，余府尊发令提闸放水灌濠，积日增添，自北门至东门水宽十丈，深丈余不等；自东门至和风楼，水宽五六丈；南一面至西门，水宽一二丈，深四五尺不等。唯西北地形高，水窄浅。贼不能测，城内人恃以为固。贼至，不知水之来源，问西关卖茶老人，老人畏而告之。是日，贼往掘坝，它泻，濠水渗减。

初五日 黑夜阴雨，沁水大发，水声活活吓人，或有言天师庙沁堤决口，人心益惧。

初五日 丹河亦大水，贼渡不得。

初六日 阴云不雨，六月间冷入骨髓。贼在濠上搭浮桥，识者云：“此做地雷也，谨防之。”予遂通知东、南、北门，均言“此处水土最浅，断不能做地雷，如何发此呆语，摇惑人心？”予甚觉无趣，然未尝不昼夜防范也。久闻贼破城池全仗地雷，做地雷法：在近城房屋中开穴取土，用滑车拉出，挖成甬道，其有河水隔拒者，就浮桥下挖取甬道，将水戽干，用木板三块，两块作八字形，上盖一块，再用湿牛皮蒙板顶上，入甬道中，将下两块板两边一撑，牛皮拖下即能障水，不能浸漏。从此，续接木板，续挖甬道，直抵城下后，用棺材一具，将火药装满，运到甬道尽头城根底下；再将竹竿格带打通，自药装满作为引线，引到穴处。用时点着，不过半个时辰，地雷即发。此日，贼在城外虚张声势，竖立云梯，大有抢城之状，又大擂锣鼓，溷人听闻；又时微



闻凿石声，剔取城门铁叶声。即用盾牌遮身，缒人下城探看城门，全无影响。探一次赏银二两，一日不定数次，费银太多。转想不如用玻璃大镜，面向里缚到长竿上，挑出城外可以照看。如法办理，照看城门毕清，减省赏银无数。贼又不时抢城，城根下炮〔不〕能打，甚是焦燥。忽有右营老兵姓荣，年八十四岁，言打滴水炮，必须火药铅丸装到炮中，再装土一把，将炮一墩，土将铅丸吸住，炮口方能向下。如法办理，打毙城根贼匪无数，贼始不敢直抵城下。

初七日 西门口向城根下挖坑一个，用瞽者枕瓮而听之，可以知地雷响动在于何处。适裘公来西门上观看，问此何用处。对曰：“贼做地雷，惟如此始可听准在于何处，然后好用破法。”又指示贼做地雷情形，公始信以为真。回到东门城上，始通知四门挖沟堵截。惜贼所挖甬道离地不过数寸，城内所挖甬道离地尚有数尺，在贼甬道之下，全不得力。

初七日 沁河、丹河二水皆大长。是日，始党贼穴地道攻东门，于内挖沟截堵，惜与贼穴道相左，不得其处。

初八日 晴。昼夜枪炮之声不绝。

初十日 早晨，东门地雷忽发，将南月城轰塌。适裘公在城楼上督守，仓皇出视，失足跌于城下，赖守〔城〕民人奔救，方登城上。贼众扑至，摇旗争登，短兵接战。有北庙街吕新者，执戈而前，立刺五贼。巡城人闻风奔至，将贼大纛县夺去。城上将城外高台寺上坐一贼首、手执令旗者打毙，巡城人又将扑城贼杀死无数，贼始却退。裘公立命搬运砖石补塞塌处，分派户严谨守垛，人心始定。斯时，城内妇女悬梁投井者无数，幸皆救活，独孝廉公陈春翁如夫人死去，甚为可怜。

十一日 贼射入伪告示，晓谕开城，自称“天德王先锋官林、李、吉<sup>①</sup>。”又言，“承皇天真父之命，兴复旧业。自举兵以来，战无不克，攻无不取，尔怀庆抗拒多日，及早开城，不加杀

<sup>①</sup> 林、李、吉：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

戮，勿后后悔噬脐。”末称“太平明命三年癸好六月十一日示。”<sup>①</sup>

十一日 贼射入伪告示，……其诞妄如此。先是，贼之未至也，不虞四关房屋为患最巨。贼既占据，于凡小门向城垣者，内必安铜炮；凡屋墙背城垣者，俱凿枪眼，或高或下，并有从楼上凿眼，暗中以枪炮向城内攻打者。守城人往往被其中伤，不敢正视。又忆东门前日之役，颇戒惧。乃悬重赏雇募敢勇千人，下城烧毁贼占房屋，广收燃火之物，集城下备用。夫兵家有坚壁清野之法，先期堙井、刊木、毁其房屋，则效怨；事至无及，则受其害。当是时，不可不权其重轻而行之也。

十二日 裘公见贼据四关房屋，在内挖取地道，各墙凿成炮眼，照城轰打，虑城不好守，遂悬牌重赏，招募敢勇千人，下城焚烧房屋。予等闻知，遂急见公阻止，言：“此是官兵之过，非关房屋之事；若有官兵护卫，安能如此。且贼初到时，四望无边，不知其数，将城围如铁筒，炮子如雨冰雹，较之此时更甚，尚且不惧。贼见围城不利，匿于房中，此有胆情之意，如有官兵从东诱敌，从西截打，不难平也。倘烧毁四关房屋，使遭过涂炭之民解围回来，无家可归，转添许多难民，何以为情？且贼匪数十万众，而以一千人出城，寡不敌众，可想而知。倘有疏虞，又与贼添一千件兵器，城内转少一千人助守矣。所言是否，请再商酌”。于是，烧房之意始止。

十三日 贼渐往近村打粮，抢夺骡驴牛马千百成群，渐及远乡，西至王曲、南浔，南至二郎庙、木楼，东至尚香、慕庄，北至杨华、沁阳，四面窥伺，往来如织，无所忌惮。城上人将炮瞄〔瞄〕真，乘其不意打之，无不应手而毙。红道寺庙有红衣贼头出来探望，城上一炮打死，贼众数十昇〔昇〕尸以去。峻厉坛贼酋出来探望，高台寺人一炮打死。自是贼最畏城上，往来行走必绕远道，离城稍近必飞马加鞭而过。

十三日 敢勇千人拟下城烧贼占房屋，不果行。盖因怀庆房屋俱系浑砖钗瓦造

① 此告示中的“太平明命”、“天德王”等字样，颇为奇特。前此数日，北伐军在温县所贴告示（现存获嘉县文化馆）并无此等字样，而以“真天命太平天国钦差大臣林、李、吉”开头，末系“太平天国天官正、地官副、春官副丞相、太平天国癸丑〔好〕三年六月初一日”。据此推断，田、叶两人所记告示内容系得自传闻，所谓“天德王”、“太平明命”，当是传闻之误。

成，难于燃火；是夜又无风，且虑贼众我寡，有若孤注，是以中止。……

十四日 托将军<sup>①</sup>带京兵七百，内有失阵官兵七名，系城中人作乡导。急欲进城，将军问“到未”？答言“早也”。屡问屡云“早也”。及至，到东关泰山庙前与贼相遇，始言“到了”。遂即开仗攻打。城内闻有连环炮响，喜曰：“救兵来矣！”各飭家中煮粥烙饼以待。男丁飞奔上城东望，见官兵人强马壮，枪声喊声以次渐近，前锋直扑东关。贼纷纷乱窜，如围场之鹿，官兵追，辄割其头。自巳刻战至未刻，杀贼三百有余。将要入城，贼出急计，将器皿、衣服乱抛路上，官兵爱物只顾拾取，贼匪蜂拥而至，官兵大败而逃，至尚香村方才归队。伤官兵四百有余。可惜官兵太少，无有接敌，致有此败。

十五日 阴雨。守城人身穿湿衣，头蒙湿被，防避炮子。正在暑天，冷入骨髓，时令不正，竟至如此。

十六日 阴雨。东路官兵踵至者，有西都统<sup>②</sup>、德都统<sup>③</sup>、善提镇<sup>④</sup>，营于徐堡北路；钦差大臣恩部堂<sup>⑤</sup>营于清化。连日阴雨，地多泥泞，官兵不能出队。贼乘间安栅栏，筑木圈，剜梅花堑坑，钉木签，挖断沁河堤埂数处，纵横漫野掘成沟堑，藏兵器于其中，斩木伐树，连枝带叶塞于路口。其所筑木城，栽圆木作桩，用棺材板、门扇、牌匾、箱柜夹于桩中。内筑以土城，外掘河沟，宽七八尺，深五六尺，所留出入路经拗而且曲，沟之内外剜无数圆坑，歧如鼎足，圆如水甬，坑内坑外遍钉竹签，出土约

① 托将军：托明阿，栋鄂氏，满洲正红旗人。时为江宁将军。

② 西都统：西凌阿，郭贝尔氏，满洲正白旗人。时为已革察哈尔都统。

③ 德都统：此时到怀庆的无有名德××的都统。《守怀日志》于十六日记：“东路官兵踵至，闻系西都统、善提镇、德总镇，俱营徐堡。”按此时到怀庆的亦无名德××的总兵，而有一名董占元的大名镇总兵，此德总镇或系董总镇的误记。《粤匪犯怀实录》记事至同治九年（1870年），其时有一个名德兴阿的已久任西安副都统（1862—1866年），故又将德总镇误记为德都统。

④ 善提镇：善禄，图伯特氏，蒙古正白旗人。贵州提督。

⑤ 恩部堂：理藩院尚书恩华，字城庵，宗室，隶厢蓝旗。

五六寸。所挖堑坑去木城十丈许，人马无可着足。木城内暗置大炮，乘势远击。远处又纵横挖沟堑，沿边撒铁蒺藜，绝官兵来路。郡城外木城共十二座，自太山庙拖〔迤〕西至火神庙前，凡四座；自南关迤东至周庄，凡四座；自东关绕北至郡厉坛左、社稷坛右，凡四座。因官兵从东南来，其木俱面向东南。城上人仇而恶之，呼曰木圈。城内人饥饿难忍，急欲开城求食，见官兵不出，即有时出队，亦止闻东门连环炮声，不闻战声。又见城西里许崔家庄东头，贼用草扎一女人，手执芭蕉扇，旁竖大穿衣镜一面，手中扇向城上一扇，城上枪炮全不过火，四面远近贼匪不止数万，蜂拥而至，径来抢城。城上弓箭发，砖石乱打。自己至于未时，全无退意。因想，此是邪术，必须秽物才能解破。旋有捕役女人生产，全将秽物抛出城外，满城枪炮一时齐发，打毙贼匪无算，贼始惧而退焉。绝妙破邪之法，苟非有此一救，危城几于不保。因是日甚是危险，遂具稟帖筹画机宜，略云：“贼知官兵全在东南，所以木圈全向东南，祈速发兵，从东南诱敌；再暗发兵，从西北王曲过河，打贼背后，必能得意。”招募敢勇装成贼形，不惜重赏赴大营投递。连稟三次不见批示。第四次批云：“此军情大事，尔等何敢掺言，无渎。”城内见此批示，即有解散之意，以为内无口粮，外无救兵，贼匪又在四外各支巨铜炮一尊，口大如斗，身長丈余，每用口袋装药约二三斗，炮子大如西瓜，内裹小子，名曰“落地开花”，炸开四面轰打，此城如何能守。城内人因具传单，通知在城，议将家眷围在中间，男子手执兵器，周围保护，开门冲出，各逃性命。予见此单，大为惊惧，不寒而慄。因急劝云：“贼匪数十万，将城围如铁甬，官兵数万尚不敢近，扶带家眷如何能冲出去？此乡、城两失之道也。与其出城死于贼手，不如困死城内，尚可传名于后世，众位试细想算，可否再议？”此意遂罢。是日，天惨地愁，普天怪云，令人可畏。先有泥水匠挑

挖地道，见此光景不敢再挖。予与右营穆公<sup>①</sup>商议，赏银十两，渠慨然应允重挖之，未得挖透而地雷即崩，剥手一只，即此匠工也。

十七日 阴雨。官兵不至，止闻城外锣鼓声，喊唱声，凿石声，剔取城门铁叶声，挑镜外照，全不见形。因想，初十日东门地雷在月城底下，遂于望楼前用木植砖石堵墙一道，两边留有便门出入，倘月城崩塌，尚可在此墙内轰打。又在瓮城内挖濠一道，以截地雷。傍晚时，望见城外枪炮手一队，约有数千；矛杆手一队，约有数千；雁翎刀一队，约有数千；短刀手一队，约有数千；两边有马队无数，小旗无数，后有极大旗一杆，均在城外盘聚。内有一炮极大，不定时刻照城轰打，炮子到空中一响，俨如霹雳，震人脑髓。闻贼用人进内扫炮膛，每到用时，灌酒数十斤，将炮饮透，始能放响，不知此是何炮。约至四鼓，忽闻雷声漫发，旋觉城墙摇动，轰然地雷一声，将北月城连城楼轰塌。先是有花狗一只，在月城边昼夜眠卧，屡赶不去，后所塌处即花狗所卧之处也。城塌，而花狗不见矣。当城塌时，官兵本无几个，此云去催火药，彼云去取火绳，全行逃跑。止有众百姓，有手执枪刀截杀，有拾取砖石乱打。贼匪无数，蜂拥抢城，毫无惧意。予之本街刘启，手拧右营穆公发辫，萧发手拧穆公臂膊，言：“为营主，不敢前进，止苦百姓，是何道理？”刚到予背后，有炮子从予耳边飞过，烧焦耳边一片，打到穆公背上，众人遂将穆公招至望楼下安置，才有南炮台大炮发动，截贼轰打，北炮台亦接续截打，城上枪炮齐发。天又大雨，不知是雨是雹，落到身上似觉疼痛。自五更至十八日巳刻，打毙贼匪尸横遍地，约数千计，贼始退去。众人赶紧拾取塌下之砖石，将口填起，裘公刚来观看，东门地雷复发，又将月城崩塌两丈有余。城上兵刃宛如猬毛，威盛气截杀，喊声震天，贼未敢进。乃揭取街坊石条、铺户钉包，登

<sup>①</sup> 穆公：穆特布。

时堵完。是日，西门月城崩塌，压死八人，交仗时十二人受伤，死四人，均未沾恩。

十八日 辛卯，大暑，阴。昧爽，西门地雷发，轰塌北壁月城，长五丈，外层门接山壁并倾陷。贼众争登城。忽大雨如注，黑气如幕遮城门。贼未及登，城上兵勇集，枪炮齐施，迭发击贼，贼不利而退。即栽桩，用厚木板堵塞塌陷处。甫毕，东门地雷又发，声如地裂山崩，厅事穹窿为之箕荡欲圯，门楼月城应声塌陷，城上睥睨[睥]睨轰塌二丈余。城内城上执兵者大声喊呼，齐集缺处，林立无隙地，刀架如猬毛，鼓勇威气以向，贼不敢进而去。乃急取街坊石条、铺家钉包，即时抬堵完固。是日战守较初十之役尤险恶。盖两处地雷暴发，人心不怯而愈厉，城得保全。闻湖北、南京城坚，兵多十倍于怀，皆以地雷破城，守城者胆怯退散，贼遂入城。而湖南亦被贼轰破城墉，兵勇齐集缺处抵御，如怀庆之守，贼虽恶攻，卒不能进城，乃去。古人云：死中求活。子舆氏曰：地利不如人和。观此，益信不虚也。

十九日 天晴。官兵出队。东面官兵阵而未战。河北董总镇①开仗，但闻炮声乱响，其实未杀一贼。董营于丹河北二十里铺，离贼太远故也。斯时，城内深忧地雷，裘公子狱内提出煤窑犯人王三，命其窥看地雷做处，不两日逃跑。又提出煤窑犯人任瑞成，善观形听音，知地下动静、方向远近，百不一失。是后，凡贼所挖地道皆被其截断，城内始恃而无恐。

二十日 官兵出队，攻木圈，不利。

二十一日 董总镇出队，即本城董大人讳占元者，督兵夺抢木圈。薛都司愤勇先登，被贼用枪刺死。贼分两股出迎，伤官[兵]二百余名，将官被伤者极多。是日午刻，有贼酋从沁北而来，身坐花轿，数千马贼护围，到罗庄二里河边，予与复街任岐山川义手炮[将其]打死，贼从轿内跌出，身穿黄褂，被众贼舁去。旋即攻城，自午至申始退。营官恨极，欲责任岐山多事。予言：“打死贼头正是大功，何言多事！”较自多时，几欲斗殴，被众人解劝，始各归汛地。次日早晨，贼抬许多祭品赴二里河祭奠。祭毕，遂将城围住攻打，至未刻始退。营官怒言仍是刺刺不休。后知打死者乃吉文元②，系正头目也。

① 董总镇：董占元，字伯英，河内人。时为大名镇总兵。

② 此处误，吉文元于1854年死于阜城。

二十二日 官兵大出，次广济河外，马步如云。乡勇焚烧顾视湾、王家庄民房，斩伐树木，恐碍眼目。前队直抵南关南头，焚烧洪道寺，因有贼住其中之故。贼亦大出，自西关接连南关、东关，旗帜遍野，枪刀如林，中有大旗绣黑字者，贼不下数万，赶乡勇，抛掷火弹，渐至东关之南。官兵接应。枪声喊声连环不绝，日将晡时始罢。后闻此次乡勇无害，伤贼颇多。是日，北门系上一个〔人〕，半尺长头发，系南京人，名刘永发。问“从南来贼数多寡”？答云“六十万”。遂即将此贼正法。

二十三日 前任本省抚院、现任山东抚院李中丞<sup>①</sup>举兵至，营于袁庄。营规甚严。人皆庆幸，谓公必能办贼。袁庄逼近水北关。

二十四日 钦差大臣阁学胜克斋<sup>②</sup>大人到，营于马铺；既而移于赵庄。前营徐堡各将帅，亦俱移于赵庄，逼近东关，与贼对垒。是役也，城内久困粮绝，有回民某甲在市凶横抢夺，裘公立拘至，重责六百，用大枷枷号示众；又有回民某乙，抢夺人家菽粟，裘公将伊拘至，用棒槌将腿胫骨打碎，大枷枷号示众；又有守城民人乘间下城摘取瓜菜，公甚怒，插耳箭游城示众。公曰：“假若被贼捉汝去，尽吐城中虚实，如何是好。”

二十五日 官兵出队，在太山庙前与贼接仗。自巳至申，但闻吹角声、擂鼓声、贼飘飘声、官兵枪炮声，不闻胜败。

二十六日 官兵复出击贼，自辰至未，炮声不断。贼坚守木圈不出，官兵锋刃莫及。

二十七日 官兵出队，卯刻即至东关东头，施放大炮，申刻始罢。贼尾官兵之后，官兵兜马回击，杀贼三十余名，皆其头目。是日，搜括民间漆粟运入平巢局。

① 李中丞：李德，字吉人，陕西华阴人。咸丰元、二年曾任河南巡抚，此时为山东巡抚。

② 胜克斋：胜保，字克斋，苏完瓜尔佳氏，满洲厢白旗人。时为内阁学士，会办军务。

二十八日 以后数日，官兵不出战。时正中伏，天气酷热。守城人当炎火天气，日炙欲焦，偶遇急雨，则阴湿内侵，臭气外扑，休息无时，饥渴失养，病根遂伏。

二十九日 有商邱小儿自投城下求生，遂即系上城来，年十三岁，姓谢，甚是聪明，被贼裹胁至怀。问贼中情形，言之毕清。

三十日 贼在城外，或跃马直驰，或按辔徐行，往来络绎不绝；关内锣鼓喧阗，喊声震耳。猖狂之气，令人发指。

七月初一日 早阴晚晴。贼无动静。

初二日 大雨。街坊贫民冲泥往糶，空囊而归，相见喁喁愁惨。是日，闻山东抚院李中丞奉诏还。又两日，闻李中丞审知是贼伪诏，怒极自尽<sup>①</sup>。

初三日 天晴。城中霍乱症大作，中者即死。城闭，苦无棺材，许多用箱柜打通成殓；又无葬处，水墺、城阙、公署、庙宇后，少有隙地，即偷掩埋，不能禁止。

初四日 巳刻，官兵大出，列阵广济河岸上。胜大人左手执旗，右手执矛，领兵直前，乡勇直扑南关木圈诱敌。贼但在木圈中摇旗击鼓，作鞞鞞声，不出。已而鞞鞞突出，直追乡勇，乡勇诈奔。城上义勇愤甚，约同下城，即时缒下城者百余人，直驰扑贼。贼见之，舍乡勇扑义勇。乡勇疾折回夹攻，呐喊交战，满城上人呐喊相助。胜大人疾领大队截击，贼欲退。是日，杀贼无算，并生擒二贼。官兵整队而还。

初五日 官兵出队，屡次诱敌，贼坚守不出。官兵退后，城内闻胜大人带有米粮与城内送，遂上和凤楼观望，果见马上各驮口袋一条。延到晚间，城上缒下人十二个，接进烙饼十二簋，每人分烙饼二个，众心大快。

初五日 官兵进剿攻贼，连日放大炮。贼惧不出。

<sup>①</sup> 此系误传。



初六日 闻胜大人带米甚多，城上预备绳索接取。及向南观看，见火神庙前木圈外，贼匪甚多，锣鼓喧阗；南关木圈之东，沁堤之次，聚贼一撮；又见骑马贼东西往来驰骋；又见骑马贼牵十余人向周庄施放手枪；又见肩荷戈矛者，终不见官兵。后闻是晚昏黑，贼匪大出，将周庄营盘抢去。官兵伏起，不敌。贼遂乘夜于周堤上添筑木圈二座。旋见沁北烟火，数庄村全被火烧。是晚，无大雷电。

初七日 阴雨。夜间缒人下城，与贼井内抛白砒，谁知白砒见冷水即解，贼若不知。第二晚，又抛生半夏。次日，贼喉项皆肿，遂棚〔搭〕板井上，着人严守。不能再用此法。

初八日 阴雨。霍乱症险报，人不自保，腰间各带药丸。街上秽气熏蒸，行者掩鼻而过。

初九日 阴雨。闻贼祖名耶稣者，死于十字路口，贼最恶十字。城上用木做成十字，上雕人头，头下写耶稣二字，钉在城上。贼遂不侵城。

初十日 阴雨。先是任瑞成剜断西门地雷数处，今又剜断东门地雷。穴道中贼匪戴锅而逃，夺其穿穴器具。贼匪转城共挖地雷三四处。最险者城西北角，外止砖皮，内无土隍，棚板看守，地雷一轰即成大路，全无阻碍。其次险处，贼从南关庙内挖穴，直挖到南门内寇公祠中，约深六尺，宽五尺，其意候别处地雷一崩，大队即从此进城。均被任瑞成截破。北门外尽是沙土地，幸无地雷之忧也。

十一日 天晴。自此日至七月二十日，时晴时雨。晴则官兵出队，止闻炮声，不闻战声。贼在圈内锣鼓喧天，喊唱震耳，官兵诱敌，若罔闻知。是晚，天之西北出有帚星，其形如令。识者云：贼将去矣。

十一日 ……自此日至二十凡经旬，时晴时雨。晴则官兵必进剿，贼皆藏匿不出。甚矣，四关房屋之大为患也，烧毁不能，攻打莫及，而徒资贼为护符，可为长叹息也。……

十二日 官兵出队，未战。

十三日 官兵出队，未战。城中人饿且病，或并日而食，或隔宿一炊。立秋之后，霍乱止，疟痢作。守城人气稍阑珊，勉强支持。适搜得城内郎姓、沈姓麦子百十余石，余公、裘公监令赙放各铺牌民，许其代为偿值；又酌捐钱文，分赏守城民人，加意拊循，城上气复振。

十四日至十六日 贼匪坚垒不出。

十四日 知会圍城官员，翌晨遍赴各神祠行香，以祈保护。

十五日 肃具牲宰，恭撰祭文，五鼓前同官斋心将事，祈默加护祐于天帝、城隍、社稷、山川诸神。同官俯伏行礼，泪从心落。

十六日 官兵进剿。

十七日 官兵复出，贼仍不与对垒，只闻远处枪炮声，不闻交战声。自六月以来，城中骡马无草，铨藁荐饲养。至藁荐已尽，日就倒毙。死马肉每斤卖钱六十文。贼骡所夺骡马，谷穗、田苗尽食，头头肥壮。西城人见池中有骡一匹，捞上煮熟分而食之。府宪余公闻之，怒甚，言此是十一老之骡，遂差六班十二名、乡勇十二名，来西门捉人。予言：“贼正攻城，倘将人捉去，众心解散，不肯守城，再借此闹起如何是好？候贼退下，稽查明白，定要送人送案。”公决不允。予无奈，到东门上见裘公，诉说此事。公遂同予到高台寺见裘公。裘公谓予曰：“小翁来此何干？”予将前事诉说明白。公云：“此是小翁大失检点，正在用人之际，如何令人吃疾牲口；倘人吃之受病，谁与守城？以后令人只拣好牲口吃，不可吃病牲口，省得令人生病。”余公云：“此骡价值二百两，非病牲口也。”裘公云：“纵是价值四百两，只要能充饥，皆可食之。不饥，然后才能与贼战，否则守城人饿且死，何以保守此城。候解围后，卑职照样送上两头，无烦再追此事。小翁请去赶紧令人守城，不可再提此事，恐人心解散，关系不小。”余公从此缄口。

十七日 ……贼夺民马，刈谷穗、田苗食之，皆膘大肥状。西城人伺其渐近，急绝而夺之，得三匹。府尊余公弗许杀，令羁于城下。县令裘公请曰：“守城人病矣，

请杀而分食之，勿资贼之脚力。”立命杀马系肉□□□□之。

十八日 天上帚星不见。

十九日 闻官兵枪炮声，不闻交战声。

二十日 亦然。官兵营于赵庄，逼近东关，贼有忌心；且官兵与城上声息相闻，晴则出队诱敌，夜则施放枪炮，使城上知有外援，俾贼不得以全力攻城。城之不破，亦大赖有此。

二十一日 雨。以后官兵简出。

二十二日 云来即雨，云过即晴，一日数次，而且大而暴。是夜，四鼓至五鼓，雨更大注。

二十三日 五更，大雨塌陷地雷穴道三处。先是七月十八日，有河南巩县人被贼裹胁至怀，投城下求生，系到城上，密告贼由南关祖师庙穿穴二道，将以轰城；由西隅穿穴一道，将以入城，计甚毒险。裘公疾使任瑞成往验，果然，去城根尚远耳，请少俟破之。忽晚间大雨，城濠水涨，所告地雷穴道三处又尽塌陷。此是神佑，显然可见。破地雷法，于天将亮时上城观看城外草苗。如有一道草叶皆拖下者，地下必有穴道。即于城内针对无露水草苗处，亦挖甬道，与贼甬道相抵，则贼甬道之气亦泄，即不能用矣。再用稻草蘸桐油燃着，入甬道中，穴内有贼即被熏蒸而死，贼亦不敢再入，屡试屡验。斯时，有某绅者，讳其名，迂儒也。捐大众钱数百串，因贼做地雷，伊于城上挖天中〔井〕，欲截地雷来路，而不知浪费银钱且损坏城垣，殊属无济于事。因被众人所阻，事由中止。一时以贼匪挑地雷，城上挖天井，天井地雷若对对然，传为笑柄。

二十三日 ……贼来怀庆，本特以地雷破城，凡穿十七处，已成而响者三，未成者四，被刺破者七，天雨塌陷者三。贼计穷，决志去。

二十四日 官兵在沁北攻贼木圈，不利。

二十五日 贼射书入城，言三二日即走，尔怀庆尽是好百姓，不必追我；追我，则倒戈而还，杀尔鸡犬不留，勿贻后悔。守城人虽是疑信相参，然相戒守城愈严。

二十六日，贼仍数放铜炮，炮子落入塔寺河中，重三十八斤，内包小子，幸未炸开。贼在城外仍是鸣金击鼓，野叫胡号。早晨千百成群向西北来往驰骋，晚归或抬或驮，络绎不绝。城上人仍用大炮轰打，然察其出者多，归者少矣。

二十七日 贼分路出者更多，马步排队西行，至晚亦有归者。夜闻鸣锣击鼓，巡更如故。

二十八日 晚间，西门上见关内人声稀少，鼓音亦微，有八个人怀带火弹，手执刀矛，下城烧贼。入其木圈则空空如也，但见贼倒悬羊于鼓边，羊蹄蹋鼓，所以鼓声甚微。又见城门米面堆积如山，遏我出路。此贼恐城内追伊之计也。旋有孟县一人，手持斗篮，内装火药，迎守城人，声言：“与王爷进贡”，立即绑缚送到城上。又向西探，见杜家院内有长发七人看守行李，亦即绑缚，送到城上。回明裘公，将此八贼在崩地雷处正法。守城人受饿多日，见城外米面如山，一拥而出采取米面。官兵不知贼匪早走，犹疑是贼，沿途连环枪打来。遂即着人绕道赴队禀报，言此皆守城百姓，下城采取口粮，非贼也，贼已走矣。官兵连环炮音始住。

二十九日 辰刻，胜大人先遣驮骡十头，马车六辆，载米入城。巳刻，率领赵庄营各帅：托将军、西都统、德都统、善提镇，骑骡从南门入城安民，午后归营。是役也，胜克斋大人深忧百姓，力打贼匪，始终不懈，后来身被国法，令人不解。是日，贼过济源，进城仅杀四人，从邵源关赴山西垣曲。邵源关先有都司带兵五百把守，闻贼到济源，带兵逃走，后闻即在邵源正法。

是役也，保守危城两个多月，打毙贼匪无算。贼走之后，大众恭请保举功名，予谓：“河内粮漕，明初因抗王师而加重，今日保守危城，是宜将功折罪，免其粮漕之所加矣”。予遍与城中绅耆商议，欲见官声明其事，竟无一人肯出者，此诚可惜之机会也。

咸丰三年以前，先有童谣：“鸡毛鸡毛灵，三年就教成，教你低头就低头，教你抬头就抬头，依墙靠壁。”又云“两回波”。此谣全验。城上人见贼炮打来，赶紧声言“低头”；用炮打贼，赶紧声言“抬头”；均是依城垛而立，所谓依墙靠壁也。长发走后，同治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捻匪小阎王复来犯怀，“两回”之言又验。小阎王来怀，人马虽多，全无纪律，离城不远，城上用大炮轰打，贼不敢侵城，窜入四乡，杀人无数，掳掠一空，荼毒更甚于长发。在怀杀人放火，蹂躏二十二日，从白沙渡河窜入河南陕州一带。

自咸丰三年至同治九年，三日贼来，五日贼到，谣言不定，守城不休，人心全荒，事业全废，幸我穆宗毅皇帝中兴天下，复见太平。

候选教谕督守西城田桂林谨志

瑞  
男大有全校字  
用

## 戊戌己亥见闻录

陈庆年

**编者按：**此篇资料从陈庆年《横山乡人日记》手稿本中摘出。作者陈庆年（1862—1929）字善馀，号横山乡人，江苏镇江人。肄业江阴南菁书院，取得优贡生后，就不再劳思功名，悉心治学和讲学。张之洞任两湖总督时，聘陈氏至湖北武昌两湖书院授《兵法史略学》，得到张的赞赏，保荐他为经济特科。1905年，端方调任湘鄂，聘陈氏为湖南省学务提调。辛亥革命后，黄兴聘任陈氏为南京图书局局长，陈氏以体衰亲老辞之。陈庆年一生著述宏富，手稿本《横山乡人日记》，现存25册（1897年至1921年），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篇刊出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光绪二十五己亥两年日记，可窥见戊戌运动期间社会状况以及清末政局的情况，可供治史者参考。本篇由明光整理。

###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

正月<sup>①</sup>

初一日 阴 马宜之来，余小姑母子也。就问镇江农事，粗识崖略。镇江山田，多依山麓者，土色黄，水透即板滞，农人以其形似，呼为“小粉脚子”，仅宜旱谷。乡愚于雨水多时，见其汪洋，拟其可以种稻也，转瞬水涸，土即开坼，面起浮皮，灌救无及矣。此贪小利之失也。低潮之田，最宜种稻。粪壅之料，惟在豆饼（每饼约购八十文。亩有十饼，可获稻四石；无者，仅二石而已），艰于财力，即难购取。贫者粪料多仰牛豕，资其矢溺，以助培壅。俗语有云：“养猪歇得哭，回头看看麦”。又云：“养猪

<sup>①</sup> 正月：系阴历记时。下同。

不寻钱，回头看看田”。此之谓也。然力能养牛者，多在殷镇；若村聚贫瘠，蓄牛无几。马宜之，城南马家山人也。其村田有四百余亩，通村之牛仅只三头，耕事已及，不敷周转。有牛之家，受人雇值，为之往耕，每亩得一百二十文，谓之“包耕”，志靡多获，不能每畝皆耕，往往翻土一畝，以盖旁陇，洎耕他畝，无不如之。外望长亩，似已满翻，其实未耕之土殆及半焉。故田家于耕，有包土之名。一亩之土，或疏或实，佳种之生，亩不一致，职是故也。至于民生在勤，古今不易，“种田不离田头，撑船不离船头”，方是生生之理。河底之泥，阴沟之水，灰堆之垃圾，马牛之遗矢，城厢之毛厕，每岁江北农人至京口经营此事者，胫腓所周，多方搜集，高积深储，使成丘壑，西畴春及，连樯以去。故江北高、宝一带出米甚多。镇江乡民于此等一切委弃，不复董理，稻苗甫下，即辍耒而嬉，不复往视，所蓄之水破陇以去，或懵无所知，皆坐懒字而已。

初四日 晴 镇江做线作，约十五六家。每家约做线四千两，值约四千元左右。其做线之法：一、络丝；二、攢扒（视丝之粗细，令分并合宜）；三、打线；四、染线；五、敲线（套横杠上，以手用小横木出力绞之，使色显明）；六、屑线（以手套之使转，令纯熟而长短匀）；七、打包。然后发卖。其线分五种：一、条线；二、左线（线反捻之）；三、右线（线正捻之）；四、中扣线；五、鞋线。惟做元色线多者（元色，吃色重一两，染成可三四两，可以多获，号为“黑老虎”云）。

初七日 晴 镇江土工、夫役、吹手向来私分地段，任性需索，下贫之户或至停柩不葬。同治七年（1868年）三月，前府宪丁通飭各县，严禁工役勒索。嗣经前邑宪汪议定：凡土工抬柩，五里以内，每名一百二十文；十里以内，每名一百六十文；二十里以内，每名二百文。轿夫两名，由谏壁至丹徒一百六十八文，至镇江四百二十八文；回往皆加半。本地三五里以内，不得过一百

文。又节经前邑宪出示谕禁，均以工役贿嘱差保，捺住县示，未尝一贴，民间不知。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由在邑绅士举人赵征禾等请县勒石永禁，并请民间自招邻近或雇乡民，均听其便。十二月初三日邑宪王出示，并移旗营，一体谕禁。

初八日 晴 表叔蒋春林自乡间来，略询农事，有可记者：镇江近来田价甚贱，人工极贵。兵燹前有耕牛者雇一牧童，岁费仅三四百文，今则需三四千文矣。从前雇工种田，仅六千文一年；今则非倍其价，无应募者矣。兵乱以前，以牧童价贱，蓄牛尚多，一牛所耕不过三十亩；今则蓄牛渐少，通亩计之，约计五十亩始得一耕牛，故每亩皆不能满耕。大约当种麦时，则耕两边，以包中间；种稻时，则耕中间一畎，分包两边。

徒邑山田多，土色深黄，性质坚硬，一锄之下，不过半寸，虽以牛之力亦不能深耕。耕深则熟土反下，黄土反上矣。

本米甚硬，一升米较客米可多一碗炊，饭熟时，启釜视之，中心坟起；若客米只中心陷下，以其性软也。本城机匠皆吃南乡米，不吃客米。

镇江谷雨下秧，夏至栽秧，均须于其日先下灰粪。秧栽后，约半月下豆饼，粪料则不拘时刻，愈多愈好。粪料全在养猪，俗谚有云：“种田不养猪，秀才不读书”。

地硗瘠，苗不壮盛，用石膏约亩一斤，以拔地气。惟地气拔尽，则无以继其后，至第二年则更坏矣。

菜虫用灰淹之，稻虫无法可治。往往伏暑天气稍凉转秋壮热，红蜻蜓遗溺，则生结虫，枝叶相纠，彼此纷拿，析之以手，手为之肿，相结既久，穗实败堕，非北风转凉，不能开也。

徒邑东南乡农，多在城贸易；西南乡农，则专一耕田，以有山斧薪，零用所需有所出也。东南乡夹泥者多雇江北农民；西南乡则自为之：连三大盆为舟，两旁立人，而置泥于中央一盆。



十二日 半晴 姚石荃<sup>①</sup>自武昌来信云：胶湾已弃，其百里内均剪为戎藪。业于腊月二十四日定案。二十五日旋接英人照会，凡四款：一、开大连湾为租界；一、须中国承认长江内地永不租与别国；一、开广西之南宁；一、开湖南之湘潭，均为租界。旋俄拒英开大连湾，英谓此乃中国地，我惟中国是问云云。法人现尚观望英国，未有所云，然颇有占琼州之意。世事滔滔，不知作何了局。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可悲也。

十四日 阴 咸丰八九年问，丹徒人丁三十三万有奇。逾年，江南诸郡皆沦于贼<sup>②</sup>，徒邑虽幸而获全，户口流亡，衰耗大半。同治六年始编县册，仅十万有奇。至光绪三年，始至十三万有奇。

十五日 晴 姚石荃又有信来，言时局甚详，今录于后：胶澳与德，旅顺、大连与俄，已成成局。现复以山东铁路并矿产，尽畀德人。英且偃我借银一亿兆，以长江为质，并改厘金章程；外此且开缅甸铁道，直达云南，沿金沙江而北，至四川之泸州，乃泛蜀江而下；又请开南宁、湘潭商埠；闻不日将有成议。照此，则长江以南非复我有。又，荣闕现已集洋股，将开清江浦赴京铁道，托名美债，报效银一百万，朝廷亦将允许。又，朝廷倚重董福祥<sup>③</sup>，将畀以西北大事，顷已令招三十足营，并令各省接济军饷、枪炮、弹药，无掣其肘。恐自此西北一角回种昌而汉种危矣。

十七日 半晴 本月初九日，诏设经济特科，分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六事。由三品以上京官及督抚、学政各举所知，汇集至百人，奏请举行特科，在保和殿试以策论，分别

① 姚石荃：名锡光，镇江人。主张变法维新。研究近代军事，著有《东方兵事记要》。

② 诬指太平军。

③ 董福祥：清末将领，甘肃固原人。回民起义时投降左宗棠，后任喀什噶尔提督、甘肃提督，1897年调防北京。

去留，听候擢用。以后或十年二十年一举，候旨举行。每届乡试，由各省学政调取新设之算艺、各书院学堂高等生监录送乡试。头二场试时务题，三场仍试四书文。中试者一体会试。从给事中高燮曾之请也。

二十二日 半晴 姚石荃、汪荃台自鄂垣来信，知英勒我借银一万万，以长江为质，而俄人不许，于是有英俄各借五千万之议，不知若何究竟。英人请开湖南湘潭为商埠，译署已电左帅会审筹议，尚难遽定。南皮师派石荃借字都宫东行至日本报聘，并考其国学堂、炮台、陆营规制，留神尾在鄂议练兵诸事。此二人客岁日本政府派赴鄂与商联络等事者也。

二十四日 阴，晚雨 蒋春林表叔来，以沈秉成《蚕桑辑要》见示，光绪乙亥(1875年)江西书局刻本也。同治八年己巳(1869年)夏，沈公奉命备兵常镇，冬初履任后，周历各乡，野多旷土，询诸父老，知重农而不重桑，乃捐廉为倡，郡之绅富亦复乐成是举，踊跃输将，遂设课桑局于城西之南郊，以郡人吴六符(名学阶)董其事。集资倩人至湖州采买桑秧，得二十余万株，并雇觅善种之人来镇，先于城中隙地酌量试植若干株，以为之倡；并出示谕劝种，略言：镇江荐遭兵燹，物力彫残，弥望榛棘，井里萧条。固缘军兴以来，土旷人稀，实以民风逐末，一切治生本务从未讲求；为之上者，复无以倡率董劝之，以故地有遗利，家无盖藏。江南地土松柔，天性和暖，与蚕性为近。即如郡属四邑，惟溧阳最号蕃阜，亦以蚕丝为业，富冠一郡。京口旧有蚕桑局，乱后中辍。尔等须知，蚕丝之利十倍农事，无四时之劳，胼胝之苦，水旱之虑，赋税之繁。种桑三年，采叶一世。大约每地一亩种桑四、五十株，饲蚕收丝可得八、九斤。今日多种一分之桑，他年即多得一分之利。凡我父老子弟，其各互相劝勉，切实讲求，一俟开局之后，报名认种，领取桑条，分畦列植，务期多多益善，灌溉以时，为子孙万利之基云云。于是各乡领种，并颁示章程，导以

培植灌溉诸法。年余以来，十活八九，高原下隰蔚然成林矣。

《蚕桑辑要》不分卷数，同治辛未沈公所刊也。首列告示规条，次曰诸家杂说，次图说，次沈东甫(名炳震)《蚕桑乐府》，沈公高祖作也。末有溧阳沈清渠(名练)《广蚕桑说》一卷，咸丰甲寅(1854年)所作也。

二十九日 阴，夜雨 客岁，江苏学政龙洪霖任满，保举人才，由定海黄敞季师开列往年住院7人，余名亦在其中。八月出摺保用教谕；九月间奉硃批俞允，札江苏藩司聂仲芳转行各学。旋于十一月初六日聂备文饬知，并抄粘原奏。今日始接到镇江府儒学汪和卿(即亮钧)送来者也。

## 二 月

初十日 阴，夜大风雪 自镇江至汉口，江舱散舱六元四角，房舱九元六角。惟太古、怡和搭客较招商为少，往往托客栈代为招呼，与以利益。此次潘纯甫送行囊至怡和趸船为各栈所邀，始知有利，余亦托其代寻房屋，并由伊经手买票，只欲九元三角。潘君散舱只六元，闻彼与船仅须九折，故亦以好处让客云。

十七日 半晴 饭后至钱念劬处久谈，知俄刻已明索大连湾及旅顺；英债系以长江利权为质，各省厘金、盐厘其最膏腴之处，彼皆遣员坐收。度支困窘，各事并欲停摆，不知如何了也。又同念翁偕过梁节庵久坐，慨怀时局，为之气涌。灯后，汪荃台言：英计极毒，彼取我利，而不夺我土，意欲留我官为彼看守；如遇扰乱，惟我官是问，而彼无所糜费，无所责成，不如割地之痛快矣！至于彼族之视瓜破，几乎操券而责偿；我族之视失地，尽等堕甑之不顾，尚有可为哉！

二十三日 晴 偕汪荃台至卓刀泉，出宾阳外东南行约十二三里农务学堂，拟于其地购田试种。同行者为农学教习美人波里尔、翻译詹仲琦(名贵楨，江宁人)。往来过洪山，略一登览，有

洪武甲子年铁香炉。

二十六日 阴 饭后，过官报局，晤朱强甫。报稿久呈南皮师，尚未发出。王幹臣《实学报》改名《正学报》，亦归南皮师出报，尚无付印之日也。

二十九日 阴，大风甚寒 赵森甫自镇江来言：里中高米每石须五元有奇。北来饥民日多，银山门市中薄暮被劫者三家。天气阴寒，麦禾难望，世变日亟，闻之喟然。

### 三 月

初二日 小晴 张听颿(名斯梅，浙江人)，渠熟英文语言，曩随薛叔耘<sup>①</sup>钦使在英甚久。心气和平，无官派洋气，颇可与语。此次新派自强学堂总办也。

初五日 晴，有小风 灯后，已翻阅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取《繁露》重加编次，别标题目，并下己意，发其旨趣，亦时有一孔之论，不足凭也。

十三日 晴，午后阴，日暮雨 过访纪香骢，适汪穰卿<sup>②</sup>在座上。少谈《时务报》，知今年销数较上年为少。旧主笔梁卓如<sup>③</sup>久在湘中时务学堂为教习之事，不甚作文，近以穰卿添延郑苏庵<sup>④</sup>为总主笔，卓如遂与寻衅，恐自此殆将决裂。彼等日言合群，而乃至此，可为发喟也。

十四日 早晴旋阴，午后雨 汪穰卿见过，言梁卓如欲借《时务报》以行康教(康长素为梁师，其学专言孔子改制，极浅陋)，积不相能，留书痛诋，势将告绝。殊非意料所及，可叹也。

① 薛叔耘：薛福成，江苏无锡人。清末外交官。1889年出使英、法、比、意四国。

② 汪穰卿：名康年，浙江杭州人。曾先后办《时务报》、《昌言报》、《中外日报》、《京报》、《乌言报》等。

③ 梁卓如：梁启超，字卓如。

④ 郑苏庵：即郑孝胥。

十五日 早半晴 作《卫经答问》四条，驳康长素《新学伪经考》也。彼以西汉今文诸经原无残缺，古文各学并刘歆伪造，欲废《毛诗》、《周礼》、《左传》诸书，主张《公羊》，以畅其改制之说。故作此以卫之。

十六日 晴 旅顺近租与俄，以二十五年为限。大连湾作为各国通商口岸。江海扼塞，断送殆尽。闻旅顺租界面积，南北多至一百六十里，东西约七十里。惟中国兵商各船往来无禁。宋宫保祝三(名庆)屯军已改驻营口矣。

二十三日 晴 夜饭后，钱念劬来言，俄已夺我金州城，不许我在彼处设官。然则前之逼倭归辽者，皆为自占地步耳。言之令人愤涌。

二十七日 早有小雨 粥后，过钱念劬，饭后始归。知本月十六日金州都统阻俄进城，向俄营开炮。俄决意占据，勒令防军退出。现在俄占旅大，欲以西岸亚当湾起，顺亚当山脊至东岸皮子窝止，所有以南之地，均归俄享用；附近水面之海岛，一并归俄享用。又欲定隙地界，以西岸营口起，经海城、凤凰城，至东岸五道河口止，沿此一路民房作为隙地线。此又不占之占也。

南皮师近著《劝学篇》二卷。其上卷九篇：曰同心，曰教忠，曰明纲，曰知类，曰宗经，曰正权，曰循序，曰守约，曰去毒。下卷十五篇：曰益智，曰游学，曰设学，曰学制，曰广讲，曰阅报，曰变法，曰变科举，曰农工商学，曰兵学，曰矿学，曰铁路，曰会通，曰非弭兵，曰非攻教。在念劬处见其目如此。原稿尚未写定，故未借来。

### 闰三月

初三日 阴 作《卫经答问》二条。

南皮师于今日奉电旨陛见，有要事面询。

初七日 阴，晚有晴意 田自芸来话别，与谈时局，言现在

以下乡开化为宜，论悯其愚，不忍不教；欲资其力，不得不教。凡官场之因循，世家之骄奢，市侩之游滑，名士之贵重，无可与成事者。不用乡人，而谁用乎？欲用之，必教之。无事至乡，择多民之秀者，与之约曰：“每日田事毕来听讲”，视为常程，日渐月摩，听者愈多，则服从者自众。复与之约曰：“汝有争论来，必为平之；不待劝解而辄控官者，有罚”。平心气以调和之，励节行以讽谕之，演论说以潜发之。如是，则一年成聚，二年成都，气象可观矣！然后思所以用之之法。譬如，与以指南针、尺，授以测向记簿之法，令出村三十里试之。归视其簿记，授以钱数百文，而彼跃然矣！若用名家，正迂缓而费多，岂如用乡人之省事乎？！

闻俄有马队至张家口，谋入京以保护为名，挟皇上为质。事机日迫，为之叹息。

下晚过朱强甫，渠谋立“保国会”。其宗旨以“将来不就洋人馆事以谋生活，至死不渝”为主。不知同志为聚否也。

初九日 雨 粥后，过钱念劬，知南皮师入觐，系因徐中堂（名桐）<sup>①</sup>奏请，并非出于特旨，亦非政府之意。徐亦不过言国事艰难，南皮公忠，请飭陛见，以备顾问，上亦循例俞允而已。饭后，过书院，晤梁节庵。知徐中堂奏上，上意未决，呈皇太后乃定，意召南皮陛见。然则南皮师入京以后或有大用，能否回任尚未能必。其所著《劝学篇》即发写样石印，闻多派写官，拟于十日内印成。余从节庵先取来一阅，二更始毕。其说犁然当于人心，为之大快。

十五日 阴，有雨 记山东黄河入海情形入《杂记国闻》册中。自去岁北岭漫决，黄河由北岭以下七十里之丝网口入海。近东抚张汝梅<sup>②</sup>截断旧河，使全溜专由此处入海，旧河南堤变为新

① 徐桐：字豫如，号荫轩，汉军正蓝旗人。1878年至1900年先后任礼部、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

② 张汝梅：字翰仙，河南密县人。1895年任山西布政使。1897年继李秉衡任山东巡抚。

河北堤矣。

十六日 阴，午后有暴雨 接梁节庵信，言南皮师明日交印后，即登舟，后日开行。商定十八日七点钟院中诸同人同至江次送行。

十八日 晴 早起，至书院，约齐往江次谒南皮师。适谭敬帅<sup>①</sup>（十七日日记有“往谭敬甫中丞处贺护督印”——摘者）至。午刻始见，师意在以《正学报》辟诸报谬论；谓余《卫经》、《卫教》二书能作成最佳。

姚石荃自日本回，略过谈，谓紫阳之学<sup>②</sup>毒我中国，而日本人有为之者，恐将来彼亦受其毒矣。余闻之大骇。

十九日 阴，有雨点 看洪清虚炼师。座上有朝鲜举人刘清岚，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曾充中国贡使。询知彼俗：平民只能服白布衣，秀才、举人可作蓝布衣或月白素绸，惟翰林得作花绸。国人称王曰：“皇帝”，今加大字。然至今取士尚课八股也。

二十日 晴 两湖书院开馆，谭敬帅亲自行礼。午席散后在东分教堂聚谈良久。

闻康长素弟子欲攘夺《时务报》<sup>③</sup>馆，以倡康学。黄公度廉访<sup>④</sup>复约多人，电逐汪穰卿，悍狠已极。梁节庵独出为鲁仲连<sup>⑤</sup>电达湘中，词气壮厉，其肝胆不可及也。

二十二日 阴有小雨 是日南皮师大早开轮。

二十五日 小晴，早有小雨 阅康有为“读书分月日程”，专以速化诱新学，谓六个月即可成通儒。后附每月读书表，分经、史、子、理学、西学为五格。首二月仅读《公羊》及《释例》、《繁例》、《谷梁》、《王制》，第三月即读其《伪经考》并及刘氏《左传考

① 谭继洵：字敬甫，湖南浏阳人，谭嗣同之父。

② 紫阳之学：即朱子（熹）之学。以其听事堂名紫阳书堂称。

③ 《时务报》：清末维新派的报刊，梁启超等主编。以“变法图存”为宗旨。

④ 廉访：清代对按察使的尊称。

⑤ 鲁仲连：战国时齐国人，善于计谋划策。常周游各国，排难解纷。

证》、《礼经通论》、《诗古断》诸书。原经尚未及寓目，遽以臧否之言先入其胸中，此尤可笑可恶者也。第四月读《五经异义》、《白虎通》。第五月读《礼记》。第六月读《大戴礼记》。此外，群经皆不列目，惟子书略备。《孟子》亦列入子书中，诚可恨也。

二十七日 半晴 晤朱强甫，与言康有为《伪经考》，谓《毛诗》有十五伪，其说多袭魏默深，无一出心得者，则其人之浅躁可知。欲定此大案，而自家不一思索，全赖抄取以了此事，尚得谓有心得哉！强甫亦鄙之。

灯后，阅《时务报》，近日沙市有烧洋关之事。南皮师在上海，于今日接电旨，令暂回本任办理此事。

#### 四 月

初一日 雨 闻节庵说，黄公度复电，以路远不及商量为词，且诬汪入孙文叛党，其实公度欲徇挟湘人以行康学，汪始附终离，故群起攘臂。爰发其隐情以复公度。公度嘱陈伯严电复，谓其徇人言逐汪太急是实，并无欲行康学之事云。

初八日 雨，午后晴 过罗海田少谈。闻南皮师已抵汉口，明日卯刻入署。

十二日 晴 武昌新筑马路春二月已成，通至各学堂。迩来路中少有拉车。是日南皮师坐大马车阅视武备、自强两学堂，士女倾观，盖向所未见也。

十八日 晴，极热 下晚南皮师来书院少谈，言康有为、梁启超立“保国会”，每人收银二两，复散给票布，仿哥老会办法。浙江人孙灏作驳文三十条，痛快淋漓云云。当访得一阅也。

二十日 晴，晚有暴雨 前月十九日，沙市南邦客民借故纠众放火燃烧华洋房屋一案，擒首犯余以仁等四人。缘以同乡杨以全被招商局更夫周兴顺殴打，起衅滋闹，故烧华洋房屋，起夺财物，并起获外国衣服等件。本月初三日梟示余以仁等四犯。商局



董事、知县张鸿泽始终抗庇更夫，不交出责惩，奏参革职。日本以四条要求，索偿银十万五千两，并请开他商埠，尚未议妥也。

二十一日 晴 诣节庵，见浙江孙灏驳“保国会”章程三十条，颇发康、梁罪状。节庵尚拟排印散送云。

湖南学臣徐研甫作《辘轩今语》，以张康学。长沙叶焕彬（名德辉）作评语条驳之，现已印出，子威得一册持示，大意甚善，惜义据不详，间有游移，未甚精也。

二十五日 晴 阅本月二十日南皮师电驳日本为沙市案所索五款，摘叙大要于后：沙案因商局而起，并非与日本为难，日本借此旁议他事，转似与中国为难。所索五条：“一、明降上谕保护外人身家财产。二、重办匪徒，并将官员议处。三、赔银十万五千两，作为修领事公馆及码头，并赔损失各物之费。四、沙市租界章程照杭州。五、岳州、福州、三都澳设日本租界”。其一、二两条为案内应办之事，不必特议。至第三条沙市领事馆，本系中国建造，租与日本，原订合同有遇火延烧，日本不赔屋，中国不赔物之语。是日本在沙无所谓公馆，无所谓江边码头，即无所谓赔款。惟祸起匪徒，中国抱歉，仍拟赔偿，飭在原处新造公馆，仍照原式量加扩充，租与日本，租价多少不计，以表歉忱。第四条租界照杭章，查杭章道路码头中国修，此在未定专管界以前所议，既定专管，沿江之堤，界内之路，自不应归中国修，乃各国租界通例。沙市章程虽未议定，亦有端倪。第五开埠，查岳州、三都澳，均已奉旨通商，福州又系旧日各国通商之处，日本自可一体均沾，何必作为沙案要挟之条款。盖此五条惟第四条是沙案事，余皆与案无涉也。中日修好，因战事未久，颇不易言。去冬日本遣大佐神尾两次来鄂，言联约事，京外专主此事者，南皮一人而已。本年春间派员报聘，彼外部诸公颇见优待。此次沙市案出，彼国朝野之论亦以宜顾大局为言。若因此案牵涉他事，近乎抑勒，即使总署曲从，京外闻者必存芥蒂，从此联交之说，何敢

深信，何敢再言。现定湖北、湖南各派五十人东渡学士官，湖北另派二十人学下士官，又数十人学专门事；又须聘二十人来鄂教官教兵，实为中国与他国所未见，岂非绝大联交确据。必须日本与中国实有亲厚确据，方敢奏明办理，方可望准。此固为维持中国起见，亦大益于东方大局。南皮于以上各情，详悉言之，五日前已电总署商之。日本驻京公使矢野派彼驻沪总领事小田来鄂妥议云。

三十日 晴 朱强甫见过，知康有为等为侍讲学士徐致靖所保，着于二十八日照见。下晚，王雪臣招饮，知是二十五日谕旨；或谓学士之子仁铸主张康学。康党如梁启超、谭嗣同，并尊康，黄遵宪亦附之，故均见保。翁同龢喜康，徐以是深结于翁。二十七日忽有硃谕罪状，翁着开缺回籍。二十四日上谕，保举宗室近支，又改为由朕亲自查看。懿旨复令所用新进人员，须于奉旨后至太后前谢恩。以是知二十三日有上谕变法，殆亦翁主康说而然也。康之命意在解散君权，以便其改制之邪说。如朝廷知是保之由来，恐不免于罢斥。数日之间，能鼓动翁老至此，其势力甚大，令人生畏。彼固不料甫逾一日，失其所倚也。南皮师知康学之为邪说，而不敢公发难端，作书与梁节庵云：“康学大兴，可谓狂悖！如何，如何”！梁答之云：“贼猖悖，则讨之，不当云‘如何’也”。

## 五 月

初一日 气候较前数日热。过钱念劬，言时局。渠言：“国家太贫，则工作鲜；人过穷，则食用苦。平时既无以为养，有疾无以为医；废学则日见愚蠢，为奴则每受鞭笞；生人之乐尽，保卫之道穷。国危至此，恐此后百年，但有消磨，华种其将绝乎”？！余闻其言，为之大痛！

初十日 晴 夜饭后，在张听帆处久谈。座上有香港所印行

号书言：镇江距长江口一百五十英里（华里四百五十里），居民十四万，极大船只可以抵岸。光绪十五年正月，土人滋事，毁洋房。二十一年，外洋入口货值净银一千二百六十二万二千四百二十三两。二十二年值净银一千二百六十三万七千八百三十二两。其鸦片烟以本土捐小，入口渐少：光绪十年一万〇九百箱；二十一年三千八百九十三箱；二十二年仅三千四百二十三箱矣。其本口买卖总数：二十一年二千九百八十五万〇六百四十八两；二十二年二千七百九十五万〇二百两。以米市仍回芜湖，故亦渐少也。

十二日 晴 过梁节庵，知康有为近奉旨修书，拟大张其学。余谓彼十余年间，锐其偏解，时出撰述，海内士夫不着一字以为匡救，故彼得猖狂至此。譬之西人日夜制造，到处行销，以【吞】我之财，而我无一厂以与之抵制，虽抚膺涌气，无益于事。故制彼无他术，在我辈造货而已，何畏彼我！

十四日 晴，极热 过钱念劬，知沙市案可了。日本又拟索赔一万八千两，他款并不入沙案要议矣。

吾乡米粮向由上江转运而来，迩来各处禁米出运，遂致来源断绝。约计日食须五百担，月初存粮不足十日。目下每担需钱七千文左右。数日以后，非特贫民炊断，合郡人众亦有无米之忧。由镇江府委员董来汉口采办三万石运回平巢，员董甫于初十日抵汉，已办得六千石。此间亦以粮价渐涨，不肯验放。米业董事同乡卢坤山（世和）来告，与姚石荃同托钱念劬设法。

十五日 晴 卢坤山来，问讯尚未得念劬确复。遂发电与柳少云，嘱即禀常镇道长久山观察，速电南洋刘峴帅，即电咨南皮师放行。饭后，余又作书与梁节庵转致南皮师，恳准放行。未知能做到否也。

十七日 晴，大风 本月初五日上谕：以时文日敝，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一律改试策论。十四日又有电旨，着即随时改试策论。从此多士，耳目发皇，心思归一，亦可喜也。

十九日 晴，大风 得卢坤山信，知南洋尚无电至，缘峴帅前为他属来汉采办，南皮师与约以一次为限，峴帅允以下次不再来。故此次镇江购米，南洋亦未先行电咨，故南皮不肯放也。然近日卢君屡电镇董柳少云，嘱告常镇道长久山迅禀南洋，不知何以迄无电至，令人焦急。

阅《申报》，本月十二日上谕：生童岁科试，着各省学政即行一并改为策论，毋庸候至下届。又正月间诏旨：举行经济科分特科、岁举二项；是日上谕：以乡会试既改策论，经济、岁举亦不外此，自应并为一科考试，以免分歧。

二十日 大风，晴 得梁节庵书，云南皮已放米三千石至镇江。尚未悉此纸是泥金帖是露布也。即作书遣人渡江告坤山，伊已东下，其同来唐君(名焯)尚在此候信也。

陶渠林观察见过，云南洋虽支绌，尚可支持，惟沿江上下无一将足恃。江胜六营，归长江提督黄少春统驻镇江。其人六旬矣，恐不复有作为。峴帅守旧，属员多麻痹不仁，为可惜也。

二十三日 晴，风 晚过书院晤梁节庵，知广西以教民激变，土匪乘之，破陷二城。

二十五日 晴，小风 南海康有为嗾御史宋伯鲁<sup>①</sup>劾礼部尚书许应<sup>②</sup>阻挠新政。本月初二日有旨，令应驎明白回奏(奏文略)。本月初四日奉旨，既据陈明并无阻挠等情，着即毋庸置议。

## 六 月

初一日 晴，大风 中德胶州条约于本年二月十四日(西历1898年3月6日)由二国钦差画押。凡五款：湾口租界周围一百里宽，任德设防兴造，中不与闻，以九十九年为期。中国兵商船

① 宋伯鲁：字芝栋，陕西醴泉人。时为山东道监察御史。

② 许应驎：字筠庵，广东番禺人。以翰林院侍读学士为甘肃学政，迁兵部侍郎，擢礼部尚书。

只得在湾停泊，免纳税项。其应管之界，开列第三款内，一、自湾东北由牙岛至劳山澳；二、自胶湾向南行至陀罗山；三、自牙岛至蒲大岛（“蒲大”二字译音，未详其地）；四、湾内以最高之水为界；五、湾内各岛如陀罗岛、茄廉岛等处，以及界线内之地，均归德守护（此四月上海德报录德国柏林官报，非抄自华文）。

初二日 晴 阅《申报》，五月十七日上谕：各省士民，若有新书及以新法制成新器，足资民用者，奖赏给照准其专利。能独力创建学堂，开辟地利，兴造枪炮各厂，照军功例给予特赏。诏书每下，庶民若更生然，则中国商务庶有转机乎。

初六日 晴 上海法人擅拆四明义塚围墙，开枪毙我民十余人。沪上宁波合帮停工，轮船小工多彼郡人，故轮船不能开行。

十三日 晴 阅《申报》，前月二十九日上谕：以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从御史宋伯鲁之请也。今年康党欲逐汪穰卿，以夺报利，为梁节庵所阻。故此次嗾宋为此奏，挟朝以行其私谋，攘大利以行其邪说。此等心术，安能任变法之事乎？惟本月初七日上谕：以《劝学篇》颁发各督抚刊行，谓其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南皮师此书纠正康党之论极多，诏书褒嘉，是可喜也。

十五日 晴 上海四明公所，宁波丛葬处也。同治十三年，法领事葛君，准宁董筑墙划界，出有示谕为凭。本年法总领事徇公董局之请，拟将该地租作书馆、医院、宰场之用，五月间沪道商阻，数日未谐。念七日，法催索益坚。沪道蔡钧<sup>①</sup>三次函阻，并飭上海县译员商劝。法总领事竟于二十八日早调兵船洋兵上岸，硬拆冢墙，宁帮激愤停市，轮船为之不行；击毁法界沿河电灯杆。法守界兵亦击毙我民。蔡钧往返调停，法亦愿撤洋兵回船。南洋大臣刘坤一檄苏藩司聂汝规等至沪会商，令宁帮各业一律于六月初三日开市，四明冢地当可保全，惟须推广租界耳。

十八日 晴 下晚，济南禅友约至焦山，宿普静方丈处。晤

① 蔡钧：字和甫，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茅北山，渠精清曲，出示所著曲一卷。于填曲之法，指示亲切。其谓阳无余声，阴有尾韵，及阳平、上声、入声出口皆断。皆其心得语也。

十九日 晴 普静方丈自本年三月邀通智和尚至山讲《楞严经》，余早起亦往听。僧众听者三百人。通智闻系阮文述裔，说义亦清朗可听也。方丈复出示杨忠愍及文信国手卷题跋甚众，阅之起敬。

过海西庵看书藏，插架整齐，新置亦多，皆梁节庵往年驻此董理者也。

北山<sup>①</sup>谓：天下南北音，自吾郡<sup>②</sup>分界，自西自北虽极之数千里，语音无不可通。若出东南门外，则一村一变，至于丹阳不过五六十里，格磔钩辘，郡人不能辨。自兹而东南转可从同，非南北音之分界乎。

二十日 小晴 五月二十九日上谕：以后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三场试四书义、五经义。从南皮师之请也。

二十一日 半晴，午后有暴雨 前月十七日上谕：各省士民著书制器各事给予奖励，嗣经总署议奏，其第四款云：如有著新书，贯通中外政学，深明治体，纲举目张，切实可用于今日者；或能博征时务，发明经义，原原本本，有功圣教者，请特恩赏给翰林院编检实职，或派往各省学堂为总教习。第五款云：或著新书发明专门之学，如公法、律例、农学、商学、兵法、算学、格致之类，确有心得者，请赏给庶吉士主事中书实职，发交总署及出使各国大臣、各洋务省份，因才器使；或派往京师及各省大学堂，为专门分教习。凡每一人所著书，必在二十万言以上，乃得请奖，以杜冒滥。既得奖后，其书亦准自刻专售二十年。又第十

① 北山：即茅北山，镇江人。精乐曲，为端方幕僚。

② 吾郡：指镇江。

二款云：凡著书必由总理衙门认真考验，实属新书，乃得给奖；若有剽袭陈言，冒认新书，自应从严驳斥，显暴于众，以愧耻之。若竟侥幸，售欺得奖，一经查出，除撤销奖案外，仍当严加惩创，已得官者，革职治罪；未得官者，另行酌罚，量款禁锢终身。

英人请将香港附近之九龙拓为租界，以九十九年为限期，已于本年五月十三日开办。界内有大鹏湾、深州湾。水面中国兵船无论在局内局外，仍可享用。九龙城内之中国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向通新安之陆路，中国官民照常行走。其附近九龙城原旧码头一区，以便中国兵商各船及渡艇往来停泊。

二十二日 小晴，午后雨 本月初八日上谕：以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朝廷不知其中隐情，至若辈快其攘夺之计，惜无人入告耳。

二十八日 晴 粤西土会各匪滋扰，连陷数城。梧州、容县失而旋复。东军驰援，解岑、溪、藤县之围；分军援博，白贼走郁林，我军蹶之，郁围立解。兴业、北流亦于五月二十七、八日先后克复，三十日复收复陆川，遂驰赴郁林，捣椿村贼巢。

五月二十九日上谕：北洋大臣荣禄刷印《校邠庐抗议》一千部，克日送交军机处，毋少迟延。本月初六日诏，以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发各直省督抚，逐条签出，分别可行、不可行，限十日咨送军机处汇拟进呈。又十一日上谕：各部另定简明则例，限期督飭司员迅速办竣。

二十九日 晴，极热 中国通商银行由大理寺少卿盛宣怀建议创设，户部拨官款一百万，按年生息，于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开总行于上海。自夏徂冬，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镇江等处分行陆续开设。京城银行本年亦已开办。五月间，宣怀奏请飭户部通行各省关，嗣后凡解存官款，但系有中国通商银行之处，务须统交银行收存汇解。部议以强人所难，迹近把持，不

允；但令议减汇费及官款生息之法，以广招徕而已。

## 七 月

初九日 晴 阅《申报》，载孙家鼎<sup>①</sup>奏复筹办大学堂摺，共八条：一、进士举人出身之京官，拟立仕学院也。一、出路宜筹也。一、中西学分门宜变通也（原奏博通学凡十门，今以理学并入经学；诸子文学不必立专门，子书关政治经学者附入专门；兵学裁去，归武备学堂）。一、学成出身名器宜慎也。一、编书宜慎也（经学书断不可编辑；史学择用善本，无事急于编辑；编译局专编西学各书）。一、西学宜设总教习也（以丁韪良为西总教习）。一、专门西教习薪水从优也（每月五百金）。一、膏火宜酌量变通也（不给膏火，但给奖赏）。

十七日 晴 本年五月二十二日上谕：各省府、厅、州、县大小书院，一律改设中学西学之学校。地方自行捐办之义学、社学，亦令一律中西兼习。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由地方官晓谕民间，一律改为学堂等因。各处痞棍藉此索诈僧尼胁迁他处，或没入共产，或以轻价得之，僧尼尤被其患。顷过西门越城，有署理知县董公七言示谕，禁止吓诈。其首四语云：“武科改试枪炮，原拟设立学堂”，似此义专为武科而设；又云：“未入祀典祠庙，并无改建定章”，亦与由地方官晓谕改设之谕不合。前见扬州江甘两县示谕此事，并未奉文驱逐，自有本县作主云云，则其言严而得体矣。

二十六日 阴，北风大凉 本月十四日上谕：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臚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及东河总督，与各省不办运务之粮道、向无盐场仅管疏销之盐道，此外如无地方

<sup>①</sup> 孙家鼎：字燮臣，号蛰生，安徽寿州（今寿县）人。1861年提督湖北学政，后屡充考试试差阅卷大臣。历任工部、礼部、吏部尚书等职，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师傅。



专责之同通佐贰等官，以及各省办公局所之冗员。又以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督抚同城裁撤巡抚，以总督兼管。

三十日 晴，又热 饭后作书与张季直<sup>①</sup>。少睡，过朱强甫，其案头有叶德辉《明辨录》，皆斥康学各书札，笔锋颇廉悍，与《轺轩语评》合订一册。

晚间，书院送新刻南皮请变科举奏，并畀上谕两道。板大字朗，令人爽豁。

## 八 月

初二日 晴 得陶渠林书，寄来南洋咨送特科札文。是日，湖北巡抚谭敬甫(名继洵)交印缺裁。

初五日 晴，风 前月二十七日上谕：以改行新法之意布告天下。各省藩、臬、道、府飭令上书言事，州、县官由督抚代递。又以江阴南菁书院改为高等学堂，沙田试办农学，从江苏学政瞿鸿禛之请也。

晚间，至王息存处谈宴。同座者为姚石荃、梁节庵、陈叔伊诸君。席上得王芍棠方伯抄示谭复生自京来电与其尊人敬甫抚帅，云：英俄已开战。各国兵船布满北洋，恐有奇变，缓行为妙。此昨日辰刻电也。又有北洋来电云：英提督以雷艇八只至洋河口，距口八里泊碇，约三千人云。俄谋夺山海关、榆关，特来保护云云。

初六日 阴 夜饭后，与汪荃台久谈时局。日本伊藤博文侯爵至北京，晤念劬，言“变虽宜变，然不得人，无纲领，心有乱”。其意与余极合也。

初七日 阴，风，午时有雨 梁节庵来书云：初六日逆贼康有为革职，天下快心。英、俄并未开战，此贼党嗣同欺其父之词

<sup>①</sup>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

也。

晚间，荃台招饮。石荃自外来云：英、俄已在海参崴开战，俄船受伤甚重，逃至旅顺。

十四日 晴 本月初二日上谕：以国事艰难，吁恳皇太后训政。自本日始，在便殿办事，初八日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

闻康有为革职严拿，逸逃至沪，仅搜得其弟广仁，已与其党伏诛。沪道蔡钧悬赏二千金购捕，于初八日候新济轮抵沪，迎上搜索无获。

夜饭后，张听帆接得初九日英字沪上捷报云：太古商轮重庆船于本日晚抵沪，康有为在其中，为英国泊浦江兵轮名爱斯克者放舢板接去。

十七日 阴 饭后，陈叔伊见过，言皇太后以天下与今上二十四年，待之至厚；朝臣屡思离间，皆为皇太后所容。康以变法执朝权，思抑太后以便己，其罪至大。余言康宜诛，法宜变，惟不能如康之浸欲变本，且漫无次序。宜入告我皇太后、皇上，不可因噎废食也。惜无人言之者，为之太息。

二十三日 晴 恭阅本月十四日上谕，知康有为系潜图不轨，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扶制皇太后及陷害皇上之事。其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与康有为结党，阴谋互相煽惑，已于十四日正法。

又十六日上谕：以康有为学术乖谬，大悖圣教，其所著作，无非惑世诬民、离经叛道之言。所著书籍板片，由地方官严查销毁，以息邪说而正人心。

二十八日 晴 余至学署访了秉衡，见二十四日懿旨，复时文，停特科，禁报馆。

二十九日 晴 近世学术日坏，如康有为编伪诸经，自谓刘除无用之学。其读书分月日程，至以速化诱天下，谓六月即可成通儒。狂悖已极。明祝允明以晋人放诞自负，其所著《浮物》一卷，

至以《诗》三百篇、《春秋》二万言为圣人之烦。放言无忌，即此类也。

## 九 月

初一日 晴 张听帆前日派至九江，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昨早至汉口。伊侯近以卸职，游历中国，甫自京都来也。所止之处，供张极丰。伊侯来此，汉口、武昌皆备行轅。昨到先住汉口。今日午后约未正时过江，来拜南皮师。南皮先以自乘车奉迎。寒喧毕，伊侯言：现在各国之欲得中国，并无客气；以彼此相持，说不明白，只得彼进一步，我又进一步，不能公言瓜分，大约尚须时日始能为之。宜趁此时筹出一切实办法，先定规模，循序而进，永远不变。虽一时不能色色办好，各国见其照此规模做去，必可好起来，其心亦即渐息了。

初二日 晴 梁节庵以字见邀，云有事要商。及去，朱强甫、陈叔伊均在，乃南皮师嘱将《劝学篇》中暗攻康、梁者一一检注，令我三人分任之。归后，检书为之。

初三日 晴，甚热 是日晚伊藤趁轮回日本，闻系有电召，故去之速也。

十五日 晴，热有加 四川肖君履安(开泰)能用火镜，专取太阳之火，以代煤炭炼料。乙未八月，试造能烧十余丈之小火镜一面，领总署工料银二百五十金，四、五十日竣工，试之有效。明年，调至南洋，同乡邓其章约之至沪，云自愿出二万金，用见方二尺大镜造火镜一面。邓诱得其法，遂支吾，仅购见方五寸小镜，草率兴工，能于十五分时间内，在距远镜三丈远处，可熔安的摩泥。验者谓其不能远至六七丈，不可为战阵之用。肖谓光不聚，故火不猛；螺钉不合法，故火不聚。复措资修整，于每点钟内已可熔河沙成上等玻璃，熔钢铁为极清流质。邓率党来拆镜。明年二月，总署电上海道，禁邓阻挠。肖复请留镜四十日不拆，重请

试验，天久阴霾，限期已满，此事遂废矣。肖谓此镜只方五寸，每点钟尚可抵煤三百斤；若改造见方二尺大镜，以面形论，火势已加一十六倍；以体积论，火力必加六十四倍，每点钟定可抵煤五十千斤。岁晴百日，应可抵煤五百万斤。且火既纯猛，不杂他质，炼出之料，较煤火十分精良。又寻常煤火熬炼河沙，必十八点钟方可成玻璃，此镜仅一点钟内即能熔化，是用火镜一日，即抵烧煤十八日；岁晴百日，可抵煤一千八百日。惜无大力提倡此事者也。

二十日 晴 二更时，自强学堂学生管存元（江汉关道瞿廷韶之婿）、王传铭（湖北臬司刑幕某之子）使酒摔市人、乱殴，与委员出言不逊，纠党寻闹，通班鄂人和之。竟敢毁管堂委员窗扇什物，声势汹汹，人不能阻。官宦豪侈子弟，习为骄横，进入学堂最为害事；瞻徇情面，遂大无忌。每次滋事，非巨室之骄子，即本城之居人，此其大验也。

二十一日 晴 学堂委员汪新斋来匿余卧室内。昨日学生首难者仅二、三人，自知不了，诬谓管堂左祉铭（珽）平日屡骂湖北人，任意妄为，以挑众怒，遂致毁击房物，汹汹大哄。今日复不允各生上学，云欲得左而甘心焉。左匿于家，以避其凶锋。总稽查郑希杜（诗镇）谓此等学堂，平时敷衍不下，遑言整顿。汪荃台（凤瀛）提调上院稟事，南皮师事多，亦未能见其情，能上达者不过得半之数。南皮师平日专主宽裕，委员承事者亦皆以相忍姑息，博得一时清静，即为深幸，浸寻日久，恐有大祸。日本各学堂博通各学，首重伦理，以嘉言懿行植其根底，往往将兵战归，复入学堂，悉就约束。中国各方学堂，学洋文外，上别无所教，下遂渐薄理义，以侮辱他人能为事。无论其学不成，即学成亦有何用？为之上者，无所惩创，官权尽失矣。

二十二日 晴 午前南皮师饬朱巡捕来堂悬牌，以管、王二生酗酒滋闹、打毁门窗、有犯堂规，着即斥革。谓学堂屡次生事，

实负栽培之意，如学生等始终不可教训，即将学堂停止不办云云。朱商之管、王，至未刻始肯去，犹出言不逊。若辈无理已极，实不得谓仅犯堂规，此日不痛惩，后来大不诚，他日之患，犹未有艾。群凶一哄，百事为之废，此为仇者所快也。

## 十一月

初一日 晴 南皮师嘱为湖院编史，予拟从《史通》点烦二字下工夫，删节数次，或可得端绪也。

初八日 小晴，夜有小雨 昨书院送来冬季束脩库平银百金，合长平沙约一百零三两二钱，兑洋一百四十四元六角零。

十五日 淡晴 从前言事诸人，欲谋变法，盛称外夷，遂为守经者所借口。其实综核事理，但说应如何办法，不提外夷一字，或可转移于不觉，故辞欲巧。

二十六日 晴，午后阴 两湖书院挑选院生九人，至日本学武备，今日首途。各分教师皆衣冠往送至大门外，故余粥后即去也。九人名列后：刘邦骥（字骧逵）、吴祖荫（字念兹）、田吴炤（字筱菀）、刘赓云（字百刚）、吴元泽（字惠轩）、卢静远（字惺源）、铁良（字韵铮，旗人）、吴茂节、顾臧（番禺）。

## 十二月

初二日 晴 院生陈士可（毅）来久谈书院事。院中今年偏重图算，不暇及经史，每有所作，文理荒芜。明年又添方言、格致、体操诸事。拟编史，无划一之条例，不知书何日得成，院生何时能习，深可憾也。

十四日 阴 早过南皮师谒辞<sup>①</sup>，约晚间去谈。过王息存辞行。饭后过梁节庵处久谈。灯后至节署，在沈子培（曾植）<sup>②</sup>房中

① 作者于17日乘轮返镇江渡年假。

② 沈曾植：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时受张之洞聘，主讲武昌两湖书院史席。

久谈。

南皮师邀饮，仅子培与节庵在座，四更始归。

##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年）

### 正 月

二十五日 雨 记直隶裁并淮练各军事入“国闻录”。①

二十六日 午后有晴意 族人陈子元见过，言镇江各麻行每年总共有三十余万金交易，并无脚货，与他业不同。安徽六安州所出麻为大宗，池州府东西梁山次之，武穴、汉口亦出苧麻，万载夏布即此麻所织也。

二十八日 阴，早有雨 新疆罗布淖尔于客岁由抚臣饶应祺②奏请建治设官，录具要略入“国闻录”。

### 二 月

十三日 淡晴 粥后出城购米二石，每石五元一角；洋价每元八百五十余文，仍非上等米也。

至柳鹤侪处，知现在遣散饥民每名发二百文，至淮安交卸；再由彼处镇江善士发给续赈云。惟近查饥民约七千余人，每日尚有北来者，筹款殊不易也。

十九日 早有微雪 饭后，先业师柳逢源之子诒征③见过，借去藏书楼书数种，渠喜选学。余告以作文非用古字，色泽不能厚、意义不能显者，则用之。若专为涂附，溺心于其中，则此必应戒。古人作文，其用心与今人异。史迁用尚书，多以训诂字代之，恐人之不明也。今人作文，多易通行之字而为僻古之字，虑

① 国闻录：系作者读书笔记簿之名。

② 饶应祺：字子维，湖北恩施人。1895年署新疆巡抚，1896年实授。

③ 诒征：即柳诒征，名翼谋，镇江人。近代我国著名的文史学家、图书馆学家。

人之易晓也。其实已于此字亦不能熟，多方撝拾，久而后得，越日稍久，或亦自忘其声义。自愚愚人，莫甚于此。

### 三 月

初三日 雨 咸丰二年，胡文忠<sup>①</sup>守黎平，盗出没剽夺，粤寇已及西南境，公建碉办团，日不暇给，凡黎平文武绅士乡居之人，苟于学册有名者，尽入保甲团练册内，分别才德，抚而用之。其村寨有读书人者皆易治，无读书者难治。遗书友人谓：若得岁假帑金一二万两，招致英俊，与之讲求方略，则小寇何足患。每诵其言，引以为壮。

初六日 晴，热，入夜雷雨 书院春季脩金库平一百两送来，合市平多三两二钱，换洋一百四十七元七角零（每元合银七钱一分三厘）。

饭后翻日本所出《清议报》数册，即梁启超所为，所作文自称“任公”。南皮师已嘱汉报馆不必代售。

初八日 晴 阅《通典·兵类》。借得光绪江苏全省舆图（光绪二十一年苏局刊本），绘出镇江府总图及丹德县图。江苏有全图始于曾文正。当同治三年由苏抚丁日昌设局开办，至六年丁卯苏藩图始成，接办宁属至十二年癸酉始藏事。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会典馆奏颁章程格式，令直省测绘舆图，至十七年七月又颁续章，乃就前图破整为零，缩大至小，虽稽档列表，秩然可观，究不如当日之精详矣。

初九日 晴 饭后渡江过铁路总局，访总办郑君苏庵略谈，不见者二年余矣。渠言客岁之受祸，由谭嗣同彼等四人参议新政时，曾屡过杨锐言事，一次未遇，因往见林旭，嘱引裕寿帅

① 胡文忠：即胡林翼，字岷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道光进士。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人物之一。

(禄)①入军机，皇上有事，由裕持交，有所参议，由裕进御。林等不见听，而祸作矣。

二十日 晴 昨日德亲王亨利抵鄂，南皮师请阅操于牛马厂，并至武备学堂阅学生操。余均往观。

#### 四 月

十八日 淡晴 早车，赵森甫来，以马眉叔②《文通》六册见赠。饭后翻阅首册，其于中文行文之法，一一求其定例，亦甚用心也。

意大利以兵轮至浙洋，要求割地；英、俄立约，以长城北为俄施权之所，长江南为英施权之所，彼此不相干预，现已照会我使臣达总署转奏。各洋债皆一时力索。时局至此，不知所为。南皮师百为〔事〕具举，最是妙法。譬如子女玉帛将为他人所有，我不享用，亦是无益。又譬如病夫身且不保，何忧于债？以湖北所有之财，以总督得为之权，一息尚存，区处各事，又何讥焉。日前德亲王亨利来鄂，极谓湖北有文明气象。如一事不作，远人何观？持黄老无为之学，犹蹶然以议其后，其不仁不智也甚矣！中国洋务，出于不得已，不能不办。而办事诸人，多不可问，为持正者所借口，亦非苛论。然其弊在前数十年持清议者，不屑留意此事，任肖人布满其间，毋抑与有责乎？！

二十六日 晴 湖院今日开学，南皮及于中丞③与各分教，先谒圣④于禁学祠，然后至讲堂行送学礼。司道皆与，主东宾西，易位答拜；诸生行谒见礼而退。

① 裕禄：满人，字寿山。1898年任军机大臣等职，旋代荣禄任直隶总督，掌军权。1900年初，镇压义和团失败，又企图利用义和团，不成。八国联军陷大沽、天津后，逃至杨村自杀。

② 马眉叔：即马建忠，江苏丹徒人。清末语言学家，著《马氏文通》

③ 于中丞指于荫霖，字次棠，吉林伯都讷厅（今扶余）人。咸丰进士。1899年任湖北巡抚。

④ 参拜孔子像。



## 五 月

初五日 晴 天久不雨，督、抚各员日诣坛祈祷，迄无所应。秧苗殆不能支。时未入伏，炎威之厉，人已难受，奈何！

二十九日 晴 是日，院生体操后兼习放洋枪，派护军营教之。

三十日 晴 看体操后复阅洋枪，昨日散放，今日排放；每一人各派一兵教之，响声颇能齐整。由每日在讲堂讲习机件，已晓使用之法；临时又有人帮助，故能如此，然亦可贵矣。书院道艺兼习，实自湖院始；习体操洋枪，尤开山之祖师也。

## 六 月

初一日 晴 南皮师与于次棠(荫霖)中丞至院看诸生功课，按门皆发问题，诸生即在粉牌上当面写答，南皮与中丞周阅。饭后，又至后斋阅兵法课。竟日衣冠甚苦。司道以下均至各学堂，提调亦来。烦热无比。南皮师悉心校阅，且为诸生讲解余义。薄晚，阅体操放枪。远近周巡，毫无倦容，诚难事也。南皮师与于中丞言：凡人必先去昏、惰二字，方能言办事。昏者不明，惰者不勤，何言治事。

初四日 阴 南皮师书来，谓一院十二师，天下所无，可谓楚土有福。嘱梁节庵一一致意深谢。曾文正所谓米汤若醍醐之灌顶者，此类是也。于中丞看功课后，亦欲令子侄辈来学，已商之南皮师矣。

十一日 晴 汪荃台言：前月二十六日操行军队于白沙洲，作两军对敌状，布置无法，多以为儿戏。彼时南皮嘱邀日本大原武庆(在武备学堂翻译日本武学书)往观。事后，大原指陈得失，密陈约二十余则，力言其与真正对敌多不合理的。由于西人来教者，无大本领，多系后备兵士，故所教诸事止是兵事，非将事也。

余闻之惘然。

二十一日 晴，夜有暴雨 汪和卿师<sup>①</sup>昨日来约，今日宴于城外第一楼，有茅子贞师<sup>②</sup>及赵铭辛在座。复至宝盖山下文昌宫坐谈，子贞师所设镇江商会公所处也。迺来上海商务总局已经刚相<sup>③</sup>裁撤，此间支会已不得力，现惟为各商家调处讼事而已。

二十四日 阴有小雨 阅江督辕抄，本月初七日总理两江营务处陶禀，知今日撤练将学堂，学生各回本营。客岁日本大操，陶渠林观察往观，知其得力全在士官学堂，因禀江督刘峴帅设此堂，以教将领。此次大学士刚毅以钦差大臣巡视江南，搜括经费，故奏裁此堂。闻新奏设之高等学堂亦同时裁去。惜未得其原奏一读，不知其如何措词也。

余十五日见江中有兵轮下碇，高挂帅字旗，询知为刘中堂<sup>④</sup>将巡视苏州，驻泊于此。闻其至时，有丹徒县团防勇丁鹄立江干。邑尊杨太令于其将至时，以中堂檄办此事询之于北货商董张仰蟾云：计将安出？张告以办团防大旗两面，先一日雇四十人迎于江口，日给值二百文。杨遂照行云。

二十五日 阴，夜雨甚大 作书与汪芝房，询伊藤应中国密召来华，确否？

二十七日 晴阴，晚有小雨 购瞿氏《铁琴铜剑楼书目》<sup>⑤</sup>，三元一角（市价每元九百文）。

## 七 月

初二日 阴阳不定 闻江南高等学堂有试办三月之说，作书致钟山书院问缪师<sup>⑥</sup>。

①② 此时作者已由鄂返镇。汪和卿和茅子贞都曾是他幼年的老师。

③ 刚相：指刚毅，满人，字子良。1898年以工商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④ 刘中堂：即刘坤一，字峴庄。时任两江总督。

⑤ 清嘉、道间常熟瞿绍基藏书楼名。其子辑《铁琴铜剑楼藏书目》。

⑥ 缪荃孙：近代藏书家、校勘家，曾主讲南京钟山书院。

初三日 晴 晤茅子贞师，言杨县令约商董议团练事，北货董张仰蟾主“团而不练”之说，吴实秋谓不练则巡防不得力，虽团何用？子贞师亦争之。仰蟾谓，有武艺则滋事易，因无用此；且刘相过镇时谕大令固如此。众闻之，不能有异议。现拟募四十人，人约月各四元，由各业筹款，归三衙办理。惟客岁钱业以屡次被盗，已出此资，由三衙募二十人，分守各钱庄门首，此次不能再筹练款。故筹资益艰云。

初七日 晴，天转凉 得汪芝房及缪师书，均云：密召伊藤事大都无有，出于捏造。缪师且谓，各报访事人各处讹诈，尽可不看。又谓，江宁文武学堂、商务局并撤，学生大散，而藩台忽有酌改书院之议，姑妄听之。所谓试办三月者，上文非本题也。原奏改学堂，遵旨办理，为奏明办理教导无法，万难收效云云。

得芝房书，言自强学堂总办张君听帆，前月已没于日本神户舟次。听帆名斯枸，游泰西最久。去岁南皮师檄调至鄂参赞幕府事，与余同居学堂。心气和平，无毫毛洋务习气。精天文格致，余常向之问学，不厌不倦。著有《游英国苏格兰日记》，叙述简净，曾惠敏公极为倾倒，评语叹赏不已。惜尚未付刊。夏间在外洋购到《无线电报法》书及《照骨相》即“爱克司电光”书，谋翻译示人。谓余所改《法国律例》极明晰，嘱将为之润色，未及从事，檄往日本观操，鄂中又派学生往彼国习学，欲在彼接待摒档一切，未及回国。今年钱念劬往充监督，渠以病足，医不奏效，力疾回里，竟没于道，闻之惋悼。今年芝房分教湖院，方言听帆佐之，正拟待其来时开馆，噩耗遽来，我辈失此好同事，惜哉！

十一日 晴 薄晚，同余东屏茶话，知南菁院中龙学师所置机器近无人过问，将成废铁矣。丁院长（名立钧，字叔衡，吾郡人）亦不足振兴学术，院生亦无博习乐群之意，瞿宗师又毫不以为意，为可叹也。

十六日 阴 得傅苕生书云：江南高等学堂新任方伯极欲续

办，但改名书院，另请总教习一人，不用总办，其余章程悉因之。未知此后有无变局。

二十四日 淡晴 施莘渔君业船行，言镇江船行共十二家，分东西南北四路，运载客货。惟北路淮安所获多，行有六家；西路至金陵者货最少，只有一家；东路二家；南路有三家。均无不以官差为苦云。

二十八日 雨 阅《劝学篇书后》，南海何启、三水胡礼垣作也。有意与南皮师为难。语多不通。

## 八 月

初三日 晴 刘善昌约观“四经丝厂”。厂在京几岭西北金山河东，机座二百张。缫丝者皆幼女，熟手每人遇头茧可出丝十余两，日可得工资三角。连二道茧扯计，每天可出丝一百余金。连剥茧女工计，约有三百人，每月工金约二千余元。连司事俸金、局用计之，每日需有百余金方能敷用也。帐房陈竹屏留饭。该厂之东复有尹姓缫丝厂，前年以亏折闭歇矣。

江南木行，大宗生意全在金陵上新河镇，原篔皆在此改把出售，而下驶之木，往往运入镇江鲇鱼套，改扎小把，分销他处。同治九年九月，金陵生员施贤等稟请示禁，限制下游之篔不准入套，违者全数充公。江督曾<sup>①</sup>仅以该套行户能否迁移饬木厘局酌量晓示，并未以入套一节悬为厉禁。然下驶木植自是遂移泊金山河之下、蒜山之上矣。光绪二年设木厘分局于镇江金山河，抽收洋商船跨木植厘金，其详文即有“洋商运木入鲇鱼套，改扎小把，分销他处”之语，并无禁鲇鱼套停泊改把木植明文。本年金山河木商以金山河江干之外长有沙滩，不能停泊，请改移套内做把量捐。金陵上新河木商意存把持，藉词刁控，谓向来定章，以入套

① 指曾国藩。

为厉禁，如一旦弛禁，不独原箠尽改洋旗，厘金反成虚设各语，危词耸听。木厘局总办道员欧阳霖详称：遍查卷宗，并无如该商所禀设为厉禁之据。盖从上新河改把下驶木植，皆从上新河完过厘金，可以听其随处停泊，并非违禁；即洋商船跨木植，亦已将沙捐八四捐由卖客一并呈缴，而所收之数较上新河为重。如果悉挂洋旗，则厘金收数转多。上新河原箠由卖客完纳沙捐，买客完八四捐。沙捐按码计根，西木每根收钱十八文，广木每根收钱十六文。八四捐按码收银，合之不过一千数百文。较之镇江由卖客并完两捐，应缴钱四千四百六十文，轻重悬殊。其停于金山之下、蒜山之上，与停于鲇鱼套，于木业毫无增损，且改泊该套，仍只将改把下驶与船跨木植而言，非一经改泊，即可听应泊上新河原箠亦可改泊鲇鱼套也。嗣于本年七月间，总办穆克登布详驳，略言：上年十一月奉宪台批示，上游下驶木箠，除行销镇江之西木准其于上新河完过厘金后，改赴永固洲（系鲇鱼套之别名）停泊外，其余概不准行。是该套久在禁例，已确有宪批可考。且金山之下、蒜山之上，系镇江关道勘定地段，专为洋旗船只停泊之所，如果实系长有沙滩，碍难停泊，自有关道筹议，又何待该行等妄为禀请。且通商地段，界址分明，更何能因该行户一请，率准弛禁，转恐洋商得步进步，致启将来口实之端。拟请仍遵宪批，除销镇江之西木准予入套外，其余各项木植仍不准停泊鲇鱼套，以符定案。按此详甚疏。木商此请但说金山河不便泊箠，并非欲改勘通商地段。西木可销镇江，广木何不可销？何不思也。

十四日 阴，夜雨 粥后过钱念劬，渠今年在日本为南洋、湖北留学生监督，近以事新归。言日本待异地人，其利益与本国人迥异。学校但教言语，普通学且不授，何论专门？其意不过留为服役之用而已。黄种人待黄种尚如此，何况白种？闻德在山东收猎户之銃与工匠之器，且拟限制民间屯积粮食。其说果信，不过五百年而华种生殖日窘，孳生日少，必有靡有子遗之虑。民智

未开，无知惧之人，为可慨也。

十五日(中秋节) 阴 午刻，节饮，与学堂各教席合并一局，提调程子大陪。端午节译书局专开一席，仅余与森甫二人，故此合办，以节费也。

十八日 晴 明季顾亭林先生，谋新之士也。彼时国敝已极，无远西之法可以借镜，乃博贯大事，以救时弊，故著《日知录》，以俟后王。其守旧即是维新。近人不喜洋法，不救秕政，而自以为守旧。譬之衣然，污已久矣，弃之不浣，是守污耳，何尝是守旧哉！

二十日 晴 上虞罗叔蕴(振玉)见过，同往黄鹤楼眺望，荃台、森甫偕去。

二十二日 晴 拜王胜之学使。胜之言：客岁在施南度年，其地僻陋，倡捐银三百金，官绅继之，约得二千金，至鄂来购书籍存施南书院，俾多士观摩，后当少有可观。又言：风气之通不通，可于女人装饰知之。郢阳妇人衣饰以为极时者，尚是苏省三十年前之式，是其地风气迟苏省三十余年也。乃知开通道路为国家第一大政。如三十年前议政诸臣能持开铁路之说，何至有今日乎？！

三十日 晴 晚间罗叔蕴见过。叔蕴之农学以化验土质为第一义，然欲药水化验，其事难行。其实至简之法，但用清水将泥数次澄清，看其含沙之多，土质即定。此事可通行也。

## 九 月

初二日 晴 书院拟派四人至日本学陆军测绘。

初七日 晴 过邹沅帆略谈。渠问余古今绘地图事甚多，兵史考法注图四条，何以必举朱子？余曰：节庵说此间行西法，而必避其名，兵法堂定名后斋，体操厂改曰兵操厂，并是此意。于中丞(荫霖)笃信朱子，一及绘图，即拟为洋鬼，故不引朱子，不

足以间执其口而使之悦从，故必及之。朱子最讲考据，无学不治，若生今日，必精究新学，勤苦甚于我辈。而治朱学，乃以为专讲心性，他事均无容介意，其对朱之诬之也甚矣！

初十日 晴 湖院派诸生十二人往日本学农、工、商三事，陆军测绘派四人，陈士可、胡千之亦附往游历彼中学校。午刻齐至讲堂，行礼作别，各分教衣冠送至大门外。如客岁之例，节庵送过江，其于诸生勤恳之意，不可及也。

见善后局、保甲局司道告示谕：武汉烟灯店户领牌开设，无者勒闭。每牌缴费一千，每铺按月缴一千文。云援九江、镇江章程办理。九江我不知，镇江则客岁议此，实未行也。

十七日 阴 《洋务辑要》中“道路”一门，以应编事例旧译都无，六月初旬曾上书于南皮师商办法，迄未得复命。今日又来催问，只得就能搜辑者少备崖略，令译候赶写。

## 十 月

初二日 阴 日本近卫公爵笃麻虑来湖院看课，仅阅天、地、图、算。夜饭后过郑苏庵叙谈。苏庵言：今日陪近卫看课，日前本预嘱节庵，届时屏各官轿从于大门外，讲堂尤宜肃静。故今早至大门外即下轿，乃走至湖北厅汉关道，轿夫跟随，群噪于中庭，久之始驱出。上堂一刻许，节庵小公子，忽有人抱来观戏，均可怪。外人来游，看课一半，看章程一半。近卫在堂未久，即往视学生斋房，虽已先事扫除，然土气犹满鼻。观总之一污字而已。天下未有不整齐清静而能办事者也。《淮南子》言：“亡国似盛”，此言极有味。盛者，即嚣然群噪之意。士无纪纲，官无纪纲，兵无纪纲，此像遂成矣。哀哉！

初三日 晴 昨日近卫看湖院功课，以课程兼治旧学（指经史），谓当以今学者通晓各国今事为佳，少致不足之意。其实分教讲授，果能通晓时局，引史传以发明，与引今事以佐证，理本

无二。特以时距近则愈切，事较新则更喜，多讲近事，人所欲闻，缓治史事，亦可不必过执。余将来“史略”一学，俟讲《左传》数大战，即带此事。

初四日 晴 天晚过沈子培，渠言：湖院宜增课外国史，以切于鉴观者为主，如日本、高丽、安南、暹罗、土耳其各史，皆宜看。或变法而效，或变法而乱，其资于劝戒甚大。若泰西新史摘要，尚未紧切也。

初十日 晴 至湖院后斋，送唐崑山行。余言于郑苏庵（汉口铁路总办），近委黄陂铁路弹压差使，今日到差矣。每月薪水四十金，公费三十九金。羈因此间，旅费将尽，有此亦可乐也。

二十一日 晴 游历汉阳枪炮厂，同去者为梁节庵、张闻远、马季立、贾志鸿、罗海田诸同事，学生去者亦有八十人。至厂时已午刻，厂中提调沈梦兰留饮。至一时许往观，厂工有三百余人，机座亦三百余，月可出枪二十五枝，若经费足，月可增十枝枪。厂现造五生三口径之炮，月出炮不足二尊，若合两月计，则可出四尊。炮管铜心须购洋麻丁钢，余皆铁厂自炼之麻丁钢。其功夫次第：自打钢心起，而钻眼，而车光，而套箍，而车箍耳，而钻耳眼，而钻四方塞门，而做方塞零件（计十八件），而较方塞，而拔来复线，历十数道始成为炮。故炮学未易言也。

二十二日 晴 日本深山虎太郎《养士论》（在《亚东时报》第15号）谓：古今中西变革成法，必经历二时期，譬之改造室家：破坏旧屋，扫除瓦砾，平定基址，坚筑周垣，则廓清扫荡之期也。斫削梁栋，布置牖户，涂墍壁墙，安设几席，则润饰赞治之期也。廓清扫荡，有待于慷慨义烈之士，虽有博学之士、才智之徒，无所用之。润饰赞治，有待于练达时务、学问淹博之士，非抗厉血气之辈所能济。今支那士人，不审变法次序，动欲改革官制，设立议院，是何异未置基础，欲横柱梁而施之丹雘哉！其所谓变法也者，距乱法几何？夫法，死物也。今支那欲变其成法，



而仿欧、美、日本，则舌人<sup>①</sup>半月之业耳。然其所定之新法，而不合于时宜，又活用无其人，则其效无异不变者矣！支那通患，不在法之不变，而在襄助变法者无其人。去年某某所保经济特科之士，徒拾李提摩、林乐知<sup>②</sup>辈据为已有。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者，弥望皆是，何望其排万难、冒万死而为变法之先哉。原注：谭、林<sup>③</sup>诸君，不在此例。

二十四日 阴，大北风 同局殷东屏（名雯）言：黄冈大家为婚丧二事破家者不少。丧事逾年，自正月元旦起，至月杪止，亲友例须来奠，丧主例须留席，仅有一人至，亦必一席；不甚熟者，甚至为哺啜而来，众必以礼接待，耗费不支。名为“拜馨香”，大敝俗也。

## 十一月

初一日 晴 是日，湖北武官皆至陆营公所，从洋人受武学。

初四日 晴 日本明治五年三月，置教部省颁之教则，许僧侣食肉、带妻（见日本美甘光太郎《万国历史年鉴》后附《今代史月表》）。

初五日 阴，大风 唐崑山来汉领薪水。言铁路每三十里派一洋工师，勘定工程，分为数段，招民人包办。遇坎即填平，逢山即凿开。往往民人故减工料，所做土路不能如法，洋人不肯验收，工价不发；或令弹压委员拘人责枷，因此酿成事故者不少，事极棘手。迩来，以李姓包工，擅开缺口，放塘水冲坏堤路斜坡，洋人勒令擒捕拘治。亲兵往捉，致被李姓殴打，不能不予责

① 舌人：古代的翻译官。

② 李提摩：即李提摩太，英国传教士。林乐知：美国传教士。他们皆在中国传教，创办大学堂（李办山西大学堂，林办东吴大学），同时著书立说。

③ 谭、林：谭嗣同、林旭。

罚。洋人定欲枷示，且欲多责，共打九百板。胡绅出而干预，唆使父子来汉上控。郑苏庵亦以书来，说崑山负气施威，出于权限之外，嘱转劝崑山，力改前失。大约崑山先因李姓凶横，后徇洋人之情，应付失宜，亦不得辞也。

## 十二月

初六日 晴 薄暮至学院前购书，其价极廉。现以武昌院试书摊甚多。湖南永州刻工、浏阳纸价，皆较各处便宜，故满街皆是湖南板也。

初七日 阴 近日，铁路张家寨洋工司以招娼女住宿，为乡民所围，几酿大祸。洋总公司调其至黄陂，唐崑山恐其不能共事，绝计辞差。余薄暮以其事询之郑苏庵，渠云：洋工司以事调差，亦不好看，此次亦当自顾体面，不至如以前之荒谬，崑山可姑安之也。

初十日 晴 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大学士熊赐履呈明神宗、熹宗以下史书四本，上谕曰：朕自冲龄，即每事好问。明时之太监，朕皆及见之，所以彼时之事，朕知之甚悉。太监魏忠贤恶迹，史书仅记其大略而已，犹未详载也。明末之君，多有不识字者，遇讲书，则垂幔听之，诸事皆任太监办理，所以生杀之权，尽归此辈也。

十二日 晴 日前有人奏请在京师建武备学堂，由总署复议，奉旨允准。奏中言：待北洋与湖北出洋学生学成，派为教习，亦近日可喜之事也。

十四日 阴 早过梁节庵少谈。渠以院事忙，人事杂，靡费不支，身体将坏，拟决意离湖北矣。出今年日本年终大课试验表见示，合南、北洋及湖院与武备学生通考，以卢静远为第一，湖院学生也。字惺源，郟阳府竹溪附生。将来必能成材，日望之矣。

十五日 晴 午饭后至王息存处少谈，知此次庆宽自日本还，有条陈十二则呈庆王进呈朝廷，均允行。是又有维新之机矣，甚美事也。

二十四日 阴 饭后过余东屏，得《南菁文钞》二集。出南菁院长丁叔衡书见示，于余颇眷眷，并嘱东屏索余所刻书。拟以《兵法史略学课程》一册赠之。惜彼此未谋面也<sup>①</sup>。

二十五日 阴 过下游捐局，见告示略叙：去年苏抚奎俊<sup>②</sup>奏请停抽米厘。苏沪厘金每年收一百二十万金，系并此项米厘统计在内。是年苏沪厘金抵归洋债，每月所解，以米厘无措，短数甚巨。本年总税务司以为言，因于九月十一日起，镇江下游复收米厘。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户部议准重征烟、酒二项坐贾，苏、常、镇三属因查明烟行作场，令其认捐。计烟业每曝一张，日捐钱五十文，月一千五百文，并加征行商一倍卡厘。至本年(二十五年)九月，户部又以帑项支绌，令再加征一倍。镇江烟业，以江北并未一起加捐，议三月不决，惟日求豁免云。

三十日 阴 本月二十四日上谕，以诸病未愈，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继承穆宗为子，仰遵慈训，封溥儁为皇子。

镇江食猪，其来源多在淮安、泗州及泰兴等处，迩年以岁荒，喂养者少，肉价每斤至一百二十文，油贵至每斤三百余文。计镇江每日杀猪须一百五十余头，牛须二十余头。猪行、店每年终三日所获之资本归店主，利归店伙。

<sup>①</sup> 此时作者放寒假，已由鄂返镇江。

<sup>②</sup> 奎俊：字乐峰，满洲正白旗人。1892年任江苏巡抚。

## 辛 丙 秘 苑

袁 寒 云

**编者按：**本文作者袁寒云系袁世凯第二子。在袁世凯当政期间，他从河南洹上村携眷迁居北京新华门内居仁堂，日侍袁世凯左右，与当时军政各界要人亦交相过从，通晓政界各种情况，尤以袁世凯强谋帝制诸事为翔实。尽管本文旨在“以矫外间之浮议”，而为袁世凯开释责任，但对袁世凯执政期间内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提出了与社会传说不相同的佐证资料。本文首载《晶报》，现因流传甚少，兹特发表，供治史者参考。

### 辛 丙 秘 苑 自 序

有清末季，亲贵专恣，苞苴党比，祸伏患烈。辛亥变革，先公承危，历四载事差定，一日万几而神颓矣。不肖者乘先公之衰，妄冀高位，强谋帝制。先公深居，左右雍蔽，于是危乱复构，几溃全功。先公既省，貽害在躬，遂一愤而绝。呜呼哀已！兹数载间，传说纷纭，莫衷一是。不佞以所见知，笔之于书，既以明先公之苦心，且以矫外间之浮议，或召怨毒，非所计也。

### 辛 丙 秘 苑

宋遯初入都，先公一见，即大称赏，每谈政事，辄逾夜午，欲以内阁畀之。遯初谓：尚非其时，拟南下一察，庶有把握。遂出京，居于沪，虽同党中亦不深悉其所欲为（按：系一九一三年）。

二年冬，予适在沪，知先公遣秘使遯初者数至，遯初察之稔，欣然命驾。行之先，陈英士、应桂馨等宴之。筵间，陈询其

组阁之策，遯初曰：“惟大公无党耳！”陈默然。应晋曰：“公直叛党，吾必有以报。”言时，即欲出所怀手枪，座客劝止之。遯初曰：“死无惧，志不可夺。”遂不欢而散。而陈、应日相筹谋。予故友沈虬斋，陈之党也，曾谓予曰：“遯初不了！”予详诘之，虬斋曰：“同党咸恨之，陈、应尤甚。迩来靡曰弗聚议，虽亲如予，亦不获闻，偶密窥探，辄闻遯初云云，辞色不善也。”

未几难作，遯初竟死矣！应桂馨知赵秉钧畏遯初夺其位也，遂假道于洪述祖，诱得电信。初意但为邀功计，不期适以此而移祸也。

先公与予言及遯初之死，尚挥泪不止，盖深惜其才。先公且曰：“前亡午桥，后亡遯初，予之大不幸也。”午桥，端甸斋丈也。先公初不知赵、洪之谋，及电发觉，尚不信赵之出此。赵亦力白为人伪造，非己所发。予力劝先公通电自辩。先公曰：“予代人受过多矣，从未自辩，我虽不杀遯初，遯初乃由我而见杀，更何辩！彼明察者必自知之。不思予既欲杀之，不必招其来，而诬杀之可也；或待其来，陷以罪杀之亦可也。杀之之道不一，何必数使招之，乘其将行而杀之，斯明授人以柄，虽愚夫不为也。况反对予者如孙文、黄兴、陈其美辈，皆可杀，何必择一助于组阁不用党人之遯初而杀之？此理不辩，必有自明之日也。惟予必杀应桂馨，为遯初复仇可耳。”

斯时应已就狱，赖陈其美辈隐为之助，而北方之势力，尚未达于沪。赵、洪又不自承，且为证之电，惟“毁宋酬勋”四字。既云酬勋，而内阁并无为洪辈请勋事，故先公始终坚持不使赵就沪狱，令提应等入都，南中又坚持不许。相持至二次革命，陈始拯应出狱。既谓应贪北方之勋而杀遯初，陈反拯之何也？及事平，应请洪解说，欲效忠于北，先公佯许之，赦其罪。及应至都入覲，先公俟其退，语雷震春曰：“应某狼视，不可留也，且遯初死其手，尤不可不诛之。”雷曰：“应某遵令投诚，诛之不信，

且有以阻后来者，如必杀之，以暗刺为宜。”

又越数日，先公闻应居旅馆，过事招摇，乃令雷速办。雷一方囑人告应曰：“元首以君居京，易触人耳目，可赴津暂避。”一方遣人伺其行随之，刺杀于车中。

杀遯初之主谋者陈、应也，应既诛矣，陈亦被刺于沪寓。与闻者赵、洪也，赵为仇家杨某所毒，洪则授首于狱。行事者武某也，入狱未久，即被毒杀以灭口矣。

遯初之仇，可谓复矣，而先公冤久不白，予既知之详，则不忍不言，非予祖所亲也。先公居位时，执法处杀人多矣，予亦不能为讳。遯初，先公新友中最善者，旧友以端匍斋丈为独厚，且推其才为清臣第一，竟以端比遯初，其重视可知。重视而杀之，不义也，且无是理，故就予所闻见，不虚一字以告世人，遯初有灵，当亦不甘使先公长冒杀之之名而弗白也。

辛亥八月廿日，正演剧为先公祝嘏，京津亲故，咸集洹上。翌日，犹备续演，而武汉起义之电至矣，座客相顾失色。先公曰：此举非洪、杨比也。剧宴皆止。又数日，总督两湖之命下，僚属促驾，先公曰：“尚非其时也。”及督师全权命下，始整备行装，招致属部。比发，招张士钰、袁乃宽及大兄与予至，谓大兄曰：“尔从予征。”顾予曰：“尔留守。予以身许国，家事尔自主之。士钰统守兵，乃宽掌军需，助尔守护，勿相悖背，予心安于外矣。”遂率师南下。

大兄初以资拜载振、溥伦门，以求钦使，或迁侍郎，诺之而久不报，大兄心衔之。会军兴从征，乃说先公反戈北指。先公叱之，命其人都供职。适吴禄贞简山西巡抚，大兄知其有异志，约为兄弟。每夜吴以巨帽覆首，轻身过锡拉胡同大兄寓宅，大兄屏退仆从，深室密谈。田鸿恩乃先公旧仆，使随侍大兄。田觉吴隐避可疑，且知大兄以数万金授吴，乃密入窥听，闻有夺彰德断后路之语，大骇，急告予。予邀张士钰、袁乃宽议筹防卫。以炮兵

守铁道桥梁，机关枪队佐之，阻其来途，且使人至石家庄探吴举措。吴至石家庄止，不入晋，邀将士议劫彰德。有先公旧部隶吴军下，闻议愤甚，夜入吴室刺杀之。彰德官绅初闻吴克期来劫，甚为惶惧，予与张、袁力为慰解，而中心焦灼，虑兵寡不足分布，旋知吴见杀，一时人心始释然。

大兄谋既未成，乃信川人某之献议，广招亡命，购炸弹，拟掷入清宫，以驱溥仪。适先公拜总理内阁之诏，大兄乃驰省先公，力阻北行。先公哂之，即解符授代者，入就阁任。大兄日与统卫兵之唐天垚及川人某密议克日举事，乃邀倪嗣冲谓之曰：“兄与予交，独善且厚，今有要事必兄为助，兄警勿泄勿背，始可详告”。倪乃遵警焉。大兄曰：“已招炸弹队数百人，以唐天垚统之，约定明日之夜。请兄以兵卫主座，专车赴津，使唐指挥入炸清宫事成，即推主座即位于天津。事关重大，不可为他人道也。”倪佯诺之。时近子夜，急去告段芝贵，盖倪、段时为左右翼长，责所在也。段惊曰：“如此大局危矣！且事迫，不可稍缓。”乃同诣徐世昌寓邸，属守门者入白请见，出曰：“中堂寝矣，请明日来。”倪、段曰：“有急要事，不可待至明日，务恳中堂赐见。”守门者重入白，乃延倪、段至寝室见徐。倪、段悉以大兄之谋告。徐初不信，倪、段曰：“若查无此事，请斩嗣冲、芝贵之头。”且曰：“府主与中堂交最久，又敬信中堂，今事危急，乞中堂今夜一行，以解祸乱。”徐乃偕倪、段叩先公之寝。先公拥衾坐，徐延入，询何急务？徐即述倪所告，及所闻大兄之语。并云：“公如不信，可招倪嗣冲入。”传倪，详诘之，倪陈所闻，且曰：“如无据，可断嗣冲头。”先公笑曰：“予知之矣！大哥可归寝，丹臣亦勿忧。”大哥谓徐，丹臣倪字也。徐、倪、段咸各返寓。

先公命告京汉路局，备专车晨发。又使人以摩托车待于邸门。拂晓，大兄入省，先公谓之曰：“汝母病，念汝，属予令汝归。且四方不靖，彰德居中，而家又居焉，防不可偶忽，今有策

划，汝速归，与士钰、克文筹之。”大兄迟迟曰：“今日尚有事，明日再归。”先公曰：“不可，车已备矣，专载汝行。”即顾左右曰：“摩托车备否？”咸应曰：“已俟于门矣。”先公命左右曰：“速送大爷登车。”又命侍者送至彰德，且曰：“到彰德，立电来。”大兄不敢违，而不审先公何据令行，又不获嘱告唐天珪及所招之徒众，乃怅怅行。

先公俟其去，呼唐至，大叱之，并诘今夕之事。唐伏地不敢仰视。再诘，乃跪陈曰：“咸大爷之命，天珪焉敢违拒。”先公曰：“大爷命尔死，尔死乎？既不敢违，何不告予，今免尔一死，速以资散所招徒众，炸弹立搜毁，如泄于外，或徒众妄生事端，即斩尔头。”唐叩谢，及出，色大变而汗浹背矣。遂遵谕处置，所招集者众，未能周遍，有数川人不见资遣，乃生怨恨，且所造炸弹亦未毁，遂有东安门外之变。幸弹掷下，为自来水巨管所阻，管适蔽先公之车，故弹裂，前后从者皆伤，而先公独无恙；马亦伤，犹能疾驰，入邸门，始倒地。又幸御者机警，不行故道，改绕远途归，而故道中，尚有怀弹待掷者在焉。未几，掷弹者尽获，执法处讯之，知为前事之遗祸，不敢上闻，遂尽毙之以结案。大兄时居彰德，犹不知祸由己酿也。

天津兵变，警卒多与匪结合，恣意行掠。警厅长杨以德原为天津之贱流，曾为车役，及官，用其徒丁某，尤卑苟者也。复有纵下贿上之实，枢府闻之，欲罪而未发，赵秉钧督直，属其密察。赵固深恶杨。比至，杨入谒，赵初严诘，杨犹自辩，赵怒，作村妇之骂，且以足蹴之，杨惭惧而退。赵已拟穷究。越数日，赵访客归，猝病，不能言，未竟日卒。初，先公闻赵病，遣予临视，予至，赵已绝矣。先公电来，令予详察死状。予就赵尸，见其目合口张，面肤青灰，握其右手，指尚微柔，开而不敛，指甲青紫，唇黑紫，似有涎流出已经拭涂者；臂肉坚，亦青色。赵一妻，无子。询其侍者，谓赵在外未进食，但饮茶一杯耳。饮茶后



即归，归亦未食，而病作矣。时赵之至友蔡乃煌辈亦在侧，虽有疑其死之突然，而未闻有执言者。枢府专使旋蒞津，亦无议焉。予返京，以详陈，先公叹息久之。赵为先公所最赏，论为上材，畀以直督，适当倚任，外间不察，或谓为先公所杀，殊诬之甚也。

先公鉴于清末贪赌之盛，毒流不息，乃颁治赃刑例，纳赌逾千金者即杀。王治馨之案适发，先公甚怒，且素知王之恶行，令就讞。初王狡甚，行隐迹晦，并有赵秉钧之庇，故久不败。兹赵已死，事既暴露，王无所施计也，乃入狱。

案既下，与王有谊者，如阮忠枢、雷震春、江朝宗、段芝贵等十数人，咸跪求于先公前，或请褫勋为赎，或请罢职为赎。先公一一扶之起，笑曰：“王治馨乃小站旧吏，予必有以处置。”阮等见先公无死之之意，欣然退。

先公命法吏至，诏之曰：“王治馨一案，密讯勿泄，若获供，立定罪，可代拟一令，与判书同进，事宜速，勿使一人知。”法吏承命。一夕，判书上，先公命江朝宗至，出令示之。江泣求，先公止之曰：“王治馨不杀，予何以行令，尔监决，诘旦复命，勿违！”

江出，达王禁所，呼王起曰：“有事须君一行。”时夜逾子，王已心知就刑，叹曰：“无救耶？命矣夫！”从江登车。江忍涕对之，出齐化门，抵刑场。王方下车，弹已自后至，贯脑而死。江为丰殓。晨入告，先公叹曰：“非予必欲死之，法初布，不可枉耳。”使厚恤其家。王既正典刑，令始下，阮等知之，已不及救矣。

先一日，王妻尚泣求于某。某亦显者，慰之曰：“无伤也，顷人见元首，言及，无怒意也。”妻既返，阅日而尸归矣。先公语阮等曰：“法吏已讞定，又为赃罪，赦之不能昭示天下，矧予之近故耳！”按王治馨小有才，不能敛，且好自用，又骄而贪，

杀身其自取也。

张振武之毙，知之者不敢言，而言者多不知。张，武汉首义者也。黎以副总统督湖北，张初与有力焉。乃渐不逊，且骄纵贪婪，黎欲罪之而有所虑，遂使人觐，潜令人监视之。

张至京，放言无忌，且有代黎之谋。未几，黎密电至，请中央将张立正典刑，历陈张在湖北谋叛，以及贪掠谋罪证，并恳先公勿宣泄此电，恐张之旧部为之复仇，则大不利于黎也。

先公始欲付讞，而黎续请之电又至，且谓如不立杀张，恐湖北即有危患，杀之，叛者无首，而乱不成矣。先公乃密谕陆建章，以黎电处置。时张赴宴归，擒于车中，即送执法处，毙之院庭。闻死状甚惨，予未忍详述也。

张至京之始，京津党会多集会迎之。津中某协会宴之于德义楼，陪者有孙发绪及数议员，予亦在座。张目眊神离，趾高气扬。予退谓颜世清曰：“以张为人，能保首领于乱世，幸矣！而狼视枭声，恐终非安守者也。”颜曰：“纯斋借来言，黎公使之监视其行止，张之入觐，黎公已解其兵柄，祸可免矣。”纯斋，即孙发绪也。颜世清，协会之干事也。岂知张竟不获善其终耶！

喜功妄杀，人惟知有陆建章，不知甚于陆建章者有江朝宗焉。江之悖谬，十倍于陆。壬子，予居天津，有潘连璧女士，昔天津公立女校毕业生也。其师吕璧城女士，与予家有世谊，时相过从，因识连璧，予重来津，因连璧而获识郑毓秀、张以保诸女士，不知郑、张皆为党人输送弹械者也。又有江亢虎，予故友也，时主社会党，介其书记陈翼龙来访。二事俱为江朝宗所探知，乃以折上先公，详述予之通党罪状，并捏造种种事实，甚至谓先生母亦与女党人勾结，将有不利焉。先公即将折寄示予，并批于尾曰：“此种妄言，皆无须侦探，邀功谬想，亦非江朝宗之意，尔不可怪之。尔生母从予卅余年，生尔、生尔弟诸妹，乃有此谣传，大可笑矣！不过尔年轻，交友最宜谨慎，不知根底者不

可友也。此信勿使尔生母知，阅后焚去，不可留此痕迹也。”

予读之，既感且笑，先公遇予，从不轻信人谗，而若江朝宗之离间骨肉，极尽荒怪，亦衣冠所仅有，天下之奇谈！至洪宪时，儿酿冤狱，亦江之狂恶有以致之也！

辛亥冬，先公奏诏入京，惟大兄侍侧，家人俱未随，仍居彰德，予留主家事。壬子初春，予入京贺年，时有使劝先公南下就任，先公恐北方有故，拒而不许，盖北方陆军虽曾为先公所编练，自铁良长陆军，即以中央集权说，尽夺各省兵权。先公又入军机，于是，陆军咸录于部。铁良性贪，以赂金之多寡，定军职之等次，弗贿，虽资深不与。一时军职，尽以贿得，而兵又有终身为兵不得授职之制。后铁良罢免，军心已涣散矣，故辛亥之变，军无斗志，非先公出，北军早反戈矣。

先公既督师，既知旧兵多已退伍，中下军职几尽非旧部，咸以金易得，多无军事学识。统兵者虽尚有故属，而上下隔绝，无一得军心者。兼以宗社党徒日事构惑，祸患久伏，恐不可遏，正日事防渐，詎知己不及，而有是年正月十二日之变。

先是，既有前因，又适有南下就职之议，彼煽乱者遂放言谓都将南迁，尽散北军。某属之兵信之，乃入城焚掠而散。是日，予以友人之招，出城小酌，薄暮归，至东长安街即闻枪声，询诸警察，尚谓时近灯节，必人家所放花爆也。车前行，枪声益近，其声益烈，殊不类花爆，予心知有变，命御者疾行。至石大人胡同口，守兵见予服西装，不令人，盖先公时居外交部办公所，即在此胡同中也。正俄延间，弹自后至，碎予车灯，御者急转车入煤渣胡同，弹复续至，幸马疾奔，未为所中。

予谓御者曰：“既不能归邸，可至东交民巷英使署询何变。”乃至英使署，途中尚无阻者。时英使朱迺典。朱亦闻枪声，而未悉何变，延予坐待，命其参赞往探。少顷，探归报朱。朱谓予曰：“兵变，焚掠街市，总统府无恙，总统亦安居，君可勿虑，

惟街市已不能通行，君可寓此，乱定再归。予已遣人报尊公知矣。”予谢之，必欲归。朱不可曰：“非阻君行，实乱兵满布，车不可通耳。”时枪声愈杂，予知不能强行，乃止。朱时以佳音慰予，而予心终不可安，徬徨竟夕，如历数年。

至晨，枪声始渐息，乃别朱归邸。先公亦终夜不眠，见予叹曰：“予练兵三十年，威信一旦丧矣！”予曰：“兵属部久，兵非故兵，将非故将，虽有一、二旧部，又无实权，今大人帅军方数日，不及整布，岂能损大人之誉耶？惟彰德为家所在，男有守责，恐为牵动，男何以对祖先！”先公曰：“尔明日返，因机制宜，予已瘁于国事，不能问家事矣。”

入夜，即得保定兵变之报，火车已止，乃以专车行。随行者有朱家磐、周铭盘，高世异、步翔芬四人。至保定前一站，站长谓保定大乱，电线已断，不能发路签，车不可前。从行者亦劝阻，予必欲行，乃强之前。至保定未停，乱兵自后发弹，幸未伤人。过保定之下一站，见百余乱兵，阻止铁轨，势不可越，乃命车止。予下，谓乱兵曰：“何所求？”彼咸曰：“特欲附车行耳。”乃延之上车。又至一站，复如是，先登者欲阻之。予曰：“互斗必有伤亡，车尚有隙地，可同载也。”复尽延之。予询其致变之由，争以其情告。略曰：“主将日处高堂广厦，食珍馐、拥姬妾，视予等如粪土草芥，甘苦不问。饷则缓且减，衣不暖、食不饱、寝处不安。官吏动辄苛敛，遇兵如牛马，暴厉恣睢，非人所能受，欲呼告而无从，不得已出此下策！”言者鄙嘘愤慨，其同行者无不切齿。

乱兵沿途渐下，夜十一时过丰乐镇，忽闻排枪声，予出视，见骑兵一队，首者持红灯，近车行。予恐彰德已变，心乃大震。乃车止，持灯者至车前，烛及予，大呼曰：“乃二爷也。”问乱兵何在？予曰：“予归自京，无乱兵，尔等何事？”持灯者曰：“顷得电告，谓见乱兵一车直下，将至彰德，故张营务处长特分兵防

截，倘乱兵有变，即出击之，万不期而二爷归也。”

予挥之去，车乃行。车中所余之兵，咸跪予前求赦。予曰：“至彰德后，尽缴枪械，不得停留。”遂以名刺书证付之。至彰德时，车初止。张士钰、袁乃宽咸戎服戒备，予下车，彼等相顾惊詫。袁乃宽谓予曰：“弟如何得达耶？”予以情形告之，彼等始释然，尽解其防，遂同归洹上村。

予详述北京兵变，及先公遣归谋彰德之安全，乃与张、袁两人策书竟夕，遂定防止外来之兵变，及详察图煽乱者。复设军学研究所，即于洹上园中建一会场，每星期日集一次，邀当地官绅及镇防营者同至。陆军则每连举一兵，每次一易，军官咸至，以联络感情，通达上下，不涉政事。会合地方官绅防营，免生误会为旨。是日，免除阶级，咸可发言，且佐以茗果，以鼓兴趣。上下之情既通，图乱者不得逞矣。

北京之兵变，多酿于段芝贵等之疏玩慢纵；保定之兵变，则由于曹锟之骄贪淫虐；天津之兵变，则成于张镇芳之昏悖怯懦。天津近都咫尺。既闻乱讯，略无防置，既变，又不能遏制，所变者以督署之卫队为最甚。是夜，空队而出，焚掠街市外，竟入北洋造币厂，尽搜其银条，移置署中。他若貂狐之裘、金珠之饰，咸不可以数计，即于署中招售。张知之而不言，反每一卫兵各予以甘金，以赏其救卫之劳。乱后不诛戮以示儆，或取一衣、拾履者却治以罪，张之颠倒谬乱，至于斯极，而津民冤矣。

济南、石家庄、郑州诸地，复相继变乱。彰德适处于中，朝夕危惕，莫敢苟安。保定之逃兵强登予车者，其携有赃物，已沿途四散；随至彰德者所余十数人耳，多无所掠。予既许其弗罪，即搜去军械而释之。后北京、天津之逃兵续有至者，其未携赃物者则立释，携赃物累累者，则遵中央之令，尽毙之以示众。诸营震服。又有军学研究所之设，以通情感，故虽处四乱之中，尚能固镇。

予录研究所宣言条例，陈达先公，批示颇加奖勉。予益自奋励，以安家室。后闻京邸司电报之吴家福告予曰：“前总统得彰德一电，谓君同军人结合，大不安分，总统甚怒，即传予至，拟发电责君，词极严厉。而君之函适至，总统阅之微笑，即命予出，谓无需电君矣。此何事也？至今惑焉！”予即以事语之。

予闻此，乃益慎事谨言，惟恐贻先公忧。洹上卫兵有奸嫖谋产者，有因奸生事者，予拟正以军法，左右争为乞免，乃送交安阳县严办。旋闻驱逐出境。

未几，有人来洹上，谓已求于大爷，命其招卫兵四十人，以二人领之云云。既招集，宿于园中，招摇蛮横，无恶不为。予书诘大兄曰：“兄既招卫兵，应侍卫兄，家中卫兵已多，无需再有此也；且彼等在此，无人能约束，兄速招之入都，免生他事。”大兄报曰：“少迟定有安置。”予迟之久，杳无复讯。

一夕，忽闻枪声一、二发，予立招领村中卫兵者，使分兵守要路桥梁，庶城中有变，不得渡越。张士钰立入城，邀县宰亲巡四城，断人行迹，免匪乘机。予至园中，见大兄所招四十卫兵无端聚合，颇有不安之色。予觉有异，时领原有卫兵者在侧，即命其以四十人监视此四十人，分守二桥之南，盖村居桥北也。且密嘱曰：“如此辈有变，或强欲退回，立即枪杀，不可违延。”此四十新卫兵，见人众于彼，不敢逞，乃分队出守，时枪声又二、三发，无应者。城内外道路，咸张士钰与县宰躬自巡视，尽令居民闭户，有违令出者立毙之。诸营兵不得出营，违者立决，故竟夜无动作。

乃晨，详探发枪者，知有匪徒勾结北来逃兵，耸惑卫兵及防营之莠徒，思图一逞，乃约以枪声为号，呼应者同起。幸素有筹备，时又防御严密，张与县宰咸能以身为之率，巡守弗懈，乱遂潜灭。

予回思新招卫兵，当闻枪声时之神状，种种可疑。及询所遣

监视者，咸云彼辈守桥南时，欲北者屡，初力阻之，后支机关枪作迎击状，始惧而止。至撤防归，犹互相私语，不可测也！予乃以所见所闻语张，决以善遣，遂倍其饷，收械散之。二领者迫使远去。事后，函告大兄，并以遏乱情形详陈先公，先公甚奖张之明练迅敏也。

一日，袁乃宽忽邀予至勉堂族叔室密谈，予从之往。袁出一电示予，电略谓：“张士钰措置失当，着即撤去营务处，以驻彰德统领高文贵接充”云云。予阅竟谓袁曰：“兄意若何？”袁曰：

“此电突来，张尚未知，予已囑司电报者秘之不宜。今军心正在浮动，张又得军心，倘有他变奈何？”予曰：“兄知此可矣。予思总统日前尚有批谕，奖其防护得宜，不旋踵间，即无故罢免，决非总统之意。兄与弟深知总统之任人，从无若此者也。必有枝节盘错其中，此电即存弟囊中，万勿使外间知，若有来询，即以无事告之。弟立即电京津间，并请总统顾念彰德安危，万勿撤易，俟得回电，再为宣示。”袁请附名。予乃拟电曰：“顷承电令，甚为惶骇，日前危变，幸张士钰定之，此军心所属，安危攸关，忽予罢免，军心必为一震，倘有祸乱，全家与地方皆不可问也！愚大人万勿信小人之间言，男文责在守家，侄宽职关地方，安敢陷大人于忧虑，而快小人之私愤耶！”斯时予正年少气盛，未计言之过莽，今日思之，知予过之甚、气之露矣。而先公度容诚宽且大焉。电发，军中来询者，纷纭相继，盖为电局所泄露。予以绝无此事慰之，且命其传告同伍，勿为所动。询者来时，咸张皇失色，去已色然喜矣。

夜间急电来，谓：“前电原因复杂，着即取消，仍责成张士钰善为办理。”且有训勉之语。予乃以此电遍示各营，并出示前电及陈请之电，以释群疑。群众欢呼，且誓以身卫彰德，不使有一草一木之损。予复邀袁诣张寓所详告之，张初尚欲自辞，予与袁力劝止之，以义责之，且告以军心之欢服，张始欣然。予之必

留张者，盖彰德之不随四方而俱变，张防卫之力也。先公谓前电原因复杂，诚有复杂者在；而先公实知不有前电，迨予电至，始诘责司电报者而索阅之。先公既未明指，予亦从而隐之，彼之欲罪张以快私愤，实未计及系于彰德之安危，遽然出之，故图扰害也。斯役虽微，而后来大事，多有种因于此者，故不憚冗琐而详述之。

彰德虽一时镇平，而土匪四窜，奸宄四伏，各以洹上为的，惟惧戒备严，不敢一逞。先公纵云有国而忘家。然家有危殆，心亦未必安也。昔于天津曾置大宅，予因以移眷居津为请，先公颇有允意，大兄力阻。既而彰德谣诼日甚，匪又掠于近村，家人日夜无宁息。适先公电索天王补心丹，遂复一电曰：“请大人移眷于安地，胜服补心丹万万矣。”先公遂决令迁津。布置既讫，以三次行，予殿后，惟嫡母与大兄以产物俱在，弗欲舍之去，仍留洹上。予行之日，大兄送登车，辞色不怡，见张士钰携眷从予，益怒，力嘱张仍须回彰，张颌之。时二月初旬，见大兄汗流如雨，两颊赤紫，怒目直视，予恐其疾发，劝之归村，不必俟车之行也。大兄原乘骡车来，归乃改乘予之马，予阻之，不听。望其款段入村，未几车行。方至津，彰德已先电至，谓大兄坠马，伤甚，嘱予归视。先公亦电令归，予遂邀一友偕往，拟赴车站。过法租界，忽有一纸飞起，坠予车之马首，马惊跃，双辕并折，马即止。友人谓予曰：“不宜行矣。”予不可，及至站，车已开去。是日已无他车，予归宅，友又力阻，且告家慈母不令予归，遂称病不往，改令三弟归视。后有人告予曰：“君幸不归，归则危矣。令兄坠马，乃先昏厥而后坠者，内疾外伤，故象绝险。其左右咸谓致病由于君，大有不利于君之言。”予莫测所由。后大兄伤虽愈，而脑髓轻震，神思昏乱，其病确原事不遂意，愤憾而成。卒因此遭人愚弄，酿成洪宪之祸，呜呼哀已！

古人云：“一言丧邦。”诚哉诚哉。有张宗长者，为先公业师



之子，曾官于直隶，先公以师谊，命在政事堂学习。其人愚而妄，好为星相家言，自炫擅飞星秘诀，日趋大兄之门。大兄初甚轻之。张思媚之以术，遂语人，谓推大兄之命，当为廿年太平天子，故使大兄闻之，召入详叩。张曰：“推公之命，应以来岁始，为廿年太平天子，大总统若为终身总统，则误公之正位也。以某之计，立时鼓吹帝制，先推总统即位，以固国本，后讽总统逊位颐养，则公之帝位成矣。若有阻难者，公有模范困，可以力服也。”

大兄为张所惑，遂谋帝制。斯诚所谓一言丧邦者也！昔清季孝钦后垂帘时，宫中称曰老佛爷，盖以皇帝称爷而又加尊焉。洪宪初改元，大兄忽谕指挥使徐邦杰，命其传谕宫中各处，以后呼之为爷；称先母曰佛爷。徐惶然，思持此谕，请命于先公。徐有幕客陆增炜，字形士，清之会元，太仓人，有诗名，久官京曹，知清故事，乃谓徐曰：“此清皇帝与皇太后之称也，今总统尚在，万不能如此称谓，亦不可陈于总统，置之不应不宜可也。”徐尚惧见责于大兄，徬徨莫定。陆告予，予又为之释说，并嘱徐焚其谕，徐始了然。乙卯夏，冯国璋入觐，段芝贵诸人以冯辈份甚老，乃推其向先公劝进。觐见先公之日，予宴冯于流水音书斋，邀段芝贵、唐在礼及二、三内史为陪。冯退觐即临，见段在，愤然曰：“总统胆太小，中国不行帝制，决不能强，今日劝进，大遭训斥，奈何奈何！”予曰：“恐非其时耳。”冯曰：“癸丑乱平，即为改制之机，是时，予即力劝，总统不纳，恐背民意。民意何物耶！欲改则改可矣。昔总统颇有果断，今怯弱何耶？”予曰：“今日饮酒，可屏国事。”

入席后，冯、段复互言帝制之宜，民主之悖，历二、三时始罢。冯为劝进最初之人，后之离叛者，既愤杨度等未先与谋，复受政客辈之饵惑，非真为国计也。

筹安会宣言发表之后，一夕予邀赵次珊师、李木斋师、方地

山师、何鬯威、梁鸿志集于水泡子别寓中，言及筹安会。予曰：“杨度妄人，徒冀为开国元勋，而不顾置总统于何地，未计轻重利害，而冒失举事者，莫杨度若也。”梁鸿志曰：“恐内幕有主厥谋者。”予曰：“予知总统必不乐此，谋此者必有别人，予深惧非总统福也。”梁默然。何曰：“盍别建一会以纠之。”予曰：“佳，宜多延耆宿，以主正论，予但隐为协助，免为忌者指摘而倾败也。”何曰：“予归，即草宣告及章制，当推次老、木老二公主之。”木师亦深以杨度筹安为非，且言此为筹乱，非筹安也。次师尤痛言杨之乱政构祸，闻鬯威语，咸诺持正义。

翌日，予趋者，先公出示一纸，书何昌炜三字，曰：“此人汝识否？”予应曰：“不识。”先公曰：“有人来告，谓此人为乱党，与汝同谋倾覆筹安会，何耶？”

予恍然，遂详陈前一夕欲谋纠正之言，且曰：“何名震彝，字鬯威，乃秋犖之子，与我家三代世交，且是书痴，岂敢作乱耶！”先公笑曰：“是鬯威也，予亦识之，彼但知作诗耳。顷来告者，立请批交缉惩，予不允，且戒告者，后不可妄入人罪。汝可传话鬯威，不必多事。杨度亦无聊弄笔，不过立此一说，视将来民情如何以为进止，予此时决不允其实践也。”

予告退鬯威，鬯威惧，遂罢建会之议。予独诧告者，胡知此事之速，乃使探之，始知梁鸿志实为筹安之谋士、杨度之朋党，是夕筵终，即走报杨度，杨据以入告。梁与鬯威为盟交，素谊深厚，竟谋危害，殊禽兽之不若也。筹安败，梁以名微脱漏，遂诟筹安以取誉，今终败坠，可知邪乱之徒，不或免焉。

江朝宗冤害无辜屢矣，以诬指沈祖宪、句克明谋危新华宫一案，为尤妄谬。沈，浙之会稽人，字吕生，先公练兵小站之先，即入幕，相从几三十年，素行规谨。先公戊申放归时，沈为直隶某县知县，旋挂冠从隐，其淡泊笃旧可知。辛亥政变，任为秘书，后改授内史。句，直隶大城人，一名有，其母随侍家慈母卅

余年。句氏幼时，即佣于予家，初投内室，后侍先公，亦先后二十余年。辛亥后，命其管理宫府电灯。一日晨，江诣府请见，先公召入。江袖出一折上呈，先公披阅，尽列沈、句通谋乱党，炸毁宫府等事，谓由侦探所探知者。先公曰：“吕生决不至此，句有或恐为奸人所利用，均须实察，不可妄入人罪。”江曰：“已探有实据，请批交朝宗讯办。”先公沉思有顷，命江先出，传护卫司令范乐田，将句克明送执法处，交雷震春密讯。复传雷入，命其邀沈同往质证，不得以罪人视之。雷曰：“总统放心，震春绝不敢稍有妄乱，使人负冤，况沈祖宪学养深静，言行端谨，似不至出此。句克明随侍二十余年，亦何忍如此负恩，中必有枉，震春当平心察之。”先公曰：“善！予亦知吕生无辜，故不允江朝宗之请，而使汝质问也。可善遇之，勿令予负老友也。”

雷退，即偕沈至执法处，沈初不知，及雷示以江所呈折，沈叹曰：“予受总统三十年厚恩，亲若家人，曷忍出此，如察有实据，甘受诛戮而无怨恨，惟今事未白，愿留此待质。”雷曰：“总统亦不信此，使君来者，聊塞诬者之口，俾君有以自白耳。”遂款诸别室，奉若上宾。惟句则拘囚。当即遣人搜察沈、句寓所，检其文件，一无可疑。招江之侦探对质，亦不能指实，江所谓实据者，特侦探之报书耳。沈、句所勾结者何人，以何为证据，咸渺渺焉。雷谓江曰：“如此略无凭证，即可强入人以罪耶！”江犹强辩，雷大怒，披其颊者再，且声诉其诬陷之罪，江惭而遁。雷遂入陈，力为沈、句白。

先公曰：“予心知其枉，苟不如此，则不足钳诬者之口，而正其罪也。”遂命自乘之车，迓沈入府，释句出。罪诬告之侦探，以江亦故旧，且已为雷责斥之而已。厥案之原，多由于句。句性傲而乖，为众所衔，而奢而贪，尤致忌怨。与江素交恶，江适见其日聘摩托车于通衢，疑且妒焉，侦探承其意，遂构此狱。沈与江亦有隙，因亦连及。苟先公以此案付江，则冤狱成矣。若陆建

章仍长执法亦恐不免焉。

郑汝成以侍卫武官，出镇沪海，先公极赏其才能，郑亦衔感知遇，拥卫过于宿旧。先公每谓人曰：“异日代冯国璋者，舍郑汝成莫属，而郑之才，非华甫所能敌，诚后来之彦也。”冯闻而妒焉，且当帝制之际，冯有异谋。郑在沪严缉党人，偶获通结之证，乃封而致之，盖郑恐为离间者伪构，即实，亦不欲遽发其谋。冯惧，转衔之，遂密计于所亲，购数乡人善弹击者，刺杀郑汝成于白渡桥。刺者张惶间，竟被捕，引渡后，应就沪正法，冯乃为之乞北解。遣过江宁，而刺者已非河间人矣！噩耗至京，先公痛伤者累日，予入定省，先公辄泫然太息曰：“坏我长城，南方无宁息矣！”外间竟有疑先公主使者，何其诬之甚耶！

大兄之败，一骄字致之也，其骄，则左右成之也。大兄左右谋士，咸无学无识者流，不但不知大计，虽常事小节，亦莫策一筹，只解酒食谄媚耳！大兄既伤废，外事悉间阻，左右遂得肆其愚惑，而仆价尤恣横无忌。以是正人日远，小人日亲。彼妄冀高禄者，日进“天命攸归，太平天子”诸邪说，大兄乃益骄傲。有上级军职请谒者，其仆先以跪拜嘱从者，谒者既来，多忍辱从之。及谒下拜，大兄则坐而受焉。谒者虽无言，而心已愤且怨矣。先公遇人下拜，咸起答揖，大兄竟自尊若是，故亲者愤而离，众人怨而叛矣！大兄病居，昧于大势，犹可曲谅，独异彼左右者，无以谦下为劝，坐视败坠，犹号曰谋士，鲜有耻矣！

先公曾以女冠服制，命大兄授其左右拟图。及图成上呈，先公顾予笑曰：“汝大兄所谋者何人？竟若是奇谬耶！”予披阅其图，非古非今，非夏非夷，或近傀儡，或若沐猴。奇宜此制，则貽笑万国矣！夫以此辈浅拙，欲图革政而载大位，安有不丧坠者哉！

陆建章残忍嗜杀，素号屠夫，而极畏其妇。妇年与相若，体大而肥，面黑目巨，喜修饰，每梳两髻，各缀锦结，垂带飘然，

脂粉金翠，倍于常人；日驰骋于通衢，见者辄目晒之，而妇自若也。性狠尤过于陆，多干政事，陆惧甚，莫敢违。陆之恶，妇有以成之也。陆有一妾，惟晨以盥进，立退出，不敢一言，馀无相见时，妾心怨而已。陆又好色，闻刘喜奎而艳之，惧于阃威，无所为计。知予识梨园中人，商于予，思一窥颜色，遂拟假宴记者名，陈黥穉于陆邸。时杨千里在京，为侦者迹，陆命捕治。予与杨善，心知其诬，欲为疏解，今构此机，乃首延千里。千里见帖，具有陆名，犹疑惧不前，予以意告之，始欣然来。及筵既张，遂介千里与陆会晤，陆初颇惊诧，予因语以与千里之交谊，陆乃释然。是夕，刘喜奎自津招至，叠演二剧，陆乃大乐，赞称不已。剧终，陆使人招喜奎入室，喜奎拒之，使三请而三拒。陆乞于予，必邀一盼，予为所迫，招执事者至，语以无他，但一见耳。喜奎知其妇悍，初拒者，畏之也，至是，不获已，乞勿入内室，避妇窘辱。陆延至别院，喜奎与执事者偕入，默坐，陆诘之，亦不言，俄顷即去，如惊鸿之一瞥耳。陆爽然若失。宾客既散，陆谓予曰：“喜奎，天人也，予为之颠倒，兹来孰致之？”予曰：“邀之至者，一赵姓，旧伶而业剧馆者。”陆曰：“既能邀之，必与之习，乞遣赵为予媒。”予戏之曰：“媒可，成则不卜，惟先请一事，君允，予必为君谋。”陆曰：“事无不允。”予曰：“闻君欲捕杨千里，信否？”陆曰：“有之。”予曰：“乞君书一免捕之证，予保此人决无异图。”陆立书证授予。予图曲解友难，甘冒诬言之失，而陆之愚妄亦可笑之！后其妇微闻此事，大与之哄，谓如纳喜奎，必杖杀之。陆惧乃寝。千里已得安居，而徜徉于九衢间矣，谓非喜奎之功耶！

张镇芳，河南项城人，先大伯之妻弟，以八股文称于乡里。先公督直时，张官户部主事，奏调总永平七属盐务，以是起家。旋授盐运司使，先公称其善理财焉。宣统继位，张度先公将退休，乃亟拜载泽门，重金为贄，且以己之侵没盐款，悉委诸先

公。裁泽喜，疏举入盐政处，先公罢政，与有力焉。辛亥变政后，张先为直督，天津毁乱；再为豫督，桑梓涂炭，白狼之祸，所酿成也，杀戮无辜，不可数计。先公不获已，褫其职，实曲全之也。张不之感，心反衔怨。洪宪改元，张初亦推戴，及云南起兵，川贵继应，知事垂败，密遣腹心张方入豫谋独立，驱赵倜，截张为督，联南军，抗先公。张方不谨，为赵所擒，讯知张之主使，立电陈京府，请就地正法。先公得报，诘张，张惶惧变色，力白无他，乞移京审讯。先公许之，及张方递至，张为之奔走救援，并密嘱张方变供，此案遂隐。张以至戚，且赖先公而致官禄，初寒士，今富翁矣，竟反覆若是。张勋复辟，张为伪尚书兼议政大臣，事败就获，判徒刑入狱，虽遭縲绁，而苟全性命，已至幸矣！

先公在位时，予居居仁堂西偏北之第一院，院有二树，一已槁萎。予夜读，每闻窗外廊间有屣声，时或扣弹窗棂，举帘视之，寂然无人。帘下后，而声又作，予心疑而不言，恐妇孺闻之惊也。

一夕深夜，予自外归，甫入院，见一满洲女子循北廊西向行，适背予，以服装度之，华贵年少。廊尽有小院，女人即隐，心知有鬼！是夕，梦一女，谓予曰：“我，德宗宫女也，初甚邀宠，遭人妒忌，诟谤丛生，一日独行，一竖自后至，秽言戏谑，乃斥之。帝忽至，责我不端，横加杖辱，愤且耻，遂缢于此院树上。树因我冤而枯死，负冤而无人为白，乞公草一疏，焚于树下，即得超度矣！”言竟下拜。予徬徨间，已梦觉矣。回忆梦中人，与院中所见，衣饰无异，乃腹拟疏文，外出书之。次夕夜中，持疏归，就枯树焚之，微闻环珮声，萧然而逝。自此，院中不复有声动矣。

蔡锷（松坡）为梁启超弟子，先公极赏其才，蔡初亦敬畏先公，执弟子礼，拜于门下。先公于变政后，免除通谱纳贽诸恶

俗，于蔡则特契，非以常情论也。蔡一时身兼七、八职，段芝贵、江朝宗等咸嫉之，而莫敢言。

筹安之初，蔡集诸将军于其寓所，议上表劝进。蔡首署衔名，段、江辈益嫉视焉，遂诬以谋叛，以兵围检其寓，无所获证，再三侵扰，蔡不能堪，而先公不知也。蔡乃请假出京养病，先公犹电令蔡所经地之官守，优予卫送，未觉蔡竟起兵抗变也。

江朝宗统领步军，广布爪牙，冤杀枉戮，不可数计！天津王生，十馀令耳，其父与兄俱营商贩。生毕业小学校，以投稿某报，获罪于杨以德，乃避祸于天津日本租界某摄影馆。馆主郭某，予旧识也，奉先公命，摄中岳诸景，遂荐郭往。郭曾来沅上，为先公摄蓑笠垂钓图，故先公亦识之。郭请以二徒偕往，一即王生。迨归，先公嘉其劳，授薪，使留府备差，王亦留佐之，即令居流水音。

一日，有侦探数人，衔江朝宗命至流水音，欲捕王去，谓系乱党。王泣求于予，因诉前事。予怜其幼而无辜，叱侦探去。先公忽召予曰：“江朝宗据杨以德报称，有乱党王姓在流水音，何人耶？何不捕之去？”予曰：“王姓即摄影郭某之徒，曾随往嵩岳者，年只十馀龄耳，其家居商，平素诚谨，从不妄行，似非作乱者。苟付侦探，不获生矣！既招之来，而杀其身，心何忍耶！”先公曰：“如是，可纵之去，不必留也。”予诺而退，遂语郭，使王行。郭曰：“侦探四伏，出流水音，即不免矣，奈何！”予曰：“予适有天津之行，随附予车，可无阻矣。”

翌日，携之登车，江朝宗及侦探咸入车见予，请以王付之。予曰：“总统令纵之去，尔辈乌能阻？”因叱之使下，江忸怩去。俄顷复来，谓已得总统令，必捕王去。予大怒，举行杖向江及侦探曰：“孰再言，即叩其颅。”因数其种种诬良罪恶，江面颊尽赤，鼠窜去。或谓予曰：“彼辈害人多矣，公拯一人，复何济耶！”予曰：“不见则无可如何，既见则不能以一人而忽之不顾也。”

古奇女子，握政秉权，理万几者，有汉之吕后，唐之武后，清之显后。其谋勇雄恣者，有宋之梁红玉，明之秦良玉，而执笏垂绅者，尚鲜其人。汉唐女官，咸同监竖，非辅佐政治者也。今之女子，知谋为世用。予癸丑返都，即请设女官，俾树参政之材。至乙卯冬，始定施行，拟先设专官于府，养其识、培其用，后予出擢，庶无遗坠。

初使吴廷燮草女官制，先公病其繁，授予定之。吴制悉本唐六典，多违时宜，予删其六、七。如卿大夫士例，亦设九级，其先仅任职于府中，尚仪、尚玺诸职，视有可以从政者，稽其才，量任外职焉。计三年后，诸部参、金、主事、秘书，暨各省视学，多有以女子从事者矣。官制既公布，即选天津女子师范卒業数人任之，行之未久，先公殁，制中废，惜哉！

京中贵妇名媛，假荣禄故园，作游艺会，筹资济赈。时初夏佳晴，宜于游赏，易哭庵慕其盛，邀予偕赴。予有书记方重审，少年好事，亦与同往。予素恶器杂，遇集会事，咸弗与临。易方之约，初亦却之，要迫再三，不获辞避，乃同莅园会。

一院中，陈什物，诸妇女咸在，遇游者辄求鬻。其中有唐在礼之夫人，予盟嫂也。潘连璧女士，北洋女子公学生也。章以保女士，北京女子传习所生也。三人咸识予，要予助金购物。予以数十金，易一银篮、一银匣及他物累累，易、方两人争携之。唐夫人以绢花一杖酬予，盖助金者咸若是。易乞一枚，唐亦予之。易手持物，不遑兼顾，因请为簪襟上，唐素爽，无妇人习，故未以易为妾而斥拒也。易为之大乐。适陈物鬻罄，潘女士导予游观，易、方从于后，尽历园景，薄暮始别诸女士行。是夕，歌集城南乐家，易、方两人又偕往。筵间，招雪印轩、石曼君诸女伎侑觞，均擅崑曲者，易击筯狂吟，尽欢而散。

翌日，报载易纪事诗六绝句，一遇熊希龄之夫人；二唐夫人为簪花，有“黑妞才名何必讳，是梁红玉是张秋”句；三举潘女



士，有“水红衫子水红裙”句；四记鬻物诸女士；五赠雪印轩，六赠石曼君。其序中谓予偕往云云。唐与潘见之大怒，咸就予责问，谓予导其往，不应听之为此诗，词既轻薄，复与女伎同列，太难堪矣！唐尤愤，因其夫见诗注有“簪花”云云，疑其中有隐味，严诘深责，唐避居医院，几致绝离。予亟代谢罪，且允纠易之误，遂嘱易作诗正谬，唐氏夫妇始和好如初，潘亦释然。复闻有某某女士拟寻易捶扑之，赖潘女士劝止，未遭窘辱，亦云幸矣！斯时方设参政院，拟简易氏为参政，唐在礼銜之，诋为狂妄，不宜预政，议遂寝焉。

段祺瑞好博奕，围棋自诩为国手，实浅薄也。雀戏亦不精，而喜翻花样，无奇不有者，即创自祺瑞，尤繁于外间所传。若自碰、单吊、边张、嵌档之类，咸流行者也。彼所益者，有“一顶九”，如已有九万三张，复碰一万，或单吊一万咸是。又有“么顶么”、“一顶一”、“九顶九”、“三副同”诸名，多不胜数。一副和成，博者辄不能计数，惟则妻弟吴光新工于检算，故祺瑞临博，必使光新随侍，操盘计和，不差毫忽，庶博者不畏难而却避焉。吴以祺瑞内戚，得授湘督，其言鄙，其行卑，盖厮养之流。夫厮养之流，为博场计筹尚副其材，竟任以疆寄，不啻荐粪土于庙堂，被狗彘以锦绣，秉政者若是，疆寄者若是，黎庶之不坠于水火者鲜矣！

先公秉国，子弟无从政者，先公不欲私所亲也。四兄克成，先三伯父子也，任河南军事稽查累年，颇著勋劳。赵倜为请补少将，先公固不许；因易请二等嘉禾章，复不许；后再三呈恳，始允授三等章，而犹不明令下布。八兄克暄，先大伯父子也，曾为使美参赞，变政后返国，留外交部任事，屡请简参事未允。后以陆徵祥力荐，始下令简署，尚以为外交官而允也；若属内政，则初即不得入部矣。大兄累欲领军，或督一省，辄遭河斥，后虽使参预模范团，而终未假以名焉。袁乃宽原名克宽，河南正阳人，

与于家一宗，字派一同，因随佐军需，乃易今名，小有才而鄙佷，故不使任政事。予以中原公司与福中公司合并，被推为襄督，事属商业，犹不许以正督同令，以指令作为简任，创闻也。赵次珊邀为清史作纂修，先公使辞金受职。以上诸事，先公尚以为过，遑论右于斯者矣！

乃宽次子家驹，后易名英者，少年性激，言多失检，交游咸国民党中人。彼辈复从而张之，遂为江朝宗揭发，谓通乱党，谋毁新华宫。乃宽亦恶之，乃下执法处讯治。大兄又深嫉，必欲死之。幸雷震春尚知大体，不欲代先公冤杀亲属，贻讥于人，故未即刑。一夕，予侍先公筵，言及此事，力为之白，谓：“家驹年幼失学，友多党人，言不检有之，危乱之图必不敢。况杀之亦无所济，徒使人笑，亲先离矣，如恐其为祸，幽之可也。”先公曰：“善！”遂谕雷震春善处之，免其死焉。震春即营密室居之，使人日伴其为樗蒲戏，以和其心，英遂赖以安矣。

易顺鼎以作艳诗，侮唐在礼妻，遂失参政。后赵维熙呈举为肃政使，已将下令，顺鼎忽以赠津伎李三姑诗刊于报，嫉之者以报上呈。先公阅其诗，有“臀比西方美人臀”诸猥褻句，顾左右曰：“是人如是放荡轻薄，堪为肃政使耶？”令遂寝。顺鼎终于为印铸局参事者，美人贻之也。

段祺瑞外刚而内荏，其用徐树铮也，知非正远之材，时谓左右曰：“败予事者，必树铮也，必去之。”言虽坚切，及见树铮，则又惧而悔前言矣，独不知祺瑞惧于树铮者又何耶？祺瑞长陆军部时，政令咸出于树铮，祺瑞不敢预涉，颠倒刑赏，尽失军心，卒致一败涂地。或为祺瑞惜，知其不善而用之，此孰之罪耶？

洪宪改元之先，段祺瑞初尝以帝制为非，特恶杨度等专恣，恐僭事耳。杨度等遂谗于大兄，谓将有不利焉。大兄怒，因人告，先公不纳。大兄益愤，乃密遣人谋刺杀之。段祺瑞惧，引疾避居西山。其妻，先母之寄女也，入泣于先母前，力为祺瑞白，

誓无贰。先母素不预外事，因怜其诚，向先公述之。先公曰：“予久知芝泉无他，惟克定不察，妄信人言，使芝泉引避，予心犹歉然焉。”乃嘱先母婉劝大兄。大兄性刚愎，终不释然，而又狐疑怯懦，不敢遽加危害，坐使祺瑞叛离，及重入内阁，迫先公至死，虽祺瑞辜恩背义，亦大兄有以酿成之也。

徐世昌自命工书，初摹山谷，复宗长公，而腕弱笔俗，实未能工也。好金石，复不辨真贋。闻潍县陈氏，有太保鼎二：一曰“太保作宝鼎”，一曰“太保鼎”。世昌以己为清之太保也，必欲致之。悬五千金，估人挹之，求于陈氏，举二鼎入都。此二鼎为陈氏藏彝器之下乘，以之储精小金石，装置未遑详检，遗二物于其中，陈氏不知也。及至都，献于世昌，世昌大悦，如悬金予之。搜鼎中故纸，二物坠见，金错银镂，光芒照炫。世昌以其微，轻之，掷还估人。估人亦不识为何器，怀之归，欲估之而无受者。有拓工朱某，持二鼎拓本示予，鼎大逾斗，字画稚弱，未敢目为真也。朱某又以估人持去鼎中所遗二物见告，予偕之访估人，索观二物。估人出示：一作虎形，长二寸许，中空，首尾俱穿，身刻虎文。朱碧莹然，背金错“大攻”“胥”三篆文。按：“胥”，周官名；“大攻”则冬官名也。周礼佚冬官，于此获知其一，古物之有益于学，诚大矣！审此物为周代铜锁，错以官名，官家所用，“大攻”、“胥”掌执者也。一作虎首形，阔二寸弱，高不盈寸，中空，面凸起，耳鼻口颊，突兀有致；细银片为文，灿烂晶莹；背平，中有孔，如桃。下端横镂银文篆书“左徵”二字。颈作椭圆，形口作扁孔，中有一齿，判分为二，盖用以衔环者，此汉铜铺首也。“左徵”当亦官名，曾见一汉弩机，正同此文，可以徵也。斯周锁汉铺，制作文字，俱精古无伦，识为真确，询值，索百金，亟如数易归焉。

民党有唐继星者，粤商唐景星子也。清末季，以革命入清苑县狱，至辛亥，始释出，寓天津，理国民党支部。癸丑之先，有

女党人输弹械入都，屡为京探破获，谓继星为魁，悬金购之，探者密布。继星犹自以为无所患也，日作狎邪游，嚼一伎，寝食必于是。予于友人筵中识之，颇相得，日夜饮博。

一夕，饮于天津南市伎家，予大醉，必欲归寓，呼马车待于门，继星扶予出，登车时，模糊间见有数警兵，徘徊车侧，时已解严，颇以为异，以无关予事，置之。予以过醉，乞继星送至寓门，遂偕行。翌日，或告予曰：“昨夜君救继星矣。”予详诘之。或曰：“探知继星饮于伎家，往捕之，见君在座，未敢遽入，比筵终，见继星扶君出，登君车，又未敢发。君虽无意，继星则深以为感也。”予始恍然昨夜之所见也，乃访继星于日租界德义楼，嘱其暂勿至南市，复以书致执法者，为之解释，月馀无动作，意必无事矣。

又一夕，予宴客于南市伎家，座有继星，饮继以博。御者忽入室，低语予曰：“有数探偕警兵围于门，时相耳语，或有至此室窗下窃窥者。”予心知必为继星而来，思有以援之。博局终，予谓继星曰：“有要事与君筹议，今夕必偕至德义楼一谈，此间器庞，非宜也。”继星预有伎约，请予明夕谈，予不可，必强之行，且招所狎伎同往，继星始允。

予使御者引车至，以臂挽继星，扶之登车，探与警俱目视不敢前，乃驶至德义楼。入室，谓之曰：“君见伎家门前之警备乎？”继星曰：“见之，何耶？”予曰：“捕君者也，予已为君解释，竟不能达，君久居此，必无幸。且今日之备，严于往昔，恐有特令，时时足虑也。”继星曰：“奈何？”予曰：“君可乘日本商船南下，抵沪庶免矣。”立使旅店侍役，询轮舟行期，适是夕有开行者，亟为整装，送之登轮。予以继星可逃祸矣。后闻在沪为其兄所卖，诱至华界，执付使署，遂解京弹杀。呜呼！兄弟手足也，竟自残害，于是益叹今世之衰乱矣！或曰：“继星谋乱，君家之敌也，胡为救之？”予曰：“谋政者公也，友谊素私也，虽不

可以私废公，亦不可以因政丧谊。继星有谋，予未见之，亦未有实施之迹，不能专断也。彼既善于予，予友也。岂可坐视其死而不一拯济耶！后苟作乱，自有正其罪者，今予但尽予心耳。倘已作乱者，予亦不与之友矣。”

靳云鹏为段祺瑞门下士，与徐树铮皆受祺瑞特拔，因授将军，督山东军务。云鹏小有才而自妄大，长民政者，多为所扼，无久于任者。洪宪之初，拟抗命独立，先公闻之，欲正其罪，赖祺瑞挽救得免，仅予内调。祺瑞之施恩于云鹏至矣，卒负之他附。小人末世，如是如是！祺瑞鼻不正而负先公，云鹏目不正而负祺瑞。其亦天道循环耶！

熊希龄都统热河，尽取清行宫宝藏辇归，可谓鼠窃之大者也。第一流内阁之首，仅狗盗材耳！藏书中，有北宋刊刘文房集，绝精，且有宋及明代人题跋，篋外误揭为明刊，熊氏因置之未携，幸矣！后此书已为清室收回，储于武英殿中。傅增湘曾假以摄影，斯后庶不致复坠入奸宄手中矣。

张振武之诛，外间渐知为黎元洪之电请，振武之党徒深衔之，颇欲扰武昌以危元洪。元洪惧，力请入覲，先公许之；又请严卫，先公亦许之。恐有危害及阻行者，初未宣言北迁，但云入覲立返，行期亦不使人知。及抵京，见先公曰：“保全元洪一命矣！”其迫虑可知。眷属后至，先公知其意，不敢居外，早为陈备于瀛台中。台故清帝居，结构精严，又为盛施，无不美适。元洪至，顾而大乐，谓左右曰：“予生平所未曾有也。”复谢先公曰：“元洪处武昌，无一夕安，今而后得高枕卧矣。”

及帝制初筹时，先公以元洪居府中，多有不宜，乃修邸迁之。或谏先公曰：“不可使宋卿外居，不易监察，苟变将奈何！”先公曰：“予遇宋卿厚，无虑有他，况改政犹未定也。”窃谓丁兹末世，道义丧绝，复何有亲谊者！先公过以君子度人矣。

吾人今所服斜襟短领之衣，满清入关后之制也。自变政后，

罢其官服，而私服依旧焉。晚近日趋怪乱，且吉凶之礼，服多不适，虽参用西式制，而于习尚终相背也。故日本不废和服。予于癸丑返都之始，即为先公言之，先公命与吴廷燮先议祭祀之冠服，于是定玄衣纁裳冕旒之制。衣以十二章判等次：元首，衣十二章冕十二旒；上卿、中卿，九章九旒；少卿、士大夫七章七旒；中下大夫，五章五旒；士，三章三旒。元首金锦为绅；卿以下银锦为绅；庶人素衣，冕无旒。玄绅，服之以癸天。后为黎元洪废之，汉衣冠遂不复见矣。

甲寅春，奉先公命，送长妹归青岛。先公召予曰：“青岛虽为德人所攘，若一旦东邻谋我，必自青岛始，德失青岛，则我危矣！京畿偏居东北，谋我者北出奉天，东出青岛，合迫都城，朝发夕至。西南诸省，不及北援，都城苟危，天下尚能安乎！予昔曾至青岛，默察其地，外虽有险可据，而海面多雾，咫尺之地，无可退守。倘自海攻之，善战者不终日可下矣。若自陆进，多有山阻，则不能必操胜算。今天险犹昔，人事恐多变更，汝往，可详察之。且审津浦铁道近济南之南北险要，如有询者，即谓游山可耳。”

予遂假此拟一登泰岳，易顺鼎闻之，欣然偕往，从游者计有五人。首日至天津，次日至济南，咸宿车中。三日至青岛。时三月初，正红紫缤纷，青碧紫错，不似河北之萧瑟也。寓青岛七日，游崂山诸胜。德人邀观飞机，机如巨鸟，前后可坐二人，与之偕举，绕岛一周而下，机中无他苦，惟机声聒耳，火星乱坠，及天风之迫耳。时我国尚鲜此机，青岛弹丸之地，已存备十数架，其防备之密可知！惜其地太促隘，诚如先公之所虑也。

青岛之学校尤良美，严法善教，所学坚实，学者都谦逊勤静，略无浮夸佚荡之习。虽休沐之日，未见有大学生徒华服而骈游于市者。商贾咸谨诚，不闻或有欺妄。境内人安，盗窃不至，夜户不闭，路遗不拾，德人之治，可以法也。

予假寓德人所建之旅舍，凭栏观海，云涛荡胸，朝日夕月，尤开奇景。旅舍外门，昼夜辟敞，无闭时，无守者，侍者仅伺应于室，每外出，以钥悬于门侧，归则取钥自入，从无乱入他人室者。珍贵之器虽置几案，亦无虑也。盖德人以德遇人，人则以德报之。今则危乱惕惧，昔以为桃源者，反视为畏途矣！

离青岛仍返济南，时靳云鹏督山东军事，高仰止师长民政，师邀入署中小住，昔之抚衙也。先公抚东时曾居之。署后有园，具亭台池沼之胜，予幼时所最喜流连者。昔觉景阔径远，游之不尽，今日重临，似举足之间，已无馀地。胡大小之殊若是，岂观感之不同耶？游大明湖，亦同此慨。署中司文牍者，太仓姚鹏图，杞县步翔芬，咸予友也。鹏图工书，翔芬工诗，趋径之超，今人罕有，鬯谈三夕，遂游泰山，翔芬亦偕行。

车至泰安县，县令冯汝骥，予乡人，先公旧属，导予登山。先游东岳庙，藏有玉印，方三寸许，高亦如之，经火煨毁，色赤而黯。文曰：“天仙照鉴”。盖道家所用，制作在唐以后，俗谓为汉印谬矣。又一玉圭，长二尺许，厚一寸馀，质黑白色，雕琢不甚古，首温尾寒，俗谓之温凉玉，亦奇物也。又观清高宗颁赐瓷器，色质粗新，恐非原器矣。

稍坐，乘筇舆上行，直达岱顶，入南天门之四十八盘为最难行。所谓四十八盘者有三，凡百廿馀级，皆砌石为阶，峭直向上。每行四十八盘，有丈馀地，可以稍憩。舆人蟹行。游者至此，无不失色相顾。既入南天门，即至岱顶矣。宿碧霞元君祠后斗室中。

予登山时，挟裘可六袭，衾褥一巨束，他人咸笑予呆。予告以山巅必寒，不可不备。人咸曰：“山下已易袂衣，山巅虽寒，棉者可矣。况一夕之宿，君独不厌其烦赘欤？”予笑而不之应。及至巅，夜寒甚，咸战栗不可支。独翔芬携一裘，予遂以馀裘尽假于人，更燃炉室中，始有温意。翌晨，起观日出，尚未破晓，

益寒如严冬，乱云如絮，拂衣袖间，若立海中。波涛四涌，众山微露，远处渐明，望之若园林焉，若楼台也，若旷场也，若舞队也，若花，若石，若禽，若兽，若山，若河，咸云之为幻也。变化未穷，日已破空而出，赤光照射，万象俱杳。虽未获观日出之胜，而云海澎湃，亦大观矣！

入室进食，尚拟探幽，忽日没云合，天欲雨矣，佳兴遂阻，乃作归计。至经石峪，经六朝人所书也，字大逾尺，终横有奇致，刻于石上。石之阔大倍于虎丘之千人石，捶拓既多，故渐有剥损，俯地摩挲，不忍遽捨。是时天已垂暮，乃宿斗姆宫。宫昔为胜地，传多韵事。有尼名靓云者美而才，先公抚东时，大兄登岱曾见之。予见其所持靓云书箴，簪花妙格也。询之老尼，谓久化去。今尚存一老尼、二幼尼，非复当年，密室成为瓦砾矣。

顺鼎老有童心，性且好事，谓罗惇齋曾识一尼，名正巽，赠诗颇多，因招老尼至，诘之曰：“有名正巽者今安在？”老尼指一年约二十、面黑目斜者曰：“此即是也，今赖此徒微博香火资耳。”顺鼎曰：“尚有佳者否？”老尼曰：“皆有一徒，色颇丽艳，今从良去矣。”

予闻之大诧，谓之曰：“尼胡不良，何所从而良耶！”老尼曰：“嫁人耳。”予曰：“所适为谁？”老尼曰：“徐州张大帅也。”予笑谓顺鼎曰：“尼而嫁奇矣，嫁大帅尤奇。尼嫁曰从良，诚奇之又奇者也！”老尼曰：“予徒之从良多矣，何奇又有哉！”予合十而向之曰：“罪过！罪过！”

一老尼一正巽外，尚有一稚尼，度之，不过十一、二龄耳，已能以色笑承人，真佛家所谓地狱也。夜半，顺鼎犹徘徊不眠，后强邀予至尼居室，闲话竟夕。题诗于壁，矚予和之，正巽蠢蠢，不解所谓，窥其意，犹憎我辈之污其壁也。顺鼎复逐句为正巽解说，首搔指画，不惮其劳。予视正巽，则已低眉入定矣！

翌晨遂偕诸侣游昨游未尽者，逾午登车行。



泰安发车，历时许，至曲阜。驿去孔林十馀里，易輿，越泗水，诣衍圣公邸。邸居庙侧，建筑宏轩。衍圣公孔令貽之兄，予姑丈也，丈以病废，入谒丈及姑母，令貽邀予及诸侣同宿邸中，出古冠服等见示：一、古履，朱色方首，谓是宣圣遗物。二、纱蟒袍，明代袭公之官服也。三、宋人临吴道子画宣圣像。四、明太祖像。五、宋元以降袭公像。六、牙牌，明入朝时所佩者。七、象笏。八、玉带。九、纱帽，明代物也。久困胡尘，忽瞻汉仪，今虏廷虽覆，而衣冠依然，对此遂兴思汉之情。

诘旦，诣孔庙，令貽相偕，趋大成殿，瞻宣圣金象，九拜于阶。历观诸配殿。殿前庑下，诸汉碑在焉，石古而润，摩抚久之。还邸，出清高宗颁赐古祭器十事，陈于几上：

甲、商父戊鼎。文曰：“戊鼎木壬丹。”原释为作文考孟木工丹，定为周器，误矣。高七十九分，深四寸六分，耳高一寸八分，阔二寸，口径七寸七分，腹周一尺四寸四分，重一百二十五两。铭在腹内，遍体朱碧，朱若髹漆，碧若翡翠，为十器之冠，真奇宝也！

乙、商亚尊。亚字形，原亦误定为周器。高一尺二寸，深七寸四分，口径六寸四分，腹围九寸二分，重六十五两。朱紫灿烂，古气盎然。

丙、周牺尊。牺形，无铭，高七寸二分，深三寸，口径二寸一分，身长一尺一寸三分，阔三寸九分，重九十九两。

丁、周白彝。铭二十字，多漫灭，可辨者仅：“白作彝用人永”六字耳。高五寸，深四尺，口径七寸二分，腹围一尺九寸，重五十六两。存铭文第一第二第四第十六第十八诸字，末一字似宝字。

戊、商父乙卣。铭曰：“丹父乙。”此亦误定为周器。高通盖九寸一分，深五寸九分，口纵三寸五分，横四寸五分，腹围一尺九寸八分，重一百四十两。腹刻雷文，余素无师。

己、周夔文敦。无铭，高通盖七寸二分。

庚、周赛。铭曰：“赛作因篚，其子子孙孙永宝用。”原赛误释为宝自二字，高三寸，深二寸一分，口纵七寸，横八寸四分，重八十五两。

辛、周夔文豆。无铭，高通盖七寸八分，深三寸，口径五寸二分，腹围一尺八寸四分，重一百一十一两。错金镂银，作夔凤文，三代器之错镂者颇罕有，虽无铭字，亦足宝矣。

壬、周饔餼献。无铭，高一尺三分，深自口至鬲五寸一分，自鬲至底三寸四分，耳高二寸，阔一寸九分，口径八寸三分，腹围一尺九寸二分，重一百四十四两。鬲底蔽铜一片，上有十字穿围，有关捩可启闭。

癸、四足鬲。无铭，高六寸六分，深四寸六分，口纵五寸二分，横六寸六分，腹围二尺五寸二分，重一百五十五两。两耳四足，周素无文。

十器俱精古，附有御制诗章考释器图一册，图按器缩绘，填以朱碧，与原器为异。于敏中奉勅题：“器备从先”四字。又按器制椁几一，此为乾隆卅六年颁给衍圣公昭焕者。抚玩良久，油然神往，遵图册录其铭文，记其度量。当时钟鼎文字，尚未昌明。虽有宋代宣和薛氏诸图帖，然多讹误，故此十器，考释未能正确焉。更出示邸中所藏历代祭器，及收储古器物，三代以降，下至元明，多为外间所罕见者。昔藏宋本书籍，多遭窃鬻，惜哉！令貽又导瞻孔林，巍巍郁郁，洵胜迹也！复九拜而去。

谒孔林后辞姑丈、姑母，复谢令貽假馆授餐之惠，返车拟直入都。及抵济南，高仰止师已俟于驿舍，必邀作十日之游，意不可却，乃止。即偕入署，高师曰：“某日为宸卿太夫人七十寿，弟既来兹，不可失礼。”予诺之。盖宸卿，云鹏字也。立电陈先公，旋得覆电，谓已飭庶务司制匾备寿物，物备即遣送达，颁给靳母，且命予蒞贺，予遂留居署中。一日，张树元邀饮城南商埠

一商棧中，因避囂也。飲畢，繼以雀戰。金招女樂，歌以佐興。中有一女伶，肖予故友楊朴仁侍姬金小宝，就詢之，果是，詰其下堂始末。小宝揮涕而述曰：“嫁楊公四閱月，公忽以疫卒，因隨其母及長婦扶柩返蕪湖。月給五金，不令婢姬供役使。遺腹誕一子，猶自操勞，困苦不堪言狀。復并五金亦止不予，衣食不能繼，遂求去，其婦留子遣予出。自顧老大，乃嚮歌于魯豫間，差免凍餒耳！”予聞之，歔歔不止。

又睹一伶，乃昔客天津所賞之張桂林也。桂林忽遇予，似亦驚喜，就予深語，道三年來所遭遘，且詢其師汪笑依踪跡，知予與笑依交好也。予一一告之，剪燭達旦，始各散去。日逐酒博，垂垂倦矣。及斬母令辰，乃往祝賀，云鵬留飲，高師已先至，俟予于座中。時陳雜劇于堂，有代云鵬知賓客者，請予點劇使演，予數却之，不獲。乃點金小宝演“鴻鸞喜”。張桂林演“游界關”，咸二伶合作也。二劇既終，知賓客者強二伶登台謝予。二伶忸怩而登，桂林鞠躬三俯，小宝却立不前。知賓客者叱之使跪，予窘甚，亟起呼之曰：“可已！可已！胡跪為！”以手揮之，二伶始下。四座見之，縱聲笑！予不安，乃不別主人去。

既壽斬母，遂擬返都。先一日，高師餞予于大明湖歷下亭，座有姚鵬圖、步翔芬暨諸游侶。是夕，張樹元設祖道于城南，予復密約桂林于日本旅館，未使一人知也。既至歷下亭，已逾未正，筵開樽舉，鵬圖倡行酒令，即席賦“竟”“病”韻詩以佐飲。予以慮失桂林之約，匆促賦成，及座客詩俱成，已薄暮矣。筵散，囑諸侶先至城南候予，予隨仰師返署言別。師有所陳述，授予入都面陳先公。予既別師，至署前堂，見師所備輿馬護從以送予者，咸俟于堂下，予惡其擾，避之。繞旁門出署，呼市車至日本旅館。桂林竚望已久，相與暢話，夜中始別，踐赴樹元約。諸侶見予至，驚詫相告曰：“公何往耶？公師知公独行，大責仆從，失于隨護。立命警察厅长安仁，率警卒及輿馬至北里中尋公。安

仁张灯，遍叩青楼之门，诸伎仓惶，不知所措，而公仍杳然，兹犹大索于城南诸娼家也。”予骇然曰：“予纵狎邪游，亦不应如此张皇寻索，倘为人传述，诚笑谈也，吾师胡不谅若是耶！”立使人告安仁，始不复扰攘。予遂以所约告诸倡，欢饮达旦，登车北返矣。

沈翔之字虬斋，陈其美之谋士也，机警多智，学识亦超，善鉴赏，富藏书画。予客津时，识之于舒清阿座中，同有嗜古癖，交游乃殷。予游沪，复遇之。因宋教仁之案，党人多有指予主使者，颇欲得予而甘心，赖翔之力为解释，幸免祸变。时陈其美、应桂馨谋乱江南，思擒予为质，予未知也。一日，桂馨宴于其寓，翔之预诫予不可践。是夕，桂馨以车来，必邀予往，且嘱予载怡情、琴言诸伎偕行，予过怡情处邀之，怡情亦止予不赴，盖翔之预嘱其阻予也。予遂以书谢辞。后始知桂馨之谋，诚危矣！

予北归，未即与翔之通讯，不知予游鲁返京之日，即翔之被害之日也。先是翔之佐其美再举兵，事败后蛰处沪上。翔之忽电先公退位，先公一笑置之。统率办事处诸人则衔之深，悬重金缉之。其友贲赏，欲以药酒，载之入华界，执付探者，遂解至都下执法处。翔之乞与予一见，执法告以予游鲁未归。翔之谓执法者曰：“拟乞寒云代予陈请，愿著党史，幽锢终身，但乞贷一死耳。诸公如能代达元首，当泥首以谢，况劝退位之电乃他人主使，非予衷也。”执法者不之应，翔之叹息久之。及予至，已弹杀之矣。予闻其嘱托之言，深憾有负吾友，遂以其言入陈先公。先公曰：“早有告者，必可赦也。予曾读其所作劝学篇书后，深赏其才，竟不得其死，惜哉！”予曰：“翔之前岁入都，即有北向之志，以嫉之者多，无为容者，遂怅怅南归，今构此祸，亦彼佐陈其美妄杀之报耳。”先公令厚殓之，且返其櫬焉。

皖人方某，年少能诗，予以廉泉介绍认识之。方善摹予书，因延为书记，乃下榻于流水音。方某与朱启铃之第三女交甚密，

遂假予书斋之电机，时通好辞，予与朱咸不知也。

一日，方某又自机招女，适朱启铃在机侧，接听询何地？为谁？方某以流水音及予名对。朱厉声再诘，方某知不善，即掷机遁。朱诘接机者，则确为流水音拨来也。朱甚怒，招女至，叱之跪，严询之，女自承与予交好。朱惶然，入陈先公。先公知予素不苟且，虽喜狎游，而于闺室未敢一窥也，乃力为予白，且谓必有奸徒假名，不可不详察也。

朱退，告府中庶务司丞郭葆昌，使询于予，予骇然。朱女与予虽于宴会中偶值，而从未通一辞也。立呼诸仆至，一一诘之，何人曾假电机焉？仆有屡遇方某对机低语者，因以语予，予遂下逐客令，使方某他徙，予之冤乃白。

## 朱执信重要佚文

黄毅整理

**编者按：**朱执信原名大符，字执信，广东番禺（今广州）人。朱氏所撰《币制私议》等文章从清末广东报刊《法政丛志》上发现。

《法政丛志》是1907年广东法政学堂发行的，张树榘负责编辑。朱执信的文章分别刊载于该丛志第一年第三册（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发行）和第六册（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五日）、第七册（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上（连载），署名朱大符。当时，朱氏由日本归国，正在广东法政学堂任教。由于《法政丛志》发行简章规定，“本志专从学理上研究法律、政治、经济各方面问题，不涉及本国时政得失”，朱执信在这两篇文章中只从学理方面研究问题，不像他的其他文字那样，充满激进的革命色彩。然而所研究的却并非与“本国时政得失”完全无关。从这两篇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朱执信既掌握来自书本的学说理论，又具有个人阅历和社会现实提供的国情知识，他在关注全国局势和世界潮流的同时，对广东地方社会状况有着深刻体察。今刊出，供参考。

### 币制私议

朱大符

新定币制为银本位，而其本位货币之单位，应为一两耶？抑为七钱二分耶？未决之论也。虽当代学者多主一两之说，然在私见，有不能枉以从者。故于前献议，略陈大概，而有所未尽者，复著论详之，命之日私议。

第一：定货币之单位，宜以易于流通为准。论用金用银者，本位之争也，既已决用银矣。而用银之时，计之必有其单位，如

度有丈，如衡有斤，如量有石，则货币单位之争也。从来论货币单位之学说，略可分为二种：其一，万国共通单位说。欲令万国采用同一之货币单位，即如同以金若干格兰姆为单位，由此以铸货币，万国皆同之。此与万国共通货币说相关连者也。二为每国各别单位说。谓于一国之中，单位当齐一；然不必问国外之货币如何，惟视吾国经济惯习如何，形势如何，以定之耳。故取他国之学说以施之吾国，必不可者也。此两说相争，未遽可定，然现在各国，除法、意、西班牙、瑞士四国相约定同一之单位以外，各国单位，各自定之，初不相沿。则前说不冗用，自不能不以本国惯习情形定之，惯习者，指现在人民习用之事。情形则并将来可生之趋向言之者也。而依惯习情形定之者，即当以易于流通为准，甚易明也。盖合于习惯情形者，则易流通；不然，则否也。或为之说曰：国家定制，当出独断，不必问旧习如何。此说固不无一理。藉强以国家之力，使民行用，必终有不能抗拒之时，然得不偿失。此强使通用之间，已令市场大扰乱，延及国家之度支，官民交困矣。若定制使易流通，则不知不识之间，已完币制改革之实。其难易损益相去何如耶？故制定此单位，虽属国家之全权，然不能不以易流通为标准也。

第二：流通上所用以计算者与所通用者，有别现在中国交易以两计算，而非通用一两之银。今之主一两之说者，辄谓中国向来市面计算用元用角者少，而以两、钱、分者多，因以为行一两之币便。此殆非也。中国惟向无一定之币制，故不得不以两计算；亦惟无一定之币制，故一两之银币亦未尝行用。前代铸元宝，虽用两之倍数，然亦不行于今。今日所行之元宝，乃官私银炉所铸，其重者五十余两，轻者数钱，皆通用无碍。单恃平兑而已，不惟重轻有殊，即元宝之成色，亦复千差万别。故两者，计算所用之标准也；无宝者，通用之币也，两无关系者也。不惟计算标准与通用之币不相关，即贸易中各行又常自定一定之平兑，

一定之成色，而以通行之成色不一、平兑不一者折算之为自定之成色平兑，故其所用之元宝固不一律，其平兑成色复各为风气，不可相通。此知市面习惯，固不用一两之币也。至于七钱二分之龙圆或洋钱及分析七钱二分而铸造之半圆双单毫，在市面仍通用。而以广东一省而论，市面交易悉用龙圆墨银，市井细民什九终身不见纹银之形状，更何论其使用耶。此外，沿海通商口岸并铁路所通之处，皆使用龙圆洋银。故一两之币，虽便于计算，而非习惯所用，即不得以为铸币宜重一两之理由，甚明之事也。（证之外国之例，有已定货币单位而市上计算仍不用之者。如英国昔时以银一磅为货币单位，顾一磅之银，其块过大，正如吾国之元宝，不便行用，乃只铸一便士之钱以供用，而市面计算则以先令，其每若干便士钱当一先令，则随时价定之。至威廉第一时，始定十二便士当一先令，故当时货币单位与市上计算标准及通用货币皆不相同。又在挪威，三十年前亦见此事。当时瑞典、挪威属于一王之下，其政府欲以瑞典之币制施之挪威，顾挪威人习用其旧行之他拉纸币，不用瑞典所铸克伦尼金币。然在商估，则往往揣摩风气，以克伦尼为计算。此则市上计算标准同于固定货币单位而与通用之货币不相应者也。大抵货币制度混乱之际，及改革之初，必见此象。若以其计算，用此即认以为通用此属货币，则大误矣。如英国当日固未尝有先令之钱存也）。

第三：求新币易流通，必须新铸之币与旧日通用之币形制相近（形制者括外形及成色、重量三者而言）。前既明中国市场不通用一两之币矣，而以两计算则不可诬之事实也。然则所谓便于流通合于惯习情形者，果将属于一两之币耶，否耶，仍待剖析之问题也。即形制近于现通用之币者，为易流通耶，抑合于市上计算标准者，为易流通耶，有疑问也。然从学理及实际观察之，则于前问可答曰然，于后问可答曰否。何则改革币制所以划一市内通用之货币，而非以划一市面计算之基础，期使市面计算标准从币



制，而不以币制从市面计算标准。故新币形制能近于现通用之币者易流通，否即难流通也。今之贸易上所不便者，非货币之分两难计算也。即以粤省而论，虽妇孺能知若干圆当若干两，若干两当若干圆，然而货币制度不得为完备者何也，每地所用货币各殊，不能相通，而其银之成色重量，一一须析验平兑，故曰货币制度混淆也。今更为之制，使各地皆能通用，而成色重量绝无差别，则此弊可悉去。然而市上计算方法不与有功也。然则新铸之币，求其易流通，必当以市面现通用之币为准则，而不以市面计算所用之两为准则，甚易明事也。

第四：市面通用之银币，惟龙圆与洋银形制有定。今市面通用之银币，大略可分为四种，即龙圆、洋银、元宝及碎银是也。而元宝与碎银，形状万殊，其成色重量亦不一致，苟欲行使，必待公估局等定其成色重量，则虽为通用之银币，无形制之足言也。独至龙圆，则虽各省分铸，外貌小殊，然其别益微，其成色重量亦大略一致。次则洋银，形制亦稍有别，而要相去不远，人见而知其价，不须磨试，亦不事秤量。故以其使用多寡言，元宝或视龙圆为多；而言其通转之力，则万非元宝所及。以元宝流通各有限界，龙圆则不然也。况合各种元宝而计之，其使用则多，而以一种形制之元宝与龙圆较，则其使用之额相去远甚。新币之形制既须划一，则不可摹仿元宝之成色重量而舍置龙圆之成色重量明也。（碎银略同元宝，洋银略同龙圆，故可不更论）。

第五：龙圆与元宝同用平兑，而市用平兑初非划一。前既证明市上计算标准不为铸币所当顾虑矣，然假承认其当顾虑者则如何？夫今日之用银币者，不惟于银元宝经兑用之，即大小龙圆亦以兑用之。同以平兑不相妨者，非以龙圆百两等于元宝百两也。彼每地每行各立一成色重量之标准，而以通用银币所含成色重量折合焉，故用元宝用龙圆于彼初无便否也。今有库平纯纹银百两，而于某地某行用之，假其行所定之成色为九九四，其平为九

九六者，则此库平纯银百两者，在彼以为一百零一两零零七厘六毫有奇；若为库平九成银色龙圆百两，则以当九十两零九钱零六厘九毫弱。然易之在异地同行，或同地异行，则其计算又自不同。则虽市上以两为计算标准，而库平固非其标准，则依于库平铸出之一两银币亦不适于现在市面计算之行用者也。然则言货币之便流通否，舍为通用之币与否一层，更无从求之矣。

第六：市面有用枚计之倾向。凡言改良币制者，必以使货币自秤量币制进于计数币制为要。所谓秤量币制者，即币用平兑计之谓也。计数币制即币用枚数计之谓也。何以能用枚计，货币之成色均重量均故也。夫中国二十年来所铸银圆，皆以枚计用之者也。然而市面仍用两计者，域于旧习，不能舍弃其行中承用之银色平头，故不得已，仍兑龙圆而用之。顾新起之业，如洋货、学校、用品等业，则率以枚计，其便既已见矣。若在寻常市易，则以粤省论，恒记枚而不兑，抑皆市面计算标准转移之机也。新起之公司，其计股皆以圆不以两，即新公司律其所定股分，亦以圆计算，此又市面以外计算用枚之明证也。由此以观，则用两以计算者日减而用圆以计算者日增，而舍方盛之趋势，就已颓之旧惯，定一两以为单位，则真无谓之尤者矣。况于现在既许各公司以五圆作一股，逮他日改革，则此全股五圆者，以九成银色计，只认为三两二钱四分。其先交一圆小股者，只作六钱四分八厘，续交四圆即应交二两五钱九分二厘，其烦琐亦正不鲜，而其原因，实商律导之矣。重示不信于民，又恶乎可也。

第七：新币虽铸一两重者，仍不能收划一之效。由以上所述，则知一两之银币向未行用，而新币之形制无事拘束焉矣，今若不顾此市面之形势而强行一两之币，则其结果亦略可犹想而知之。其在向用洋银之地，视此成色重量皆不相同者直同生银，市上价值必仍定之以旧日通用之龙圆洋银，而以此足色之新币折算。第此新币虽可折算，而民间行用仍艰，则必仍通用旧日龙圆

而舍置新币。若龙圆不足用，则济之以洋银，新币终不得流通也。若在通商口岸，则货币用舍，银行银号操其权，但彼仍视察内地通行否以决用舍，民不乐用，彼亦不受也。虽强施以官力，未必尽敢不从，然信用不由于衷，将恐激而横决。彼蚩蚩者，初何知货币孰美孰苦，但视人所用者已亦用之，不因势而导，虽命不劝。善变者民不惊于其措施，必曰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则是一切之治，非能扰民者也。况今日情形，有殊曩者，倥法令之力有所不及，遂无能竟其功，不更为国辱耶。其在向用元宝纹银之地，习以平兑用银兼常致辨于成色。新币既属官铸，彼亦视为元宝之变形，而非所习用，更不能屏除元宝，独用新币，极官力所能至令与元宝俱通行已耳。故在前者则为龙圆洋银所排斥，虽通用而不多；在后者则不能排斥元宝，而人之通用之视之无异元宝。费如许之力以改革币制，而其结果，无过于龙圆元宝以外别增一新币而已，则又何取焉。

第八：一两币实际难行。中国自精琦氏来自美以后，中国亦大悟币制改革之不可缓。而两湖总督张氏实首排精琦之议，倡银本位之说，同时铸造一两银币。其折中称：试之湖北有效，则推之各直省；不行则湖北自收回之。自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始行之湖北，迄今三年，初不闻其通用有效。而自京汉铁路通后，京汉铁路两旁之地皆通用湖北龙圆、湖北铸两种之币。河南、直隶旧用纹银，贸易计两，诚如彼说，则宜行一两之币而不行龙圆。然而事实正反。则知虽向用元宝计算，以两为标准之地，亦未尝特喜足色一两之币。置一两之币与七钱二分龙圆于此而使择用之，必不舍七钱二分者而取一两者也。在向用元宝银计算用两为标准者犹若此，则不用元宝而有用枚计之倾向之地，其好恶更易知矣。若曰于湖北一省不可行而通中国则可行之，则当日开铸龙圆亦只通用于一省，何以通行无碍？是知新币行否全无关于势力。苟其易流通，虽以一省督抚之力，行之有余；其不易流通者，即由政

府强之，仍无济也。然而龙圆形制近于当时通用之墨银，则易流通；而一两之币与当时通用之元宝银龙圆皆绝殊，则不易流通，益足以为吾前言之证矣。

第九：铸七钱二分之新币可奖励用枚计之惯习，而仍不害用平兑之法，则币制易统一。今之市面上有用枚计之倾向既如前述，则新币七钱二分之币，人之视之不异自来所行者，自然仍为所通用。其形制既已成为一律，则人尤乐其通用广而以枚计之，不复用平兑。盖通用货币而以平兑，不外货币轻重不均，入则恐其过轻，出则恐其过重也。币制一律，则受之不患其轻，授之不患其重，不平兑而得平兑之效，人亦何乐多此烦扰哉。故新币一出，人必计枚而不用兑。顾即用平兑，新币固无不可兑之事，则向用平兑者，必不以其为七钱二分而不用也。用枚计者用之，用平兑者亦用之，俟其既通用，然后禁用形制不同之元宝，则币制统一之事毕矣。然说者必将曰：用一两之币不亦可有此利耶？此则未达于两种货币性质所殊者也。夫七钱二分之币，立于现在通用诸龙圆洋银之基础上而行使者也，龙圆所可通用者，七钱二分之币亦可通用焉。惟于洋银龙圆人渐习于以枚数计，故行用此种银币，即亦可以枚数计也，而一两银币则不能利用此基础者也。至于市上平兑虽亦计两，而殊于库平，则库平一两之币，彼不视为一两。而此一两与彼一两所差数微，则彼仍只可用兑。故此条所举利益，一两钱币所不能有也，彼七钱二分虽以库平计算，而市上出入计算俱用圆者无所亏赢，故得养成此种计枚之习惯。一用一两币，即此习惯销灭无余，为社会经济计，亦甚足惜也。或又为说曰：市面计算用两，而币制用七钱二分之元，不相适合，于事不便。此亦非也。市面计算标准与现行之币尽可不相符。如英国二百年前初铸金币时，其市面计算以磅或先令，而其金币几尼乃值二十先令有奇，英国市易初不为之扰乱。英之今制，乃千八百十六年所定耳。

第十：铸七钱二分银币可利用现行之银圆，省改铸之繁费，且同时得多数之通用合法货币。凡统一币制，必先铸足供全国中通用之币，然后可通行。故无论行一两银币，行七钱二分银币，皆当悉收向行之各种元宝碎银而铸之。然向行之元宝碎银虽销之更铸，所损盖少。缘彼成色重量，本非一定，其制造工作极少，虽加销毁，无足为惜，所含杂质既少，提取纯银亦较易，销之铸之皆甚易事也。至于旧铸龙圆则反于是。龙圆成色重量一定，杂质较多，而铸造人工亦多。然在往年，银圆局获利，除支工耗薪水尚盈余数百万。今若尽收而铸之，则是往年所得之溢利，今当悉数以填补此销币所亏，而又益之以工耗也。何则铸币溢利，非从天降，非从地出，特以减轻成色，仍得流通，流通之价，过其纯银之价，因以收其余利耳。今将收回之，不得不依时价，依时价收回而更铸之，则前日所用之工费固为虚掷，前日所得减成溢利，复须填补，新铸之工费，仍不可免，此所以为重费也。然则有法于此，可以单改铸元宝而不必销毁龙圆，其必乐用之矣。而惟用七钱二分之币，始能无销毁龙圆，无销毁龙圆则改革货币费轻而易举也。不特此也，改革之初，铸币有限，十八行省，省省待新币以为市易，国何以给之？用七钱二分之制，无销毁龙圆，即以法律定新币，龙圆一律通用，则旧有龙圆局之省分，各可多铸增发，无忧缺乏。若行一两之币，则必先铸足供全国之用之一两银币，同时颁行。其间数千万两之银，坐滞不流，国家困难遽筹此款，即筹得之，而此数月之利息，扫数尽失，所损岂少耶。姑勿远证异邦他地，即以新行铜币而论，广东旧铸铜圆，每百枚换一圆，新颁户部铜币亦然。故人用铜币，不异铜圆，价值悉等。户部所铸铜币虽有限，而各所通行。然若所铸不如是者，则用户部铜币必舍广东铜圆，用广东铜圆必舍户部铜币，不能相参通用，而户部铜币未足遍供全省之用，即不能流通甚明也。一面省改铸之损费，一面得新币即时能足全国之用之效，惟用七钱二

分之圆，始能尔耳。至论者或疑各省龙圆外形有别，仍非划一之道，此亦非无理。第此之稍异于币制，所碍盖微，俟币制大同之后，此项龙圆亦既流通利便，然后悉收而新之，不亦可耶。况更有进者，如粤省近发纸币，亦以元为本位，实为流通之利便计也。改铸银币，即此纸币亦须同时收回。顾此纸币原以易龙圆，则此纸币之兑换，亦必须以银元。为收回千余万纸币而发出千余万之银圆，又须更收回改铸，其所损岂鲜浅耶。

第十一：各省内地尚多以钱为主币，而每千钱价常与七钱二分相近。以上所言，皆就通用银币而言。顾内地通用者不特银币，而常参用铜钱，欲改币制，不得不为之筹划。在沿海各省自铸铜圆以后，渐次代钱行使，市面上流通之钱极鲜。至于内地，则其行用以钱为主，几成银、铜两本位制，日用之物价略皆以钱定之，而旧日铸钱本以当一厘。故推其本始，铜钱实一两之辅助币也。行用浸久，钱价盖落，而足色银一两常可换钱千五六百，钱益见用。而洋银流入以后，常约每元易铜钱千。内地钱价虽未知其详，然相去当不至甚远。凡欲划一币制，必求因旧习以起民信。今用一两之币，一切通用之银既已废不可用，而下至一文之铜钱，亦须扫数更铸以与主币相应，其不便为何如。中州之人用钱之时，多于用银，强废铜钱，直绝其交易之途耳。此事张氏驳精琦原奏已明言之（原折现不存，据日人所译者反译之）曰：两广滇黔江浙沿海各商埠用银者十七八，用钱者十二三；长江上游南北各市镇，则银钱并用；至如长江南北内地各州县，乃银一而钱九；若大河南北诸省，用钱者百九十九，用银者百一而已。是则中国全国中虽云钱银并用，而用铜之地十倍于用银者。国用以银计算，而民则计算多以钱。

当时张氏力排金本位，其说不免过当。然除去现行银圆之省分，视为于日用交易用钱十倍用银，必不远于实际矣。依此而论，则欲适合内地人民之行用，与其求合于银两，不如求合于铜

钱。合于铜钱，则日用所资，皆由之交易，自然通流于市场。不合于银两之弊，不过仍旧用平兑折计，初无大损也。然则改用一元七钱二分之币，则彼内地通行之钱，常定以千当一元，立于钱之基础之上以流通，易见信用，又省改铸无数铜钱之繁，其便非一。至近铸铜币，每当制钱十文，亦立于钱之基础之上者。近顷铸造太多，价值以跌，每一银圆可换一百一十余枚，与钱价稍不相应。但此为增发之病，倘能酌为限废，其价自复，仍可为补助币之一种。若铸一两，即亦更须改铸此铜币，狐狸狐猎，益非体矣。故用七钱二分，在沿江沿海可不改铸铜币，在腹地可不改铸小钱，若不然者，其害非特繁费而已也。凡人所用巨额之币，虽经改制，犹可通融。至细额之币，则万难改易。自汉迄今，他种币往往变，而一文之钱形制乃无大殊，非无故也。其在巨额之币有更改者，如昔价一元之物，币更为一两，则此物以七钱二分为价耳。独于额细之币，则昔价一铜钱之物，值币更为一厘者，则其价更无可更改矣。虽合计三枚而值二厘有奇可勉为迁就，然物之买卖决不能限使必买三枚也，此使贸易大混乱之道也。北宋之末，行当十钱，优人戏谓水值碗一钱，渴者求饮必尽十碗，满腹不能休。今之言改币者，得无令彼优笑之乎？夫惟改之难，故历代行之不敢变。今亦惟有因用之而已，决不宜改此以就一两之币也。

第十二 墨银流入，不足为虑。今一两论者，最注重于墨银流入一点。然于实际，此一问题，至无研究之价值。以墨银输入为漏卮者，特一偏之论耳。墨银以见用于东洋，故其价值常在其银质以上，此无可疑者。既许其流通国内，则是其价之溢于银质者，皆属彼政府所得，故众曰漏卮也。茅墨西哥之必输出银币者，其重之目的在得其国中产银之销场。铸币而价得较高者，非其所始望也。特以中国无铸币而商务上需铸币甚，故墨银自然来补其缺，需用既盛，价已大增。夫货币之价，亦犹他物，应需要

供给而变动。今货币之价过其银质，非墨政府以术欺吾民也，吾国需要银币，故其价高也。然则既自铸银币以后，既足充其需要，自然使墨银之价退与银质价平。其甚者，墨银或被排斥以去。故中国不自铸币则有漏卮可言，脱铸完全之币，则无问墨银输入否，皆不得谓为漏卮也。又，墨银之输入否与中国币制近墨银否初不相关，前此中国未铸龙圆，墨银固已输入，不自近今始。而近年墨银多至者，实缘银价下落，故银自集于用银之国。假中国人不用墨银，彼亦必以生银至，非龙圆能召之也。则七钱二分之币决不致招诱墨银也。且在一国中而用他国货币，非必不可行之事也。前时德国中许用英法两国之金币，而设一定换算之表；美国于一千八百三十四年以后，许通用英、法、西班牙、墨西哥之金币，逮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始止不用。彼二国固未尝见有所谓漏卮弊窦者，所独患者，墨国自改轻其成色分量而已。顾此事不可秘，苟有之，中国人必知之，直拒不用其银，不待政府为之驱劝也。惟在同类之货币，始由格列沁之法，则恶币驱遽良币。若在异种者，则其间贴水有差而已，决不能以一种货币之坏而移其祸于他种也。若中国币制统一之后，更可与墨国为约，订货币同盟，如拉丁同盟，两国货币交互通用，则于两国贸易之前途，福利更将不可量矣。

第十三：收发折算之烦难视往日有减无增。中国一切收入支出，无不准两核算，必须折合，币窦滋多，此一两说之第一根据也。然准两核算，非即用一两之币，第用一两之币则计算可较便耳。且今日收发用纯银计两者，独达部之时为然，其在外省，大半征收放行用龙圆。其不然者，又多用钱，自来习于折合，非自今始矣。况收发之项不同，其利害亦自异，非必不折合者皆为利也。兹就收发之项较大者数端，略述其宜否于左方。

甲、田赋。地丁漕粮为中国收入最大之款，而定额均以两计。故张氏原奏谓此项丁漕多者几两几钱，少者几钱几分几厘几



毫儿丝儿忽，改两为元，则折合维艰。若从其多，则花户不顾，若略其小，则积微成著，州县赔累何堪，是以用元必为障碍。此说一见若近理然，其实非也。欲辨折合余数，添舍是否，招民官之怨，宜先察往时征收实际状况。夫中国之有币也，止于银铜两种，以钱一文常值犹当七豪，七豪以下，非添成一铜钱即舍去不计耳。征银与征米殊，米者合勺抄撮犹有可计，银则非有至精之平不能辨别毫丝；即能辨之，又何从分析而征之乎？此犹虚拟之言耳。征税之际，在粤东等省分，纯用洋银，不惟钱银之比例有定，即洋银与纹银之比例亦有一定。其奇零之数，若无添舍，何能征收。既有添舍，而无一定规则，定其折合之率，始有弊窦可言。既定新币，又颁示其折合之率，则适足去弊，未见其可增弊也。又在他省纳税多用钱，事亦同此，可不具论。

乙、厘金。厘金就通过之物为税。而设厘卡之地，必为交通之衢，率通用洋银。故征收厘金之时，亦多收洋银。厘税虽有定率，而缴纳之折算，一凭其地之情形，自来不见困苦。若定率过高，则卡官之咎也。倘定划一之率，改算清晰，榜示中外，则不惟不增新弊，且可祛旧弊也。

丙、洋税。洋税由各海关征收，大率许用洋银。其征收之率，折合洋银，亦久已一定。新币只须核定其折合之率而公示之，不必疑也。

以上三类收入之大宗，而其取之民者，大率本有折合，不自今始。故当改革之际，用七钱二分，不俟新有更张，只须取旧日已行折合之比例而厘定之，使之明确而已。盖在向时，收之民者以一种货币，解之部者又以一种货币，因此有火耗滋中饱。今若一切扫去，取之民者以此数，致之部者亦以此数，于财政上亦有非常之便益，不徒便民而已也。

丁、俸饷。凡折算其病在微，若巨额者，初不苦折合有差。况外官俸需改革，改革之后，一以新币计算，绝不事折算。其不

改者，折合增损亦决不致召怨，故官俸之折合可不论者也。若在军饷，则在粤省军队皆以龙圆铜圆放饷，本不给纹银。在他铸有银圆之省分，当亦相同。其未行银圆之省分，大抵未有新军，则其饷额仍为徒定者，亦无事忧其折合艰难也。

戊、赔款。赔款本以两计，而在当时已将每两合某国某币几何订明。现在交付赔款，通依外国金币时价给付，并不问其应付几两。而现在代收赔款者，为上海之银行。彼银行受中国交付之款，皆以银质高低，案照生银价算计。所以然者，中国币制完全不统一故也。至币制统一以后，即可案汇兑时价交付，较今日为有益，亦不至侵欺。然于一两与七钱二分则无所择也。

右二款为支出大宗，而前一款不妨折算，后一款虽用两亦不能避折算，而皆无所谓弊窦。故折合艰难之说，毫不足为理由也。

第十四：纯银一两币难行。一两说者或主用纯银一两，或主用九成银一两，而所谓纯银一两者，其说尚未明晰。以意度之，则所谓纯银一两之说，仍当分两途。

甲、以纯银一两不杂他质铸成银币。或此则其银币面纹决不得工致。以银之本质极软，非杂以他质，花纹决不能浮突。花纹不致，则伪造之弊生。古代每行锡钱，常患盗铸。缘锡质易铄，复易磨灭，币面款识，稍用即模糊，而伪造者则利其文之不明，易与相混，制范不难也。夫国家铸币必细其文理，多其款识者，非徒以为美也，对于臣民实负此义务。民之盗铸，其害至烈，不能不制以罚。罚不可止，伤残者多，实国家以易效铸诱之也。必使难铸，则莫思效者，此仁术也。然用纯银决不免此弊也。其次，则银柔易磨取铄，亦为其弊，民纵不私铸，犹能磨取银以牟利，而此之所利，国家之害也。国家将求币良，必收取恶币，易于新者，新旧之差，即国家所损也。更次，则银之流转，虽不经人磨盗，犹能自然磨灭，质柔者逾甚。其磨灭甚，国家之损亦随

之而甚。凡皆此制之弊也。

乙、仍杂以他质而取币中所含纯银足重一两。如此则其弊不如前所举者之甚，然亦有弊。则以形太大而不使用也。现今各国银币，无过二十九格郎姆者，二十九格郎姆不过七钱有奇耳。若如此所定，则每币之重乃过一两一钱，大于彼者约二分之一，其不便甚明。且货币外形大则磨损之病较多，皆其弊也。

第十五：九成一两币难行。一两九成之币，赫德所主张也。彼以为可沟合洋银中国银而取其所利，不知适得其反也。今之论者辄减曰成铸币以免亏折，此实不察之论也。凡本位币价必视其纯分之价，铸币而纯银不过九钱，则虽目以一两，人仍只九钱视之耳。于是时，货币之名犹是一两也，而所易得之物不及前时之一两。人第见物价之腾高，而不知为币价之低落。然既目之一两，则一切收入不能不视以为两，于是国家收入坐减什一。收入虽减，支出决不随之减也。其在俸饷，则物价既腾，非增其给，不能得其用。在他种支出，亦皆随物价而长。外国汇兑，单问纯分，斯时将何以给之。即日铸币可有盈馀，然国家铸币之数，常不及每二年收入之额，纵今其所盈，适补所短，一二年以后，亦复坐困矣。若发行之时仍定令依纯银折算，则折合之难乃过七钱二分。缘彼以龙圆通用久，折合之法为人人所晓，而此则为众所未识也。不得用七钱二分之利而更受其害，则此制之不足行甚明矣。

第十六：为将来行金本位计，亦宜用七钱二分。以上所述皆就现在情势而证明七钱二分之币较胜于一两之币也。然中国改革币制最终之目的，在跻于金本位。而以行金本位论，亦宜先行七钱二分之币，盖现在世界既公用金本位矣。且诸国铸币皆以纯金九成之成色，此皆万国共通货币之先驱也。夫万国共通货币非甚难行者也，而行之之利实多。自千八百六十七年各国开会议于巴黎，议未决而值德国、美国及斯康达奈维亚半岛之改革，遂终不

得实行。顾各国之货币有略相齐一者，脱能结为同盟，稍加改革，即万国共通货币制成。当此之时，无问国内国外之货币皆可通用于国中，己国之币亦流通于国外，其利于商工诸业岂鲜哉。而中国非制定金本位，且定略与外国币制相近者以为本位，决不能得万国共通货币之利益。考外国货币之纯分取其价略相同者计之，则德四马克、法五法郎、英四先零、日本二圆、美一元、荷兰二佛老令半，奥五克隆、俄二卢卑、瑞典等国四克伦尼皆相近，而日本金二圆、美金一元，实为其中数。中国改革，必当择从之。而此之纯金略为四分，以三十六换计之，（金价虽不必为三十六换，然在用金本位时，银为补助币，故金价可略计高），适与七钱二分银币二枚相应，他日行用金币，即亦可以银币为基础而作之，若用一两者必不能行。纵能铸金币行使，而终难加入同盟，以为公共货币，其损亦多矣。从此一点而观，亦当采用七钱二分之币也。

以上单就单位决定一点而论，尚有本位论及补助货币之问题，待研究者甚多，不暇细说，俟他日有机会当更陈之耳。

## 天津爱国布商标综览

蒋 原 寰

驰名全国的天津爱国布起源于20世纪初叶，当时正值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与资产阶级爱国民主运动不断高涨之际。清政府为维持面临崩溃的封建专制统治，推行“新政”，奖励发展实业，而直隶总督袁世凯则在天津设立直隶工艺总局，以振兴工艺为宗旨，鼓吹民间兴办织布工业。但由于洋布充斥，发展迟缓。1905年天津和全国人民一道掀起反美爱国运动，并首次采用抵制外货为主要斗争手段。天津各界人民在抵制美货同时，积极倡用国货。工商界人士一致赞同的《不售美货说帖》，学界会议通过的《抵制美货实行办法十则》，都有振兴国货、推销国货的规定。爱国商人、敦庆隆绸缎庄经理宋则久率先推销国产土布，在《大公报》刊登广告，声称“代售天津各工厂所织各样布匹”。这后各商接踵仿效。天津织布业从此出现转机，并随着爱国民主运动深入发展而蒸蒸日上。倡用国货、振兴工业、挽回利权便成为当时办厂最时髦的宗旨，这我们可以从下面的各爱国布商标中获得佐证。“爱国布”名称是谁首倡？它起源于北方天津，抑是南方某地？目前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它与宋则久发起倡售国产土布密切相关。辛亥革命前夕的天津，“爱国布”名称已广泛使用，并且天津生产的爱国布已蜚声各地。

爱国布泛指国产土布，以棉织为主。有素爱国布、花爱国布、闪花爱国布、丝光爱国布，以及爱国袍料、爱国被面等品种，颇受顾客欢迎。据1917年发行的《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第一次实业调查记》所载，“织爱国布者，全津市有二百七十余家”。而在1912年民国建立以前，估计天津织布厂仅在30家左右。（注：方显廷著《天津织布工业》所载，为11家。）堪称发展神速。如果说爱国民主运动是爱国布发展的强劲动力，那么注重产品质量便是爱国布能从诸多国货中脱颖而出，获得兴盛的可靠保证。早在1905年提倡国货运动初兴时期，生产厂家已开

始重视提高土布质量，便能与洋布抗衡。国立第三半日学堂工艺厂厂主与技工一起，钻研月余，将日本制造的笨重织机改造成一架新式织布机。《大公报》赞其“织布时既快而且省力，织出的布亦较前细致。……将来织布多而销路快，其功当不仅可以抵制美布已而”。各厂为提高国产土布质量，在重视改进织机同时，还注重原料、工艺、染色诸方面的研究。这我们也可以从下面的爱国布商标中获得佐证。同时商标本身，便是各厂重视质量、重视信誉的标志。直至20年代中后期，天津人造丝织品大量上市，才使爱国布在昌盛20年光景之后，逐渐走向衰退。

清朝末年，天津某些工厂已懂用商标来捍卫自身利益。民国建立后，各工厂开始广泛使用商标。当时爱国布商标（有的称作“仿单”）是随布附送，目的是推销商品，谨防以假乱真。有心人将其搜集，使流传至今，并成引人注目的珍贵资料。天津市历史博物馆收藏了一部分织布厂特印制的爱国布商标，现从中拣选47家，以飨读者。它约占当时织爱国布工厂的16%左右，已具相当代表性。实际情况是，天津爱国布工厂大都分布在西关大街两侧，即南小道街，北小道街一带，以及北门外大街两侧，即侯家后、竹竿巷附近。这与将在下面介绍的47家工厂分布状况是吻合的。这些商标虽未注明印刷年代，但估计是在民国初期，或称是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理由有：一、爱国布商标图案中，有一些绘有北洋政府时期的五色旗，甚至还有武昌起义期间的九星旗。二、爱国布工厂厂名前，有一些冠以“直隶省”与“天津府”的特定名称。三、印制爱国布商标的各工厂，绝大多数未注明创设年代。据核查有关资料，已获悉25家工厂的成立日期，或大致成立日期，约占全部47家的53%。其中最早创立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最晚开办于1921年。由此可知这些工厂大约均成立于清末民初，而其印制商标年代不会离此太远。四、1925年后，明华葛等人造丝织品已是各织布厂的主要产品，但在各厂商标的产品介绍中，却未见其名。因此推断这些商标印制年代，当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前后，正是天津爱国布鼎盛时期。这些商标便是该时产物，因而更显其本身的历史价值。它反映了当时天津人民的爱国意识与思想情操，也反映了当时天津爱国布的生产状况和厂主的经营之道，

还反映当时天津的商标文化。

天津爱国布商标内容，一般分为商标图案和厂主告白两个部分。有的分成两张，有的合为一张，少数仅有商标图案而无厂主告白。关于商标图案类别。一是具有爱国精神。如“中国人”、“国旗”、“爱国图”、“狮旗”、“狮球”、“鹏球”等商标。二是具有时代特征。如“飞艇”、“火车”、“轮船”、“汽车”等商标。三是具有传统色彩。其中有取材于民间风俗，如“馀利图”、“聚宝盆”、“美女”、“牧童”等商标。有取材于吉祥之物，如“麒麟”、“双凤”、“仙鹤”、“富贵”（牡丹花），以及由佛手、桃、石榴组成的“三鲜”、“三多”等商标。有取材于历史故事与神话传说，如“三义图”、“八仙”、“三星”、“魁星”等商标。这些商标体现了天津人民的心愿和追求。同时还有一些工厂，除以规定的图案为商标标记外，还在爱国布边际织上特定的红黄白道作商标标记。关于厂主告白内容。一般包含以下五个方面：一是阐述办厂宗旨，如声称“提倡国货，挽回利权”，“振兴工商，精求实业，以挽利权”等。二是表明重视质量，如强调“采办上等材料”、“专购改良机器”、“延聘著名工师”、“研究配合颜料”等。三是介绍产品种类，如织造花素布匹、提花布、条布、格布、卡机、线绸、线纱、线呢、直纹、斜纹、锦纹、袍料、被面、褥面等。四是竭力推销货品，如鼓吹“无论零趸整批，或定织花色，无不格外克己”，“不求近利，专以扩充销路为急务”，“订购各项货品者，约期交货，均不致误”等。五是正确辨认商标，如宣传“诚恐无耻之徒，冒充字号，于本场实有妨碍，用特著明商标布告”，“认明本厂商标，庶不致悞”等。这些告白内容反映当时各厂厂主大都具有爱国思想和商品意识，他们在发展民族工业旗帜下，既重视提高产品质量，又注意扩大产品销路。同时必须指出，诸商标图案中，有个别极相似。有的仅有图案而无名称，有的是一名称而二图案。有的与告白内容分开的商标图案上，无厂名与厂址。又诸厂主告白中，内容近似较多，甚至少量是完全相同。这反映各厂家的共同意识，也表明其受传统制约，而缺开拓精神。同时也体现商标尚处在初兴阶段。另外，我们不应排斥一主多厂或多厂联营的可能。

天津爱国布商标有彩色石印，也有单色石印，个别是铅印。商标

图案大都具有观赏价值，反映时代风格，从而保持一定水平。其中花纹边框非常精致，图形花式众多。这些确保了商标质量，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天津的印刷水平。

以下按厂名笔划排列，描述各厂商标，并影印其中少数几张附后。

### 1. 广达织染工厂“仙鹤”商标

广达织染工厂，开设天津北门外估衣街五彩号胡同东万兴当内。

馆藏本厂商标一张。宽28.5公分，高13公分。右半部是商标图案。花纹边框。画面是右脚独站的回首鹤。上端靠右是“仙鹤商标”四大字。所谓“仙鹤”，似专指神话中仙人豢养的白鹤，象征吉祥。

左半部是厂主告白。花纹边框。上端是“广达织染工厂”大字厂名。告白内容为：“国欲富。强，要必先重其实业皆因吾国实业不兴，遂使洋货输入，以致利益外迁，国弱民穷。近因爱国诸君因此可以醒悟，极欲讲求实业，挽回利权之。故耳本公司专以提倡工业，扩张国货为宗旨。惟望爱国同胞，共体斯意。鄙人现已创设工厂，不惜工本，特请最优工师，织染各种爱国布匹。本厂专织提花布匹、闪光线缎、新法绸、花素被面、花素袍料、条布、方格、直纹，无一不备，花样宜人。色泽新鲜，经久不变。出样定织，约期不误。造出货品，业已行销各省。品质之美，价值之廉，颇蒙顾主信认。如蒙辱临赐顾，定行格外欢迎。刻因工厂繁多，货物不等，特加此商标，以杜假冒。”落款是：“本厂主人启”。两花纹边框中缝间是“本工厂开设天津府北门外估衣街五彩号胡同东万兴当内”诸字。



## 2. 万盛兴织业工厂“火车”商标

万盛兴织业工厂，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成立。资本100元，独资，工人6名，年产布688匹。厂址在天津西门外老冰窖。

馆藏本厂商标一张。宽30公分，高12.8公分。右半部是商标图案。花纹边框。画面是一列在田野上奔驰的火车，喷着浓烟。花边四角内嵌“火车为记”四字。

左半部是厂主告白。花纹边框。上端是“万盛兴织业工厂”大字厂名。告白内容为：“本厂采办上品材料，延聘著名工师，监织各种袍料，以及提花条布、方格布呢、番布、被面。其余花色极多，无不工精料实，格外细腻。倘蒙绅商军学各界光顾，无论整批零购，请移玉天津西门外老冰窖便是。”落款是：“本厂主人白”。两花边中缝间是“总批发处：上海英界大马路恒记布庄。分销处：福州南台义福号，上海英界静安西路恒丰永”诸字。商标注明由“青云阁内福通石印”。

## 3. 大成织染工厂“双美图”商标

大成织染工厂，1920年前成立。创办人卞缉新，工人55名。厂址在天津北门外侯家后三德轩西。

馆藏本厂商标一张。宽30公分、高11.3公分。右半部是商标图案。花纹边框。画面是两仕女站在桥上玩耍，其中一女左手持果篮。上端右角是太阳，光芒四射。左侧是两棵杨柳，远景是群山。上面边框中间内嵌“美女图”三字。

左半部是厂主告白。花纹边框。上端是“天津大成织染工厂”大字厂名。告白称：“本厂专以提倡工业，挽回利权为宗旨。今不惜重资，特聘专门织染科教习，教授艺徒。购运新式改良机器，拣选顶高丝光线条，专织各色花素爱国布、袍料、床巾、桌巾、褥面、被面、各色花素条布、大小毛巾、卡机、番布等，无不工精料坚，染色格外鲜明，经久不变。价值从廉，不求获利，专为

扩充销路。凡我士农工商各界诸君赐顾者，认明本厂商标，庶不致悞。如蒙零趸批发者，请移玉本厂面议可也。开设天津侯家后三德轩西路南便是。”落款是：“本厂主人谨识”。两花纹边框中缝间是“划一不二”四个大字。

#### 4. 义泰织染工厂“麒麟”商标

义泰织染工厂，开设天津河北关上赵家场德姓里。

馆藏本厂商标一张。宽29.7公分，高13.2公分。右半部是商标图案。花纹边框。画面是一仙童骑着麒麟在云海中行走。麒麟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象征祥瑞。下右角是半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和一棵古松。仙童着袍服，双手持一面长形旗帜，书“义泰织染工厂”。四角是“麒麟商标”四字，以双圆圈之。

左半部是厂主告白。花纹边框。上端是“义泰织染工厂”大字厂名。告白称：“本厂专以振兴工业，力图扩充为宗旨。今不惜重资，采办上品材料，聘请著名工师，监织各种袍料，以及提花被面、褥面、各样条布、格布等货，久蒙各界欢迎。今又加意研究，自染颜色，格外鲜明，经久不变，无不精益求精。如蒙零趸批发者，请移玉河北关上赵家场摆渡口西德姓里内本厂面议，庶不致悞。”下具：“天津本厂谨识”。两花边中缝间是“货真价实”四个字。商标注明由“天津北门东云华石印”。

#### 5. 文义和织染工厂“三仙人”商标

文义和织染工厂，1915年前成立。位在天津北门外估衣街青云阁后门西。

馆藏本厂商标一张。宽39公分，高27公分。分为两部分，各有花纹边框，图案为不同形状的花朵，四角是牡丹花，寓意吉祥富贵。右半部花边内，顶端是“文义和爱国布”六个大字。上部是商标图案。画面为三仙人饮酒图，右侧是棵茱萸，背景是山和

松树。上面右角是“九日蓝田会饮”诸字。上面左角是幅字卷，上书：“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饮。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下部是场主告白。内称：“欲巩固我东亚首先开始之中华民国之共和基础，及富强之根本，首在研究制造业。欲制造业逐渐扩充发达，在工艺家专精研究，力谋进步；而尤在爱国同胞提倡助销国货，为惟一之维持。盖自开利源，不使外溢，供给需要，经济调和，然后共和幸福，方可享受。虽然物品，或不精良，价值较为昂贵，徒责同胞以助销国货，中外无是理也。本厂开设天津估衣街青云阁后门，文义和专织染各种爱国条布、方格布、直纹花被面、提花被面、毛巾，专织各色帽带，至袍面一项，精良无比，尤擅专长。近复大加扩充，延聘名师，增添新式提花机，所织之各色袍面，并各种闪花女衣料，工坚料实，花样翻新。出样定织，约期不误。因本厂织出物品之边际，黄色、红色，中加一白条作商标，“三仙人”为记识。数年来行销既久，远近驰名，乃竟有仿造冒充，希图谋利者，不但妨害主顾，且有损敝厂名誉，是以增加仿单，以资辨识。惟望赐顾诸君辨明，并祈详验货品，庶得免受欺蒙，是所祷盼。”“本厂总批发处：天津估衣街青云阁后面西文义和，天津西门外西大街文兴永厂。上海宝善街恒丰布庄。”

左半部花纹边框内，正中央是“文义和织染工厂”特大字厂名，外又加一花边。该花边外四周，均有大号字。上面是“天津”，右边是“提倡制造业，助销国货”。左边是“商部注册，禁止复制”。下面是“冒充必究”。

右、左两花边外，上面分别是“三仙人商标”、“严防假冒”诸大字。中缝间是“日晒水洗，经久不变”八个大字。右面是长段文字，标题是“西儒名言”。全文如下：“一国之强弱，视人民之德行。一国之盛衰，视人民之强否。节俭之风，所以滋养国民，国

民之生存长成皆在于是。奢侈者，衰弱国名之大原因，甚可惧也。人必养生之道以足，而后有高尚之思想。国家基础在少年教育，生徒将来之祸福，在教师之掌中。以空言教，不如以实行教。模范比教训，其入人心，尤深且速。幼年之习惯，成老年之天性。幼习于善，则终身不变，犹刻字木皮，木长字也长。施教育，以儿童之快乐为主。国家之最不幸，不在贤者居下，而无由升；而在不肖者居上，而无由降。有人民而后有政府，无人民则政府何用。人民根本也，根本岂可从枝叶哉。今之代议士不得为代议士，盖愚蒙之选举人，选举愚蒙人之代表而已。政府枝叶也，政府文明程度虽达极点，亦必有反对之人民。无论如何之政府，皆优于无政府。无论如何压制，不能夺人民之智识。压制致乱之源，罪比食人肉尤大。致富之难，在最初所积之万金。时时得小利，优于偶然之大利。无财非贫，无业为贫。爱国心必基于大义，本于大德。为国而死，荣幸莫大。叛祖国，犹舟人自穴其舟也。当国家危急之际，而守中立地位者，不顾同胞。利害之人也，欲得独立，须由德行。才学兼备而无德，则为人轻。天助，自助者。名誉之于德，犹影之随形。忍耐胜命运。不遭危险，无以见勇气。不轻小事，而后能成大事。小石覆大车。富豪者，财产之奴隶。能用富，始得谓富。财物杀人灵魂，甚于自刃杀人之肉体。”场主大段刊载“名言”，猜其意是在迎合当时人们的心情，藉以吸引顾客。左面是“本厂开设天津估衣街青云阁后门西首坐北向南便是”诸字。商标注明由“青云阁内福通石印局印”。

## 6. 文义和染织工厂“牧童”商标

文义和染织工厂，坐落天津东门内奎星阁胡同。

馆藏本厂商标两张。一是商标图案。宽11.8公分，高12公分。花纹边框。画面是骑在牛背上的牧童。身背斗笠，口吹竹笛，背景是三棵柳树。花边四角内嵌“牧童商标”四字。

一是厂主告白。宽11.8公分，高12公分。花纹边框。上端是“天津文义和染织工厂”大字厂名。告白内容称：“本厂专以提倡工业，挽回利权为宗旨。今不惜重资，特聘专门织染科教习，教授艺徒。购运新式改良机器，拣选顶高丝光线条，专织各色花素爱国布、袍料、床巾、桌巾、褥面、被面、各色花素条布、大小毛巾、卡机、番布等，无不工精料坚，染色格外鲜明，经久不变。价值从廉，不求获利，专为扩充销路。凡我士农工商各界诸君赐顾者，认明本厂商标，庶不致误。如蒙零趸批发者，请移玉本厂。面议可也。开设东门内奎星阁胡同便是。”下具：“本厂主人谨识”。

### 7. 云锦织染工厂“牌坊”商标

云锦织染工厂，开设天津西头大药王庙内。

馆藏本厂商标一张。宽29公分，高12.5公分。右半部是商标图案。花纹边框。画面是牌坊，有四个并列柱子构成，上面有檐，分中间、左与右三部分，中间部分略高。牌坊建筑在石台上，上端右、左两角是“牌坊为记”四字。旧时牌坊是用来纪念某些人物的建筑物，寓意百世流传。

左半部是厂主告白。花纹边框。上端是“云锦织染工厂”大字厂名。告白内容如下：“本厂开办以来，历有数载，所出货物，颇蒙主顾欢迎，各省以及本埠，早已行销甚广。不惜工资，聘请名师，织出成品，各色袍料、方格布、条布、大小方巾、蓝白线布。本厂物品俱用高等材料，而颜色尤为可靠，虽经洗晒，日久不能变色。倘蒙光顾者，或整批零购，请到西头大药王庙内本厂组织，价值格外从廉。下款是：“本厂主人谨启”。两花边中缝间，有“爱国同胞”四个大字。

### 8. 天成织染工厂“火车”商标

天成织染工厂，坐落天津北门外侯家后大街天和茶园旁。

馆藏本厂商标一张。宽30.5公分，高13.3公分。右半部是商标图案。花纹边框。画面是一列火车，浓烟滚滚，站台有两铁路员工，身着制服，其中一人手持旗帜作指挥状。上端靠右是“火车商标”四大字。

左半部是厂主告白。花纹边框，图案菱形。上端是“天成织染工厂”大字厂名。告白内容如下：“国欲富强，首重实业。工业之兴，尤赖爱国同胞同心提倡。近且洋布输入，漏卮何可计数。鄙等有鉴于此，创设斯厂，特请高等工师，织染各种爱国布匹、条布、方格、直纹花、被面、袍面等货，色色精良无比，各擅专长。工坚料实，花样翻新。出样定织，约期不误。造出货品，业已行销各处。品质之美，价格之廉，颇蒙同胞信认。如蒙赐顾，谨当格外欢迎。特增仿单，以资辨识。此启。”落款是：“本主人谨启”。两花边中缝间是“开设天津侯家后大街天和茶园傍”诸字。左花边外靠下是“货真价实，划一不二”八字。商标注明由“天津东马路六吉里商业印刷所石印”。

### 9. 天盛织染工厂“快马”商标

天盛织染工厂，1910年(宣统二年)成立。开设天津西门外老冰窖西中兴里。

馆藏本厂商标一张。宽35.2公分，高22.7公分。右半部是商标图案。花纹边框，分成两部分。上部中央是“天盛爱国布”五个特大号字，并加边框。框外上面是“天津”，右面和左面分别是“如有翻印人马旗”和“同样者男盗女娼”。下部是幅“人马旗”画。身着制服的男青年，骑一匹正奔跑的马，右手举着五色旗，左手持马鞭，作赶马状。左上角是“快马为记”四字。

左半部是厂主告白。花纹边框，也分成两部分，上面一段告白内容为：“本厂自庚戌年创设，竭力研究，选织各种布匹，成色极高，尺寸均足。行销既久，无不信用，而张西口处，尤为颇销。

今因运往南省各处带销，是以增加仿单，以防假冒。惟望赐顾诸君，请认敝厂不论边际线股，以“天盛”为凭，“快马”为记。近有无耻之徒，仿造标样，售卖草货，以伪乱真。仰祈详验货品，俾得免受欺朦，是所切盼。”下具：“本厂经理主人谨启”。下面上端是“天津天盛织染工厂”大字厂名。又一段告白内容为：“本厂经理主人，以提倡国货，挽回利权为宗旨。特由外洋聘请技师，专织爱国被面、褥面、袍料、条布、格布，以及各种爱国等布，无不工精价廉，颜色鲜明，永久不变，久蒙各界欢迎。近因贪利之徒，将鱼目混珠，希图渔利。刻下本厂有鉴于斯，特加仿单，以示分别。赐顾诸君，请认明本厂标记，庶不致误。本厂开设天津西门外老冰窖西中兴里内路东第三门便是。”下具：“本厂经理主人谨白”。商标注明由“天津东马路德华石印”。

#### 10. 中华顺漂染织工厂商标

中华顺漂染织工厂，1915年成立。坐落天津西门外横街子老冰窖塘子胡同内。

馆藏本厂商标两张。一张商标图案。宽12.4公分，高12.4公分。花纹边框。画面是一辆奔驰的豪华马车。双马牵引，两人驾驭，右侧一人右手持马鞭，作赶车状。上端是“天津北门西路北，中华顺总批发处”诸大字。

一是厂主告白。宽12.4公分，高12.4公分。花纹边框。上端是“天津中华顺漂染织工厂监制”几个大字。告白内容如下：“启者：本号为振兴工厂，精求实业，以挽利权起见，不惜工资，聘请精技名师，力谋进行研究工料，细制各种国货，无不华美。缘本号不求近利，但欲日益发达，俾我民国得实业幸福，则本号之目的也。倘蒙各界光顾者，请认明‘织机’牌号。（注：该厂商标是‘织机’，抑或‘马车’，存疑。）无论零趸整批，或定织花色，无不格外克己。本号主人谨启。”“天津西门外横街子老冰窖塘子胡

同内路西。”商标注明由“天津北马路聚文石印局”印制。

### 11. 中益织染工场“楼牌”商标

中益织染工场，1913年成立，王笏臣创办。厂址在天津西门外南小道街。另设总批发处于北门外糶店街。

馆藏本厂商标两张。一是商标图案。宽12.5公分，高12公分。画面是两层楼房一幢。门面三间，两侧围墙，墙内有树。屋顶上飘着五色旗。门上端是“中益织染工场”厂名，两旁是“中华国货”、“益利民生”八字，每行的第一字，组成“中益”两字。楼前车来人往，十分热闹。五色旗两侧是“楼牌”两大字。

一是场主告白。宽12.5公分，高12公分。花纹边框。上端是“天津中益织染工厂”大字厂名。告白内容如下：“本场为维持国货起见，自制最新织布机器，顶高染色颜料，特织花素布匹、粗布、斜纹、提花被面、连机袍料，以及洋服线呢、银光丝布等件。是否工精料实，自有主顾品评。倘蒙各省爱国同胞赐顾，无论整批零购，价值格外从廉，庶不负本场维持国货，以期近悦远来之本意也。本场主人谨启。”“总批发处：天津府北门外糶店街。”

### 12. 中源织染工厂“马牌”商标

中源织染工厂，1920年前成立。崔良珍创立，工人50名。开设天津北门外侯家后西口老万兴当内。

馆藏本厂商标一张。宽30.2公分，高13.1公分。右半部是商标图案。花纹边框。画面是一匹在田野上奔跑的马。上端靠右是“马牌商标”四字。

左半部是厂主告白。花纹边框。上端是“中源织染工厂”大字厂名。告白内容如下：“国欲富强，首重实业。工业之兴，尤赖爱国同胞同心提倡。近且洋布输入，漏卮何可数计。鄙等有鉴于



此，创设斯厂。特请高等工师，织染各种爱国布匹、条布、方格、直纹花、被面、袍面等货。色色精良无比，各擅专长。工坚料实，花样翻新。出样定织，约期不误。造出货品，业已行销各处。品质之美，价格之廉，颇蒙同胞信认。如蒙赐顾，谨当格外欢迎。特增仿单，以资辨识。此启。”下具：“本主人谨启。”两花纹边框中缝间是“开设侯家后西口老万兴当内”诸字。左花边外靠下是“货真价实，划一不二”八字。商标注明由“天津东门外六吉里商业印刷所石印”。

### 13. 公记织染工场“魁星”商标

公记织染工场，坐落天津西门外韦驮庙西姚家香店内。

馆藏本厂商标一张。宽31.5公分，高13.5公分。左边是商标图案，约占三分之一弱。花纹边框。画面是魁星。相传它是我国神话中主宰文章兴衰之神。其左手举着毛笔，右手提着墨盒。右脚踩着波浪滔天的大海中游泳的巨鱼背上，鱼尾翘在海面上。上端是“魁星商标”四字。

右边是场主告白，约占三分之二强。花纹边框。上端是“天津公记织染工场制”诸大字。告白内容如下：“本工场开设天津西关外韦驮庙西姚家香店内便是。统以提倡工业，挽回利权为宗旨。故不惜资本，购买机器，聘请明师教授工徒。一切织染各科，按照东西各国化学研究，配合颜料，酌用药品。采办上等线条，织造各等花条洋布，以及爱国条布。花色俱全，工精物美，颜色鲜明，经水不变。价值格外从廉，不求近利，专以扩充销路为急务。自各货出售以来，幸蒙士农工商各界，以及学堂局所，远近同胞，无不称颂物美价廉。诚恐无耻之徒，冒充字号，于本场实有妨碍，因特著名商标布告。我绅商赐顾者，务须认明本场商标，庶不致有鱼目混珠之患也。凡来场批购定织各货者，尤必加工制造，屈期交齐，决不有误。专此，切切布闻。”落款是：“本

场主人谨启。”商标注明由“天津北马路聚文石印局印”。

#### 14. 永河义鑫记织染工场“八仙”商标

永河义鑫记织染工场，坐落天津西门外南小道街。

馆藏本场商标一张。宽28.5公分，高12.8公分。左半部是商标图案。花纹边框。画面是八仙过海图。“八仙”是传说中的人物，图中排成半圆形。自右至左为韩湘子、李铁拐、吕洞宾、汉钟离、张果老、曹国舅、蓝采禾和何仙姑。上端中间是“八仙为记”四字。

右半部是场主告白。花纹边框。上端是“鑫记”与“天津永河义织染工厂”大字厂名。告白内容如下：“启者：本工场开设天津西关外南小道街坐北向南便是。统以提倡工业，挽回利权为宗旨。故不惜资本，购买机器，聘请明师教授工徒。一切织染各科，按照东西各国化学研究，配合颜料，酌用药品。采办上等线条，织造各等花条洋布，以及爱国条布。花色俱全，工精物美。颜色鲜明，经水不变。价值格外从廉，不求近利，专以扩充销路为急务。自各货出售以来，幸蒙士农工商各界，以及学堂局所，远近同胞，无不称颂货美价廉。诚恐无耻之徒，冒充字号，于本场实有妨碍，因特著名商标布告。我绅商赐顾者，务须认明本场商标，庶不致有鱼目混珠之患也。凡来场批购定织各货者，尤必加工制造，屈期交齐，决不有误。专此，切切布闻。”下具：“本场主人谨启”。商标注明由“天津北马路怡大石印”。

#### 15. 永盛公织染工厂“聚宝盆”商标

永盛公织染工厂，1912年成立。乔同州创设，资本1000元，工人36名。厂址在天津西北城角文昌宫西张家大门。

馆藏本厂商标两张。一是商标图案。宽12公分，高12公分。花纹边框。画面是聚宝盆。盆中央是三只金元宝，顶端是颗发光

的夜明珠。元宝两旁各有一枝珊瑚和三颗发光夜明珠。盆前有五名神态不同的小孩。这是一幅富有传统风俗色彩的天津杨柳青年画。上端有条呈半圆形的飘带，书“聚宝盆为记”五字。

一是厂主告白。宽12公分，高12公分。花纹边框。上端是“天津永盛公织染工厂”大字厂名。告白内容为：“启者，本工场统以提倡工业，挽回利权为宗旨。故不惜资本，购买机器，聘请明师教授工徒。一切织染各科，按照东西各国化学研究，配合颜料，酌用药品。采办上等线条，织造各等花条布匹，以及爱国各种袍料、提花被面、大小毛巾。花色俱全，工精物美，颜色鲜明，经水不变。价值格外从廉，不求近利，专以扩充销路为急务。自各货出售以来，幸蒙士农工商各界，以及学堂局所，远近同胞，无不称颂货美价廉。诚恐无耻之徒，冒充字号，于本场实有妨碍，因特著明商标布告。我绅商赐顾者，务须认明本场商标，庶不致有鱼目混珠之患也。凡来场批购定织各货者，尤必加工制造，如期交齐，决不有误。专此，切切布闻。开设天津西北城角文昌宫西张家大门。”落款是：“本场主人谨启”。

### 16. 永盛成织染工厂“国旗”商标

永盛成织染工厂，1912年成立。位在天津西门外北小道街中兴里内。

馆藏本厂商标两张。一是商标图案。宽12.6公分，高12公分。花纹边框。画面是身着制服的两男青年，分站两旁，双手各持一面五色旗，呈交叉形。两青年间有缸莲花，并有荷叶、莲蓬衬托。言喻洁身自好，爱用国货。两旗间有“国旗商标”四字。

一是厂主告白。宽12.6公分，高12公分。花纹边框。上端是“天津永盛成织染工厂”大字厂名。告白内容如下：“本厂以提倡国货，挽回利权为宗旨。特由本厂聘请技师，专织爱国被面、褥面、袍料、条布、格布、细丝绸、缎光绸，以及各种爱国布等。

无不工精价廉，颜色鲜明，永久不变，久蒙各界所欢迎。近因贪利之徒，将鱼目混珠，希图余利。刻下本厂有鉴于斯，特加仿单，以示区别。赐顾诸君，请认明本厂标记，庶不致误。本厂开设天津西门外北小道子中兴里内。”下具：“本厂经理谨白”。

### 17. 玉记工厂“狮旗”商标

玉记工厂，厂址不详。

馆藏本厂商标一张。宽31公分，高11.8公分。左半部是商标图案。花纹边框。画面是一头雄狮，前双脚踩地球。地球位左下角，球面有经纬线等。雄狮口衔两面旗帜，呈交叉形。右面是五色旗，上书“玉记工厂”；左面是单色旗，上书“狮旗为记”。象征东方雄狮——中国已自立于地球之上。上端中间是“商标”两大字。

左半部花纹边框内，是“玉记工厂”四个特大字。两花纹边框中缝间是“提倡国货”与“爱国布匹”两行大字。

### 18. 玉兴厚织工厂“三星”商标

玉兴厚织工厂，1914年成立。坐落天津西北城角张家大门。

馆藏本厂商标一张。宽30公分，高13.2公分。左半部是商标图案。花纹边框。画面是福、禄、寿三星。寓意吉祥。中间是禄星，右是福星，左是寿星。

右半部花纹边框内，中央是“玉兴厚号”四个特大字。两旁是“开设天津西北城隅张家大门”诸字。两花纹边框中缝间是“爱国布商标”五个大字。

### 19. 正兴明织染工厂“轮船”商标

正兴明织染工厂，1920年前成立。创办人汪纯，工人30名。厂址在天津北门外估衣街归贾胡同。

馆藏本厂商标一张。宽27.5公分，高13.6公分。右半部是商

标图案。花纹边框。画面是大海中行驶的轮船，其上面是一轮光芒四射的红日。上端是“轮船商标”四大字。

左半部是厂主告白。花纹边框。上端是“正兴明织染工厂”大字厂名。告白内容如下：“国欲富强，首重实业。工业之兴，尤赖爱国同胞同心提倡。近且洋布输入，漏卮何可计数。鄙等有鉴于此，创设斯厂。特请高等工师，织染各种爱国布匹、条布、方格、直纹花、被面、袍面等货，色色精良无比，各擅专长。工坚料实，花样翻新。出样定织，约期不误。造出货品，业已行销各处。品质之美，价格之廉，颇蒙同胞信认。如蒙赐顾，谨当格外欢迎。特增仿单，以资辨识。此启。”落款是：“本主人谨启”。两花纹边框中间是“开设天津估衣街归贾胡同路东”诸字。左花边外靠下是“货真价值，划一不二”八字。商标注明由“天津北马路聚文石印局印”。

## 20. 民利织染工厂商标

民利织染工厂，坐落天津北门外小洋货街。

馆藏本厂商标一张。宽30.4公分，高13.2公分。左半部是商标图案。花纹边框。中间是“民利爱国布”五个特大号字，外加花纹边框。花边外四周均有大字。上面是“天津”。右面与左面是“提倡实业，助销国货”八字，下面是“请防假冒”。

右半部是厂主告白。花纹边框。上端是“天津民利织染工厂”大字厂名。告白内容如下：“民国自开幕以来，富强之基，端在提倡实业，振兴国货，以一挽从前之积习。然欲实业之如何扩充，国货之如何发达，非先讲求工艺不可。吾国天产富厚，物质坚美。倘得良技师而悉心仿造，自不难步武泰西，而挽漏卮于万一。本厂有鉴于此，特在天津小洋货街开设织染工厂，名曰‘民利’。专织各色花素袍料、连机布匹、条布、方格布、面袱布，以及各样斜纹、爱国等布，无不工精料实，色色鲜明，以达工艺

改良之目的。零趸批发，价极从庸。士商赐顾，请认明本厂商标为记，庶不致误。”落款是：“天津民利工厂谨识。”两花纹边框中缝间是“民能自强”、“利不外溢”两行大字。每行第一字组成“民利”两字。商标注明由“商务印书馆天津印刷局代印”。

### 21. 庆记织工场商标

庆记织工场，1921年成立。资本300元，独资，工人8名，年产布2500匹。场址在天津西门外南小道街。

馆藏本场商标一张。宽27公分，高13.5公分。花纹边框。左侧是商标图案，约占三分之一强。画面是男女人像。男绅身着西装与大衣，右手持文明棍，左手提皮包，位在右边。左边是女上，身着中国传统衣裙，左手托着一段爱国布料，右手指着布，向男绅作介绍状。

右侧是场主告白。约占三分之二弱。上端是“天津庆记工场监制”诸大字。告白内容如下：“启者：本工场开设天津西关外南小道街坐南向北便是。统以提倡工业，挽回利权为宗旨。故不惜资本，购买机器，聘请明师教授工徒。一切织染各科，按照东西各国化学研究，配合颜料，酌用药品。采办上等线条，织造各等花条洋布，以及爱国条布，花色俱全，工精物美，颜色鲜明，经水不变。价值格外从廉，不求近利，专以扩充销路为急务。自各货出售以来，幸蒙士农工商各界，以及学堂局所，远近同胞，无不称颂货美价廉。诚恐无耻之徒，冒充字号，于本场实有妨碍，因特著明商标布告。我绅商赐顾者，务须认明本场商标，庶不致有鱼目混珠之患也。凡来场批购定织各货者，尤必加工制造，届期交齐，决不有误。专此，切切布闻。”下具：“本场主人谨启。”

### 22. 利兴成记织染工厂“五老图”、“成记”商标

利兴成记织染工厂，1920年前成立。创办人马紫卿，工人20名。厂址在天津北门外北大关东估衣街五彩号胡同东。

馆藏本厂商标一张。宽37公分，高24.7公分。上面是商标图案，占三分之二弱，又分为两部分，各有花纹边框，图形不同。右半部画面是五位老人围看一幅图。右边是棵松树，左边下角是石桌，上放一包画卷。左边上角是“五老图”三大字。上端是“天津利兴成记织染工厂”大字厂名。左半部中央是“利兴爱国布”五个特大号字，外加花纹边框。边框外四面均有大字。上、下两面是“成记”与“谨防假冒”六字；右、左两面是“提倡实业”与“助销国货”八字。两花纹边框中缝间是“注重道德”、“望勿冒充”八个大字，成二行。

下面是场主告白，占三分之一强，也分为两部分，各有花纹边框，图形不同。右半部上端是“天津利兴织染工厂”大字厂名。告白内容如下：“本工厂专以提倡工业，挽回利权为宗旨。今不惜重资，特聘专门织染教习，教授艺生。自造新式改良机器，拣选顶高丝光线条，专织各色花素爱国布、袍料、床巾、桌巾、褥面、被面、各色花素布条、大小毛巾、卡机、番布等，无不工精料坚，染色格外鲜明，经久不变。价值从廉，不求获利，专为扩充销路。凡我士农工商各界诸君赐顾者，认明本工厂商标，庶不致误。如蒙零趸批发者，请移玉本工厂面议可也。”落款是：“本工厂主人谨识。”左边还有“本厂总发售处”几字。左半部上端是“诸君注意商标之区别”诸大字。告白内容如下：“本厂成品边际黄白两道，中加红色两道。既呈奉许作为商标，则类似本厂商标者，自应逐项区别，以备赐顾诸君之辨识。一有边际黄色中加三道，或一道红条者，非本厂之货。总之，本厂所制织染爱国布、袍料，及其他各项成品边际，纯系黄色中加二道红条。”落款是：“本厂主人谨启。”两花纹边框中缝间是“利兴爱国布”五个大字，其下面是“成记商标”四字。两旁是“天津估衣街五彩号胡同”诸字。又整张商标两旁是“开设天津北门外北大关东边便是”几个特大号字。商标注明由“天津北马路华东石印局石印”。

### 23. 实业工厂“中国人”商标

实业工厂，1910年(宣统二年)前成立。韩锡章创办，资本4000元，工人70名。厂址在天津北门外估衣街归贾胡同。该厂产品质量优异，曾多次获奖。

馆藏本厂商标一张，宽32.2公分，高19.4公分。右半部是商标图案。花纹边框。画面是创办人韩锡章像，外加椭圆形花边。上半园中间内嵌“天津实业工厂”厂名，下半园中间内嵌“中国人”商标名。四角是“登录商标”四字。以厂主头像，定名“中国人”作商标，充分显示其爱国精神，以及自尊、自强、自信的意念。上、右、左三面花纹边框分别内嵌“劝业道发给金奖牌一次”、“工艺总局发给金奖牌三次”、“南洋赛会发给金奖牌一面”诸字。下面花纹边框内嵌厂址“归贾胡同内”。上面花纹边框外，左、右两旁均有九星旗和五色旗各一面，呈交叉形，中间结绸带。

左半部是厂主告白。花纹边框。上端是“天津实业工场监制”诸大字。告白内容如下：“本工厂开设天津府北门外估衣街归贾胡同中间坐东向西。创设织科、染科、颜料科、木器科。兹不惜重资，购办上等合股线，加工织成各色宽窄爱国布、花格布、柳条布，及各样提花被面、褥面、手巾、床巾、线缎、水云缎、花纹草上霜布，均各工坚料实。按照东西各国化学煮染，颜料、药品齐备，染色鲜明。并承染诸大工场合股纱线、布匹等类，不无克己。专售织工用品，木机、铁轮机、大小纺车、镞做木轴、穗挺等类，均按工本出售，以期畅销而维工业。赐顾者认明‘中国人’商标为要。凡订购各项货品者，约期交货，均不致误。”落款是：“本厂总理韩锡章谨启”。

### 24. 贫民女工厂“莲舫”商标

贫民女工厂，1921年前成立。位在天津西头老老店。



馆藏本厂商标一张。宽30.6公分，高12.5公分。右半部是商标图案。花纹边框。画面是荷花、莲蓬和一叶小舟，河边站立一男绅，天空云彩飘荡。上端右、左两角是“莲舫”两字。上面花边中间书“天津贫民女工厂监制”诸字。

右半部是厂主告白。花纹边框。告白内容称：“本厂为振兴女子实业，以济女贫起见，不惜工资，购置最新机器，聘请精技名师，力谋进行研究工料，细制各色粗细洋布、花素被面、爱国布、袍料、口袋、手巾。颜色花样，无不华美。缘本厂不求近利，但欲日益发达，俾我民国得实业幸福，女界得工作进步，则本厂之目的也。倘蒙各界光顾，请认明本厂‘莲舫’商标，庶不致误。无论零瓦整批，或定织，无不如愿，价值格外克己。设在天津西头老老店摆渡口东边大牌坊内。电话八百三十五号。”具名是：“天津贫民女工厂谨启。”

## 25. 和记织染提花工厂“飞艇”商标

和记织染提花工厂，1921年前成立。开设天津侯家后胡家大院。

馆藏本厂商标一张。宽8.8公分，高35.2公分。上面部分是一椭圆形章。花纹边框，约占七分之一。中间是一架飞艇，上半园和下半园内分别是“和记织染提花工厂监制”和“直隶天津侯家后胡家大院”诸字。

中间部分是商标图案和厂主告白。花纹边框，约占七分之四强。上面是商标图案。画面是一架飞艇，驾驶室坐两人，持一面三角旗。上书“和记”两字。上面花纹边框中间内嵌“商标”两字。下面是厂主告白。其称：“中外通商以来，洋货逐年伸张。若欲收回利权，全在国货畅旺。所以津门实业，多立织染工厂。惟有本厂技师，艺术格外精良。不特织工细密，染工尤擅胜场。线条必求坚实，花样亦不寻常。一切袍料布匹，物美价也不昂。

更且提花光艳，足可争胜外洋。倘蒙诸君惠顾，利权即归华商。本厂特别欢迎，不负诸君提倡。”落款是：“和记织染提花工厂监制”。

下面部分是牌示。花纹边框，约占七分之一强。上端是“假冒必究”四大字。牌示内容如下：“本工厂为扩张国货起见，特采极高线纱以为原料，人工织染格外加工。所有加细袍料及爱国布匹等，久蒙士商奖许。现以“飞艇”商标注册，禀蒙官厅照准，发给公布保护，以杜仿制而昭信用。因于货匹加贴商标，以为志别。诸公惠顾者，请认明本厂商标，庶不致误”。“再请留意，凡用此布裁衣时，须防拆洗缩短。其法先将此布以水喷匀阴干后，再行裁做。以后拆洗，自不至缩短矣。又布。”花边外下端是“直隶天津侯家后胡家大院”诸字。

## 26. 恒盛织工厂“狮旗”、“三鲜”商标

恒盛织工厂，坐落天津北门外估衣街中市。

馆藏本厂商标两张。一是“狮旗”商标。宽30公分，高12.5公分。右半部是商标图案。花纹边框。画面是两头猛狮，前脚捧地球。球面有经纬线等。上面右是五色旗，左是九星旗，呈交叉形，中结绸带。两猛狮间是“狮旗为记”四字。该“狮旗”商标具有明显的爱国意识。双旗间是“恒盛字号”四大字。左半部花纹边框内，中央是“恒盛字号”四个特大字。两侧是“开设天津估衣街中市”与“寓上洋二马路天利栈”诸字。两花边框中间缝是产品介绍：“五色国旗、条布袍料、被面褥面、藤纹线花、花纹线花、斜纹线花、方格线花、金丝光布、银丝光布、斜光方格、丝光袍料、蓝白线布、各色格布、各色条布、各种花布、各种布匹”。商标注明由“天津东马路六吉里商业印刷所石印”。

一是“三鲜商标”。宽30.4公分，高12.7公分。左半部是商标图案。花纹边框。画面是佛手、桃、石榴，一大一小各两只。上

端有“三鲜为记”四个大字。右半部花纹边框内，中央是“恒盛字号”四个特大字。两侧是“开设天津估衣街中市”与“寓上洋二马路天利栈”诸字。两花纹边框中缝间是“天津丝光爱国布商标”诸大字。商标注明由“天津东马路六吉里商业印刷所石印”。

### 27. 美利森织染实业工厂“渔翁得利”商标

美利森织染实业工厂，开设天津北门外茶店西荣华里。

馆藏本厂商标两张。一是商标图案。宽13.6公分，高13.4公分。花纹边框。画面为满载而归的渔翁。渔翁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右肩负鱼竿，钩上有条大鱼。左手提鱼篓，篓中有鱼。上端靠左是一轮新月，右边是棵大树。四角是“登录商标”四大字。

一是厂主告白。宽12.5公分，高3.4公分。花纹边框。上端是“美利森织染实业工厂”大字厂名。告白内容如下：“启者：本厂为振兴工商，精求实业，以挽利权起见，不惜工资，购置最新机器，聘请精技名师，力谋进行研究工料，细制各种布匹、花素袍料。颜色花样，无不华美。缘本厂不求近利，但欲日益发达。俾我民国得实业幸福，则本厂之目的也。倘蒙各界光顾者，请认明“渔翁得利”牌号，无论零整批，或定织花色，无不格外克己。”下具：“本厂主人谨启”。左边靠下是“本厂寓天津茶店口西荣华里内”。

### 28. 复庆升织工厂“奖牌”商标

复庆升织工厂，清朝末年成立。创办人张万隆。开设天津西门外南小道兴盛茶园西。1910年直隶劝业道第一次考工时，该厂织品荣获“特等”奖牌。

馆藏本厂商标一张。宽27公分，高15公分。左大半部是商标图案。画面是直隶劝业道在1910年发给该厂的“特等”奖牌，四边是二龙戏珠图案。上端是“奖牌商标”四字。

右小半部是厂主告白。花纹边框。告白内容为：“本厂专以振兴工业，力图扩充为宗旨。前在工艺总局考得有奖牌，农工商部立案批准。鄙人苦心研究教余载机织，购运新式改良机器，拣选顶高丝光线条，专织各色花素爱国布、袍料、床巾、桌巾、褥面、被面，各色花素条布、大小毛巾、卡机、番布，无不工精料坚，染色格外鲜明，经久不变，价值克己。自开办以来，颇蒙各界欢迎。如蒙零趸批发者，请至西关大街南小道兴盛茶园西本厂面议，庶不致悞。”下具：“本主人谨启”。

### 29. 信利织染工厂“双狮球”商标

信利织染工厂，孙继周创设。厂址在天津北门外大红桥西。

馆藏本厂商标一张。宽14.6公分，高36.3公分。花纹边框，中间加双线条两次，使分成三部分。上部是商标图案。画面是两头威武雄狮，前脚踩在地球上。象征东方雄狮已自立在地球之上。双狮头部后，右边是五色旗，左边是九星旗，呈交叉形。两旗间是创办人孙继周头像，外加椭圆形边框。上端是“创办人孙继周谨识”诸字。

中部是场主告白。全文如下：“本场特为我国实业不振，利权外溢，既鉴于斯，不憚劳虑，努力维持。故不惜巨资，特购新式机器，专用上等染料，聘请超等工师，研究织染两科，力求工精料实，以抵舶来而扼漏卮。所织各种花素爱国布，袍料、条格布、电光布、西服布、军用棚布、斜纹、搭裪布，以及被面、褥面、格巾、毛巾，并新样货品，无不俱全，行销各省，也素承同胞欢迎。至货之精良，颜色之美丽，亦早在各界洞鉴之中。倘蒙赐顾者，请移玉天津北门外大红桥西造胰公司旁本帐房面议可也。此识。”

下部右是“假冒必究”栏，文称：“本场规定商标‘双狮球’边际两黄两红，中间一白，以为售货信用。近恐同业无耻者仿

效，以致货品难分优劣，有负主顾提倡热诚。故持呈明立案，严杜假冒而襄实业。望赐顾者认明商标、边际，庶不致误。此识。”左是“裁剪注意”栏，文称：“国货身分厚于外货，每于裁剪时，仍照外货施法，至拆洗致有缩短之虞，故望注意，裁剪时，先以温水喷润，屋中凉干缩短后，再为裁剪，庶免缩短之虞。此识。”两栏下是一椭圆形章，花纹边框，内空白。又花纹边框，上中下三部分八角，内嵌“天津信利织染工厂”八字，以圆圈之。商标注明由“天津东马路六吉里商业印刷所石印”。

### 30. 顺记织染工厂商标

顺记织染工厂，坐落天津北门外茶店口西金华园内。

馆藏本厂商标一张。宽27.8公分，高12.2公分，右半部是商标图案。花纹边框。画面是山庄，有屋数间，树木茂盛，背景是群山。庄园门横额是“顺记织染工厂”厂名。

左半部是厂主告白。花纹边框。上端是“天津顺记织染工厂”大字厂名。告白内容如下：“共和建始，百度维新。进国步于文明，谋富强之基础，尤以振兴工商为急务。盖工商改良，则利权自然不外溢，经济自然能发达，此竞争之公例也。料必求美，工必求精。只维持国货起见，定价格外从廉。今将出品略开于下，以供采择。凡我同胞志士，热心爱国，请以扶助敝场，为工商之提倡。本场幸甚，民国幸甚。”下具：“本主人启”。商标注明由“天津聚文石印局印”。

### 31. 祥记织工厂“双狮”商标

祥记织工厂，坐落天津北门大街冰窖胡同内

馆藏本厂商标一张。宽12.3公分，高29.2公分。上半部是商标图案。花纹边框。画面是两头威武雄狮，前双脚捧着地球，后双脚踩在飘带上。寓意东方雄狮无比强大。上端是“双狮为记”

四个大字。飘带中间是“商标”两字。右、左两边是“本号自制爱国布匹”八字。

下半部是厂主告白。花纹边框。上端是“天津祥记工厂”大字厂名。告白内容如下：“启者：本工厂为提倡工业，挽回利权起见，不惜重资，特聘上等工师研究材料，精织爱国袍料、各色条布，以及锦纹、褥面、被面、电光格布，久蒙各界欢迎。货品名目甚多，笔难尽述。不求获利，专为扩充销路，价值格外从廉。凡我同胞诸君赐顾者，认明本厂商标，庶不致误。”下落：“本厂主人启。”花边外上端是“天津”两大字，底端是“货真价实”四大字。两花边中缝间是“开设天津府河北大街冰窖胡同内”诸字。商标注明由“天津北马路华东石印局石印”。

### 32. 祥和织染工厂商标

祥和织染工厂，厂址不详。

馆藏本厂商标两张。一是商标图案。宽11.9公分，高12公分。花纹边框。画面是两只登在石凳上的石狮，各口衔一面五色旗，呈交叉形，两旗间是“商标”两大字。上端有条飘带，上书“天津祥和织染工场”诸字。

一是场主告白。宽12.5公分，高12.5公分。花纹边框。告白内容为：“本场为维持国货起见，自制最新织布机器，顶高染色颜料，特织花素布匹、粗布、斜纹、提花被面、连机袍料，以及洋服线呢、银光丝布等件，是否工精料实，自有主顾品评。倘蒙各省爱国诸君赐顾，无论整批零购，价值格外从廉，庶不负本场维持国货，以期近悦远来之本意也。”下具：“本场主人谨启”。左边尚有“总批发处：天津府北门外糶店街”诸字。

### 33. 振新织染工厂“飞艇”商标

振新织染工厂，1915年前成立。厂址在天津河北三条石聂公

祠旁。

馆藏本厂商标一张。宽30.2公分，高27公分。商标分为两部分，各有花纹边框，图形相同。右半部花边内，上面是商标图案。画面是飞艇，飞艇下是群山，飞艇上是云彩。云彩中间是创办人头像，外有椭圆形边框。两旁是“实业振兴挽利权”与“国货普及抵舶来”一副对联，外加花边。人头像上端是“振新爱国布”五个大字。下面是场主告白。全文如下：“本场开设天津河北三条石聂公祠旁，专织染各种花素爱国布、袍料、条布、格布、丝光布、西服布，以及格巾，毛巾、被面、褥面、床巾、桌面等，无不全备。至于物质之纯粹，颜色之鲜洁，早为各界赏赞。行销各省，到处欢迎。近为扩张起见，恐有不肖仿造，兹特呈明立案，蒙部批准，发放执照。即以本场织出之边际，四红四黄为特有之国货，内外均裹‘飞艇’商标之牌号，以取异同。赐顾者请认明商标、边际，庶不致误。”花纹边框外上端是“飞艇商标”四大字。

左半部花边内，中央是“振新织染工厂”特大字厂名，外加花纹边框。花边外四周均有大号字。上面是“天津”两字。右面是“请用国货，勿忘国耻”八字。左面是“商部立案，禁止复制”八字。下面是“冒充必究”四字。花纹边框外上端是“严防假冒”四大字。两花边中缝间是“日晒水洗，经久不变”八个大字。

右半部花边外，右侧有段文字如下：“今之时何时也，枪林弹雨，干戈扰攘之时也。弱肉强食，天演淘汰之时也。鹰麟虎视，一发千钧之时也。镜种灭族，卵覆泰山之时也。际此时者，危矣殆矣，蔑以加矣。然则吾国以何法补救此危，而且慎之时乎，亦必曰振兴实业、挽回利权而已。故民国成立，屡颁明令，特许工商分类进行，维持国货、奖励实业，亦补救之一术也。若夫振兴实业也，尚望同胞提倡国货，而后有济国货倡兴，则舶来者鲜，而利权自不外溢矣。是欲救时局之危，舍用国货别无良策，

此吾侪所期望也。要亦在工商家所制之成品，必有付于同胞爱国之热忱，斯能抵舶来而挽利权矣。若仅责我同胞必用国货，此一己之见也。国货若胜于舶来，则国货又何如而不兴，我同胞又何适而不从，此不易之理也。本场主人有鉴于斯，专意研究，务求工精料实。故凡本场制出之成品，莫不质实美丽，货高价廉，风行海内，到处欢迎，亦所以得其要矣。”

左半部花边外，左侧上面介绍：“天津批发处日租界宝昌元，批发处竹竿巷荣华泰仁记，总批发处河北三条石振兴棧，电话四百五十五号。上海总批发处利顺成、利兴成。南京总批发处天洋缎庄、天成缎庄。”下面写道：“注意，本场原设天津河北新房子第一胡同南口，情因房屋狭小，万难扩充。今于旧历乙卯年六月二十四日移于河北三条石聂公祠旁便是，特此布告。”商标注明由“天津北马路华东石印局石印”。

#### 34. 桐椿永织染工厂商标

桐椿永织染工厂，开设天津西门外南小道街中间。

馆藏本厂商标两张。一是商标图案。宽12.5公分，高12.7公分。花纹边框。画面是一鹿、一鹤，左边是棵松。鹿位在右边，头略抬。鹤站立在松树枝上，口衔一牌，上书“商标”两字，无名称。上端有条飘带，上书“天津桐椿永织染工厂”大字厂名。

一是厂主告白。宽12.5公分，高12.7公分。花纹边框。上端是“天津桐椿永织染工厂”大字厂名。告白内容为：“本厂开办以来，对于实业细心研究，精益求精。不惜重资，为挽回利权起见，专购泰西各国名厂改良机器，以及颜料、合股丝光绵纱。聘请名师，传授织染，工坚料实，异常精美，力谋进行。各色袍料、床巾、被面、花素布匹、线绸、线纱、椒纹、锦纹、方格、提花、洋服线呢等物，新鲜夺目，光彩宜人，经水不能抽变，价值格外克己。凡仕商赐顾者，须认明本厂商标，请移玉天津西门



外南小道子中间路北本厂，与经理人接洽。此布。”落款是：“本厂主人谨启。”商标注明由“天津东马路六吉里华新印刷局印”。

### 35. 铭记织工厂商标

铭记织工厂，坐落天津北门外侯家后协盛茶园东。

馆藏本厂商标一张。宽29.4公分，高13.3公分。右半部花纹边框内，中央是“铭记工厂”四个特大号字。其右、左两侧是“天津侯家后”与“协盛茶园东”十个大字。

左半部花纹边框内，中央是“爱国袍料”四个特大号字。其右、左两侧是“货真价实”与“定期不误”八个大字。

### 36. 裕华织染有限公司“爱国图”商标

裕华织染有限公司，1913年成立。杨进才创设，工人50名，年产布2700匹。厂址在天津北门外侯家后三德轩西。

馆藏本公司商标一张。宽17.8公分，高24.5公分。花纹边框。画面是请用国货图。店堂中间是一长桌，桌面右端放着一堆布，左边是衣料柜。桌外有三位顾客，右是一侧身男子，身着制服，双手拿着一匹布。左是一中年妇女和一小孩，妇女身穿短袄，右手拿着一块布，左手食指指着布，作介绍状。桌内是二位店员，一店员居中间，穿长袍，双手正在摆弄放在桌面上的一匹布，作售布状。一店员面对衣料柜，左手食指指着布，右手夹着两段布，似在取布。上面右角是“裕华织染有限公司”诸大字。中间靠右是“热心同胞用国货，能富人民强中国。本主人谨白”诸大字。上面花边中间内嵌“爱国图”三大字，两角内嵌“北洋”两大字。右面与左面花边内嵌“天津北门外侯家后三德轩西路南”诸大字。商标注明由“天津东马路六吉里商业印刷所石印”。

### 37. 裕昌爱国布庄“美人”商标

裕昌爱国布庄，开设天津北门外侯家后山西会馆后门旁。

馆藏本庄商标一张。宽32.8公分，高13.5公分。右半部是商标图案。花纹边框。画面是端坐闺室的仕女，有椭圆形边框。框外两边是两枝花。四角是“美人商标”四大字。

左半部是庄主告白。花纹边框。上端是“裕昌爱国布庄”大字庄名。告白内容为：“精工织造，文明衣料，名目繁多，不及细表。价廉物美，以图广招，惠顾诸君，请认商标。”

右花边外是庄主声明。内称：“本庄在天津设立工厂，聘请头等工师，专织各色丝光爱国布匹，无不细心研究。现有无耻之徒，假冒本庄招牌、图记，在外专售伪货，希图渔利，以致本庄受人影响。嗣后务请诸君认明本庄‘美人’商标，以表真伪，而免欺蒙，特此申明。”两花边中缝间是“天津侯家后山西会馆后门旁”诸大字。商标注明由“天津北马路华东石印局石印”。

### 38. 瑞大织布工厂“双旗”商标

瑞大织布工厂，成立于1915年前。韩瑞生创立。厂址在天津北门内大街。

馆藏本厂商标一张。宽9公分，高35.2公分。上面部分是一椭圆形印章。花纹边框，约占七分之一。中央是两面旗，右是九星旗，左是五色旗，呈交叉形。两旗间是“商标”两字。上半园和下半园内分别是“瑞大织布工厂监造”和“直隶省天津北门内大街”诸字。

中间部分是商标图案和厂主告白。花纹边框，约占七分之四强。上面是商标图案。画面是两面旗，右是九星旗，左是五色旗，呈交叉形，周围是花。上面花纹边框中间内嵌“商标”两字。下面是厂主告白。内称：“中华民国成立，五族共和自强。提倡中国实业，尤当工商改良。布匹漏溢最大，样样俱是外洋。若不维持国货，何以挽回利权。通用我国货品，工艺夺回非常。

研究时新花样，价值格外从廉。织染成品出众，线条极细丝光。敝厂特请名师，袍料坚实延年。诸君购买此货，自然挽回利权。颇蒙各界欢迎，致谢同胞提倡。”落款是：“瑞大工厂韩瑞生监制”。

下面部分是牌示。花纹边框。约占七分之一强。上端是“假冒必究”四大字。牌示内容如下：“本工厂以‘双旗’商标，投考实业司注册，转请巡按使照准，发给公布保护，以防奸商仿效之弊。本工厂采办最高等线纱，专织研究加细爱国袍料。久蒙上商赞成称美，驰名海外，特表数言。还望诸君请认‘双旗’商标，以免鱼目混珠，庶不致误。”“注意：此布临裁衣服时，先以温水喷润，屋中凉干缩短后，裁做衣服合用，以后拆洗，并无缩短之虞。”“本号电话二千一百六十一号。”花边外下端是“直隶省天津北门内大街”诸字。

### 39. 聚义织工厂“三义图”商标

聚义织工厂，1919年前成立。开设天津北马路闽粤会馆西。

馆藏本厂商标一张。宽19公分，高18.2公分。花纹边框。画面是刘备、关羽、张飞三人在桃园结义图。花边上内嵌“三义图”三字。四角内嵌“请用国货”四字。下面内嵌“聚义工厂”四字。右面与左面分别内嵌“天津北马路闽粤会馆西”诸字。

### 40. 聚兴成织工场商标

聚兴成织工场，坐落天津西门外南小道街。

馆藏本厂商标一张。宽31.4公分，高15公分。右边是商标图案，约占四分之一。画面是玉皇大帝全身像，脚踩云彩，身后有一仙童，手持古式伞。道教称玉帝是天上最高的神。

左边是场主告白。花纹边框，约占四分之三。上端是“天津聚兴成工场监制”诸大字。告白内容如下：“本工场开设天津西

关外南小道街坐北向南便是。统以提倡工业，挽回利权为宗旨。故不惜资本，购买机器，聘请明师教授工徒。一切织染各科，按照东西各国化学研究，配合颜料，酌用药品。采办上等线条，织造各等花条洋布，以及爱国条布，花色俱全，工精物美，颜色鲜明，经水不变。价值格外从廉，不求近利，专以扩充销路为急务。自各货出售以来，幸蒙士农工商各界，以及学堂局所，远近同胞，无人称颂货美价廉。诚恐无耻之徒，冒充字号，于本场实有妨碍。因特著明商标布告，我绅商赐顾者，务须认明本场商标，庶不致有鱼目混珠之患也。凡来场批购定织各货者，尤必加工制造，届期交齐，决不有误。专此，切切布闻。”下具：“本场主人谨启”。商标注明由“天津六吉里商业印刷所”石印。

#### 41. 聚成义织染工厂“麒麟”商标

聚成义织染工厂，1916年成立。坐落天津北门外估衣街归贾胡同内。

馆藏本厂商标一张。宽30.5公分，高13.3公分。右半部是商标图案。花纹边框。画面是只腾云回首麒麟，口吞云彩，全身鳞甲，尾略翘起，英姿雄壮，预兆祥瑞。上端中间是“商标”两大字，各有圆形边框。

左半部是厂主告白。花纹边框。上端是“聚成义织染工厂”大字厂名。告白内容如下：“启者，本厂为振兴工商，精求实业，以挽利权起见，不惜工资，新购改良机器，聘请精技名师，力谋进行研究工料。细制各种布匹、花素袍料、格布、条布、被面、褥面等俱全。工精物美，颜色鲜明。一切织染各科，均照东西各国化学研究配合颜料，酌用药品，经水不变，并且价值格外从廉。本厂非求近利，专以扩充销路为急务，俾我民国得实业幸福，则本厂之目的也。倘蒙各界光顾者，请认明‘麒麟’商标。无论零趸整批，无不格外克己。特此布闻。本厂主人谨启。”“本

工厂开设天津估衣街归贾胡同内中间，肖家大门对过便是。”两花纹边框中缝间是“本工厂由宫北街移来”诸字。两花纹边框外，右侧与左侧是“新购西洋改良花机，精织各种丝光、改良、闪花男女衣料、被面、褥面，各样成品俱全，观者无不精美”诸字。

#### 42. 聚顺兴织染工厂商标

聚顺兴织染工厂，1920年前成立。李彩华创设，工人80名。厂址在天津北门外侯家后芦子坑。

馆藏本厂商标一张。宽28.5公分，高12.2公分。右半部是商标图案。花纹边框。画面中间是棵大树。树右侧是只回首鹿，右前脚翘起。树左侧是只回首鹤，左脚翘起。鹿与鹤上端是“商标”两大字。右、左两边是“天津侯后芦子坑”与“聚顺兴织染工厂”诸字。

左半部是厂主告白。花纹边框。告白内容称：“本厂开设历年所，于实业之中无不悉心研究，工料务求精益求精。以挽利权起见，不惜资本，购办东西各国名厂最新机器，以及颜料、合股丝光棉纱。聘请精技名师，传授织染，力谋进行。专织各色袍料、床巾、被面，各色条布、丝光线绸、线纱、菽纹、锦纹、方格，各色提花洋服。线呢等布。颜色新鲜，经水不变。并售京货绛带，价值格外从廉，久蒙绅商、军警、学界欢迎，须认本厂商标是幸。凡赐顾者，请至天津侯家后芦子坑路南大门便是。”落款是：“聚顺兴织染工厂谨启”。两花纹边框中缝间有“定织、上品、高等”六个大字。

#### 43. 聚源织染工厂商标

聚源织染工厂，成立于1920年前。崔良琛创设，工人40名。厂址在天津北门外侯家后三德轩西德升园胡同。

馆藏本厂商标两张。一是商标图案。宽12.1公分，高12.7公分。花纹边框。画面是只展翅大鹏，双脚踩着地球，球面有经纬线等。大鹏口衔一飘带，上书“聚源织染工厂”六字。

二是厂主告白。宽12.1公分，高13.4公分。花纹边框。告白内容如下：“欲巩固我东亚首先开始之中华民国之共和基础，及富强之根本，首在研究实业。欲实业逐渐扩充发达，在工艺家专精研究，力谋进步；而尤在爱国同胞提倡助销国货，为唯一之维持。盖自开利源，不使外溢，供给需要，经济调和，然后共和幸福，方可享受。虽然物品或不精良，价值较为昂贵，徒责同胞以助销国货，中外无是理也。本厂专织染各种爱国条布、方格布、直纹花被面、提花被面、提花台布、桌巾。至袍面一项，精良无比，尤擅专长。近复大加扩充，延聘名师，增添新式提花机，所织之各色袍面，及各种印花女衣料，工坚料实，花样翻新。出样定织，约期不误。因本厂织出物品，远近驰名，乃竟有仿造冒充，希图谋利者，不但妨害主顾，且有损敝厂名誉。是以增加仿单，以资辨识。惟望赐顾诸君辨明，并祈详验货品，俾得免受欺蒙，是所祷盼。”落款是：“天津侯家后三德轩西德升园胡同”。

#### 44. 德成织工场“军旗”商标

德成织工场，1920年前成立。工人50名。开设天津河北老洋钱厂后。

馆藏本厂商标一张。宽27.5公分，高26.8公分。花纹边框。上半部是商标图案。画面一列在山间行走的军队，带领人手持三角形军旗。队列中首排士兵，口吹军号。左旁有一骑牛牧童在观看。上端有“注册”“军旗牌”诸字。

下半部是场主告白。内容称：“启者：本场今为提倡实业，推广工艺起见，特聘织染木器各科专门技师，专制各种爱国袍料、花素被面、提花布匹、床毯、桌布、毛巾、各样腿带。所有

颜色，另设染料，拣选上等颜料，按化学法理，所染之色，异常坚固，虽经日晒水洗，不能稍有退变。并制大小铁轮织布机、木机、毛巾机、提花机、带子机、轮线架子、织科所用零星家俱，一概俱全，均灵巧坚固，便利非常。倘蒙赐顾，祈认明敝场商标为盼。本场并收自费生徒，所有定章，远者可以来信垂询，即为随邮告知；近者请即到敝场索看可也。倘蒙来场学习，自当实心教授，以符提倡工艺之旨，是祝。开设河北老洋钱厂后来东北角便是。”下落：“本场主人谨启”。花纹边框四角内嵌“德成工场”四字。商标注明由“天津华义石印局印”。

#### 45. 德利成漂染织工厂“织机”商标

德利成漂染织工厂，坐落天津西门外韦驮庙东街。

馆藏本厂商标一张。宽30公分，高13.3公分。右半部是商标图案。花纹边框。画面是一架铁轮木织机，一男工正在织布。四角是“商标”四大字。

左半部是厂主告白。花纹边框。上端是“天津德利成漂染织工厂监制”四大字。告白内容如下：“启者：本号为振兴工商，精求实业，以挽利权起见，不惜工资，聘请精技名师，力谋进行研究工料，细制各种国货，无不华美。缘本号不求近利，但欲日益发达，俾我民国得实业幸福，则本号之目的也。倘蒙各界光顾者，请认明‘织机’牌号。无论零趸整批，或定织花样，无不格外克己。本号主人谨启。”“开设天津西关外韦驮庙东街坐北便是”。

#### 46. 德昌织染工厂“鹏球”商标

德昌织染工厂，开设天津北门外侯家后万兴当内。

馆藏本厂商标一张。宽29.5公分，高11.8公分。右半部是商标图案。花纹边框。画面中央是只展翅大鹏，口啄地球，脚踩地球，地球仅露半个。球面有经纬线等，并书“鹏球商标”四大字。

上端是“直隶天津德昌工厂”大字厂名。右左两侧边是“寓二马路天利栈内”诸字。

左半部是本厂告白。花纹边框。上端是“天津德昌织染工厂”大字厂名。告白内容称道：“本工厂专以提倡工业，挽回利权为宗旨。今不惜重资，特聘专门织染教习，教授艺生。自造新式改良机器，拣选顶高丝光线条，专织各色花素爱国布、袍料、床巾、桌巾、褥面、被面、各色花素条布等，无不工精料坚。染色格外鲜明，经久不变。价值从廉，不求获利，专为扩充销路。凡我各界诸君赐顾者，认明本工厂商标，庶不致误。如蒙零躉批发者，请移玉至侯家后万兴当对过面议可也。”落款是：“本工厂主人谨启”。两花纹边框中缝间是“上洋英界四马路东华里内”诸大字。



## 李鼎铭思想资料

林哲整理

编者按：李鼎铭于1881年9月28日出生在陕西省米脂县桃花岭村农民家庭，名丰功，字鼎铭。1895年，因家贫无力延师，就学于舅父杜斗垣。1903年，赴绥德应考，取为廪生。1904年，在桃花岭教私塾。辛亥革命前后，倡导以教富国，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带头破除迷信，提倡放足、禁赌、禁盗、防匪，扶贫济困，为群众排忧解难。1910年，受聘于绥德中学堂任教。1913年创办“临水寺觉民学校”，并任校长三年。1917年，受聘于榆林殖边学校任教，编纂了《蒙古历史教科书》。1918年，创办“区立桃花岭初高级小学校”，并任校长五年。1923年，任榆林道尹公署顾问、科长。后因不满当时的官场腐败，于1926年借病辞退了神木县长的任命，毅然返里从医。自此，潜心钻研中医学。群众为颂扬他的贡献送给他一块“造福桑梓”的匾额。1930年，因家乡持续大旱，搬家至米脂县城，开设“常春医馆”，坐堂行医，以卖草药为生。1937年米脂县建立民主政权，被委任为县财务委员会主任。在1941年8月陕甘宁边区普选中，被选为米脂县参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同年11月，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副议长、边区政府副主席。在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之第81案。这一建议为中共中央采纳，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十大政策之一。又提倡精耕细作、移民开荒、植棉造林，推动了大生产运动。还真诚帮助共产党整风，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1945年，八路军留守兵团直属队政治部赠给他一块“民主典范”的光荣匾。1946年4月，再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并兼任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会长。除了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治病，还救治过很多战士、群众和儿童。1947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发动群众彻底平分土地。他对此极表赞同。这一切，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斗争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胡宗南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时，他因年老

体弱，疲于转战，遂于同年12月11日在边区政府临时驻地绥德县义和镇突患脑溢血病而逝世。在挽词中，毛泽东同志赞扬他“为人民民主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中共中央挽词是“人民对他的功绩将永志不忘”。米脂县城竖起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题写的“爱国典范”的纪念碑。今年是李鼎铭诞辰110周年之际，特发表他于1943年在延安著述的这篇历史文献，以资纪念。因此文原稿于当年被胡宗南部所窃掘焚毁，现由林哲据其副本整理刊出。

## 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

李 鼎 铭

世界上各个民族，或胜或败或存或亡，从古至今，不知有多少变化，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天演论家说：“优胜劣败，适者生存”。果如此，则人类和鸟兽昆虫一般，只有听其自生自存自亡自灭而已。我想人类既然是高于一切的动物，当然要有思想，有组织，有斗争，才能生存下去。

大概任何一个民族，一定有其从古至今的真正历史传统，保持着这种传统，方能接受外部空间的东西。譬如织布，必须先把经线整理好，然后才能接受纬线，才能织成经纬井然的布匹。假若经线断了，就无法接受纬线，纵然勉强接受，也不过接受一堆不相连贯的乱线，不能成为一个东西。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占世界上四分之一。这种国家一定有其光荣的历史和优良传统，才能有这种伟大的遗产。但是历史悠久，中间经过很多变化，以致真正的传统，不能保存下来，尤其是清朝以来，被异族征服，思想逐渐趋于自卑和堕落，奋斗意志亦日渐薄弱。所以帝国主义者乘机侵略，主权丧失，几乎不能成国。爱国志士不忍听其灭亡，乃起来推翻清朝，成立民国。但是三十余年来，内江外患，没有一日的安宁。其主要原因，就是曲

说纷纭。传统既不能确立，空间的接受也无法确定，有说接受英国者，有说接受美国者，亦有说接受德日等国者，于是中国固有的伟大思想任其否定，民族优良传统任其歪曲和凌辱，而没有中国自己的一定体系了。

有些人说：中国之所以腐败，是由于英美等国不平等条约所致。试问英美等国的不平等条约又由于什么所致？怎么会施行于中国？这是倒果为因的说法。中国果能自强不息，没有那些民族败类和国贼，则不平等条约就一点也不会成立，其特权也不可能在中国使用。我今天大胆地说一句话：“中国之所以腐败，都同科学不发达有关”。所以今天要接受外国的东西，必须把外国数百年来科学的结晶接受过来，中国才有前途。

外国科学的结晶究竟是什么？外国在十九世纪以前，神权主义盛行，所有的学说多半是唯心论的传统。十八世纪以来，虽然有些唯物论，但又是机械的固定的，承认必然而不承认偶然的。因此神权主义乘间横行，有时焚毁唯物论书籍，有时囚杀唯物论家。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当时唯物论家也有缺点，因为他们不认识物质存在的真理，不知道雷与电子的哲理，他们所讲的只是眼里能看到，手里能捉住的；眼不能看见，手不能捉住的东西他们就不能解释，因此他们仍不能挣脱唯心论的束缚。至十九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倡明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讲明雷与电子的哲理，唯物论才成为全世界全人类的科学结晶。中国能接受这种主义，并且能使这种主义与中国真正的历史传统结合起来，自然会经济发展，民族繁荣，这不仅是民族存亡的一个关键问题，而且将使我们民族成为全世界全人类中数一数二的新型强大国家。但是有些人说：“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的国情和外国不同，中国的传统和外国的不同。”中国国情暂且不讲，我先把中国的传统讲一讲。

中国的历史传统有两个根本不同的体系，一个是平等自由和

群众观点的传统，另一个是专制独裁大汉族主义的传统。我先讲第一个传统：

### (一)平等自由和群众观点的传统

人人都知道，黄帝是中国的祖先。在黄帝时代，汉族和苗、黎等族杂处在黄河流域一带，当时苗、黎等族常常侵犯汉族。在神农末年，苗、黎等族的共主就是蚩尤。相传蚩尤是九黎之君，他纠合各族，大举进攻汉族。当时黄帝为自卫计，乃和蚩尤作战。在史书上看到，黄帝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蚩尤能作大雾，黄帝作指南车以破之。就史书上看来，似乎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是事实上并不简单，这是一场民族战争生死存亡的关头，不知费了多少时间，牺牲了多少人物，然后才有涿鹿的一场最后决战。从此以后，汉族在中原才能安居乐业，享受民族自由的幸福。但当时对于被征服的民族，恐怕不能同汉族一视同仁，所以过去了数百年，中原洪水为灾，苗人又趁机而起侵略汉族。当时民族政策还没有发明，尧甚忧之，派禹率领大兵往征，苗人不服，尧才翻然变计，完全不使用武力。据《尚书·大禹谟》说：“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苗格”。请大家想一想，这种“文德”究竟是什么东西？这种文德能有这样迅速的效力，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放勋尧名说：“劳之，来之，匡之，直之，抚之，翼之，使自得之”。这就是我们四千年来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因为我们对少数民族竭力帮助，竭力爱护，使他们能安居乐业，他们如果没有力量建立国家，我们还设法辅助，叫他们继承他们的先业，使其能生存自强和繁荣。人情都是一样，我爱他，他不能不爱我。放勋的民族政策是这样，放勋的一切政治都是从“爱”字出发。但是要使全国人都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指没有形成敌对阶级时代或阶级消灭以后），谈何容易。放勋的根本哲学就是“允执厥中”。中就是元，元就是仁（解在后），元与仁都是二人合成的，

就是说男女二人生育子女，子女与父母是一体所分，当然是互相亲爱的。尧既发明此理，苦于难得继承的人，乃在四岳群臣和全国民众中，设法搜寻，得到一个舜。舜原来是一个农民，他并且做陶业渔业，他所到之处住上一个时期就成了都市。他是一个平民，为什么人人都亲爱他呢？因为他也明白“中”的道理，他亲爱他的父母和弟弟，就把他们都感化过来。所以他推广这种心理，普遍地亲爱民众。尧既使他继承大位，他更有权力普遍地亲爱国人。他传位于禹，他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禹承受这种哲理，一心爱护人民，要为人民除患，所以在治水的时候，八年在外，三过家门而不入，终究平了水患，人民才得安居。

这里应当特别指出，尧之所谓爱，能不能说就是不分阶级不分敌我的爱呢？不能这样做出武断的结论。因为尧的社会时代背景是原始公社制社会，还没有形成阶级社会，甚至还不可能意识到阶级社会的产生与发展，如果要求尧在那时候就提出来一个具有阶级性的爱是不应当也不可能的。他当时提出的爱是服务于人民利益的，若是损害人民利益的人，他不但不爱，而且还要惩罚。所以他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殛鲧于羽山。这三个人，尤其是鲧，都是治水不力，损害人民利益，若再爱他们，就是不爱人民了。他在氏族间公社间和人民中间强调爱也正是强调团结合作和前进。至于以后进入奴隶的封建的乃至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时代，也不是说不要讲爱的传统，而是要把爱限制在革命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内部。我是反对没有阶级性的和不分敌我以至认贼作父的那种“博爱”的，那种出卖人民利益投降敌人的“爱”，与尧之所谓爱，是毫无相同之处，这是必须加以区别的。

尧之提倡孝道，还有另一个意义。他为了要使民族繁衍，必须先使人人都乐于生育子女。但生育子女是一件很痛苦很累赘的事情，譬如今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一般人民多半不欲生育子

女，甚且有提倡独身主义者，有设法堕胎者，他们的国家虽严令禁止，这种现象终不能免。法国大革命以后即有四千万人，到现在还是四千万人，这就是由于子女自顾子女的生活，不管父母的生活，父母虽冻饿至死，子女也不在意。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发展到极端，就必然把对父母的孝一反而为忤逆；把对人民的爱一反而为仇恨；把人类社会的自然人情都渐渐冷落下去，因此父母对于子女非惟没有亲爱之情，反而视生育子女为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尧把人情看得很彻底，所以他提倡孝道，使子女亲爱父母，父母也自然要亲爱子女。数千年来这种传统深入人心，无论怎样穷苦，怎样困难，对于子女总是尽力保养。自以为有了子女则终身有托，甚至死后也有托了。其中间或有不能生育者，则焦急万状，虽螟蛉之子，也要尽心抚养成人。

中国数千年来，对公共卫生虽不甚讲究，而自自然然有五、六亿人口，就是这种传统的果实。

不幸自禹以后成了家天下，废弃了选贤与能的遗风，所以开国之初还知道普爱国人，数世之后，就渐渐荒淫无道，暴虐人民。夏启世袭帝位后，原始公社制度解体，奴隶制度社会开端，夏朝四百年后出了一个夏桀，他任性残暴不仁，人民的疾苦达于极点。成汤是当时的诸侯，他不忍坐视人民涂炭，举起义兵，吊民伐罪，把夏桀流放到南巢。他革命成功以后，总结经验发明了一种哲学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中，人类处在这中间，必须要日日进步，与时俱新，才能逐渐发展和生存下去，假若保守成法，不知变动，一定要落后，一定要灭亡。成汤传六百年后，殷纣无道，人民又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文王、周公不忍坐视，意欲革命，乃集我国历代之大成，阐明了新的哲理。他就历代传下来的六十四卦，加以说明，名为《周易》，后来孔子又在周易上做了“十翼”。

从此，我们历代的哲学思想传统才彰明较著，我国古老朴素的辩证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也就在此。

《周易》开宗明义的第一卦就讲：“乾，元、亨、利、贞”。就是说乾有元、亨、利、贞四德，分言之有四德，若合言之则元中就包括四德。这个乾元是乾卦的中爻，也就是尧舜传下来的道心之“中”，《易传》解为“仁字”。这是什么意思呢？《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就是说仁是人的种子，他从父母二人生来的，他与父母是一体所分，所以亲爱父母是人道的开始，普爱民众是人道的发展。仁字的解释，至秦以后二千余年不甚明瞭。我们现在把草木果实的种子，名为仁子。试把桃仁杏仁剖开一看，都有奇妙的两瓣，它虽然是很细小的东西，但是发展开来，就是桃杏等树的全体。人的种子也是如此，现在生理学家名为细胞，但是盈天地间都是细胞，它们组成的动物，如禽兽虫鱼等各有其性质，各有其形态。人也是细胞组成的，怎么和各种动物不同呢？因为各种细胞都是阴阳两种电子组成的，电子组成原子，原子组成细胞，细胞中的成分各个不同，惟人的细胞是细胞中最优秀的，它是一片纯阳之气。《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所以人的细胞就是乾元，这种细胞系纯阳之气，它有刚健之德。《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传》又说：“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因为乾元中就含有仁与智的德性，所以说仁也可，说智也可。仁的德性已经说过不再讲了。智的德性，在我国古代的哲学，阐明之处很多，今且就现代的学说讲之。如圭哇里氏说：“细胞是有知识的”。医学家也承认细胞的知识，譬如说肺患结核病，细胞怕它发展，就在结核周围组成一种钙质肉稜阻挡它。由上说来，乾元是有智、仁、勇三种德性，但这三种德性被各个人心中的死生福祸利害得失之种种私情发展成为主观主义，把它掩蔽起来不能发扬。所以舜

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易传》说：“太极生两仪”，又说：“圣人以此洗心”。这就是恐怕人心的危机发展开来，难免在物质以外假借神鬼上帝等名词，以遂它的私心。所以说未有两仪以前就是太极，太极等于无，空空洞洞，无神无鬼，也无上帝，圣人明白这种道理，把心中的一切私情，洗刷得干干净净。这就是一切从客观出发，乾元的德性就可以发展起来。《易传》又说：“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由此看来，德性并不是空洞无物，也不是什么天命和上帝的赐予，它就是乾元的细胞，是人身之所异于其他生物细胞之最主要的东西。

但是发展了这种刚健之德，往往不知不觉就走到亢龙有悔的地位，那就会脱离了广大群众成为英雄主义，所以在乾卦的六爻以后，又总结说：“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就是说用乾卦时，看到纯阳的德性是深入群众和群众站在一起，不要露出头角来，那就是被群众拥护而能得到吉祥。

从易的这种最高德性发展为四象，《易传》说：“日新之谓盛德，富有之谓大业”。使国家经济建设日益繁荣，广大人民物质财产日益丰富，经济生活日益优裕，这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

易的宇宙观是平等自由和群众观点，譬如“山地剥”，就是山在地上，有高有低，有阶级，那就一定要日日剥落，一直剥落到平了为止。反过来就是“地山谦”，就是山藏地下，地在山上，一片平坦景象。所以“谦卦”六爻俱吉。“谦卦”的象词中又指出：“地中有山谦，君子以众多益寡，称物平施”。就是说人类都是平等的，不能有贫富贵贱的分别。再举一个例子，譬如天地否，是天在上，地在下，天气不下降，地气不上升，那就气候不和，成了风电亢旱的景象，人民的灾难是不堪言状。但到了否卦的五爻，那就否运将要停止，可以准备迎接泰运，但是还没有到了休否的时候，必须要虚心和群众结合，才能得到否极泰来。所以九五爻词说明，“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就是说要休止



否运，必须要有大人刚健之德和百折不回的意志。但有此刚健之德，最怕脱离群众成为英雄主义。所以常常要戒慎恐惧，接受群众的言论，集中群众的力量，才能巩固起来。休否而得到泰运，泰就是“地天泰了”，地气上升到天上，天气下降到地下，那就云行雨施，得到太平景象。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观点。

所以献身于革命运动的人，必须与群众站在一起，紧紧依靠群众，使群众的言论能够随时上达，这就是易的宇宙观。

文王、周公发明了这种哲学，所以周初的文、武、成、康的政治号称修明，人民还能安居乐业。不幸到了周朝的中叶，中国又大乱。孔子生在此时，他有两种伟大的主张：一为反对内战，他在《易传》上所讲的仁道，对于春秋时代的人物，他不轻易以仁道称许的，只有管仲一人，他才说是一个仁字。他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因为当时诸侯都是要以兵力征服内地的诸侯，桓公聚会了九次诸侯，完全不用兵力，诸侯们都心悦诚服。管仲的这种辅相之功，不用内战使国内和平统一，孔子甚为满意，称许他是仁者。二为保卫民族，因春秋时北有山戎，西有犬戎，他们都虎视眈眈，心想侵略汉族。犬戎竟然把西周侵略得不能存在迁都到洛阳。楚子问鼎，竟然有主持中国的野心。当时人说，楚为封豕长蛇，荐食上国。山戎也屡次进犯。幸而出了一个管仲，南征楚国，北伐山戎，汉族才能生存。所以孔子称许管仲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孔子本想见用于世，行使他的主义。但是当时诸侯都是些功利主义者，不肯用他。所以他到了晚年，又打定主意，发扬民族的传统，他希望汉族能接受这种传统，并能发扬光大，不至被异族消灭。他的主要宗旨如下：

一、祖述尧舜：常常神往选贤与能的社会，反对夏以后的家天下。我们现在于《礼运》中还能看到他的一段议论。他说：“大道

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礼记·礼运》这种世事，他名为“大同”之世。至于文、武、成、康，人人称为盛世，他说这不过是一种小康之世。他对小康很不满意，他说小康局面，是家天下以后形成的。“天下为家”是“大道既隐”的结果。他批评小康社会说：“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诚郭沟池以为固，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从他这些话语上看，他的不满意于封建，已经显然流露出来。

二、学说以物质为主：他的学说是从物质开始。《大学》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就此种学说看来，他认为物质可以决定一切，他是以研究物质为其学说的出发点。但是《大学》一篇，他的弟子们都作传解释，只是格物的传自唐宋以来，就找不到了，所以程子补了一篇传，从他的主观主义出发，就成了佛学上的一种老僧入定的光景。

三、讲明仁道：他在《易经》上以仁道解释乾元，他的仁道是道德的根本。但是他对于弟子们解释仁道各个不同，因为各个人的知识程度不能一律，所以他讲得深浅也就没有一定。只有对他最高的弟子颜回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己就是自己的主观主义，必须要把主观主义克服得干干净净，然后才能发现出客观的真面目，这就是复礼，也就是仁道。人能一切从客观出发，自然能和世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所以他又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

四、讲明孝道：他生于春秋时，看到周围异族环而伺之，乘隙而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他认为要求得到民族自由和独立，首先要使民族强壮起来。要达到此目的，就应当提倡孝道。现代生理学家说：“人的细胞快乐就会膨胀，愁闷就会缩小。”一个

家庭中子女能孝敬父母，父母自然能慈爱子女，上慈下孝，一片和乐景象，细胞就自然会膨胀起来；细胞膨胀，传种自然强壮。他讲孝道时又说道：“慎终追远”，所以人人觉得有了子孙，不惟本身有靠，祖先也有靠了。这种说法虽然不够实际，但此种说法深入人心，形成全民族的一种风气，自然人人乐意生育，民族也就繁荣了。而且他的讲孝道，并非局限于守着父母，朝夕奉侍，如同后世所讲的那种愚孝。他把天下国家的大事都讲到孝道上，他说：“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临财不廉，非孝也；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我们看他的孝字含义，是如何广泛！假使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个孝字，国家大事哪有办不好的道理。曾子是他门下第一个诚实弟子，他在《孝经》上引述孔子的话说：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在上不骄，高而不危，满而不溢，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治国者不侮鰥寡，故能得百姓之欢心。这些话都是治国理民的大道理。《孝经》的大意综括来说，就是人生对天下国家的大事做好了，就是大孝；做不好，就是大不孝。这是孔子曾子师弟传授的真正孝道。

孔子的学说我不过大略地写出来一点，他的精微处还希望国人多加研究。

到了战国时候，七雄争强，战争之祸日甚一日，人民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孟子生于此时，他承受孔子的学说，讲明仁义之道，意欲使世主实行仁政，为人民治田立宅，以免战争之祸。当时世主不听他的话，他也无可奈何，只得和弟子们讲明性善之说。但他所讲的性善空空洞洞，言之无物，没有讲到物质上，所以后世多疑惑他的学说，有的说性恶，有的说性有善有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此种学说只有《易经》的乾元，才能得到明确的解释。

至于老庄学说，后世儒者说他们是异端，不是圣人的真传。据我看来老庄的学说，虽不十分具体，但他们对于古代的哲学，有许多发明。老子与孔子同时，孔子曾向他学礼。孔子称老子犹龙，可见老子是有刚健之德的，他的《道德经》主要是发明群龙无首的意义。他说：“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知荣守辱”，他就是常常不为人先，不肯在群众中露出头角来。他又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这就是教人遇事要以群众的意见为意见。事业成功，不要夸张，不要犯英雄主义，也就是《易经》“谦卦”所说：“劳谦君子万民服也”的道理。他热爱和平，厌恶战争，所以他说：“佳兵者不详之器，有道者不处，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他认为战争是对国家人民一种极残酷的行为，所以他说：“师之所在，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他的哲学还是很正确的，只是他生于春秋末年，看到战争局面已经形成，无论如何，是不会挽回的，他就拿了一个潜龙勿用的主意，隐而不出。他的这种悲观厌世的态度，对国家人民未免太冷淡了。

庄子是战国时人，他的《南华经》开宗明义第一篇《逍遥游》，就说明无功无名无己的道理，以后各篇都是阐明这种道理。在《齐物篇》中他说明大小是非，世人纷纷议论一件东西，或者认为大的，或者认为小的，或者认为是的，或者认为非的，这都是各站在各的立场上，从他的主观主义出发，所以大小是非就没有真正的认识了。如果要认识真正的大小是非，他说：“莫若以明”，“以明”是《易经》随卦所讲的哲理，就是彻底克除主观主义，完全从客观出发，这才是真正的灵明。在《秋水篇》内他假河伯和海若的谈话，讲明人在世上不能自多自满，因为人要天天求进步，必须要自己虚心，才能接受别人的东西；倘若自多自满，那就像一个器皿已经装满一样，任何东西再不能装进一点了，并且自多自尊自满，那就是一种功名主义，一定要走到“亢龙有悔”的地位，

那就是《易传》所说“贵而无信，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庄子的学说大概如此。

从此看来二千年前，我们祖先的传统，包含有平等自由和群众观点。

## (二)专制独裁大汉族主义的传统

秦始皇以武力征服六国，统一了全国。当时版图之大，为从古所未有。但是他想把中国变成他的私产，传给他的子孙帝王，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万万世。他又恐怕儒者执往古来平等自由和群众观点的传统来议论他们，所以他焚书坑儒，根绝乱源，只是医、卜、星相的书，因为和政治没有什么关系，未列入禁忌焚毁。《易经》被视为卜筮之书，故得以存在下来，并且当时风尚卜筮，卜筮的书籍，散布民间较广，人们心中还能记忆，世世代代还能相传，我们今天能够知道古代的真正传统，幸而还有这个线索。

后来秦至二世，农民揭竿而起，秦就灭亡。秦亡以后，楚汉战争了一个时期，汉高祖消灭项羽，统一中国。经过惠帝、文帝、景帝，还能偃武修文与民休息。到了武帝的时候，他好大喜功，要以武力征服异族，他晚年还妄想长生不老，征求全国方士，到海上求长生不老的药。他又封泰山禅梁父，一时国内骚然，人民的痛苦达于极点。他的思想和秦始皇一样，他觉得始皇纵然焚书，尚不能流传下来一种东西为他们封建统治者所利用。仅仅秦始皇的焚书，虽然毁灭了有形体的中国真正民族传统，但流传在人心中的无形体的真正民族传统，还是存在着，还足以障碍他们的专制淫威统治。因此他就想出比秦始皇更为毒辣的办法，他一面汇集全国经学典集，一面招聘全国学者诸生实行表彰六经。请大家想一想，当时汉武帝的专制淫威，诸生表彰六经，谁敢违背他的意旨！因此有谓孔壁掘发者，有谓老屋掘发者，亦有谓家

传珍藏经典者，一时纷纷献书，以迎合武帝之欢心。彼辈献书之借口，虽各不同，但其出卖真理以争宠于汉武帝者则一，且编辑删改伪造曲解之权，又操于汉武帝之手，从此中国真正的民族传统就被埋没了。继之者则是汉武帝表彰六经后的一种为封建统治所服务的唯心哲学和伪造民族传统。汉唐以后二千年来历代帝王无不御用这种学说，以维持其专制独裁统治。因此与其说汉武帝是表彰六经，不如说汉武帝是创造了一种独裁统治的哲学。我们今天看的六经，有讲专制的地方，有讲神鬼的地方，也有讲大汉族主义的地方，这就成了一个伪造民族传统，专制独裁和大汉族主义就是从这时的表彰六经流传下来的。这种反动学说和今天世界上法西斯独裁者的学说如出一辙。因此今日的中国法西斯野心家仍醉心于这种学说。他们之所谓复古，也就是要回复到汉武帝之表彰六经。现在还有人说：我们祖先的道德文化自汉及唐讲究得更明白了。我不知道这话是指什么说呢？汉唐的书我没有多读过，是指汉武帝的表彰六经呢？或者指马融的《忠经》说呢？我不敢武断。至于唐朝开国的时候，太宗就提倡佛教，到了后来韩愈“原道”，辟老，辟佛，但是他们讲的仁义道德，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我没有深刻地研究，也看不出来他的精义何在，他只是要把崇拜老佛的“人其人，灭其书”，当时皇帝假若听信他的话，那就要大大地开一个杀场。但韩愈的学说虽然有些偏见，韩愈的为人却是一个正直之人。我今天向全国的父老兄弟姐妹们请教两句话，我们处在今日民主的呼声下，还是接受我们二千年前自由平等和群众观点的传统呢？还是接受汉唐以来专制独裁大汉族主义的传统呢？

### (三) 结 论

从以上的简单论点来看，中国哲学与民族传统有其根本不同的两个体系。一个是从物质出发的自由平等和群众观点的唯物体

系，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的真正传统，也是中国民族在历史上的伟大创造与遗产；另一个是从精神出发的专制独裁大汉族主义的唯心体系，这乃是一种腐败堕落极其反动的传统，也是中国民族在历史上的一种最大危害与创痕。总结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两部不同哲理与传统的相互残酷斗争的一部历史。

可惜历代的统治者、野心家及其学者，他们从一己之私利出发，故意制造邪说，歪曲真理，曲解真正传统而代之以专制独裁大汉族主义的逆潮。为了稳固其统治权威，不惜假借真正传统作为其统治人民之工具者有之；甚至凭借其虎威，武力摧残，焚书坑儒，以彻底毁灭中国民族数千年来固有之真正传统者有之。经过这种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歪曲摧毁与破坏，因此自汉唐以后，我们民族的精深哲理与高尚传统，就几乎湮没无闻了，失传者不知凡几。历代虽有一些正派学者，亦曾企图掘发古往真正哲学和民族传统的本来面目，但为时代环境所限，亦鲜有成就者，以致议论纷纭，莫衷一是，多未能再见古哲之真面目。若再拖延下去，后人识古者愈稀，愈不能识别与整理古哲之真髓，则中国民族之真正传统，恐有永绝于世的危险。果如是将成为我们民族历史上的最大遗憾。

中国历史上固有之平等自由和群众观点的传统，并不是突然和奇异的东西，而是继承了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的产物，发展下去就是将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它不但是中国民族的传统，而且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传统，它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固有源泉，是使中国向前发展和进步的一个原动力。因此今日的唯物论家和社会主义者应当继承这个遗产。掘发整理并发扬中国古代真正哲学与民族传统的责任，应当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唯物论家和社会主义者的责任，即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能够勇敢担负以至出色完成这个历史责任的，因为我认为中国古代的这种唯物哲学体系与马列主义的辩

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一脉相通和血肉相关的。我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古代真正哲学和民族传统的唯一继承者，她是有能力完成这一任务而且必须要完成它。另外中国汉唐以后之专制独裁大汉族主义的传统，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它是集中国专制独裁封建社会的大成，是一切落后、倒退、反动、灭亡的传统。它的方向是今日法西斯主义的方向，它是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窝巢。因此今日之中国法西斯野心家就竭力赞扬这个传统，他们企图用这个传统把中国拖向后退，使中国倒退到专制独裁封建社会的陷坑，这是为全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者所不能容许的方向。如果我们善于区别这两个传统，善于以第一个传统来团结全国人民和各民族的思想意志和力量，则第二个传统的后代们是徒劳无益的。正如全国人民必然战胜少数法西斯独裁者一样，第一个传统也必然会彻底战胜第二个传统。但这是一个极其残酷的长期斗争过程，需要我们民族的优秀儿女和社会主义者担负起这个历史上的也是今日思想战线上的光荣斗争任务来。

中国的精深哲理与民族传统中含蓄一种伟大不拨的巨力。我民族得之于此种精深哲理与真正传统则必兴，失之则必亡。因此倡明与继承中国精深哲学与民族传统之一事，足与今日抗日战争并重，民族灭亡系于此，民族解放亦系于此。这里必须说明一点，我不是提倡复古，不是要把中国古老的东西不分良莠都搬出来使用，因为这是一种毒害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的罪恶行为，深为我所鄙弃。我的认识是中国哲学与民族传统经过数千年来野心家的伪造，其中良莠相杂不分久矣，我们必须善于分辨良莠。尚论古哲必须抱客观态度与批判精神，从当时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辨其真伪。我们要善于纳其良而去其莠，纳其真而去其伪，纳其有用者而去其无用废物，纳其适合古代又适合现在者而去其虽适合古代但不适用于现代者。经过这种客观研究和辨证，得出究竟什么是中国民族真正传统的最后结论，然后发展之、充实之，



则中国民族非但可以团结一致，在思想上行动上统一起来，更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发挥其伟大的创造力。这并不是复古，而是创造与建设将来新社会的必经之途。

但是发现与整理中国古代精深哲学与民族传统，区别中国古代唯心体系与唯物体系的两种不同学说，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今天我仅仅提出一个简单的哲学线索(还不是完全体系)是非常不够的，不过于此可以看到中国唯物哲学与民族传统的一点光芒。要整理中国精深哲学与高尚传统，绝非粗枝大叶一知半解可得其全貌。愿古哲饱学之士及很多青年学者搜罗中国数千年的各家学说及民族英勇斗争史实，抱持客观虚心的态度，用唯物主义的批判观点，加以集体地广泛地细心地研究和整理，一定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唯物论哲学的朴素面目，因为唯物论就是中国哲学的正统思想。

我提出中国哲学体系与民族传统这一问题，不仅是当作一个学术问题而提出的，而是作为一个解决中国民族和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命题而提出来的，尤其今日处在国际高唱民主政治及中国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现阶段上，这一命题更有其重要性。一切思想上的分歧，政治上的斗争，经济上的发展，民族的团结以及国家的建设，国际地位的提高等问题，都必须在这一问题解决后，才能够更好、更顺利地解决。今天有人企图攫取中国古往哲学与民族传统，作为法西斯反动独裁统治的御用品和压迫人民的工具，这当然是极可耻的尝试，必然要遭受全国人民的唾弃。另外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及古老的民族传统都是封建社会的腐朽产物，而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于是无条件地搬运外国教条来解决中国问题，这也是极端不妥当的态度和作法。我常说：“把中国哲学与民族传统的真正遗产作为经线，把西欧的进步学说马列主义作为纬线，就能够很好地织成中国新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蓝图。”我认为西欧哲学的最高结晶是唯物论，是马列主义，而中国哲学

的最高结晶亦是唯物论体系，二者不但没有矛盾，而且是完全统一的。我从中国古代哲学的观点来观察与探讨唯物论的马列主义，深信这种主义不但适合于中国的传统，而且适合于中国的国情，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途径。但是如果抛开中国民族传统，而言实行马列主义，就将会适得其反。我以为首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然后中国才能马列主义化。因此我深信如果以中国古代精深哲学的唯物体系来解释与介绍马列主义，则马列主义就更能深入中国人心，更能得到中国人民的接受与信任，更能大大促进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及其学者们迅速统一思想和提高觉悟，那时任何人反对马列主义就是反对中国民族传统的行为，将为中国人民所不容。因此以中国哲学的唯物体系来介绍马列主义，乃是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马列主义通过中国民族形式而得到真正实现的唯一武器。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其一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思想，正是掌握了这种规律的一个具体证明。因此我提出中国哲学体系与民族传统这一问题，就是为了以中国的哲学体系来更好地介绍马列主义及其进步学说，以达正确解决中国问题，这是我提出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我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知识很浅薄，尤其对于唯物论的马列主义进步学说更缺乏研究，我以门外汉的资格提出这一问题，一定有许多谬讹的地方，希望全国明哲及进步青年学者多加批评和指导，更愿与国人互相交换意见，共同商讨研究，期能得出最后结论，则对我国家民族亦不为无益也。

一九四三年撰于延安

## 《戊戌纪略》序跋及题辞

姚 伟 整理

说明：《戊戌纪略》为袁世凯所撰，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内，题为《戊戌日记》。据当时编者按云：此日记据《申报》记者云，系得自苏州张仲仁（一麀）者。今偶读《江苏文献》续编所刊登《戊戌纪略》序、跋及题辞，方知原跋有误，非得自张氏，而为袁氏姻亲吴江费仲深也。

序、跋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为袁氏开脱之辞，但从中亦可略知昔日袁氏幕僚之心情一二。原文除序、跋外尚有题辞一首，并附袁氏《戊戌纪略》及《自书戊戌纪略后》各一篇，现均删略不记。

《戊戌纪略》一卷，出项城手笔，生前秘不示人。吴江费韦斋与有姻连，又尝客幕下，民国初年起为肃政史，曾一至京师。此稿之出，盖在项城已故之后，莫氏谓亲受诸项城者、所言当可信。戊戌政变，事关国政，无涉方闻，然序者、题者皆苏人，独山莫氏昆季，久客吴中，亦流寓之区，故以序、跋、题辞实我本刊，以存邦献，而纪略附焉。至其中是非得失，不加按语，留俟千秋之论定可也。元和蔡晋鏞。

### 序

清德宗内苦孝钦之箝制，外忧列强之侵凌，复威于南海公车上书记之危词耸听，锐意变法，以图自振。常熟复为引致一时豪俊，于是南海新会不次超擢。所谓四章京者，非盛气少年，即急于功名之士。更入赞枢密，更张之诏日数十下，终欲法商君劫太后治秦事。四章京中尤以浏阳为最，剽悍激切。以项城拥劲旅负

一时重望也，深夜怀密诏扶利器往谒，谓荣禄将弑德宗，迫之行大事。斯时项城苟一举手，即可奏功，而项城究习于因循，不知创作，不敢以一身博非常之名，藉词推宕。驰告荣禄，亟入覲孝钦请旨，捕浏阳等六人诛之。其处置神速有疾雷不及掩耳之势。余向所闻诸师友者如此。甲子之冬，独山莫楚生先生以手录项城自为《戊戌纪略》一卷贻余，余读之，盖知项城之当机立断，举重若轻，为晚近绝无仅有之雄也。岁暮携归沪上，质诸步君林屋，林屋处项城幕中参予机要有年，亟称确为项城手笔，特写上清史馆，以存戊戌政变之实录。兹楚生先生以活字印行，俾天下共知当日情事之曲折，而属余为序。余维当日变政非不可行，特操之太急，遂遭覆败，几致德宋于危，浏阳诚不能辞其咎。然浏阳所以急急于功名者，则以为父妾所轻，又重妻子之嗾，欲一朝致身通显，以炫赫家庭间，故裁冗员而首裁其父湖北巡抚之缺也。呜呼！君若臣徒以不能忍于骨肉之间，致为孤注一掷，其一以杀身一以函死也因所甘受，而当时攀附之流，坐遭株连，诛戮废弃，情不胜屈，尤可悯已。常州吴栝。

### 跋

戊戌政变，当时事实传述纷纭，草野流闻固未足以微信，即一二党人所记，亦不能无所偏倚，独项城袁公躬处其间，济变效忠，实有举足重轻之势。今得公所自纪本末读之，岂非魏武己亥令所谓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者耶。此写本出吴江费氏，盖仲深先生树蔚亲爱诸项城者，遂录一通，以补后来正史之阙，绝非近代荆驼诸记载所齐观也。独山莫棠识。

此文本楚翁所撰，特假名于长君耳，兹更正如右。伯乔记。

## · 史料研讯 ·

## 《陈逆公博狱中日记》质疑

韶 华

笔者最近有机会看到解放前出版的《陈逆公博狱中日记》，阅读之余，疑窦丛生。《日记》的编者说：“陈逆是一个待死的人，他在他的狱中日记中，诉说了许多内心的苦楚与忏悔，……兹抄得他全部日记中最精彩的几页，呈提于读者之前。”

这就说明，现在刊行的陈公博日记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不言而喻，应当还存在大量未发表的日记，可惜编者并未交待其下落。更重要的是编者理应见到日记手稿，但编者却未提供手稿的任何情况，这样就使这部日记的真实性大打折扣，不能不令人怀疑陈公博是否确实留下了这样一部日记。

再从日记的内容看，从1946年3月15日至3月17日，只是记下了点滴的狱中情态；从3月19日至3月27日（占日记的一半左右），在将近十天的日记中，主要记述了陈述博从事政治工作的历史，其中记有和廖仲恺的一番对话，系抄自陈公博著《寒风集·我与共产党》（1945年出版）的，而3月26日、27日两天的日记，文字长达十页，则几乎是全部摘抄自《寒风集·补记丁未一件事》和《寒风集·少年时代的回忆》的有关部分，该两文系记述陈公博追随其父陈致美发动会党的反清活动。应当指出，陈公博此时是个狱中待死囚犯，手边毫无参考资料，即使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也不可能追述得如此分毫不差。

还有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陈公博之子陈幹于1980年在香港印行陈公博遗著《苦笑录》时，将其父1941年参加汪伪政权后写给他的一封信及陈公博1946年6月3日伏法前写的《未完成的致蒋（介石）书》，均收入《苦笑录》。如果陈公博确有大量的日记，即使

陈幹未亲自目睹,至少也有所耳闻,总该提上一句吧!陈幹并没有回避也不可能回避陈公博参加伪政权的事实,那他又何必为其父的日记讳莫如深呢?

综上所述,我对于《狱中日记》是持怀疑态度的,除非发现了陈公博的日记手稿或其他有助于说明日记真实性的可靠资料,那将是另一回事。有鉴于此,我以为对这份资料的使用,应持慎重态度。

---

##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成立

1992年10月21日—24日,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成立大会暨学术讨论会在山东省烟台市召开,来自全国史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党、政、军、工、青、妇等部门的近80位史学史料工作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宣布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成立,选举李侃为会长,万仁源、王庆成、李永璞、朱金甫、来新夏、陈文斌、张宪文、俞新茂、党德信、章伯锋、戚其章为副会长,李永璞为秘书长,庄建平、徐辉琪、翟同初为副秘书长。会议商定在近年内举办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创办中国近现代史料信息导刊,积极开展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

---

· 史料研讯 ·

## 袁世凯丁巳赴登州

张黎辉

袁世凯这个人，对近代中国产生过不少影响。因此，人们从各个方面，包括其出身、社会关系，青少年时期所受教育以及其放荡不羁、鸷杰奸诈的性格，都进行了记录、探索。然而由于事过境迁，有些地方难免与事实有出入。袁世凯于1881年赴山东登州投奔吴长庆一事，就是一例。

袁世凯是个纨绔子弟，斟酒逐友，附庸风雅，同时又是赌场上宾客，花丛中飞蝶，因而他赴登州的时间、出发地点，当时具体情节都抹上了一层轶事。

1914年由日人藤顺太郎编写、广益书局出版的《袁世凯正传》中说：光绪六年冬，吴长庆在接受山东海防时，深知袁世凯富有才华，所以将他调至登州自己军营中。不久任命袁世凯为营务会办，并作为重要助手。

1916年由上海文艺编译社出版的《袁世凯轶事》一书中关于袁世凯《海上之落魄》条记叙：袁到了上海找到了当时在水利厅作官的王雁臣。当王雁臣对袁观察了一段时间，看到了袁有改邪归正的行为，就推荐他投奔吴长庆军营。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74期中刊登了袁世凯女儿袁静雪的回忆文章，其中讲到他父亲投入吴军营时，其父22岁(1881年)。出发地点由上海前往，并且是由于认识了名妓沈氏。沈氏鼓励他另谋出路，资助路费。1984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侯宜杰编写的《袁世凯一生》采用袁静雪说法。

193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张孝若编写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

记》第四章第一节袁世凯出身条中记叙，更颇具趣味。说光绪七年四月，袁世凯到登州投奔吴长庆，且带了家乡旧部几十人。后来这些人由吴长庆给资遣回，留袁在营中候差。以后陶菊隐先生、张国淦回忆文章，李宗一《袁世凯传》均采此说。

以上各种说法，与笔者所见袁世凯本人亲笔信件中所述，有相当出入。笔者研究了袁世凯与其妻于氏婚后至其在朝鲜时的家信认为：袁世凯赴登州应在光绪七年，即1881年。其赴登州时的出发地点虽无明确记述，但据其家信看，应是由天津从水路至登州。至于携带小兄弟们，更是无稽之谈。下面笔者将自己结论分析如下：

①袁世凯在光绪十六年正月廿七日致其二姊信中说：“弟近十年来，只辛巳赴登州时，蒙四叔赏川资四十金，而至今不敢记亦不敢忘。至四叔一片情谊，诚极可感。教诲惟弟能受而奉之，四叔亦惟喜下教训于弟也”。“此一事终身不敢忘，所谓在情不在财也”。袁世凯这段家信，明确说明，他在辛巳（光绪七年）这年投奔了吴长庆。

②袁保龄给袁世凯四十金，袁世凯自认在情不在财。这个情，就是袁保龄将他保荐给吴长庆，使他终于在朝鲜有了出头的机遇。

袁保龄赠给袁世凯四十金，当时究竟有多大价值。我们看袁世凯在1882年二月初七日致其二姊信中说：“延陵待人无不忠厚，而与弟相处最好，相待极优，朝夕晤谈，诸蒙尝识，惟无以报知己也。惟此军情形太苦，弟每月开薪水四十金。在弟何以敷衍，而在延陵已第一薪水，无有出乎右者。且伙食喂养、养弁薪水亦延陵自发。即在天下各军亦薪水之极多者”。“四叔父以道台多年资格，才冠当时，在天津仅百金一月，而伙食喂养仍由自出，较之弟不相上下，而弟何如才遽能受禄。上比四叔父，能不惶悚抱愧也乎”。



从上段文字可知，四十金是袁世凯当时一个月薪水，约袁保龄半个月薪金。

在上述同一信件中，袁世凯又说：“道路太远，寄信不易，或由天津寄来最佳。大洋已行轮船。有信寄天津，距此间只一日水程也”。袁世凯嫌由陈州至登州间往返信件太慢，所以要其二姊将信发至天津。然而由天津转登州。

另据光绪十年刊行《津门杂记》记载，天津至烟台轮船的票价，普通舱银三两三钱，官舱银二十两，跟随仆人银三两。

上述原始资料说明，袁世凯赴登州时川资由袁保龄赠送的。袁世凯对袁保龄感恩感德八年以后念念不忘，原因是明显的。既是袁保龄推荐他去吴长庆军中，又给了川资，当时又有方便的交通，其出发地点也应是天津。



**成都出版社1992年隆重推出**

**重点图书《国耻事典》**

**评为全国第五届书市最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

本书由《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庄建平主编，大32开，98万字，精装本带压膜护封23元，全国各地新华书店有售。



## 光绪画像说明

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光绪半身画像，长51cm，宽36cm。上端有中文隶书体“大清国光绪皇帝陛下御尊影”，下端有英文手写体“中国光绪皇帝”字样。画像面部及衣领为白色，帽及衣服为黑色，胸前团龙及两肩与两袖为描金黄色，颈下朝珠为红色，四周有5cm的黄绫镶边。由于年久及保存不善，中间已有横断裂痕。

画像的上部印有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廿七日(1898年9月12日)变法上谕一道，全文如下：

### 上谕

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诚以为民立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较勤，故可以补我所未及。今士夫昧于域外之观者，几若彼中全无条教，不知西国政治之学千端万绪，主于为民开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乃能美人性质，延人寿命，凡生人应得之利益，务令其推广无遗。朕夙夜孜孜改图百度，岂崇尚新奇，乃眷怀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遗，非悉使之康乐和亲，朕躬未为尽职。加以各国环交凌迫为尤，非取人之所长，不能全我之所有。朕用心之苦，而黎庶尤有未知，职由不肖官吏与守旧之士夫不能广宣朕意，乃反胥动浮言，使小民摇惑惊恐，山谷扶杖之民有不获闻新政者，朕实为叹恨。今将变法之意布告天下，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朕不胜厚望。著察照四月二十三日以后所有关乎新政之谕旨，各省督抚均迅速照录，刊刻贻黄，切实开导；著各州县教官详切宣讲，务令家喻户晓；各实藩臬道府，飭令上书言事，毋得隐默顾忌。其州县官应由督抚代递者，即由督抚将原封呈递，不得稍有阻格。总期民隐尽能上达，督抚无从营私作蔽为要。此次谕旨，并著悬挂各省督抚衙门大堂，俾众共观，庶无壅隔。钦此。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廿七日

在此画像的左下角，印有双行小字：一行为“明治三十三年八月三日印刷，东京神田区代町六番地”，一行为“全年全月三十日发行，印刷兼发著者太田节次”。查日本的明治三十三年，为清光绪二十六年，西历1900年。据此判断，很可能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囚于瀛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逃亡日本，为了继续向海内外广泛宣传他们的维新与保皇主张，在光绪画像上，加上一道变法时期的上谕，于光绪二十六年委托日本印刷商太田节次，制版印刷，向海内外散发，以期达到大造舆论和声势的目的。

由于时近百年，仓桑多变，此画像幅面又大，不利存放，故流传国内保存下来的极少，故我们将这幅珍贵文物刊印公布，以便读者研究参考。

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



光緒画像

**民利**

天津新報

天津新報

丁巳年

本報自創始以來，承蒙各界人士之愛護，不勝感荷。茲因業務擴展，特遷至新址，以期更臻完善。本報宗旨，在於報導事實，傳播知識，服務社會。凡我同胞，如有任何消息，請隨時惠賜，定當竭誠服務。此致，敬頌，萬事如意。

天津新報

天津新報

本報自創始以來，承蒙各界人士之愛護，不勝感荷。茲因業務擴展，特遷至新址，以期更臻完善。本報宗旨，在於報導事實，傳播知識，服務社會。凡我同胞，如有任何消息，請隨時惠賜，定當竭誠服務。此致，敬頌，萬事如意。

天津新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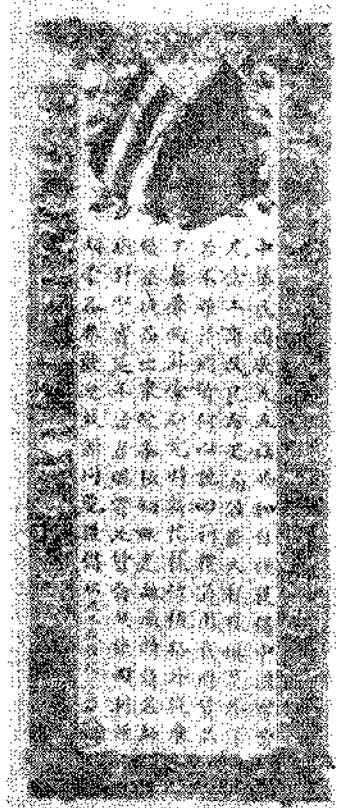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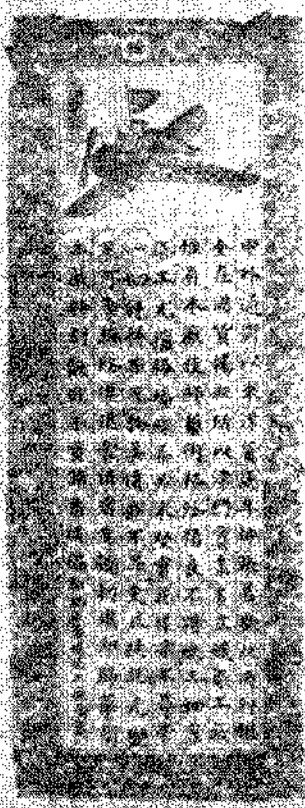
天津新報

天津新報

本報自創始以來，承蒙各界人士之愛護，不勝感荷。茲因業務擴展，特遷至新址，以期更臻完善。本報宗旨，在於報導事實，傳播知識，服務社會。凡我同胞，如有任何消息，請隨時惠賜，定當竭誠服務。此致，敬頌，萬事如意。

天津新報

本報自創始以來，承蒙各界人士之愛護，不勝感荷。茲因業務擴展，特遷至新址，以期更臻完善。本報宗旨，在於報導事實，傳播知識，服務社會。凡我同胞，如有任何消息，請隨時惠賜，定當竭誠服務。此致，敬頌，萬事如意。





#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81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近代史資料

第一卷

• JINDAI SHI WU LI LIAO •

(京)新登字030号

封面题字：郭沫若  
责任编辑：庄建平  
封面设计：一 泓  
版式设计：刘建光

2-130/28

近代史资料  
JIN DAI SHI ZI LIAO

总81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主编 章伯锋 副主编 庄建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区东方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96千字

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200册

ISBN 7-5004-1061-1/K·150 定价：4.85元